



马礼逊回忆录

[英] 马礼逊夫人 编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丛书主编 周振鹤
译者 顾长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 马礼逊夫人 编

马礼逊回忆录

● 顾长声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1988/04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BY HIS WIDOW; Mrs Elizebeth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礼逊回忆录 / (英) 马礼逊夫人编; 顾长声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

(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周振鹤主编)

ISBN 7-5633-4629-5

I. 马… II. ①马… ②顾… III. 马礼逊, R. (1782
~1834) —回忆录 IV. B979.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413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20.75 字数: 240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

周振鹤

传记就是历史。中国的廿四部正史,全部是纪传体体裁,大致由本纪、列传、表、志四类不同形式的文字组成,其中列传主要就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占了所有正史里的最大分量。本纪则是帝王的活动记录,也可以视为他们的传记。所以我们不妨可以说历史主要是由传记组成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宰,所以人的传记自然就是历史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西方的情况与之相类似,用历史学家Heinrich Simon的话说,传记是最好的一种历史。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袒露在我们面前,那么他所思想和他所做的一切,就给我们一个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的较好的领悟,比其时所有总的记录可能给我们的还多。因此重视传记就是重视历史,阅读传记也是阅读历史。这就是出版这套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在学术上的一般意义。

这套丛书还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士,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而商人历来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他们在中国登堂入室,不仅影响一般人的普通生活,甚至还参与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干预了中国的外交活动。其中有不少人或者留下重要著作,或者介绍中国文化于西方,或者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于中国。有的甚至成了汉学研究的先驱或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虽然传教是他们的最重要使命,但其实有的传教士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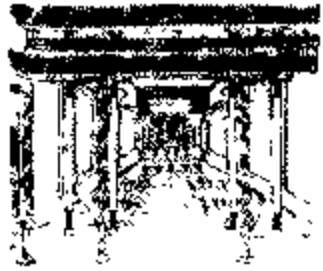


方面完全乏善可陈。例如德国的传教士卫礼贤就曾经说过,他在中国从未成功劝导过一人入教。所以无疑地,通过阅读传教士的传记或与传记相关的资料,我们又无异于在加深对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了解。

当然,传记并不总是全部可靠的。因为写传记的人与传主的关系可能会影响传记的可信性。与典章制度的记载不一样,历史上这方面事实基本上是秉笔直书的,但人物传记不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在中国都是儒家的教导,在外国也未必不如此。加上私人之间的恩怨或利害关系,就使得传记会有不实的成分。同时传记也不好写。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叙述事实以外,还要对传主有所评价,而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对于大部分的历史人物很难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评价,甚至是最公认的雄才大略的爱国者或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历史人物的所谓定评还可能随时被推翻,而作翻案文章也始终是最有卖点的工作甚至是特别的成就。而如果这些传记牵涉到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那么问题就更加复杂。

基督教人华有过四次间断的过程。其中后两次,即晚明至清前期天主教传教士,以及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更为重要。直到1949年以前,在华的外国人中,仍以商人、外交官与传教士三种人为主,其中传教士的数量最大,如果倒退到晚明清初,绝大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传教士。无论明清之际或晚清,这些传教士在中西关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甚至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所以很自然地,在汉学领域里打先锋的都是传教士,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如此。传教士的第一目的自然是传播基督教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贡献中国文化所欠缺的东西,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于是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就成为传教的媒介。为了传教他们还必须学习甚至精通中国语言文字,他们也由此理解与研究了中国积淀数千年的丰富博大的文化,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时他们将这一文化的详情(有时不一定是精髓)以各种方式传播到欧洲去。当时的传教士研究中国有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其有何实用价值。当然他们也有所图,那就是在欧洲文化出现危机时,试图以中国文化来济欧洲文化之穷。虽然这只是一种愿望,但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的课题。

当法国在1815年正式建立起汉学讲座,标志欧洲汉学研究的纯粹学术化,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变成一门学科的时候,其实是传教士奠基了两百多年中国研究以后的必然结果。同样英美等国汉学的建立,也是新教传教士第



路蓝缕的结晶。这些传教士不但是开路先锋,而且本身具有很好的素养与研究成果。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传教士的功绩与影响。除了学术方面,清初的传教士还影响到中国的宫廷生活甚至皇帝的某些决策,在晚清则甚至干预到中国与列强的关系,有的传教士的确在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应该得到很好的清理。而传记的写作与翻译就是这种清理工作的具体体现。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学术上对传教士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有传教士都被视为文化侵略者,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大多是在鸦片战争后偕枪炮俱来,除了文化侵略以外,还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凶。近些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所进展,但又出现另一种倾向,似乎所有传教士都完美无缺,都是中外关系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实际上,这样两种倾向都是缺乏历史理性,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为了正确地认识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做一些基础性的建设工作,也就是将四百年来的传教士的活动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空论,而其中最直接具体的莫过于传教士传记的撰写,将每个传教士的言行完整全而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工作西方学者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因为他们有资料方面的优胜条件。虽然西方学者的这些传记未必尽善尽美,但在我们未曾有自己撰述的新传记以取代它们时,我们不妨先将这些传记翻译过来,以作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实际上,由于这些传教士的主要传记资料都在西方,所以即使我们有意重写这些传教士的传记,我们也不得不大量依靠西方的文献资料。

对于晚明清初天主教士的传记已经有人进行过很好的研究,有些已经翻译过来。而对于新教传教士,因为禁忌较多,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即使早有传记行世的,也始终没有人进行翻译。例如作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他的自传性质的《花甲忆记》,就始终没有全译本。对于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虽有不只一种传记译本,但对其夫人所编辑的保持原始资料较丰富的《马礼逊回忆录》以及《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也始终无人译出。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这套丛书的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将尽可能原始的材料翻译给那些没有太多时间去找原著,或读原著比较费时费事的读者。选取的原则首先是以本人的回忆录或书信集为主,其次是他人所写的传记。传记里头又以作者为传主亲近者为先,其次才是





专家所写的学术或思想评传。目的不为别的,主要是为了先把比较原始的资料呈现给大家,而暂不作任何评论,如果要说的话,也是由读者去做,译者与主编者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任何高明于读者之处。这就是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而且这样做对历史研究还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因为越是原始的材料往往越能够体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本丛书中的《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就比较直接地暴露出了卫三畏的一些殖民者的观点与行为,其中对中国人的蔑视、提倡侵略中国的必要,都是通过他自己的书信表现出来的,让我们更能充分认识其人的全貌。也许今天的学者为其写传记,担心触怒中国人民的情感,倒可能删去一些内容,这反而掩盖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尽量选取原始的传记资料的另一个原因。相信读者是不会以为译者、主编者与出版社同意或赞赏传记中所呈现的传教士的错误观点与行为的。

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原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历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所幸这一丛书的头三本,即《花甲忆记》、《马礼逊回忆录》与《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都有很好的译者,他们不但英文功底深厚,而且对所译传记的传主都有深入的研究,发表过有关的专门的论著。在译作如林的今天,读者一定会对他们的翻译水平作出正确的评价。

序

由于这部回忆录的主题与教会和世界事务有着长时期紧密的联系，其内容有显明的立场，却延迟至今始与读者见面，编者感到这是必须向公众致歉的。

为此，编者觉得有必要说明：因为主要的文件都存在中国，直到去年(1838年)的年中方才运到英国，加上其他情况，使编者无法控制，所以耽搁了许多时间。这批手稿，特别是往来信件，数量相当之大。在准备送去印刷之前，需要进行审阅、整理和选择，这只有有经验的同行方能理解这个过程。这项任务又是在编者身体很差、家务烦心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干扰之下进行的，以致大大推迟了本书的最后完成时间，这是读者当可见谅的。

以上说明并非要平息对这部回忆录的内容所提出的任何评价，不论其评价有多么尖锐。可是无人能比编者更为敏感，要对此卓越和悲怆的主题更加重视和尽到责任。诚然，如果只是期望编出一部通俗读物，或者只是供给一部分特定阶层的读者，那么只要有相应的人才和机构就可以出版一部最有希望和成功的书。但是，若要对一个人物刻画得更为准确，则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尽管要描述之人物在主要轮廓上和世人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却因其工作舞台的主要场景远在一般人观察之外，而其所处的境遇并非寻常，这就给传记作者造成一定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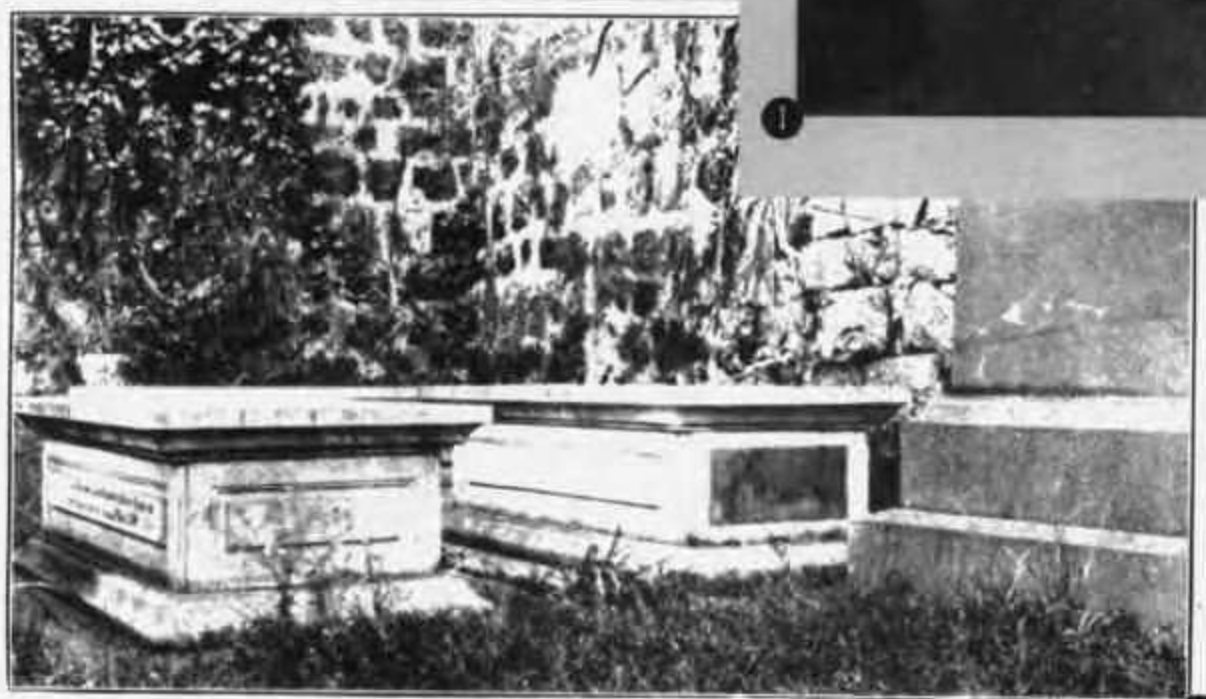
对一位传记作者来说，尽管其在文学界有充分的活力，可是没有机会进行日常的观察，或者不熟悉所要叙述的人物，不了解实际情况，就不合格，就不可以公正地做这项工作。为此，编者甚盼马礼逊的儿子和接班人马儒翰写出一部他父亲的生平实录。遗憾的是，由于官职重压在身和其他原因，他迫不得已谢绝了这个建议。后来编者又向马礼逊的最老的、还在世的朋友建议写马礼逊的生平，开头他答应了，但是他因有职在身，住地很远，所有资料必须转运过去，与编者难以联络，这项计划又终于放弃了。

对此失望之后，加以不愿再行耽误，编者重新考虑早先朋友们要编者本人着手进行编纂的建议。在已经取得丰富资料的情况下，编者决定承担编纂这部马礼逊回忆录的任务。编者感到要完成此巨大的任务，将会付出牺牲，但因存有一线盼望，只要能对值得崇敬的人物显出谦恭的爱情就会获得足够的补偿。因为先夫的功德是无量的，可以激励他人追随同样的历程，走在先夫认为值得高度赞扬的道路上。

此书在编纂的过程中，重点一直放在阐明社会、道德和智育的品质上，采取了简明的叙述事实经过的方式，直接提供证据叙述智慧与真实的虔敬，不添加按语或润色，也不串联故事和说明其关系。忠实与简明，是这部回忆录的特点。谨以此书献给有哲人态度的求知者和一般读者中的正直的基督教徒。编者最后要向给予帮助和提供信函和文件的团体和朋友们致谢。团体有：大英圣书公会、伦敦传教会和英国宗教品印刷协会；个人有：史当东爵士、尤东爵士、克罗尼牧师、埃芬斯通先生和汉基先生。

马礼逊夫人

1839年7月25日



DR. R. MORRISON'S TOMB, MACAO.

1. 马礼逊和他的中国助手
2. 马礼逊
3. 马礼逊之墓



内容简介

《马礼逊回忆录》是由马礼逊夫人搜集她丈夫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和文件等手稿编纂而成的。该书描述了马礼逊从出生到成长为一名传教士这一过程以及他作为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为开拓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包括第一次将全部圣经翻译成中文、独自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等。本书的内容大多都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从另一个视角透视了18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译者简介

顾长声，江苏省江阴县香山村人，北京大学肄业。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美国西世界学院客座教授等职。

出版的著作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等。现为自由作家。



目录

.....

- ::: 第一时期 1782—1803 从出生到被神学院录取**
.....001
- ::: 第二时期 1803—1807 在霍克斯顿神学院**
.....009
- ::: 第三时期 1807—1819 前往中国 创办英华书院**
 - 第一节 1807年1月31日到9月8日 从伦敦出发，绕道美国乘船前往中国030
 - 第二节 1807—1809 抵达广州到结婚 受聘为东印度公司译员041
 - 第三节 1809—1811 担任译员 伦敦传教会加派传教士去中国055
 - 第四节 1812—1814 父亲去世 米怜被派来华 妻子携子女回英国071
 - 第五节 1815—1819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知免其职 历年书信往来114
- ::: 第四时期 1820—1824 译完圣经 马礼逊赴麻六甲访问**
 - 第六节 1820—1822 译完圣经 元配去世 书信往来158
 - 第七节 1822—1824 传教会对马礼逊工作的评估 马礼逊赴麻六甲访问185
- ::: 第五时期 1824—1834 从回国述职到去世**
 - 第八节 1824—1826 回国述职 续弦 预备重赴中国

.....	224
第九节 1826-1834 回中国继续工作 马礼逊在广州去世	
.....	252
∴∴ 附录 马礼逊中英文著作目录	
.....	309
∴∴ 马礼逊生平大事年表 顾长声编	
.....	311
∴∴ 译名对照表	
.....	315

第一时期

1782 — 1803

从出生到被神学院录取

罗

伯特·马礼逊生于1782年1月5日，出生地是英国北部诺森勃莱郡的小镇莫佩思。父名雅各·马礼逊，母名哈拿·尼可森。1785年，马礼逊随父母迁至纽开斯尔，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

马礼逊的父亲出生在邓弗莱附近，母亲出生在莫佩思镇的温盖茨。1768年二人在诺森勃莱郡的朗霍雷教区的教堂结婚，婚后共生8个子女，马礼逊是最小的一个儿子。雅各·马礼逊迁至诺森勃莱郡之后，先是务农，后来改行以专制鞋坯为业，并雇用了数位工人。他是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带领全家人信奉上帝，作家庭礼拜，教导子女们严格遵守主日。他在纽开斯尔教堂担任了多年的长老。

本书的主人公罗伯特·马礼逊的启蒙老师是他的舅父雅各·尼可森，他在纽开斯尔是可敬的小学校长。马礼逊在舅父的教育下，虽然进步缓慢，但却显示了特别喜欢读书的特性。

从宗教的方面观察，童年时期的马礼逊接受了最好的宗教教育。他除了受到父母至为宝贵的教导外，还喜欢聆听教堂牧师约翰·赫托恩所





传授的教义问答。据他的一位亲戚回忆：“马礼逊在13岁时曾在教堂全文背诵了圣经中的《诗篇》第119篇。赫托恩牧师为了测试他的记忆力，还叫他倒来倒去背诵所选的段落，却没有一点差错。”

马礼逊在小时候还跟他父亲学习了制作鞋坯的手艺，其水准因达到了熟练的程度而受到了称赞。

到1797年底、1798年初，马礼逊的宗教经验日益丰富，导致他寻求救恩和在基督里得喜悦。他接受了洗礼，得到了重生，成为英国长老会的一名基督教徒。他在1802年写给霍克斯顿神学院的申请入学书中详细叙述了他童年时期的宗教经验。原文如下：

在我童年时期，我得到了虔诚的父母的特别教导，聆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父亲一直坚持带领全家作家庭礼拜，教给我基督教的真理。稍长，我参加了赫托恩牧师的主日礼拜，从他那里获得了圣经知识，受益甚多。因此，在上帝的指引下和父母及牧师的教导下，我心中得到了知识和亮光。

大约在5年前，我警觉我有罪。在那段时间，我曾和一些坏孩子结伴，生活变得自由散漫和趋向世俗化。当时我在反省时，感到这是错误的行为。这使我心神不安，并开始关切我的灵魂。我害怕我将会永远地被罚进地狱，对死亡的恐惧使我强烈地向上帝呼喊，恳求上帝饶恕我的罪，引领我归向耶稣基督、更新我的灵魂。从那时起，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相信也改变了我的心灵。我和过去的那些糊涂同伴断绝了往来，专心读经、默想和祈祷。这样做，使我得到了上帝的喜悦，而他的儿子耶稣也显现在我的面前。从那时起，我加入了教会，在赫托恩牧师的教堂领受圣餐，并成为祈祷聚会的一员。

1798年(16岁)，马礼逊受洗加入了英国长老会，成为教徒。在上帝的赐福下，马礼逊开始养成读书的习惯并开始学习英文速记。从1797年开始，马礼逊已经开始写他的日记，虽然都很短，但却记录了他童年时期的生活习惯和宗教经验。



在这段时期里,马礼逊热心地过宗教生活,主要阅读的是圣经并参加教堂的崇拜和祷告聚会。他在每礼拜一晚上到他父亲的工场里参加礼拜聚会。由于这些宗教活动,马礼逊的灵命和能力逐渐增长,他的属灵生活得到加强和进步。他早先专心攻读英文语法,1799年(17岁)开始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他所提到的读物中有《海外传教杂志》。这是在爱丁堡出版的一份月刊,是他从一位朋友处借来阅读的。这使他开始憧憬着海外的传教事业,可能也因此而确定他未来事业的走向。他平均每天睡眠的时间是7小时,体力劳动的时间是12到14小时,其余时间用来读书和参加教会活动。他在日记里提到他曾学习了植物学、算术、天文和其他感兴趣的知识,包括基督教会的历史和福音杂志等。

我们从马礼逊1799年所写的日记中,可以略知他的生活状况。以下是他写的日记原文摘录:

◎ 1799年1月2日

晨8时才起身,多睡2小时,我决定明天不再睡那么长时间。晚7时停工,参加祈祷聚会到10时,睡了8小时,读了《使徒行传》第17章。啊,我但愿能多读些圣经,更加热忱地过属灵生活,工作得格外勤奋!

◎ 2月3日 礼拜天

晨7时起身,读了几页亨利的《解经学》,步行至教堂,听了一场很好的证道。牧师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7章1至5节,下午一场牧师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5章6、7节。晚上听了雷德先生讲的一篇精彩的证道。上帝啊,求你保佑我,使我不至触犯你,求你开恩拯救我!

◎ 3月1日

晨6时半起身。今天过了一天漫不经心的日子。属灵生活过得不热忱,没有得到我所希望的平安。

◎ 8月1日

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上帝啊,靠着耶稣基督,求你赐给我父亲和全家人能得到你的恩惠!

◎ 8月17日

晨读《但以理书》12章第3节。愿我能在主的慈悲中长大,并在基督里得到充足的知识。求上帝赦免我的罪。今天我感到心情舒畅。我读了两份





昨天借到的《海外传教杂志》，感到非常满足，求上帝赐我能够经常多阅读，增长我的知识。

◎ 9月28日

晚上与两位信徒一起礼拜和交谈。我还没有决定我的未来。圣经是我唯一的读物。我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丰盛的福气。上帝正在更多地开启我的思想。上帝啊，让我听候你的吩咐，好使我感谢你。

◎ 10月21日

参加了团契聚会，今天轮到我主讲。

◎ 11月7日

读欧文医生的传记。求上帝赦免我这个罪人，求你赐我恩惠，好让我更多地认识基督！

◎ 12月31日

今晚把我一年来所写的日记整理了一遍，发觉我过去有一段时间极为懒散。这一年当中，有三位比我年轻和两位比我年长的人去世，这给了我一个严肃的警告。我祷告上帝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计算我的日子，使我有智慧，能专心致志地度过我的一生。”

以上日记的重要性在于能使我们看到马礼逊童年时期的淳朴和虔诚。下面是他在1800年（18岁）所写日记的摘录：

◎ 1800年1月16日

今天一天徘徊于胡思乱想中，满脑子愚蠢的思想！祈求圣灵使我认罪，把上帝的旨意充满我的心。

◎ 2月5日

晨5时起身，读圣经《那鸿书》一章七节：“上帝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识那些相信并依靠他的人。”傍晚外出散步，我欣赏了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观看了日落和月亮的渐渐升起。夜幕来临，大海在远处咆哮！上帝是我生命的缔造者，也是我的救主。晚上单独在家，彻夜祈祷，只睡了5小时。

◎ 2月23日 礼拜天

晨6时半起身，外出散步，有重雾。回家，然后去工场祈祷。一片寂静，使我欢喜。但是我并不感到孤独，因为上帝与我同在。上午赴教堂听了罗曼



先生的证道。下午听了一次关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证道，以后和我的哥哥在一起喝午后茶，他名叫多马，我们一起唱圣诗、祈祷和读经。

◎ 3月11日

今天我学习了好几章植物学，做了一些别的事情。我不知道最好是不是多读点圣经。

◎ 4月1日

晨6时起身。祈祷之后开始工作。今天没有特别事情可记。晚上去探望一位朋友。他很虚弱，他对我讲了上帝对他的大爱和在基督里的喜乐。我和他一同祈祷，然后回家，参加了家庭晚祷会。接着我独自坐下研读天文学，因昏昏欲睡，祈祷后就上床睡觉，共睡了6个半小时。

◎ 4月4日

我阅读了一本《海外传教杂志》，其中载有两位传教士航海前往加拿大传教。

◎ 4月6日 礼拜天

晨5时半起身。7时到一个独立性的聚会处参加早祷会。我不认识参加的人，但看到他们非常和善，在同一位救主里，受同一个圣灵的感动而合而为一。之后我步行到花园里遇到赫托恩牧师，他是一位快乐的人！我和他共赴教堂，听了他的证道。今天牧师讲的是圣保罗如何悔改的故事。晚上又随牧师去两家拜访。主啊，求你帮助我认识世俗之事是何等的空虚！

◎ 4月23日

晨5时半起身。祈祷之后看书看到6时。整天努力劳动，午刻祈祷、读经。主啊，求你使我的心能够喜欢你的箴言！

◎ 5月3日

晨5时起身。午饭后单独祈祷和读经，认真思考，我盼望我的肉身能得到重生。

◎ 6月12日

晨5时起身。祈祷时感谢上帝赐我一夜安睡，求上帝保佑我今天一天的生活。晚上我没有外出，祈祷后坐下来读书，参加家庭晚礼拜之后就上床睡觉。

◎ 7月10日

今天整天脑子充满了胡思乱想。我真是一个罪人，一个大罪人，但是通





过羔羊的血,我有了盼望。下工后,我坐在家里读经和祈祷,求主用他的圣手带领我的前程。

自此之后到年底,马礼逊只写了6天日记,以下是两篇的摘录:

◎ 9月27日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有一件是被派到西太平洋的几位传教士被当地人谋害了。上帝是公义的,他能够妥善地处理一切事件。

◎ 12月31日

今天是18世纪的最后一天,我向永生又跨进了一步。今年一年中,我所认识的人有23位去世,如今他们都在哪里呢?感谢赞美上帝,他赐给我和我全家恩惠和慈爱。阿门!

马礼逊在两年来所写的日记中,他曾提到常常头痛,有时痛得非常厉害,几乎要死去。他埋怨经常感到昏昏沉沉,迫使他不得不提早睡觉,无法参加家庭晚礼拜。

在1799年年底前,马礼逊的日记里还提到他曾向住在本地的一位少女求婚。她起初犹豫不决,但在马礼逊决定要到海外传教时,她拒绝了。但以后当她得知马礼逊要被派到中国传教时却忽然表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匆匆结婚将会是草率的举动,马礼逊认为有充分的理由作出不与她结婚的决定。

1801年是进入19世纪的第一年,也是马礼逊生平重要的年份,因他开始了正规的学习,有下面一段日记为证:

◎ 1801年6月19日 礼拜五

我今天开始跟雷德罗牧师学习拉丁文。我付了10先令6便士学费,以后每三个月要付一几尼。我不知道何时能学完,只有上帝知道。这是我的愿望,如果上帝留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传播基督的福音服务,他就会赐我学习的机会。上帝啊,我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你里面。主啊,求你通过救主耶稣给我这个罪人开恩,赐福于我开始这个学习计划,如能使主喜悦的话,阿门!

自此以后,马礼逊中断了写日记,直到1803年才恢复。这是马礼逊计划将来当传教士所作的准备,他还认真地学习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渴望在拯救罪人方面能作出贡献。

1802年(20岁),马礼逊的母亲患了重病,他一直守侍在侧,安慰母亲



和求告上帝。到最后，母亲祝福了马礼逊，然后长叹一声，闭上眼睛，平安归天。

雷德罗牧师继续传授给马礼逊重要的课程，并对这位勤奋读书、准备要做圣工的人给予鼓励。以下是马礼逊所写的一篇表达他立志传教的决心书。他先提出了许多问题问他自己，然后再表决心。文章的题目是“一个立志传教的候选人的思考”，原文摘录如下：

亲爱的马礼逊，在你的心灵里是否“有担任牧师职务，做基督使者的愿望”呢？我必须考察自己，为了从事这项至为重要的工作，我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我要扪心自问：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或者，我乃是一个“魔鬼”，一个在上帝和人的面前出现的伪君子，一个在心里要取悦于罪恶和撒旦的演员？我是否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在圣灵的感召下读经、默想和祈祷并向主交心呢？我是否已经确实知道基督对我的期望？我是否已经让圣灵倒空我一切形式的自私念头呢？我是否已经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主，以求达到能去海外传福音的目标呢？

我还要自问：基督赐我什么才能？什么是“上帝国度的奥秘”？用什么技巧去教导别人？如何在台上证道能把听众的良知交托给上帝？基督是否已经差遣了我，并为我准备了一切，可以派我去传他的福音呢？基督是否已经教导我对人们的灵魂要有深切的同情心呢？我是否深深地感到我是多么的不配，但却非常愿意顺从基督的圣洁而被他所用呢？在接受训练的期间，我是否被圣灵充满，有基督的爱在我心中燃烧，保佑我愉快地、甘心情愿地为了基督的缘故忍受贫困、侮辱和人们的憎恨，如有必要，甘冒牺牲我的生命而能拯救他人归向基督呢？我能否向基督保证：我决不贪求自身有何大的成就，不贪图别人的金、银和财物，不追求个人的荣誉，只追求基督的荣耀呢？我是否认真考虑过，传福音工作的性质乃是做基督所差遣的使者，去寻回已在地狱边缘垂死的人们与上帝和好呢？

我必须在我传福音时充满信心，全然谦卑，不住地流泪。在遭受耻辱、逼迫、饥饿、无衣物蔽体，甚至牺牲宝贵的生命时，我能以喜悦的心情结束生命，决不动摇。我宁愿与基督共生死而决不接受帝王的支配，我要





在上帝面前说实话,决不撒谎。我要传播上帝的真理,决不宣扬我个人,要传扬的乃是耶稣基督。我愿为基督做教会的一个仆人,为的是彰显基督的救赎,引领罪人来到生命树前。

马礼逊在作了充分思想准备之后,在1802年9月25日写信给一位朋友打听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的情况。同年11月24日,马礼逊向该校寄出了入学申请书。申请书中在提到他的入学动机时写道:“导致我盼望当牧师的动机是我有诚挚的愿望要做上帝手中所使用的器皿,要使罪人从黑暗里走向光明,摆脱撒旦的权势,归向上帝的人能大德。我要成为建造教会的工具。我愿舍弃自我,走在上帝指引的道路上。上帝最清楚要挑选什么样的人做他的器皿。上帝的旨意必然成全。”

马礼逊的读神学入学申请立即被该校委员会批准了。他准备好并向全家人和牧师告辞后,就乘船前往伦敦,在1803年1月6日到达霍克斯顿神学院,次日写信给他父亲说道:“亲爱的父亲,在上帝仁慈的手引领下,我在昨天下午两点钟平安到达伦敦进了学校。当我在船上卧舱里休息时,听到有不少人在客舱唱圣诗。每天晚上,如果天气好,我和他们一起祈祷和读经。船在航行中,有时会晃得很厉害。说这些为的是提醒我感谢上帝,他带领我们全船的人平安地度过了大风浪。我求告上帝,因他曾经应许,‘当你经过水上的风浪时,我必与你同在’。感谢上帝的祝福,他已经成全我们了。”



第二时期

1803 — 1807

在霍克斯顿神学院

1803

年1月7日(21岁),马礼逊到达霍克斯顿神学院之后就正式开始地学习神学课程。他的两个老师是辛普生牧师(博士)和阿金森牧师。马礼逊在同年1月10日恢复写日记,这天的日记摘录如下:“天父上帝啊,我已获准到这所神学院求学,为的是学习如何能向那些可怜堕落的罪人宣扬基督。这是主为我所作的最好安排。我情愿放弃一切世俗的事,使我能对此神圣的工作献上我所有的光阴和才能。我求主使我能觉察自己的软弱,完全意识到必须有主时刻与我同在以及有圣灵的教导。愿我主乐于给我的恩典也能显现给那些可怜有罪的人。主啊,我谦卑的愿望是,如果主饶恕我并保护我,让我一直能够学习和深思你的话,使我能把我未来的事业全部顺服主的安排。我恭顺地求主与我同在。阿门!”

马礼逊入学后不久就收到家里的信说父亲病了,要他辍学回去继续参与父亲的行业,这使他的信念经受了一次新的考验。他在同年2月5日写给家人的回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们：

我已收到你们1月19日的来信。父亲的腿病愈趋严重，这使我十分关心。这叫我怎么办呢？我求告了我的上帝，也是我父亲的上帝。我相信主会安排好一切事情，主使“凡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我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们，我要你们把全家人包括我在内都交托给上帝看顾，因我相信并依靠的主一定会眷顾我们。人生苦短，我甚盼如果上帝愿意，他会赐给你们在短暂的人生历程中的一切需要。你们劝告我辍学回家，谢谢你们友爱的意向，但我不想要回去，我已手扶着犁在耕耘，不会再回头看了。至今主已赐我成功入学。众人在眼里看到主赐我的喜悦。

同年4月23日，马礼逊又写信给父亲，摘录如下：

亲爱的父亲：

我非常想念你，要知道你的近况，回想当初向你和兄弟姐妹们告别的那天，你们都含着眼泪向我表示依依不舍的情景，令我感受到你们的慈爱、喜乐和惜别之情，但你们当时却不太清楚究竟我将来如何。甚至到今天，当我想起你和一家人的时候，我的眼睛还是湿润的。那是你对我的慈爱和关怀的一个记号，我希望在我心里永远保持着向你感恩的心情，也感谢上帝赐给了我父亲对我的宠爱。我要求你开恩，写信告诉我你的健康状况。我盼望你会好起来。我相信并依靠的上帝派我到这所神学院学习，上帝一定会看顾我。我身体很好，学校的人都待我很好。

马礼逊在神学院读书期间结交了不少要好的同学，以下是其中三位同学对马礼逊在校表现的回忆摘录。

约瑟·弗莱彻牧师的回忆：

在马礼逊到霍克斯顿神学院的那年，我有幸也被该校录取并能每天和他一起攻读人文科的课程。我之所以提起此事，是因他在校期间，我已看到他正在培养一些不平凡的性格，那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而是更多地在校小范围里的学术友谊。马礼逊在当时已有极为严肃的属灵生活，不耀眼的虔诚，没有一点要在同学面前表现自己，而是真实地与上帝沟通。他对海外的传教事业的兴趣已很明显，但并不逢人就讲，而是从对他的印



象中可以感受到他这种渴望。他对学校所安排的使同学们对传教事业产生兴趣的各种聚会和活动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宁可单独一人对这项事业静静地冥思苦想,我清楚地记得在有一次和马礼逊谈话中,他用最热切和最令人信服的语气对我说他要成为一个到海外传福音的传教士,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从他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都可以追溯他在上帝的祝福下,始终不渝地坚持传扬基督。

克罗尼牧师在《从中国传来的声音》中有对他的同学马礼逊的回忆,现摘录如下:

我在1803年1月到霍克斯顿神学院入学时,马礼逊已经先到了几天。当我们在一起上沃夫牧师的课程时,我们很快就彼此认识而成为至交。这种难分难解的友谊一直持续了近32年之久。我们频繁地互诉喜乐和悲伤,互致祝贺和同情。我们都以忠诚和爱心彼此相待,在必要时也互相劝告和责备。即使是当初马礼逊在校时,他的品格已很卓越。这表现在他对基督的虔敬和毫不疲倦的献身精神。他是最佳的模范学生。他成功主要不是靠他自己如何努力,而是来自上帝的祝福。请容许我直说,当时在校内没有哪一个同学能够比得上马礼逊所表现的三项最根本的伟大的道德品质,那就是:对上帝最炽烈的虔诚、坚持不懈的勤奋精神和对各项事情献上最大的热情。

伯德牧师的回忆摘录:

马礼逊在霍克斯顿神学院时是一位勤奋读书的模范学生。他的虔敬和献身精神,获得了师长和同学们的信任和敬爱。我和他一起在校期间结下的同学情谊和后来与他有不断的书信往来,使我们两人结成终身的友谊。我谦恭地盼望,我与马礼逊在世时的友谊,靠着上帝的恩惠,能在将来“永远不死”的天国里重新得到延续。





1803年2月10日,马礼逊向他最敬爱的老师沃夫牧师提出他要加入沃夫牧师所主持的教堂成为教友。在同月23日,他获得批准。马礼逊在神学院期间,每逢主日就到该教堂参加崇拜,除非有时他应邀到别的教堂证道。

马礼逊首次公开证道是在圣路加济贫院。他写道:“我记得我第一次证道是向路德济贫院的穷人传讲耶稣。我曾暗暗地流下了喜悦的眼泪。这是我初次奉派到那里,深感责任重大。那是我首次站在讲坛上公开证道。”此后,他曾被伦敦巡回布道团邀请前往伦敦四乡为基督证道,也曾被邀到城镇的教堂去证道。

以下是马礼逊在1803年日记的片断摘录:

◎ 2月22日

晨5时起身,祈祷后重读我写好的证道稿。上帝啊,今天我要奉主的名为他宣教。我自问在上帝面前自己是喜乐还是忧愁,我为此颤抖。我承认我有许多罪。每天都冒犯上帝。我有一颗空虚的心,一颗罪恶的心,不能被上帝所容纳。我声称我相信上帝,但我的行为在主面前是何等的不配。在我心中,我对主没有足够的兴趣。基督对我的要求和荣耀知道得很少,我对基督的爱极其冷淡。上帝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识,增强我的信心,激起我的感恩,在我的心灵里注入更多的热烈愿望,使我跟从主,更多地奉献自己为主服务。求主赐我在默想你的恩典与荣耀时,给我更多的安慰。这是奉主命祈求的。

◎ 3月18日

今天我去参观了沃夫先生的天文仪,获得了不少天文知识。我所相信并依靠的上帝是多么的伟大啊!这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乃是我的救主,他用全能的手使无数星球按轨道运行。

◎ 4月4日

今晚我参加了海外传教祈祷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主啊,求你与被派到世界各地为传播基督救恩的传教士们同在。求你看顾和保佑我,为你的名,求你教导我那天国的奥秘!

◎ 4月24日

主啊,求你使我的心情和语言能与我的未来的职务相称,让我能配得上蒙召做主的圣工。我作为一个光荣和艰苦的牧师候选人,如蒙主喜悦并接纳,



把我安置在如此崇高和光荣的牧师职位上，求主使我能称职地为主努力和认真地工作，并得到主的祝福。所求告的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804年(马礼逊 22岁)

向伦敦传教会申请去海外当传教士

马礼逊在神学院求学期间，他志愿到海外传教的意向逐渐增强。1803年9月，他写信给纽开斯尔家里，向他父亲和其他朋友们再次征求意见，他们最后都同意了，但不免多少有点勉强。接着，他向学校师长和司库提出此事。他们劝告马礼逊必须深思熟虑和恳切祈祷。他们还提到，要去海外传教，困难是很大的。目前学校所给他的训练，如在国内传教是可以胜任的。但要去海外传教，他就必须在苏格兰的大学里深造。马礼逊经过与师长们的讨论，他要去海外传教的志向愈加坚定。到1804年，马礼逊决定向伦敦传教会申请去海外当传教士。1804年5月27日，马礼逊呈交他的申请书给伦敦传教会的审议委员会的主席亚历山大·沃夫牧师。这是一份最值得一读的文件，被公认为申请书的典范。原文如下：

敬爱的沃夫牧师：

今呈上这份申请书，恳请阁下和审议委员会诸公审议我担任伦敦传教会派赴海外的传教士的要求。我曾向阁下和伦敦传教会的几位董事们陈述过。我盼望审议委员会在圣灵的指引下，能慎重地作出决定。我不必为想去海外当传教士而游说，而是要奉审议委员会的派遣。大约在7年前，我警觉我犯了罪，恐惧上帝的刑罚。但我被带领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使我的心灵得到了安息并有了永生的盼望。大约在两年前，我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愿望要侍奉主耶稣，要为我的同胞的属灵需要尽我所能地服务。从那时起，我设想要当一名传教士。我不敢说那是一种设想，而认为那仅仅是一种愿望，是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沉浸在这愿望里，但我看到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那时我是处在朦胧的境地，离开伦敦有差不多300英里之遥，在家乡没有人鼓励我或附和我。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心里常常叨念着我深切需





要当一名传教士。我求上帝为我作出安排，主若悦纳，使我这心中的愿望能得到成全。我开始认识到要做成功这件事就必须学习必要的知识，于是把父亲给我的一些积蓄，付给了一位教师，让他教授我拉丁文。我每天早晨6时前、晚上7时后跟他学习。在我学习拉丁文一年零两个月之后，我母亲去世了，这消除了我欲离家到外地深造的一个障碍。可是我家乡的亲友们却强要我留在家里，我父亲还流下眼泪，求上帝不让我走。后来他唯恐因此而得罪上帝，到最后才同意我去神学院深造。于是我遵从上帝的指引，靠着主的力量，作出了献身为上帝服务的最后决定，来到了伦敦，进入了霍克斯顿神学院学习，至今已有1年半了。

我现在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一名赴海外传基督福音的传教士。我在祈祷中，向主说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已向亲友们公开说明我的计划，我也没有必要隐瞒我还是不够条件的。我到霍克斯顿神学院接受训练的目的就是将来要当一名传教士。

自从我到了神学院，每念及此，总是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我说这些，并非力求得分，而是要由审议委员会鉴定我的资格。我在校期间，一直为此事祈祷。我也曾和一位可以信任的同学私下谈过，也和我家乡的亲友们论及此事。我知道耶稣要求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上帝的救赎是赐给普天下各族、说各种语言之人的。我也牢记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给每一个生灵”。我认定这是我的职责，要做一个从事这项圣工的候选人。上帝才会派我到最需要的地方工作。

我家乡的亲人们、在城里的朋友们和有圣职授予权的人都曾经劝阻过我，告诉我将会遇到许多困难。我曾认真地考虑过他们的意见。我为此祈求上帝引导我，帮助我计算这个代价，不要做一个愚蠢的营造者。我曾对我自己发生过极大的怀疑，也曾猜疑我是否真有力量能胜任耶稣给我的重任。但是，靠着主的爱，现在我已作出了决定，如果上帝允许，让我舍弃我所有的一切跟从他，拣选我献身为祂到海外传扬基督的福音，好使万民得到上帝的救恩，可以永享天国的荣耀。

在作出此决定后，我感到有责任先去告诉我在神学院里的有圣职的师长们，告诉他们我将终身献身。今呈上我这份申请书，敬向阁下和审议



委员会诸位委员提出批准我到海外去当一名传教士的请求，愿上帝的灵与你们同在对我的申请作出决定。

在主耶稣里的你们的卑微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签名)

1804年5月27日 霍克斯顿

马礼逊在呈报这份申请书之前几天，曾写信告诉他父亲要向伦敦传教会提出申请，原文如下：

亲爱的父亲：

我想我应该预先写信告诉你，我打算要向伦敦传教会送去我要求当海外传教士的申请书。你会记得我在家时提起过此事，后来又曾向你说过。自从我和你与兄弟姐妹们告别之后，我一直记住这件事。如今我终于要付诸行动了，如果上帝允许我提出申请。你会说，既然我已作出决定，那就不容你给我忠告了。

父亲，我是这样构想的：圣经的预言使我确信，这是耶稣基督的计划，要我公开提出要侍奉主，把福音传到各国。因我听到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差遣你们到世界各地去，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确知上帝的救恩是给天下每一个国度、每一个种族和说各种不同语言之人的。有鉴于此，我想这是我的责任，要离开英国，到那些外国没有或者只有少数几个传教士的地方去传播基督的福音。我已向伦敦传教士学院的导师博格表明了愿望，也告诉了其他几位师长，包括待我很好的威尔逊老师在内。

父亲，我希望你能同意我所说的，因为自从我决心献身要做上帝的仆人之后，我就应当为主做任何工作，哪怕是最危险的工作。我必须十分小心不因做懒散的仆人而遭到唾弃，但能在耶稣审判之日得到他的欢迎。¹

马礼逊在呈送给伦敦传教会的申请书的次日，即5月28日，礼拜一的早上就出现在该会的审议委员会会上接受答辩。他因第一次答辩颇令委员会满意，就被破例取消了第二次答辩。委员会在当天晚上举行的审

1. 译者注：伦敦传教会成立于1795年，由在英国的公理会、圣公会、长老会和循道公会4个基督教新教宗派联合组成。其宗旨是向海外非基督教徒传播由马丁·路德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摆脱旧教后所兴起的新教。该会后来逐渐变为由英国公理会资助和控制。从1966年起，该会由世界公理会理事会所取代。





议委员会的会上就通过决议，接受马礼逊成为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士，并派他前往高士坡传教学院接受专门训练，由该院院长——一年高德劭的博格博士担任马礼逊的导师。

5月30日，礼拜三，马礼逊就已前往高士坡，到达后就受到博格博士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马礼逊写道：“我开始了我生命中的一个新时期。”在马礼逊离开霍克斯顿神学院之前，同学们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会，大家为他作了严肃又充满爱心的祈祷，求上帝祝福马礼逊的前程。在告别母校之前，马礼逊写了一封给霍克斯顿神学院的信，原文如下：

敬爱的师长们：

我经过深思熟虑和恳切祈祷之后决定，如果伦敦传教会审定我是一个合格的人选，就决心去海外在异教徒中为我主耶稣效力。一旦作出了这个决定，我会通知母校的司库和我的导师。过去他们曾劝我为此祈祷，不要仓促决定；他们也认为我可以留在英国，因为本国人民也需要牧师。我为此而延缓了作出决定，仔细思考他们的意见，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就是要当一名献身海外传教事业的候选人。于是我先向威尔逊先生和我的导师说明此决定，然后我就直接向伦敦传教会呈上了申请书。上礼拜一，该会委员会审议了我的申请，当天晚上送交决议案给董事会。董事会经过讨论后，愉快地表示接纳我成为该会的一名海外传教士。请容许我向母校确切地表示，没有比要去海外传教更为迫切的思想吸引我采取了上述行动。靠着上帝的祝福，我希望在母校所受到的教育，能使我胜任这项工作，不要让我放弃师长们的谆谆教导。我将终身记住母校董事会、委员会、司库和师长们给我的训练，我谨向你们表示深切感谢。愿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能够百倍地加给你们并取得更加丰盛的效果。

马礼逊（签名）

在同一天，即1804年5月29日，马礼逊还给家乡的父亲和亲友们写了一封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父亲和亲友们：

你们已经知道我的第一志愿就是要侍奉耶稣基督，做他的仆人，并盼望能去海外当一名传教士。这在起初并没有成功的可能，但到目前为止，



上帝一直在引领我走这条路。这是一条我所不知道的路，也是一条我没有预想到的路。昨天我通过了伦敦传教会的董事会审议，破例地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就获得了批准。今晚6时或者明天早晨，我就要动身到高士坡去，转入博格博士所主持的传教士学院深造了。威尔逊先生、我的师长们都已同意我转学。我希望父亲和亲友们也都同意和乐意我献身给上帝。

同年6月9日，马礼逊写信给在母校最好的同学克罗尼，告诉他自已已被伦敦传教会接纳为传教士，并且已经到达高士坡传教学院深造。7月31日，他又写信给克罗尼，原信摘录如下：

我在高士坡情况良好，此间的师长和同学们都待我很友好。上帝赐我在校内一切顺利，身体也依然健康，心境也很愉快。至于未来的工作地点，我还完全不知道。有人鼓吹说要差派一名传教士到中国去。博格导师似乎相当赞成这个主张。我则想去非洲内地传教。我把我的未来全部交托给上帝安排。上帝会在世界的某个地区开门做有益的传教工作。他会差派我去的。

同年，即1804年9月，高士坡传教学院董事会作出决议，计划命马礼逊前往中国开教，这是基督教新教输入中国的先声，但地点还未决定，即是到中国本部还是先到中国境外附近的岛屿开教。马礼逊获此通知后，他的注意力首先是放在学习中文上，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圣经全部翻译成中文。他深信，他被安排去中国，是上帝给他祷告的回音，因他一直向上帝求告能派他到困难最大的地区去，在那里的百姓中传播基督的福音。他衷心地感激这项指派。从那时起，直到他离世之日，他只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皈依耶稣基督。

这项颁给马礼逊的任命，其重要性在于在至少占有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的人中传播福音。基督教新教从未想到要去那个庞大的帝国传播福音，但中国却是救主耶稣所拥有的疆土之一。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看哪！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从西方来，还有这些人从秦国来。”如果地上的教会没有对马礼逊说“你要去中国”，那么天国就没有喜





乐。啊！直到那日到来，让千千万万崇拜偶像的中国人都能知道是上帝创造了他们，并都能跪拜在上帝的脚前，被耶稣的宝血所救赎。马礼逊第

1. 译者注：英国圣书公会成立于1804年。在18世纪初，巴黎天主教外方传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巴设曾翻译《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英国博物院所藏该译稿编号为史隆3599号）。译者是否为巴设，无从证实。这批译稿是由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带到伦敦赠送给英国皇家学会的汉斯·史隆爵士的，由他捐献给伦敦博物院收藏。

2. 译者注：威廉·勃朗是伦敦传教会最初物色要和马礼逊同赴中国开教的候选人。他在1805年11月到伦敦，与马礼逊一同学习，到1806年4月改变初衷，决定不去中国。他和马礼逊一起学习到年底离开，后来就脱离了伦敦传教会。

一个去中国，他不但撒下了福音的种子，还收获了初熟的果子，最后他在那里安息了。当时的英国，懂得中文的英国人只有一个，他名叫史当东，但他不住在英国。英国圣书公会¹在成立之初，就声称要出版各国文字的圣经，包括中文圣经。后来该会得知有一部圣经的《新约全书》的中文译本保存在伦敦博物院，想去借出印行，但经过深入了解后，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伦敦传教会的董事中，派马礼逊去中国开教的主要的支持者是约瑟·哈德凯斯尔和约瑟·雷纳，前者是该会司库，后者是出任英国宗教印刷品协会的司库。此事是在他们两位的建议下进行表决，董事会

一致通过的。决议中还指定马礼逊去中国特定的目标是掌握中国语言文字，要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而传教不是首要任务。

伦敦传教会最初打算派三到四位传教士一同前往中国开教，事实上已经确定一位威廉·勃朗先生²和马礼逊同去，但他不但推辞了，而且不久还退出了伦敦传教会。后来该会又指派在非洲传教的文德甘牧师离开非洲前往中国，出任中国教区的主管，用他的经验带领从英国去的传教士，包括马礼逊在内，但文德甘却不肯从命，这项计划又告吹。伦敦传教会决定命马礼逊等传教士先去南洋的槟榔屿或威尔斯亲王岛开教，但又被否决，到最后才决定只派马礼逊一人前往中国。伦敦传教会不是不肯派好几位传教士与马礼逊同去中国，而是无法物色到合适的人选。

但是马礼逊却很想说服一位同学一起去中国。这位同学就是他在霍克斯顿神学院结交的最好朋友克罗尼。马礼逊曾好几次写信给克罗尼，希望能说服他同赴中国开教。以下是他写给克罗尼的四封信的摘录。



1804年10月给克罗尼的信中写道：“我希望能说服你一起去中国开教。请正视中国有三亿五千万生灵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请认真考虑你对耶稣的责任，为此事向上帝祈祷，并在最短期内，给我一个回音。”

同年11月18日给克罗尼的信中写道：“我的兄弟，这项使命是艰巨的，我请求你认真计算其代价。中国人当中有许多博学之士，他们决不低于我们，而比我们更优秀。如果我们两人能同赴中国，我们必须首先宣判自己的死刑，不要信任我们自己，而是完完全全地相信并依靠我们的活的上帝。如果我们能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忠心至死，他必定会赐给我们永生的冠冕。让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同学欧文临终前在床头的忠告，‘为了基督，做你能做的一切’。不到两个小时，他就死在我的怀抱里。”

1805年3月24日给克罗尼的信中写道：“我的兄弟，要当一名牧师和传教士最根本的资格就是要有圣灵的恩赐，但愿你我都能得到圣灵的大量浇灌！我的兄弟，让我们记住我们对救主的责任，祈求上帝让我们不但要做好人，也能做好传教士。”

同年5月30日给克罗尼的信中写道：“请考虑，我们宣称要做耶稣基督的使者，去拯救世上有罪的人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一直想到责任的重大。你我都还年轻，知道得很少。让我们能谦卑下来，更加要为别人着想，而不只是为我们自己。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为此我们有责任去开导别人，使众人都能得到基督的救恩而充满喜悦。”

1804年12月25日，马礼逊曾写信给他的父亲，提到他还不知道何时去中国，因为伦敦传教会还在物色其他同学和他一同去中国。一旦作出决定何时动身，他会立即写信告诉父亲。信中并向他的姐姐们问候。

1805年，马礼逊（23岁）曾写过一些日记，以下是他在1805年2月23日写的一篇日记摘录：

又过了一个礼拜，我必须记下上帝赐给我的保佑和恩惠。主维护我的健康，使我可以用功读书，也赐给我一些经验，如何饶恕别人。

回顾过去一个礼拜我学得不够的有：1. 我研究了一些教会的组织，但



我对英国圣公会的主张还没有彻底进行思索,这要责备我自己懒散的脑子。2.我对隐修的历史作了一些研究,我觉得其中含有很多的傲慢与自私。3.我对罗马之争只看了一些材料。4.我对各派神学的区别也涉猎了一些,但还很不够。我祈求上帝让我能多阅读这类书籍。5.有关中国的书我也看了一些,但好像有许多事是我不感兴趣的,他们航行去中国并在中国旅行期间所写的细枝末节之事,并不能给我多少知识。我要学的有:1.世界地理,因过去我没有学习过世界各国的地理和风土人情。2.我过去没有学习过历史。3.我没有学习过医疗知识。4.没有学习自然哲学。5.没有学习过外国语或是数学。6.讲道学。感谢赞美主赐予我学习到一些知识,但还很不够。我祈求主在未未学习期间与我同在并祝福我。阿门!

1805年5月,马礼逊跟随他的导师和几位同学从高士坡学校同赴伦敦,出席了伦敦传教会的年会和其他同类性质的会议。会后,马礼逊写信给在老家的哥哥,提到在会议期间,伦敦传教会的董事会接待了他,并且要求他下个学期应当学习医学知识和一些其他课程,地点在伦敦或爱丁堡。马礼逊在信末也写了几句话给他父亲,告诉父亲自从转学到高士坡传教学院之后,情况一直很满意,仍有希望被派到中国去传教,但伦敦传教会正在物色一些人跟他同去中国,因此拖延至今。

马礼逊回到高士坡之后,在5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晚回到传教学院,我对在伦敦出席的会议整体上是满意的,我可以说我学到了不少我过去所忽略的属灵的事物。我祈求上帝赐我更多的恩惠,对上帝呼召我将要做的圣工坚定信念。”

马礼逊在传教学院学习到同年(1805年)8月,他又回到了伦敦。伦敦传教会安排他学习医学和天文学的知识,盼望这些知识对他去中国开教时有所助益。同时,伦敦传教会也设法在伦敦找到一位中文老师教他开始学习中文。

马礼逊跟圣巴多罗买医院的布赖德医生学习医药知识,又跟格林尼治天文台的赫顿博士学习天文知识。不久之后,他跟住在伦敦的一位中国人容三德学习中文。在马礼逊所写的日记和信中,他常常提到这位中



文启蒙老师。这是马礼逊第一次接触中文,老师对他的要求很严格。

马礼逊为了他的伟大目标,耐心地跟中国老师学习。但是有一次老师在纸上写了一段中文要他练习背诵时,马礼逊把那张纸接过来,突然当着老师的面把纸扭作一团,丢进壁炉里烧掉了。这使他的中文老师大为震怒,拒绝再教马礼逊中文达3天之久。¹

马礼逊跟他的中文老师重新学习之后,他很快地遵照老师的教导学习了中文的写法和认识了不少中国文字,于是他到伦敦博物院借到了一部

《新约全书》中文译稿,其中有《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只缺《希伯来书》。马礼逊还到英国皇家学会借到了一本《拉丁文—中文字典》,以便查阅。他的中文老师就开始教授这批圣经读物。在中文老师严格教授下,马礼逊孜孜不倦地学习,仅仅在几个月的时间,他已全部学完这批中文译稿,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马礼逊在伦敦学习医学、天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字,从1805年5月开始,一直学习到1807年1月马礼逊前往中国之前才结束,共有一年零八个月,加上他在霍克斯顿和高士坡两所学校所受的训练和他在宗教信仰及献身精神上的长时期的修养,为其赴中国开始传播基督教新教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基础。

在伦敦学习期内,伦敦传教会安排马礼逊住在史密斯先生的家里。史密斯夫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基督徒,她曾善待过不少被派往海外的传教士。这位夫人对马礼逊的纯正高雅的品格特别器重。马礼逊后来被派到中国,仍旧一直保持和史密斯夫人密切的通信往来。

马礼逊1805年下半年所写的日记和书信中,有以下几个片断。

1805年8月25日他给他父亲的信中说:“我的时间已安排得满满的,一部分学习中文,一部分学习医学,还不时地要外出证道。”

10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记得我离开高士坡是在8月4日。到伦敦之后,我格外忙碌,从一地到另一地,还要去学习医学和念中文。”

1. 译者注:这是马礼逊对他夫人口头讲的故事,马礼逊夫人写下这段经过,表明中西方教学方法的不同。中国旧式教学方法重视背诵,殊不知这可能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最好的办法。马礼逊在向他的中文老师赔礼道歉之后,他跟老师学习中文的进度有快速的进步,打下了很好的中文基础。





上帝赐我厚恩,给我健康和力量去做圣工。10月8日,我的中文老师容三德来同我住在一起教授我中文,这样,我每天都可以有所进步。威廉·勃朗将在最近几天内从苏格兰到此并将和我一起为去中国作准备。我祈求上帝使他的到来能大有帮助。我过多地寄希望于他,而对上帝的期望却不多。自从我重回伦敦后,我感到对上帝的依靠是不够的。我绝对地需要上帝赐给我工作的效力。上帝啊,求你饶恕我,因我过去没有渴望从主得到足够的恩惠。”

◎ 11月5日

今晚我的中文老师问我,耶稣是男人还是女人?他说他以前在中国曾见过一个女人的塑像。我无法肯定他所指的是什么人。他说他过去常听说上帝没有脾气,不会发怒。上帝不给人降灾,如果发生风暴或灾荒,那不是上帝加给人类的。看来我的中文老师很喜欢谈论上帝是宇宙的伟大统治者。啊!我祈求上帝启开我的中文老师的心门,能接受在耶稣里面的真理。

◎ 11月28日

今天威廉·勃朗到了我处,我停工一天。我希望上帝祝福我们两人。他来之之后,我的学习计划要完全更改。我已停止学医,改学数学和天文。

◎ 12月9日

当我看到我的中文老师勤读孔夫子的书,而我读上帝的书——圣经却远比他少时,我感到十分惭愧。

12月31日,马礼逊给史密斯夫人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感激您对我的恩待。如您同意,我将请我的姐姐来探望您,盼您能在属灵的事上帮助她。今晚是除夕,这一年即将过去,我对永生看得极为重要。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啊!他先我们到天上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再回来接我们同去。我盼望我也能得到永生。”

1806年(马礼逊24岁)年初,他写几封信给他父亲和姐姐们贺年,并在属灵的事上互相勉励。

1806年3月16日,马礼逊在所写日记中说:“我不自量力,所选修的课程超过我的负荷。我每天下决心要做的事,却每天达不到要求。我也曾多次下决心写日记,但总有这样那样的事给耽搁了。目前,我正上自然哲学和天文学的课程。我又觉得读得很勉强,总怕我疏忽了对上帝的敬



奉。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我应该多读圣经，多默想上帝的大能大德，多向上帝祈祷。我觉得我必须多读圣经，勤学中文，为了将来能带领中国人归向耶稣基督。”

3月29日，马礼逊在日记中写道：“这个礼拜，我大部分时间在读中文，也学习数学。”

4月10日，马礼逊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威廉·勃朗给我一张便条，告诉我在十天之前，他已写信给伦敦传教会的伯德牧师说自己无法和马礼逊一起去中国。我对此事感到极为惋惜。我祈求上帝赐福给勃朗弟兄的灵性和肉体，也祝福他能成为主耶稣的仆人。”

5月29日，马礼逊写信给史密斯先生，通知他自己已接受老家贫民救济所的一位牧师的邀请，将在8月回纽开斯尔证道并探亲。

7月15日，马礼逊提前回到老家，探望了父亲、姐姐和其他亲友们。7月16日赴爱丁堡和格拉斯哥访问，在家乡共住了两个礼拜，除探亲访友外，还证道13次。他是带了中文老师一同去的。之后他专为贫民救济所证道。

马礼逊回到伦敦后，在10月23日写信给父亲：“我在礼拜二会见了伦敦传教会的董事们。他们告诉我，董事会已决定我的行程，先送我到印度的马德拉斯，然后在南洋的麻六甲停留放下行装，转道轻装直赴广州，看是否能在广州立足。如能立足，我即回麻六甲取行装去广州；如不能立足，我就留在麻六甲住下来。麻六甲有数千中国人，我可在那里继续学习中文，并盼能在最短期内向马来人传基督福音。这是目前所作的决定。我的中文老师容三德很有可能跟我同去。至于何时启程还不知道，要看机会，或有所改变，可能等一个月，也可能要等三四个月。”

12月23日，马礼逊写给他的哥哥多马的信中说道：“这封信到你手中，可能我已前往中国了。我必须让你晓得，没有一个我们的传教士可以搭乘任何英国船到印度去，除非得到东印度公司的批准。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是搭乘中立的外国船去印度的，现在他们已经到达印度，住在加尔各答附近的斯兰普。他们曾向东印度公司申请过，但却遭到拒绝。伦敦传教会过去从来没有向东印度公司申请过，如今却想向该公司申请批准





我乘英国船去中国。如果该公司破例同意,大约在明年3月初可以成行;如果该公司拒绝,我就要羁留在英国又一个季度。但不论如何,在我即将成行之前会尽快地通知你的。现在我已从格林尼治回到伦敦,专攻中文,兼习神学和圣经研究。”

马礼逊在1806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 12月31日

在上帝的眷顾下,我又被带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天。威廉·勃朗已获准不去中国,今天是我们两人最后一天在一起学习,然后他向我告别。今天早晨我念了圣经《诗篇》第103篇,“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远古直到永远。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天国统管万有”。

从各个方面观察,马礼逊的品格所表现的无私和虔诚是始终如一的。在当时,他所养成的活动习惯,勤奋不息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肯定会使众人感到惊奇。

自从10月中旬马礼逊从老家纽开斯尔回到伦敦后,他发现准备离开英国前往中国的时间已被完全占满了。当其时,“英国和英国影响所及的印度,对传教士所作的努力持有强烈的偏见,反对传教士到海外传教的声浪很高”。传教士无法获得前往海外传教的许可,于是有必要安排别的途径出国到目的地;即使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是否准许他们在当地立足仍是有问题。为此缘故,伦敦传教会最后决定安排马礼逊一个人和其他两位同学戈登和李先生和他俩的妻子乘坐“雷米敦茨号”船前往美国纽约之后,再让马礼逊独自乘美国船从纽约直航广州。如果情况又有变化,他可从纽约乘船先到印度,再设法乘船去广州。

1807年1月2日,马礼逊在新的一年里写的第一篇日记中称:“伦敦传教会已决定,大约在本月18日我应离开英国,先到纽约,然后从美国前往广州。伦敦传教会已通过决议,在下礼拜四要按立我为牧师。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阶段。‘上帝啊,求你接受与我同在,今生今世一直带领我。’愿全能的上帝的恩惠跟随着我,愿天使一直在我前面带路。我盼望我能永远依附在上帝的臂膀里,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把我扶起。”

1月8日,礼拜四晚上,马礼逊的按手礼在伦敦司旺罗街的苏格兰教

1. 译者注:1月5日是马礼逊的25岁生日,但在本回忆录中没有记述他的生日活动。



堂举行，与他一同被封立为牧师的还有他的同学戈登和李先生。

马礼逊在会后所写的日记中称：“这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今晚我庄严地被按立为牧师，要到异教徒中去传福音。在按手礼上，沃夫牧师为我作了祷告，尼固尔牧师根据《使徒行传》20章17至27节的教训作了既严肃又有爱心的告诫，卜凯牧师在仪式结束时致以祝福。这次共有三人同时被按立为牧师。啊！愿今晚的按手礼把我们三人封为牧师能得到天父上帝的喜悦和接纳！愿圣灵把我将在异教徒中的传福音工作分别为圣。愿今晚给我的告诫能铭刻在我心中。求主使我能舍弃一切，背上我的十字架，全心全意紧紧跟随耶稣基督。”

伦敦传教会在1月20日举行了话别仪式。会上由马礼逊所敬爱的牧师，也是他忠心和热爱的朋友沃夫牧师，用最友好和最动人的语气致词，克雷敦牧师祷告。在分别前，董事会给马礼逊一份“书面指示”和一份“基督徒告诫书”，都是由该会的司库和书记签署的两份正式文件。

给马礼逊的“书面指示”如下：

亲爱的朋友：

你所属的伦敦传教会的董事们，对你勤学中文所获得的进步，表示非常满意。他们高兴地看到你在国内以坚忍不拔和刻苦学习的精神所取得的成效。他们相信你到中国之后，必定会牢记本传教会的各项宗旨，并能终身实行。由于董事们对你可能立足的地方无法确定，他们要用规定、明确的指示来限制你的行动，将是非常不恰当的。

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给你，可凭你的机智和判断，在各种境遇中方便行事。愿上帝保佑你，使你能将在英国所学到的有用知识，传授给你周围的人。我们希望你能找到机会使用你的数学知识，在中国进行分门的讲学。你也可教中国人英文，这将使那些跟你学英文的中国人得到很大的益处，他们可以跟陆续前往中国居住的英国人，或偶尔访问中华帝国的英国人直接用英文交流。

我们相信你能够继续留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一直住到你能达到完全学会中文的目标。然后你可转到另一个方向使用你的中文知识做对世界广泛有益的事：一是你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要超过以前任何这类字



典；二是你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圣经。

但如你要离开广州，由你自己决定去往何处。但如你想到威尔斯亲王岛或到印度的马德拉斯、加尔各答或苏特拉去，那里都有我们的朋友，他们都会热情接待你，并协助你到最合适的地方去继续做你的工作。你也许想去一个不完全知道的地方，你可持此“书面指示”给任何对你的处境愿意协助的仁人君子以决定你的去向。

我们预祝你的前程一切顺利。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委任你作为伦敦教会的代表。本会的特性和声誉的极大部分，是寄托在我们所派出的传教士们的具体表现上，为此，我们把你交给全能的上帝，祈求他眷顾你，保佑你并引领你的前程。

你的忠诚的朋友 约瑟·哈德凯斯尔 司库(签字)

约翰·伯德 书记(签字)

1807年1月20日 伦敦

给马礼逊的“基督徒告诫书”如下：

亲爱的弟兄：

在我们与你分离之前，我们要以父亲般的爱心，给你一些严肃的告诫。这些乃是发自我们内心深处，与你个人的名誉和任务的成功有着密切关系。我们要用最明白的话对你直说，因为我们都爱你，对你开始要做的事业表示深切的关心。

在你自己的心灵里，应当专注你的属灵状况。从今以后，你要作为和平之君的使者，远走到外邦人中去。作为一名使者，如果他对所代表的君主不忠，或对他所负的使命漠不关心，那将是何等的自相矛盾！因此你必须注意，你一定先与上帝和好，然后才能完成众人与上帝和好的使命。因为到那审判的日子来到，许多人会呼求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已经为你的名讲过预言吗？”主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此，你心中必须怀有对救主耶稣最大的爱，然后你才能去教导众人相信并依靠基督，才能本着你的愿望，去提升中国人的思想



而改奉基督为他们的救主。

你要恳求上帝，能在你心中培养出一切当牧师应有的才能，在上帝的赐福下，成功地履行你所担负的工作。你每天清晨要到赐恩的宝座前，祈求上帝赐你福音奥秘的知识，使众人听到你所宣讲的真理后，能够悔改皈依基督。你要使用这些恩赐，发挥你从基督那里所得到的崇高精神，你就会满心喜乐，良心平安，既能在众人面前受到尊敬，又在上帝的眼中视为荣耀。

你要在上帝的保佑之下，不断地激励自己。我们自己总是不完全的，但若在上帝里面，我们就会得以完全。上帝是我们力量的泉源。上帝会将基督的荣耀和富足加给你所需的一切。你要把一切重担放在主的脚前，他必定会供足你的需要，要依靠救主的应许，你就会得到他赐给你的力量和勇气。“看哪！我必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代表伦敦传教会签署的 约瑟·哈德凯斯尔 司库

约翰·伯德 书记

1807年1月20日

1807年1月，马礼逊写信给他的好友克罗尼。当时克罗尼已在格拉斯哥大学深造，马礼逊以前写了好几封信给他，想说服他一道去中国，但没有成功。马礼逊这次写信告诉克罗尼，自己已被按立为牧师并即将离开英国前赴中国开教。他在信末写道：“我亲爱的青年弟兄，再见了。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

1月25日，马礼逊写信给他的几位姐姐，通知她们自己即将离开英国赴中国开教。

1月26日，马礼逊给他父亲写了信，摘录如下：

我亲爱的老父亲：

上次你写给我的信给我很大的安慰。我愿基督接纳我做他的仆人，这样你就因我为主工作而喜乐。伦敦传教会已经写了许多介绍信给我，可以给在美国纽约的基督徒朋友们。他们将会努力帮助我住在中国广州的美国商行里。伦敦传教会给了我价值150英镑的银币，专为我到达中





国后可以使用。我的船费也已由伦敦传教会支付。目前,该会给我 20 英镑,可在路上使用,另外还再给我面值 200 英镑的本票,可在广州、麻六甲和威尔斯亲王岛与英商兑现后使用。该会指示我可以根据需要使用给我的钱。这样我就不缺什么,但要小心使用。到美国之后,我会写信给你,我也希望常能听到家里的消息。请代向我的兄弟姐妹们问候。如有可能,我一定会写信给你的。亲爱的父亲,再见了。

你的可爱和负责任的小儿子 马礼逊(签字)

1807 年 1 月 28 日,马礼逊带了行李离开伦敦到格雷夫桑等船,他将在本月 31 日乘船直航美国纽约。这天晚上他在格雷夫桑写的日记摘录如下:

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今天上午是我最难过的一次,与我在伦敦的亲爱的朋友们告别。现我在此等候船的到来,要把我载到纽约,再从那里乘船前往中国的广州。只有我一人,将独自前往。啊!但愿我不是一个人,上帝慈爱之手会搀扶着我,天使会出现在我的前面。

我问我自己,要离开朋友们和我的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我的首要目的,我相信现在仍旧是,要代表荣耀的上帝,前往中国拯救可怜的罪人。这是我向上帝许的愿,也是向我年迈的父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许的愿。主啊,求你与我同在,祝福我并保佑我,帮助我在我的上帝里面得到鼓励。

◎ 1 月 29 日 早晨

今晨我读了《出埃及记》31 章第 1 至 3 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我已经提名比撒列蒙召做我的仆人。我要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我也一样蒙上帝召唤,我祈求上帝也赐给我智慧,聪明和各样的知识,做上帝安排我要做的伟大工作。求主帮助我得到基督丰盛的恩赐,记住我要去战斗、去奔跑,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使命,一笔要还清的账目,直到我去世之时。

◎ 1 月 30 日

昨晚我在肯特先生处证道,共有大约 150 人出席。我引用了《约翰福音》14 章 1 至 3 节的经文:“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愿耶稣所讲的应许能够鼓舞我。今天船还没有来。早晨有浓雾。

◎ 1月31日

今天12时,船才到此。我们就要上船时,史密斯夫人和其他人到码头送行。上帝啊,我再次祈求你,求你与我同行。下午4时,船起碇,我向送行的朋友们挥手告别。求主赐我们好运气。今天确实是最重要的一天。我祈求上帝的灵给我特别的照顾。大约在晚上8时,船停靠在诺尔。¹

1. 译者注:马礼逊等船的地点是在伦敦东郊格雷夫桑,船沿泰晤士河向东航行,出海之后,晚上8时停靠诺尔过夜。



第三时期

1807 — 1819

前往中国 创办英华书院

第一节 1807年1月31日到9月8日 从伦敦出发,绕道美国乘船前往中国

马

礼逊是第一个前往中国开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07年1月28日,礼拜三,马礼逊离开伦敦前往格雷夫桑,同去的有戈登牧师和李牧师及他俩的妻子。这两对夫妇是被派往印度的传教士,但也因不得已只好乘中立国船和马礼逊先到美国,然后再转往印度。同时随去送行的有他们的亲友和伦敦传教会所派的一位书记。到格雷夫桑后,同去送行的史密斯夫人请马礼逊在那里证道。马礼逊引用了《约翰福音》14章1至3节讲了耶稣的应许,只要信上帝,也信基督,就可进入基督为他们所预备的天国。

1月31日,马礼逊上了船。到了当斯靠岸等待顺风,然后在大西洋上朝美国方向航行。2月17日,礼拜二,船遇上强劲的狂风,有不少船被吹到岸上搁浅,还有些船沉没,但马礼逊等一行人所乘的“雷米敦茨号”船是唯一继续航行直到3月11日在纽芬兰靠岸,在那里等待风向转变再行起碇,到4月20日终于驶抵纽约。他们自英国出发,在大西洋上航行了109天才到达美国。¹

1. 译者注:此处原文有误。马礼逊是在1月31日上船的,4月20日到达,共80天,不是109天。



以下是马礼逊此次航行中所写的日记摘录：

◎ 1807年2月1日

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离开了亲爱的家人、朋友和祖国，从这里出发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我对此在思想上感到无所依托。于是我读圣经和仰望上帝以寻求支持。昨晚我哭得很厉害。我更加觉得我所要去做的是项伟大的事业。当我在船舱里散步时，我的心突然喊出，啊，耶和華，万君之上帝啊，你就是我的力量和我的支柱！啊，上帝，我的救主，求你与我同行！

◎ 2月2日

今晨我们一行5人在一起举行了早祷会，李牧师念了圣经，我作了祷告。我的思想相当贫乏。礼拜六晚上，我在甲板上与上帝有了沟通。今天上午我向船长要求给船上的旅客证道。他表示愿作出安排，只要天气好。

◎ 2月4日

我们的船长是一个大好人，他待我们非常友好。我在思想上对于我未来工作的前景已渐感适应。我盼望上帝能感动美国人的心，让我到广州之后可以和他们住在一起。我面对这项伟大的工作越来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为此，我要继续祷告。

◎ 2月5日

在当斯。刚才我和同船的一位黑人在甲板上散步，并向他讲述我们必须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已经得到船长许可，可以和船上的旅客们一起敬拜上帝，包括这位黑人在内。如果我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准备在下一个礼拜天在船上举行圣餐礼。

◎ 2月7日

今天风势转强，使我们都感不适。

◎ 2月8日 礼拜天

今天风势甚强，我们都病了。感谢上帝，我们还是坚持敬拜上帝，证了道，并举行了圣餐礼。

◎ 2月14日

昨晚我在前甲板向一些旅客证道，希望他们能关心自己的灵性生活。他们很专心地听我证道，并完全赞成我应再给他们讲基督的救恩。中午我念了





《诗篇》第 119 篇：“行为完全，遵行耶和華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今天下午我晕船。

◎ 2 月 17 日

昨晚与戈登牧师在甲板上很愉快地讨论了要去完成上帝呼召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以及什么是最好的方法。

船在 2 月 19 日离切波罗之后遇到狂风巨浪。上帝保佑了我们。

◎ 2 月 24 日

在英伦海峡。今天终于风平浪静。前几天遇到飓风。

◎ 2 月 26 日 礼拜四

今晨 5 时船离开英格兰的威特岛。看来从今以后可能再也不能重见祖国的土地了。“英格兰啊，纵使你有千错万错，我仍旧爱你。”我爱生我、至今仍是养我的祖国，她是我祖祖辈辈葬身之地，她是上帝所乐于尊重之地，愿她的烛台之光，就是那荣耀的基督福音，永远不要从我的祖国被移走。

◎ 3 月 1 日

我们的船长今天接受了我赠送给他的一篇论文，就是我亲爱的导师博格博士所撰写的《新约全书的灵感》。船长念了几段后，对论文所采取的讲述方式表示赞赏。

◎ 3 月 6 日

今晚我在前甲板给旅客们讲解了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

◎ 3 月 10 日

昨天我已能在船上多看一些书了。晚上我又向一些旅客谈论到人都是有罪的，需要有一位救主。

◎ 3 月 11 日

在船上劝人信耶稣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但由于气候恶劣，机会不多。晚上我又走到前甲板，同三位旅客讲述了在人生道路上如果对上帝和他的基督漠不关心，那将是愚蠢的和危险的。后来我又和他们中的两位谈到去海外传教困难是很多的，责任是重大的。我有时在想，神学和语言，特别是中文，以及数学，对我来说是太多了，我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在神学方面。我自问，上帝能把门打开，把荣耀的福音传入中国大地吗？我是否应该完全相信并依靠上帝，他就会支持我呢？工具是必须要运用的，只要恰当地使用中文和数学知





识,就可为在中国传扬福音获得更多的成就。

◎ 3月21日

从前天上午起,狂风巨浪又在大西洋掀起,船身摇得非常厉害,我左边头上的太阳穴撞了一个大包。到今天风暴已有70小时。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坐船是非常危险的。我将我自己的安危完完全全寄托在上帝的手中。

◎ 3月31日

今晚风暴终于止息,即使到如今,我相信“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得益处”的教训。

◎ 4月16日

我亲爱的父亲,我在这艘船上已经航行了76天了,但还没有抵达纽约。

4月20日,马礼逊一行5人终于健康地、平安地抵达纽约。以下是马礼逊所写的日记摘录,为他在美国短期逗留的活动留下了最好的写照。

◎ 1807年4月22日

我们把行李寄放在白丘恩先生处,待我们离开美国时取出来。我也收到英国朋友们的来信,诉说与我分别之后的难过心情,甚盼我到美国之后写回信给他们。我们感谢上帝保佑我们一路平安到了美国。我于是写了几封回信给英国的友人。

◎ 4月23日

遵照梅森博士和白丘恩先生的建议,我决定前往费城去拜会当地的美国政府官员,商讨有关在广州的美国领事保护我的事情。

◎ 4月23,24日

我们出发到了费城。戈登牧师和他妻子陪同我前去。我们乘坐的粗制的四轮马车,没有英国载人的马车好,路面又非常崎岖不平。我们在礼拜六晚大约六七点钟才到费城。格雷博士接待了我们,并邀请我在礼拜天(26日)到他的教堂证道。

◎ 4月27日

费城政府官员帕特森和米勒先生已写信给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要求联邦政府能为我写一封亲笔信给在广州的美国领事卡林顿先生,以便我到广州之后能让其接待我。我已交给在费城的拉斯顿先生一封介绍信,是由英国的罗勃茨先生给他的,他答应给我提供他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还有葛林先生,





他是费城基督教新教总部的传教士委员会的主席,也答应帮忙。拉斯顿先生还在他家里招待我们,把我们介绍给美国基督教界的朋友们,还向我们介绍了可敬的威克斯船长。

◎ 4月28日

中午,我们一行急于要回纽约,如有可能,要取出我们的行李。

◎ 4月29日

我们乘坐了一夜马车,今晨7时赶回纽约。费城到纽约的距离共70英里。一到纽约,我就在等沃尔考克先生,他是梅森博士替我约见的。我可以和他讨论去广州的问题。见面后,沃尔考克先生对我说他已经向船长讲定了,可以让我坐船去广州。

◎ 4月30日

今天我会见了船长布力民。他表示不但可以让我乘船到广州去,还答应我乘坐他的船,只需付给他行李费。那是一艘船名为“三叉戟号”的美国货船,开船的日期是5月10日。

◎ 5月1日

今晚在纽约与梅森博士及其12名学生一起举行了祷告会。他们念完四年文科之后将专攻神学。

◎ 5月2日

我在准备明天要去两处教堂证道。戈登牧师和妻子以及李牧师和妻子将乘坐美国货船去印度,船长要他们付3000元船费,5月20日启程。

◎ 5月3日 礼拜天

今天我如约赴两处教堂证道。我非常疲劳。

◎ 5月5日

今天下午美国传教士委员会举行正式的欢迎会,欢迎我们。会上,我们汇报了伦敦传教会的组织、宗旨和活动。罗杰斯博士祈祷后,由李文斯顿博士引用了《约翰福音》第10章证道,鼓励我们要做好牧人,好牧人带领他的羊,走在羊群的前面,并愿为羊牺牲性命。

◎ 5月6日

今天收到费城拉斯顿先生来信,内有一封给驻广州的美国领事卡林顿的介绍信。费城造币厂的厂长皮德生收到了美国联邦政府一封信,内称,我要在



广州逗留一事，因我是英国人，美国政府很难出具介绍信，因此这事是棘手的。

◎ 5月9日

今天我取回行李，送上了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但明天船还不能开航。

◎ 5月10日 礼拜天

今天我们3个英国牧师分赴两家美国教堂和一座监狱证道。

◎ 5月11日

我在美国的日常生活费，已由梅森博士付出。白丘恩先生代我缴了税，还答应代我付给船长我的行李费。

◎ 5月12日

上午10时我准备上船之前，收到了拉斯敦先生从费城寄来的信。信中转给了我由美国国务卿麦迪生先生致美国驻广州领事卡林顿的一封信，要求卡林顿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原则下，对马礼逊到中国之后尽力给予一切协助。正午12时，我向送行的美国朋友们话别后登上了美国货船“三叉戟号”继续我的航程直驶中国。

马礼逊在美国逗留期间，《纽约观察报》记者西格麦先生在该报发表了题为《马礼逊博士访美纪事》的报道，摘录如下：

1807年，马礼逊博士在他前往中国的途中访问了美国。他不能乘坐东印度公司的船直接去中国，因此他绕道经由美国去中国。他带着博格博士和伦敦传教会的介绍信给纽约的梅森博士。与马礼逊同来的还有戈登夫妇、李先生夫妇。他们是准备前往印度传教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晚上，他们5人在梅森博士的带领下，来到我家访问。我对马礼逊的印象是：他的外表风度翩翩，有着一种自然的坚定和高贵的气质。他的举止文雅、严肃，富有思想，有虔敬和献身的精神。我和他的交谈是认真而又愉快的。

马礼逊还给我看了他手写的两本书稿，是用中文写的，还给我看了耶稣会士所译的一些中文圣经的手稿，这是他将来要参考的。在此我还要讲一讲马礼逊离开美国时的情景，因为我也到码头去送行了。那天早晨，我先到他们的住处，看到他和去印度的两位传教士在房间作了最严肃的谈话，这是他们最后的话别。可怜的戈登牧师显得过分激动。但马礼逊





却镇静自若,他不赞成他的弟兄过于伤心。在此刻分别时,马礼逊对所要作的献身事业表现了极大的坚定和克制。

于是我和他们以及送行的人一起走到了码头。在上船之前,船长问马礼逊道:“你期望你真的能够使伟大的中华帝国改变崇拜偶像的观念吗?”马礼逊以非同一般的坚强信念答道:“先生,我不能够。但我认定上帝必定能够。”于是我们都向马礼逊作了最后的话别。马礼逊话不多,也不激动,他像屹立在码头上的一尊庄严的雕像,看来他脑中充满了思考,只是无法全盘托出。他心中唯一所想到的是与上帝在一起,对他周围送行的人视若无睹。船长后来从广州回到纽约后,还捎给我马礼逊写给我的一张便条。马礼逊到广州之后,还给我寄来好几封信。

马礼逊到美国后,曾写信给他的哥哥多马,告诉他,并请他转告父亲和其他亲友们,他已平安抵达纽约,并受到美国基督教界的隆重款待。

马礼逊从纽约到广州的航行途中所写的日记已经散失,无法找到。以下所引述的是马礼逊在船上写的几封信和日记的副本,或许可以弥补在船上的一些情况。

◎ 5月22日

乘坐在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上。本月12日,我向美国的兄弟姐妹们告别前往中国。离别是痛苦的。愿慈悲的天父与他们同在。在美国的基督徒们,用爱心接待我们,实在使我感到真正的喜乐。啊,我是多么的不配。现在我还是觉得不配。

◎ 5月24日

我巴不得在这张信纸上多写点令你们高兴的事情,以安慰我年迈的父亲和乡亲们。我在纽约时曾写过信给你们,盼你们能收到。现在我正坐在船上,再过几个小时,我将再也看不到美国的陆地了。我将会在大洋上漂流大约有4个月之久。我已经收到美国国务卿麦迪逊为我写给在广州的美国领事的信,我盼望到广州之后有地方住。

◎ 5月30日

我在船的甲板上散完步后就坐下来认真地念中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像过去一样。我从英国乘船到美国将近3个月,在美国只停留20天之后再





乘船时,至少有一个礼拜因晕船而病倒,但现在已经复元了。上个礼拜天,我在船上向旅客们证道两次。

◎ 5月31日

今天是礼拜天,我又在船上证道两次。船长和大副们待我都很好。

◎ 6月30日

靠着上帝赐福,我已经可以在船上利用大部分时间读书了。

◎ 7月12日

船已接近非洲南部,快要到好望角了。现在这个季节的风暴是频繁的。过去有好几天都遇到大风大浪,所幸天气晴朗,我们没有受到多少损失。

◎ 7月19日

过去两个礼拜我们是在暴风骤雨中度过的。今天仍有风浪,感到不适,因此无法向旅客们证道,但我仍向4个人讲述了我主耶稣基督的事迹。

◎ 7月28日

今天从早晨一直到半夜里,我都在勤读中文,我非常喜欢中文。我从伦敦带来的中文书籍非常有用。我不会忘记在伦敦时教我中文的第一位老师容三德,是他初次给了我接触和领悟中文的机会,我非常惦念他。

◎ 8月1日

我们的船已经绕过了好望角驶入印度洋,已快接近新荷兰的西岸了。今天是我离开纽约的第80天。

◎ 8月29日

船已行驶在中国海上。你可以想像现在我已接近中国大陆了,那里是我将要去工作的地方,盼望今天能到达澳门,却因风势太小、海面平静反倒阻住了船的行进。船在本月14日到了爪哇岛,在穿过巽他海峡后,当天我们在马来亚的一个村庄上了岸。这里是荷兰所占领的殖民地,天气非常热,我无法多读点书。

马礼逊是在1807年5月12日乘美国货船从纽约出发,同年9月8日平安到达广州,在海上颠簸了近4个月之久。他在船上除了向旅客和船上的工作人员证道,主要是用功读中文,以下是马礼逊到广州后所写的日记和书信摘录。





◎ 1807年9月8日 广州美国商行 礼拜一上午

上帝慈爱之手终于带领我到达被指派要我工作的地方。我是在昨晚8时抵达广州的。那集结在岸边的多艘货船装卸的喧闹声，河上数百艘民船来往穿梭时有上千船民的大喊大叫声，都令我的情绪极度亢奋。当我乘坐的船驶过那无数的民船时，我看到有千百块点燃的小木片像火柴那样在他们的船头闪闪发光，向他们的神明表示着崇敬。我对自己说：“这许许多多无知的，但是精明的、堂堂的中国人，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可是，我又想到，我们不列颠的祖辈们是如何呢？在非洲的霍屯督人是如何呢？马大、马利亚和约翰又如何呢？

1807年9月7日，马礼逊在广州美国商行写了一封长信给伦敦传教会的司库哈德凯斯尔牧师，报告他从纽约到广州的情况。¹

亲爱的牧师：

靠着上帝慈爱之手的带领，我终于抵达了你们所盼望和祈祷中的地点。离开美国海岸后，有113天之久，我所乘坐的“三叉戟号”货船终于在中国的澳门锚地停泊了。我们在印度洋上遇到了强烈的飓风，但上帝带领我们脱离了危险。上礼拜五我们在澳门上岸，没有想到会见到史当东爵士和查墨斯先生。次日上午，我把从伦敦带来的考威先生给查墨斯先生的介绍信当面交给他。

查墨斯先生对我说，衷心地希望我获得成功。“但是，”他接着说，“欧洲人根本不知道要住在中国并请中国老师教授中文有多么大的困难。”于是他诉说了一般人都晓得的情况。中国人是被禁止对欧洲来此地的西洋人教授中文的，如被发现，是要判处死刑的。无论如何，他最后说，他会去同英国商行的大班罗勃茨先生和史当东爵士商量我的要求。

后来我又等待要见史当东爵士，并把从伦敦带来的班克斯爵士的介绍信给了他。史当东爵士对我说了与查墨斯相同的话。他说要想在中国居住并请中文老师教授中文是困难的。同时他还提醒我，驻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是禁止任何英国人（除了经商者外）在澳门居住的。但是他也答应将在他权力范围内尽力帮助我。此外，要想在澳门居住格外的困难，因在澳门有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们的猜忌。

现在我已经身在广州。今天上午会见了美国商行的大班兼领事卡林顿

1. 译者注：原著所载日期有误，应为9月9日。



先生，给了他我从纽约带来的美国国务卿麦迪生给他的介绍信。他遵照国务卿的指示，在他的商行里为我提供一间房间住下来，我接受了。另外一位在场的米尔纳先生，我也有从美国带来给他的一封信。经他们两人商议后决定，我应与米尔纳先生同住比较好，因为卡林顿先生所住的美国领事的屋子进进出出的人太多。现在我在他们的关照下，已经在此隐居，而且开支也可节省许多。我虽然是英国人，但不是英国商行的人，我不能住在英国人的王子般的富丽堂皇的豪宅里。

我希望在这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们不要在我在广州住下来之后在我前面的路上置放任何绊脚石。我发现这里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互相猜忌，并不和睦，也不以诚相处，我真为此有点担心。大约在一个月之后，查墨斯先生和史当东爵士两人会从澳门到广州来。我将在他们来之前利用这个时机，学习我从英国带来的中文书。现在看来，你在伦敦给我的200英镑要用一年是远远不够的。

3个礼拜之后，马礼逊又写信给伦敦传教会的一位董事，信中说：

亲爱的先生：

在这炎热的天气，身体十分疲劳，情绪上有点灰心的状况下，我坐下来写这封信给你。请允许我只写有关在广州用钱的问题。在清理好带来的行李和书籍用具等物之后，我回想起伦敦传教会所给我的钱和考虑到在此住下之后所要付出的昂贵费用时，已存在一定程度的沮丧。米尔纳先生待我非常好，让我能住进美国商行，给付合理的房租。他答应给我一间卧室和供应伙食，需付250元房租，再加伙食费共付650元；如我要增加一个房间，加伙食费需付750元。卡林顿领事对我说，这个收费是最合理的，再没有比此更便宜的了。如我只租一个房间是不行的，既是卧室又是书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不便的。中国人会到我房间里来谈话，他们不敲门就会突然进来，我就不能把我的书籍等物摊在那里，当然更不能让中国人知道我来广州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不行的。此外，我还要付费给帮我买食品等的买办，在他初次为我服务时要给他见面钱，等等。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接受住在米尔纳先生的地方、与他同住同吃的建议，并必须按期付给他食宿的费用。除了上述的房租和伙食费，我还必须付





给佣人的工资 100 元，洗衣费 70 元，共计 920 元。在这里因天气太热，每天必须更换衣服，有些人每天要更换两次衣服。

我还忘了写的有，我必须购买蜡烛作为室内照明之用。这里蜡烛的售价非常昂贵，还要加付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如果我要过河，我必须付 0.5 元摆渡费。米尔纳先生只给我 3 个月租期，他不考虑 3 个月之后我该怎么办，我希望以后能找到另外的地方安顿下来，但求上帝能感动某些人愿意收留我。米尔纳先生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也对我实话实说。以上所说都是我目前的实际困难，请原谅我急于向你说，可能写了些有不当之处的话。我决定先住下来，利用这 3 个月自己勤习中文。

1807 年 9 月 30 日 广州

马礼逊到广州后的第五天，即 9 月 13 日，写信给他父亲，摘录如下：
亲爱的父亲：

上帝的慈爱之手终于带领我到达我被指派工作的地方。上个礼拜天是我在这个异教徒国家度过的第一个礼拜天。中国人没有礼拜天，在这一天他们照常忙于世俗之事，与别的日子一样；但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西洋人在这里也在礼拜天照样忙于世俗的事务。我知道父亲的心情是急于要我告诉你我到中国之后的情形。

亲爱的父亲，我的心里是安然的，因我相信并依靠上帝。在我来到此之前，我真的很担心来后将会遇到许多问题，但现在大体上都已得到解决。记得我在家里时，你总是作出榜样，教训我们小辈从早到晚都要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照顾我们。由于这里的天气奇热，我到这里的最初几天有点不能适应，现在已经好了。至于我在这里是否能定居下来，现在还没有眉目。我盼望最终能到天国去，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会面，并永远和他在一起。

1807 年 9 月 13 日 礼拜天



第二节 1807—1809

抵达广州到结婚 受聘为 东印度公司译员

马礼逊在广州居住的地方是以前的法国商行，现为美国商行的米尔纳先生的住所。马礼逊不敢暴露他是英国人，只说是美国人。马礼逊不久前在澳门上岸时遇见的史当东爵士，后来成为他的终身至交。

史当东不久后从澳门来到广州，就带了马礼逊前往英国商行，介绍他拜见了英国大班罗勃茨先生，还为他聘请了一位中文老师容阿沛，说明了马礼逊的当务之急是要掌握中文。那位中文老师是从北京来的天主教徒。

1807年11月4日，马礼逊在广州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一只包裹寄给伦敦传教会的司库哈德凯斯尔牧师，是经由美国寄到伦敦的，内容摘录如下：

亲爱的哈德斯凯尔牧师：

今通知你，我已写了一封信并附在包裹里寄至美国，再从美国转寄给你，计有：①40张纸，是我从纽约乘船到广州至今所写的全部日记。②我写给亲友们的70封信。③共3个包裹，内装几样古玩。第一个装有一尊中国的观音佛像和附件，马来西亚的3件武器和一双木拖鞋。第二个装有几幅偶像画。第三个装有一本英国皇家学会所编的中国历史。这书我在伦敦各公共图书馆都未曾见到。

现在对你叙述我所写的日记的大概内容。

我离开纽约乘船到爪哇大约有90天，然后从爪哇驶到澳门锚地，全程共有113天。船在印度洋上航行时，曾受到飓风冲击有30—40天之久，但蒙上帝保佑了我们。船到澳门之后，我在那里停留了大约24小时，会见了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史当东爵士和查墨斯先生。他们都对我说要住在澳门困难是很大的，一是有中国人，二是有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三是





英国东印度公司严格禁止非贸易英国人居留在澳门。因我既不是东印度公司的人,又是天主教所仇视的新教传教士,更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

我到了广州,住在美国商行里。使我十分紧张的是前来商行的中国人,总要围着我,要晓得我是谁,是干什么的,做什么样的买卖,等等。这种状况使我心烦意乱。但我仍能克服并在上帝眷顾之下度日。我所带来的行李都完好如初。靠着英美朋友们所写的介绍信,我已住进美国商行的米尔纳先生的居所。美国领事卡林顿先生待我非常友善。这里的房租和伙食费非常昂贵,一共要付650元。我每月还要付给男佣人80元,要买照明用的蜡烛、简单的家具和一些中文书,还要必须付学费给我的中文老师,等等。

我在广州住了6个礼拜后,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才从澳门来到广州。我写了信给史当东爵士和查墨斯先生,告诉他们我已在广州住在美国商行里。史当东立即前来带我去拜见英国商行的大班罗勃茨先生。他友好地接见了,并邀请我与英国商行的职员们共进午餐。我在这里仍被当作美国人,因我绝不可在公众场合暴露我的身份。

现在不仅是中国人禁止我这样的英国人住在广州,而且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不准我住在这里,但我坚信上帝会安排我住在中国人当中。史当东告诉我,澳门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认为我来是要反对他们。史当东主张,为了我的健康,在夏天我应自费住在澳门。

至于中文学习,我在这里已有进步。我已可用所学到的中文和我的佣人以一些普通的中国话交谈了,他来自乡下,发音很粗。那些在此的中国官员们也听不懂本地人所讲的方言。现在的困难是,这里大部分的中国人不会说官话,也不识中国字。中国的穷人太多,但他们必须听得懂我讲的官话和所写的中文,我才能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史当东为我请的中文老师是来自北京,说的是官话,他还是一个天主教徒,略懂一些教义。他现在是为天主教传教士做一些生意。

另有一位李先生的儿子将帮我学会讲广州话,他也是天主教徒。他父亲曾被送到葡萄牙耶稣会的修道院读了12年神学,准备当神父,回国后却娶了妻子,不能当神父,因而做了批发商。但因受到中国官府的压迫



失败了。他很穷，现在已有 70 多岁。

我现在从这里买到的《康熙字典》，加进了我从英国带来的《拉丁文——中文字典》中没有的新的中文字。那是只有 14 册的字典，是过去在欧洲根据老的《康熙字典》编成的。现在我用的由满洲人所编的新的《康熙字典》，共有 32 册。用这个办法，我可以学到许多新的中文字。

关于增派一位英国传教士来中国和我一起工作的事，我已写了一份报告给沃夫牧师。如果我不能在此立足而必须离开中国，我会通知米尔纳先生的。自从我到广州后，我已分别写信给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的伦敦传教会所派去的传教士们，告诉他们我在广州的情况。

最后，我请求你写回信给我，并寄给我一些传教刊物和有关读物，我将会非常感谢你。我也请求你再寄一些钱给我。我在伦敦的中文老师容三德已在上个月（1807 年 10 月）回到广州。他当了批发商人，地位和以前一样高。他对我仍很有礼貌和尊重我，但我不能说他对我有真正的友谊。有时他也来看我，要我帮助他改正他用英文写给英国商人的信件，但他无意用中文和我交谈。

现在我有两个中国人可以请教，一个是李先生，他的中文根底很好，写得一手好字，曾获得秀才的学位，比那帮中国商人容易接近。另一个是容阿沛，是史当东爵士帮我请到的中文老师。他是山西人，说的是官话，年仅 30 岁。他在北京曾长时期与天主教传教士在一起，他们教给他拉丁文，他说得很流利。

如果上帝不要我在这里，我就乘船离开广州去澳门。如果在澳门不能居住，我把大部分行李留在澳门后去槟榔屿住几个月，然后就乘船回英国。再见吧！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同在。阿门，再阿门！

在伦敦传教会所编的 1809 年出版的年度报告中，有关于马礼逊初到广州的情况。

马礼逊在广州寄给伦敦传教会董事会的日记和信件截至 1808 年 2 月底，我们天天还在等他寄来的写到 1808 年年底的文件。这位由本传教会所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所表现的坚忍不拔、刚毅、勤奋和诚挚的虔敬





精神,让董事们非常的满意。我们深信,他所献身于那个伟大的事业必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就,这是可以乐观地预期的。马礼逊现在正在一位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帮助之下学习中文。他在广州受到英美商人的友好支持。以他的见识,那几乎无人懂得的语言他早已入门,他必将把那极难掌握的中文运用自如。

1808年(马礼逊 26岁)

1808年1月的第一个礼拜天,马礼逊决定要在广州的住处用他的影响举行他习以为常的崇拜。他发了通知给在美国商行里的美国人,邀请他们到他房间一同举行宗教崇拜。他写道:“我很难过,他们并无意要听福音,他们以现状为满足。当我把第一张通知给第一个美国人时,他劝阻我不要发这样的通知给其他美国同事,他们不会接受的。但他一直留在我房间听我念经文,一起祷告之后才离开。”

2月1日,马礼逊搬到法国商行居住,是由帕里先生租给他住的。马礼逊在法国商行一直住到6月初,因身体衰弱才离开广州去澳门。

在广州英国商行里工作的英国人,对马礼逊的特殊工作都很关心,其中必须要提到的是英国商行的大班罗勃茨先生。马礼逊是由史当东爵士介绍给他认识的。

在澳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埃菲斯东先生赠给马礼逊一本价值50英镑的新版《拉丁文——中文字典》。东印度公司的皮尔逊医生曾帮助马礼逊恢复健康,并且后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及时地、有效地看顾马礼逊一家人,并为他们治疗疾病。

从马礼逊开始在广州住下之日起,每逢礼拜天他总是停止读书,专心敬拜上帝。他要他的中文老师和中国佣人一起参加崇拜,一起诵读从伦敦图书馆抄录的中文《四福音书》,并教他们一起唱圣歌和祈祷。

由于在广州居住房租昂贵,马礼逊生活拮据,且刻苦读书,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以及气候的不适,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几乎不能在自己房间里走动。东印度公司的医生皮尔逊知道后就去看望了马礼逊,并为他检



查了身体,建议他搬到澳门去居住。在皮尔逊医生和其他英国人的帮助下,他觅得一住处。马礼逊在情绪相当沮丧时,决定遵从医生的嘱咐和安排,于1808年6月1日乘船离开广州迁往澳门。

以下是马礼逊所写日记的摘录:

◎ 1808年1月1日

在这遥远的地方,我进入了又一个新年。我必须在上帝面前完全谦卑下来,因我在过去一年里有诸多的失败和违背我主的教训,但也得到主给我无数的恩典。在这新的一年中,我求上帝给我力量,使我能紧紧握住我的伟大目标的第一步,在主的赐福下取得进展。这项工作是重大的,需要有耐心,也需要勤奋,后者我是不遗余力去做的。我只是害怕我做得过度以致损害了我的健康,因没有耐心而受到惩罚。要努力工作,但不要相信肉体的力量。要求得胜,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事业,是为了荣耀主,使众人能脱离罪恶和地狱而被救赎。¹

◎ 1月7日

目前我感到情绪上有点抑郁,因为我在此相当孤独,没有一个人我可称之为朋友的。帮我做事的中国人很贪财。过去经常来看我的那个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来了。我曾向他谈到过相信耶稣可以获得完全的救赎,望能对他有用。

今晚,1月4日,我和一家中国人共进中国式的晚餐。事实上,我到广州后就练习吃中国饭。我现在觉得自己读中文已经太过勤奋了。坐在桌旁,要按照中国人写字的姿势练习写中文字,这是我在英国没有经历过的,弄得我的两侧肩膀非常疼痛。虽然我有点沮丧,但我仍应鼓起勇气,盼望将来能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庞大的中国中的数万万能够阅读中文圣经,使他们得知救赎的奇妙。

◎ 1月27日

今天我步行到一座佛教的庙宇,看到信众入内烧香拜佛的景象,在菩萨塑像面前贡上食品、水果,然后又点蜡烛又烧香和烧锡箔,并将带来的酒倒在祭坛上的一个槽内或浇在地上,等等。信众们纷纷在佛像前跪下叩头和求告。

◎ 1月28日

凌晨约两点钟,我听到中国人大放爆竹的巨响,他们是在迎接中国新年,

1. 译者注:1月5日是马礼逊的26岁生日,原著未载有他在广州是如何度生日的。





夜间都穿上新衣守夜,等待拂晓到来。我随即起身,穿好衣服,走到近郊观看中国人是怎样过他们的新年的。有几位中国人表示愿帮助我完成将圣经译成中文的计划,为此我很受感动。我向上帝祈祷时心中非常难过,因我的中文还是不行。

◎ 2月1日

今天我感谢帕里先生的盛情,答应我可以搬到空置的法国商行里去居住。

◎ 4月1日

迄今为止,由于我的开支很大,钱并不够用。早上我只吃一点面包和喝一些茶,晚上只吃一小块牛肉加米饭并喝一些茶。这造成我营养不足而无法维持健康。后来我改吃中国饭,要比吃英国式的食品多一些营养。

◎ 4月4日 礼拜天

今天又和我的中国助手们在一起作礼拜和读圣经。晚上我说服一个中国助手和我一起祷告,我努力使用中国话作祷告。之后,我又同他讲起中国人到庙里烧香拜偶像之事。他对我说,他在澳门看到葡萄牙人在他们的教堂里也一样地烧香拜偶像。

◎ 4月11日

今天我头痛得非常厉害,使我不得不停止读书,到床上躺下。埃菲斯东先生从澳门给我送来一本《拉丁文——中文字典》,并祝我在要做的工作上获得成功,因他认为这是与中国各方面都有关系的重要事业。

◎ 4月21日

我发现在广州有许多回教徒。

◎ 4月22日

今天收到在澳门的鲍尔先生赠送给我的一本西班牙文的中文语法书。我非常感谢那些帮助我学习的英国友人。

◎ 4月23日

今天收到东印度公司的医生皮尔逊一封信,他表示对我所要做的工作能取得成功的祝福。

◎ 4月24日

今天我的两个助手教我学会“希望”一词,并造了两个句子:“希望你身体



好”和“对未来生命的希望”。我把这两句翻译成英文，他们跟我学讲这两句英文学得非常起劲。他们对第二句很反感。我问他们为什么对今世生活看得那么重要，却对未来的永生忽视了呢？他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谢谢我教他们英文。

今天蔡兴向我解释了孔庙和对孔夫子崇拜的情况，令我们两人对崇拜一个人和崇拜上帝采取同样隆重的做法是否不当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我认为孔夫子是一位智者和好人，而蔡兴认为中国人如果不尊孔就是畜生，不崇拜孔夫子的人是最大的忘恩负义的人。我还是说孔夫子是一个好人，但他只是一个人，他只关心中国人，而耶稣基督则是关心全世界人类的真神。蔡兴打断了我的话问我：“那么是谁差派耶稣到广州来的呢？”

◎ 5月1日 礼拜天

我的两个中国助手在礼拜天大部分时间都离我外出，这已成了他们的惯例，但他们今天却和我在一起读了几段圣经。我设法教导他们如能与耶稣基督在一起，就可以得到满足。

◎ 5月6日

居此不返的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多次接到通知后，不得不回到澳门去，而我仍能留在广州，还未受到任何干扰。

那位天主教神父今天向我告别，问我有否信件寄往欧洲，他可带往澳门代我寄出。

◎ 5月16日

感谢上帝的赐福，使我至今仍能住在广州，但我的情绪有些沮丧。啊！我的灵魂啊，应当在主里面刚强起来，不要怕，只要信。

◎ 5月23日

今收到皮尔逊医生从澳门来信，告诉我罗勃茨大班表示愿意资助我的计划，编一本《华英字典》，他认为东印度公司不会反对此事。皮尔逊医生还催促我搬到澳门去居住，他认为当地葡萄牙政府和罗马天主教会不至于阻挠这事。

皮尔逊医生和其他几位英国友人特地为马礼逊预备了在澳门的住处，因此他决定前往澳门以恢复他的健康。5月27日他将所有行李送到准备驶往澳门的船上。5月31日，马礼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的健康状况允许，我将上船前往澳门。”





马礼逊是在1808年6月1日乘船离开广州前往澳门的。他从去年9月8日初抵广州,在那里生活和学习中文9个多月之后到澳门的。

以下是马礼逊在广州给伦敦沃夫博士的信的摘录:

亲爱的沃夫博士:

靠着上帝之手加给我的恩典,我在这个遥远的地方被上帝所保护并已开始了新的一年。自从我和你在伦敦分别后,月缺月圆已有12次了。主带领我经过气候和景色的变迁,但主是永不改变的,在我需要支持和安慰时,主供养了我和照顾了我。感谢主的名!

我仍在跟一位名叫容阿沛,正式名字应为容关明的中文老师学习中文。他有时有点拘谨,但总的来说,他是不乏幽默感的人。澳门的罗马天主教士对于我来中国已相当警惕。但我只寄希望于我的上帝,他如要做,无人能阻挠,上帝已经把门打开,远远超出我们所盼望的。

说真的,我离开英国3个月之久都没有收到国内一封信,令我相当失望。我是多么希望除了经常收到伦敦传教会的来信外,也能收到国内亲友们给我这个远在海外的传教士的来信。靠着上帝的祝福,这种经常的互相通信,将会使双方都受益而皆大欢喜的。

1808年1月5日

以下是马礼逊在广州写给在澳门的史当东爵士的信的摘录:

亲爱的史当东爵士:

在你从广州回到澳门后,我有几天身体感到不适而无法继续读中文。容阿沛已不愿意教我中文。现在我已恢复重又学习中文,但无人辅导我,也没有看到我以前的老师。事实是,中国人在过新年期间都在互访亲友。我已搬出过去你看到的既小又不舒服的住处。我怕无法遵照你的建议在今年夏天往访澳门。如果我去,恐将重新引起澳门的罗马天主教士们的警惕,而我在广州却可相当自在,还可使他们逐渐遗忘我。

1808年2月16日

以下是马礼逊在广州写给老家他父亲的三封信的摘录:

亲爱的父亲:

知道你对我这个远游的儿子的关心,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写几句告



诉你我在中国的情况。上次我寄信给你后没有几天就已经到了1807年的岁末,当时我发觉我在室内读书时间太久,造成身体不舒服,于是我放松了一点,不再过度用功,才复元。

我的心全部都放在我的传教事业上,而首要任务是必须掌握中文,为此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专心致志地学习中文。如果我能在比较宽敞的地方居住,将有地方可运动一下或外出行走,这对增进我的健康将会是有益的。现在我已恢复元气,重又做我的事。我坚信上帝会赐我健康,给我时日,以编纂一部英中字典,并将圣经陆续翻译成中文。再见了。愿主与你同在。

1808年2月14日

亲爱的父亲:

你一定会高兴地听到你的远游的儿子至今仍很健康,并坚持走在上帝所指引的道路上。你为我和我要在中国达到广传基督福音的目的而祷告,已经上达天父面前。

我相信上帝已经答应了你和国内教徒们的祷告,使我的工作获得了初步成效。我在这里得到很好学习中文的机会,因此我非常用功在练习讲中国话。因为只有学会了中文,我才能做圣工。我知道这项使命只有依靠上帝去做才能见效,但愿这是我唯一的依靠!中文老师是到我的住处教我中文的,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专注于学习中文。你知道我的主要目标是要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这就必须要用很长时间和毅力来学通中文。

4月3日

马礼逊到澳门之后又写信给他父亲,摘录如下:

亲爱的父亲:

现在我是在澳门,离广州大约有80到100英里。澳门是一座小岛,由葡萄牙政府所管辖。我是应英国商行的大班罗勃茨先生的邀请来到澳门的,目的是养病以恢复我的健康。我已经开始每天都在致力于编纂一部《华英字典》的工作中。字典里的内容是在我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陆续积累的。罗勃茨先生和另一位英国人给了我一部分资助。他们两人已经给





我大约有 150 英镑，已代我付出在澳门和广州两地住处的租金。欧洲人在此居住的地方，房租非常昂贵，在澳门的英国商人是最富有的，并有很大的影响。澳门是罗马天主教的地盘，不属于英国的新教教徒，他们认为我不可以住在澳门。在澳门和广州所见到的中国人主要是商人和他们的助手和佣人。这里沿海一带和交趾支那地区有许多中国海盗出没，他们劫掠百姓财物，有时还成功地袭击官船，凌辱官吏，甚至杀害他们。如再有机会，我盼能再写信给你。向我的兄弟姐妹和所有乡亲们问候。再见了！愿主耶稣基督和我们同在，最后能带我们一起到天父家里永远相聚在一起。阿门，再阿门！

1808 年 8 月 4 日

马礼逊在 1808 年 6 月 3 日从广州到达澳门，在那里居住了三个月。他的中国助手跟他一起在澳门居住，使他能继续每天坚持学习中文。同时，皮尔逊医生给他看病，终于使他恢复了健康。马礼逊在同年 8 月 31 日回到广州后，仍继续努力学习中文。但是到 10 月份，由于发生一场政治风波，中国官府下令所有在广州的英国人离境，马礼逊不得不在 10 月 17 日带了行李和书籍登上英国船暂住。到 10 月 28 日，他改乘另一艘英国船，在 10 月 30 日晚上再次到达澳门。他仍住在原来的住处，他的另一位中文老师阿兴与他同住并继续教他中文。

同年 11 月 9 日，马礼逊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有一位英国青年来访，交给我一封信，是由在伦敦的洛弗莱斯牧师寄给这位青年的父亲摩顿博士，再转交给我的。今晚我即邀请摩顿夫人和她的子女到我住处一同举行晚祷会。这位青年，名叫威廉，好像对于灵魂得救问题甚为关切，如果真是如此，我可以把他留下，帮助我一起做主的圣工。威廉当即决定，要到我住处每天跟我学拉丁文。”

11 月 13 日，马礼逊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礼拜天，摩顿先生¹ 带了他全家人到我住处一起崇拜上帝，在我这里整整一天。”

11 月 21 日，马礼逊在日记中写道：“摩顿先生已经同意他的儿子威廉跟我学习拉丁文，希望能培养他当一名合适的传教士。”

1808 年年底，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传教会，报告了过去一年他在中国

1. 译者注：摩顿先生当时是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马礼逊在第二次到澳门后与摩顿一家人认识，成为不久后马礼逊与摩顿的女儿玛丽喜结良缘的契机。



的状况。以下是伦敦传教会在 1810 年出版的年报中登载马礼逊给该会的信的摘录：

在 1808 年即将逝去之前，首先要感谢上帝赐我宏恩。我感谢主赐我健康，保护了我，并使我在学习中文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相信我可以达到完全使用中文的日期已经为期不远了。原来制订的要编中文语法、《华英字典》和翻译圣经，以及编写劝世文等的计划一旦实现，我认为就可以在这个封闭的中华帝国开始进行推广传播福音的工作了。到那时，上帝将会感化中国统治者的心，为我们启开巨大的和有效的门户。

我甚盼在伦敦传教会下次写信给我时，能确认我出版《华英字典》和圣经一部分中文译本的具体计划，发行范围除中国外，还可包括日本和交趾支那等国。我希望董事会在将来加派传教士来中国时，他可以从预期出版的工具书和圣经中译本和我购买的中文书籍中，能够得到巨大的帮助。

我所编写的中文语法已完成，正在等待印刷。我编纂的《华英字典》，天天都在增加词汇和诠释。我所翻译的《新约全书》已有一部分完成，也在等待印刷。至于我在中国第一年的开销，包括伙食费、房租、学费、书籍费、佣人和老师的薪金及从广州进进出出的旅费等，已一共支出 550 英镑。如果将已准备的书稿送去印刷，将会需要大笔支出。现在只有静待董事会的指示和拨款后，我方能进行此工作。

目前应说明的是，我还不能指望可以进入中华帝国工作，要等到中国真的能开放有了很大的自由，但现在是无法达到的心愿。我所提出要做和已经在做的工作，现在只能在澳门或到槟榔屿才可以更好地完成，而不是在中国。对所有外国人的厌恶是支配中国人的首要特征。可是当我们仰望耶和華我们的救主时，我们将不会灰心，而是向前进。上帝面前无难事。我要记住：“你们要归向上帝，各国各族和所有在地的人民，都必在上帝面前跪拜！”

1809 年(马礼逊 27 岁)

马礼逊是在澳门迎接 1809 年新年的。他已搬到摩顿先生家里居住，





这大大解除了他过去的孤独生活。他和摩顿家人的基督徒式的交往,使他精神重新振作,开始专心攻读中文。这时,马礼逊发现,摩顿先生的大女儿玛丽小姐是一位温柔和庄重的女性,他们不久就互相爱慕,终于喜结良缘。玛丽小姐从马礼逊丰富的神学知识中受益不少。

在那段时间,马礼逊已感到无法在澳门长期居留,他已完全决定要到槟榔屿去,希望在那里继续学习中文,并盼能完成他的初步计划。他已作好准备,定好日子离开澳门去槟榔屿。但上帝及时地为马礼逊作出了另外一个意料不到的安排,可以让他继续留在中国。这项安排就是让马礼逊出任澳门的东印度公司的中文译员,与该公司发生官方的联系。这项任命是在马礼逊与玛丽小姐结婚的大喜日子,由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在他俩的婚礼上宣布的,并给马礼逊 500 英镑的年薪。这一事实,乃是一个充足的证据,表明马礼逊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中文。也是由于他的举止谨慎坚韧,公司才把他放在这样一个独特和费劲的位置上。马礼逊欣慰地接受了这个任命。这双喜临门,完全改变了马礼逊的处境。这最难忘的一天,是 1809 年 2 月 20 日。

以下是马礼逊的日记摘录:

◎ 1809 年 1 月 1 日 澳门 礼拜天

新年伊始,回顾过去,我要感谢上帝的恩典带我又走过了一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感谢上帝,使我仍能坚守信仰,向主所应许之地又靠近了一步。作为一个传教士,我要感谢上帝保佑我在中国平安地度过了一年,并为我学习中文作了很好的安排。但愿上帝继续赐我特别的恩惠,让我能完成我为之献身的圣工。求上帝在这新的一年里,能使一些可怜的、即将沉沦的异教徒归向基督。求主赐我恩惠与力量,使我能在今年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圣工。求主继续赐我健康,使我能利用宝贵的时间勤奋学习而取得进步。

◎ 1 月 2 日

今晚我用了一部分时间,为我常感到的灵性上的痛苦作了恳切的祷告。我求主赐我恩惠与力量能完全奉献地做圣工,求主救我脱离凶恶和愚昧。我盼到此的美国货船能捎来一些信给我,但却连一封信都没有。

◎ 1 月 3 日

今晚祷告时仍感到痛苦。上帝啊,何时我能学聪明呢? 昨天传说中国政



府颁布一道命令,禁止在澳门的中国人进入葡萄牙天主教堂崇拜。

◎ 1月6日

如果上帝允许,我希望到槟榔屿去,与那里的中国人住在一起,做圣工。

◎ 1月7日

我向威廉和他母亲说,明天我愿和他们一起去教堂参加圣餐礼。求上帝与我们同在。

◎ 1月8日 礼拜天

今天我和摩顿先生全家人共赴教堂参加圣餐礼。威廉的姐姐玛丽小姐,也一起立誓相信耶稣,愿意奉献归主。我的中文老师蔡兴也跟我一道到教堂,我趁此机会向他解释了圣餐礼的意义。今天上午,有一座葡萄牙教堂失火。

◎ 1月10日

今晚我和摩顿先生全家人坐谈。但因没有工夫继续攻读中文,我有点不自在,我极盼能早日学会中文。

◎ 1月11日

今天整天没有别事可做,照常读我的中文。上帝仍旧开恩保佑我,并赐福给我。

◎ 1月12日

白天照常读书。晚上和摩顿先生一家人在一起。

◎ 1月29日 礼拜天

又和摩顿先生一家人,包括玛丽小姐一起上教堂参加圣餐礼。

◎ 1月31日

今天我并不高兴,因为我过分为我的未来而担忧,不知如何是好。我要完全全地奉献给上帝。我坚信上帝为我,为我的教会和为耶稣基督要做的圣工,一定会作出安排的。

◎ 2月1日

今天整天用功读中文。我非常关切我和玛丽小姐的关系。我需要聪明和恩惠,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也赐给玛丽小姐聪明和恩惠,因为我盼望能和她结为终身伴侣。

◎ 2月3日

蔡兴要我给他300元工资,我答应给他150元,外加伙食免费。我不知





道该怎么办才好。

◎ 2月6日

今天有人送给我一些报纸,看到在英国国内对派遣传教士去印度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其结果是否会影响我继续留在中国,我就难以预测了。

◎ 2月12日 礼拜天

今天摩顿先生和我讨论了很多他对海外传教事业的看法。

◎ 2月15日

我今天决定在短期内前往槟榔屿。求上帝引导我的前程。

◎ 2月16日

今天准备要去槟榔屿的行装。求主帮助我。主啊,帮助我!

◎ 2月17日

今天和在这里的一位理查南先生讨论了很长时间有关中国的事。他对我讲了在北京和其他各省的情况。

◎ 2月18日

今天我同意了和玛丽·摩顿小姐在下礼拜一举行结婚典礼。

◎ 2月20日

今天下午大约两点钟,我与玛丽小姐结婚成为夫妻。¹

马礼逊在新婚后的第三天,即在1809年2月23日,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摘录如下:

亲爱的和尊敬的父亲:

我要唱一曲“颂恩歌”。自从我在英国两年多以前与你分别的那天起,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一直伴随着我。现在我不给你讲关于我做传教士的事,这在我以前写给你的信中都已说过了。现在我要向你报告关于

我情况改变的事:由于种种原因,我无法事先和你商量,征求你的意见,得到你的忠告。

本月20日,我已和摩顿小姐结婚了。她是摩顿博士的女儿。摩顿是

1. 译者注:在以上马礼逊所写的简短日记中,没有提到他同时受聘为东印度公司译员的事,但编者已在前面说明了。英国是在1600年设立东印度公司,到印度和远东地区进行贸易。在18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已占领印度,随后英国政府在当地设立殖民政府,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到20世纪中叶的1947年,印度才取得独立。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开始与中国贸易是在1760年,并在广州郊外设立英国商行。直到1834年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直接由英国政府派遣商务监督为止。



来自爱尔兰的一位绅士。由于我已和一位我所爱的女子结婚，她又是那么真诚地依恋于我，你过去对我独自一人分外的孤独的担忧，将会有所减轻了。我对上帝呼召我传福音的使命一直牢记心头。我坚信我决不会因结婚而妨碍上帝给我的呼召，相反的，我亲爱的妻子玛丽会给我帮助的。她的弟弟威廉，仍在跟我学中文，有志于投入传教工作。我已向伦敦传教会及时地报告了我的经过，也写信告诉了我的哥哥雅各。我的岳父和岳母带了其余三个子女，已经准备乘船回到英格兰去，他们完全有可能在伦敦与雅各见面。

我在上次信中向你提到，我计划在本月内前往槟榔屿。’但因结婚取消了这项计划，所以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已聘请我担任英国商行的译员，年薪有 500 英镑。

我亲爱的玛丽要我转达她对你和母亲的爱和她应尽的责任，并向哈拿姐姐和多马哥哥和他们的配偶以及子女们献上她最大的爱。玛丽很想要晓得你的近况，请求你在祷告中，为她和她所爱的罗伯特祷告。

我亲爱的父亲，请继续每天为我祷告，求上帝能使我做一个称职的传教士，并以此作为我最高的抱负。愿上帝的恩惠常与你同在。我不期望在生前再可以看到你，但愿在将来，我们必定会在天家永远相聚。再见了，我亲爱的父亲！再见了！

仍然是你孝顺和深爱的儿子 罗伯特

第三节 1809—1811

担任译员 伦敦传教会加派传教士去中国

到此阶段，马礼逊已经编辑了一本中文字典。《新约全书》的翻译已有相当进展，正在编写的中文文法和《华英字典》，速度也很快。他已经购买了一批中文书籍，在中国老师的指导下，已经阅读了一部分。他的中文学习进步神速。他很快发现，他的作品如要使中国人受益，唯一的办法就是印刷这些作品，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并使他能将圣工继续做下去，同时还

1. 译者注：槟榔屿是一座海岛，位于马六甲海峡北端，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可与在澳门和广州的英国人友好相处。这些都是马礼逊考虑的主要问题，旨在使他必须完成的任务能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以下是马礼逊在1809年的书信往来的摘录。

1809年1月9日，伦敦传教会董事会给马礼逊的信：

亲爱的主内弟兄：

虽然你距离伦敦传教会有数千英里，但我们董事会要向你保证，我们仍然对你保持着衷心的敬意和基督的爱。你先后寄来的从1807年5月离开纽约，9月底抵达澳门和广州的日记，以及1808年1月之前的日记，还有在1808年9月、11月和12月寄来的要我们转寄给你许多朋友的信，都已经及时地收到了。在这批信件中，你不但写了许多事实经过，也表达了你内心的感受。对此，董事会向你致以最高程度的满意和愉快，也非常感谢上帝赐你从纽约到广州的长时间的航程受到他仁慈的保护。

你托董事会转寄给你许多朋友的信，已经按址寄出了。他们收到你的信之后，就不会责怪你忘记他们了。我们相信他们决不会忘记你的。他们一直在为你向上帝呼求，必定会使你受益无穷的。

你在澳门和广州所受到的接待，我们认为是有利的。感谢上帝的天意，使你能交上像史当东爵士那样的好朋友和其他朋友们，他们会提供给你最重要的帮助。我们赞同你在进行各项事务中的谨慎小心，处在一个对外国人极端鄙视的国家里，这是非常需要的。

你所记述的有关你周围可怜的异教徒盛行的迷信活动，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它会影响你的思想，也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当然在程度上比你小。深沉的黑暗真正是在笼罩着他们。唉！那号称最古老、最机灵、最聪明的中国人竟然仍旧沉浸在最严重的偶像崇拜中，而且全然地出于无知，是什么足以自夸的理由，影响着可怜的中国人长达数千年这样做呢？

这也唤起了我们休眠的热情，让我们认识到必须寻求一切合法的手段，使中国人明白只有崇拜和相信并依靠那位值得崇拜的真神上帝才是正确的。如你能继续提供你所接触到有关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报告，我们将会感谢你的。

我们完全理解学习中文是最困难的事，尤其是要达到能够将圣经翻



译成中文的水平。我们对你早已表现的坚忍不拔、苦读中文的精神表示满意。这是因为上帝对亿万中国同胞的眷爱而赋予你的恩赐。我们祝祷你继续勤学中文。与此同时,你也必须经常关注你的健康,不要因过度疲劳而无法再学习下去。你要把“Festina Lente”作为你的座右铭。¹

不要忘记每天应有数小时的运动和休息,这样做,并不浪费时间,却能保持你的精力,要比过于紧张地读书可做更多的事。为此缘故,如果你需要购买一些必备的书,董事会甚愿由你自己决定。

至于你来信中提到在中国必须要支出的各项费用,我们不会阻止你为了工作需要所应该付出的款项。董事会已决定要汇寄给你一笔钱。

关于将圣经译成中文之事,董事会仍旧认为,这是在现世最合乎需要而必须完成的一件大事。

谢谢你托白丘恩先生从纽约带给我们的一只礼匣,内有几尊小偶像等物。

最后,亲爱的弟兄,我们再一次把你交托给上帝,求主帮助你能够完成你的伟大事业。耶稣曾命令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将福音传播给万民,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向前进吧!

忠于你和敬爱你的朋友 约瑟·哈德凯斯尔 司库

乔治·伯德 书记

此信是由伦敦传教会董事会 1809 年 1 月 9 日授权写给你的。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 1810 年年报记录:

每一份马礼逊寄来的报告,总是能增加和提高我们的兴趣。由于马礼逊在能干的中文老师的教导下已经克服了主要的困难,看来他所期盼的能完全熟练应用中文的日子,要比所预期的更为接近了。这是因为:马礼逊将在英国博物馆抄写的《四福音书》的中译稿带到中国参考;几位中文老师的循循善诱和帮助;当地一位中国天主教徒提供给他一部三卷本的《天主教义问答》;更有以前在伦敦教他中文的老师容三德先生在回到广州之后继续给他帮助等。马礼逊现正在陆续把《新约全书》翻译成中文。

因为马礼逊能刻苦地学习中文,这使得前途为他敞开了大门,不但可

1. 译者注:此为拉丁语成语,意为欲速则不达,英译为 Make haste slowly.





以减轻他的经济负担,还可使他长期居留中国。出于上帝的安排,在伦敦的洛弗莱斯先生的一封介绍信,使马礼逊在澳门得以结识在东印度公司任高级职务的摩顿先生和他的一家人。事后不久,马礼逊得以与他的大女儿玛丽小姐结为夫妻。他的儿子威廉也与马礼逊成为朋友,跟随马礼逊学习中文并表示想当一名传教士。我们授权给马礼逊,当他认为威廉表现合格,可以批准威廉为伦敦传教会服务。

以下是马礼逊写给伦敦传教会董事们的信:

亲爱的董事会父老兄长们:

我乘船来到广州后,收到了董事会今年1月9日写给我的信。你们可以相信,这是一封我等待已久的来信。我要感谢上帝,也要谢谢你们给我许多鼓励。我素来的愿望就是要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和在各位董事面前,证明我是一位可靠称职的传教士。这乃是上帝的恩赐。我要在耶稣基督面前谦卑恭顺,因为我所能做的是非常微小的。我请求你们为我这个既可怜又软弱的弟兄祷告。我的最高愿望乃是要终身奉献做圣工,用和平的方式教导异教徒归向耶稣基督。

我要向各位董事真诚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健康所提出的忠告,令我不至于因用功过度而损及我的健康。我到中国后已经有两次病倒。现在我与玛丽小姐结婚后,感到至为满意。可是这里的生活开支非常昂贵,也使我深感不易。

关于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深造一事,我在英国已开始了学习,到中国后又继续学习,并陆续在用笔积累中译英的双语字汇。在过去的两年内,我是日以继夜地、孜孜不倦地集中时间读中文,如今已可使用中文写公文给两广总督了,并且已经和政府官员们用中文交谈。但是我对中国文学还没有真正入门,所知的仅有一小部分。我已经翻译了相当多的英文公文为中文,也把孔夫子的《大学》《中庸》和《论语》的一部分翻译成英文。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对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仍然是知之甚少的。

至于所提到购买中文书籍一事,现在我已购买了共有1229册,包括中国的经典作品、天文、地理、律例、历史、宗教、解剖学和中医学等,还有



一部分小册子。

除了《四福音书》，我还翻译了新约中的《使徒行传》《罗马人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腓力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和《腓利门书》。这批译文在质量上，总的说来，我认为都是忠实的和可靠的。对于帮助我翻译的中国助手们，他们的工作是勤劳的，我希望他们能借此而相信我们的上帝。他们确实是给了我最大的帮助。我在每个礼拜天进行崇拜时，已经能从圣经中文译稿念几段给到会的中国人听。

我先前已写信通知董事会，我已经接受了澳门的东印度公司之聘任，成为该公司的译员，现我在广州正在为英国商行担任翻译工作。

我要求董事会对这项东印度公司的任命考虑批准或否定。我在上次写给董事会报告此项新任命的信中，提出了我接受的理由，简单说来是：这项任命首先可以使我居留在中国；其次可以增进我使用中文的能力，有助于我中文的进步；第三，东印度公司付给我的年薪，可以减少英国教会对我的经济负担，还可以使此间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因我已准备为公司的利益服务，而解除对传教士们的厌恶。

虽然如此，这项任命也有其不利之处，因为这将占据我短暂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并与我的第一个目标即传教的目标是毫无关联的。当我翻译官方公文时，我就无法编字典，可是我希望这部字典编成之后，可以为后来的传教士们提供必不可少的帮助。

去年我在广州居住期间，中国人认为我个人的品德是好的，他们认为我并不令人讨厌，也不会伤害他们。但是现在我已当了东印度公司的译员，还不知道中国人将如何看待我。

今年整个夏季，在沿海一带的中国海盗船，有时 10 艘，有时 20 艘或 40 艘在广东沿海不断地进行骚扰和劫掠。海盗们登陆后，如果村民拒绝交给他们财物，他们就屠杀村民，今年夏天已有数千村民被海盗杀害。有一次海盗上岸劫掠，在广州城里的总督府都可听到海盗放射土枪的巨响。到了秋收的时候，海盗成群结队地登陆强行收割已熟的稻谷，总共有 700 多艘海盗船。海盗也向外国船只攻击。今年他们成功地抢走了一艘美国



船和一艘葡萄牙双桅船。东印度公司所属的一艘“伊莱号”船，上有1名官员和8名水手全部落入海盗手中。中国官府的船和水师的战斗力非常落后，无法抗衡大批海盗的劫掠和屠杀。最近广州府衙门曾请英国人协助剿灭海盗，英国人回答说，只要中国总督正式提出请求，是可以协助的。但是谈判至此，却再无下文了。

去年我曾向董事会报告了摩顿先生的儿子威廉跟我在学中文，想当传教士，但是他跟我学习了一段时间，已经不想干了，他的身体也欠健康，终于决定离我而去。如今你们可以看到，我又是独自一人在继续从事我的工作。

我想董事会还没有增派一位传教士前往威尔士亲王岛去，请慎重考虑。因为董事会认为该岛是前往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一个跳板，那是为传教士们设立的一个理想基地的海岛。还有一件事请问董事会，是否可以聘用美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呢？

今年我又请了一位中文老师专门教我读孔夫子的书，他很愿意教我，也教得不错。我供给他食宿并付给他250元年薪。还有原来的蔡兴，他帮助我一起翻译《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我仍想留住这两位中文老师。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常常谈论到主耶稣的事迹，他的救恩和我们所信奉的真神上帝。对于后者，他们甚难理解。我所看到的中国人，他们对子有一位充满智慧、独一无二完全的上帝，乃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这样的信仰，竟毫无概念，然而他们却敬拜许多神明，并对这许多偶像献上祭品。

最后，我请求董事们为我肉体的健康和在主的恩惠里的成长祷告。

1809年12月4日 广州

以下是马礼逊从1809年2月至3月间所写日记的摘录：

◎ 1809年2月22日

今天我非常倦怠。摩顿先生将在数日内回英国去。我的爱妻玛丽今天病了。求主开恩。

◎ 2月23日

今天一天我写了几封信给父亲和伦敦传教会等人。

◎ 2月24日

今天重新开始攻读中文，可是没有多少进步。我对威廉弟弟甚为关心。



今天我不像以前那样虔敬，求上帝帮助我。

◎ 2月25日

今天收到蔡兴和容三德老师的信。

◎ 2月27日

今天我托人送给教我孔夫子书的中文老师100元。我今天相当用功读中文。

◎ 3月2日

今晚我们在难过的心情下与岳父岳母话别，他们就要乘船回英国去。此刻求主特别保佑他们，也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

◎ 3月3日

今天整天闭门读书。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

◎ 3月5日

今天容三德老师和教我孔夫子书的老师一同来到我家。容先生曾在我处带走了一部分印好的福音书打算走私进入广州，但被广州海关官员发现，随即将他扣留。我对容先生此举甚为烦恼，不知该如何助他释放。主啊，求你帮助我在你眼中看到当做的事！

◎ 3月6日

容先生在广州仍被扣留中。我为此甚为烦恼。今天开始跟新老师读孔夫子的书。他今天也教了威廉读中文。

◎ 3月7日

容先生仍被扣留中。新老师喜欢教我，但不喜欢教威廉和玛丽。

◎ 3月9日

今晚同玛丽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求上帝赐她许多恩惠，并使我坚定和能够帮助我能够善待她。主啊，求你与我们夫妻同在。求你塑造我俩成为耶稣基督称职的传教士。

◎ 3月10日

容先生赔给广州官府700元之后在今天被释放了。他似乎感到羞愧，但力求能达到和解。听说总督已离开广州，那位代理总督正在来澳门的途中。为此缘故，我必须将我所有的中文书籍等物藏到别处去。结局如何，我不知道。但求上帝保佑，赐我恩惠与力量！





◎ 3月11日

今天我把所有的中文书籍包装好并藏了起来以等待总督到澳门来。新老师很讲究礼貌，一直在我家里坐到晚上9点半钟。他教玛丽中文。在我们举行晚祷时，他还在我家里和我们一起祷告。

◎ 3月12日 礼拜天

今天一天过得很愉快。新老师也来了。他很愿意教我们中文。今天我念了天主教会所编的《圣经十诫释义》。今天爱妻玛丽显得舒畅快乐。愿上帝对我们所做的圣工每天赐福！

◎ 3月14日

今天我们的中文老师、助手和佣人都不在这里。我趁此机会把中文书暂时丢开停学一天。今天有一艘船从杰克逊港驶到澳门，传来了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已经停战媾和的消息。唉，何时世界能止息战争呢？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家庭能成为一种福分。今晚有一位葡萄牙人来访。

◎ 3月15日

我今天下午突感头痛，致使我无法读书。

◎ 3月16日

今天我已可用功读书。玛丽也非常用功。

◎ 3月17日

今天我很愉快。我们的新老师教我们中文之后，仍留下和我们一起作了晚祷之后才离开。

◎ 3月18日

生活照常，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我和玛丽相处得愉快。威廉今天也特别用功念中文。

◎ 3月19日 礼拜天

今天我们在一起读经和看其他一些宗教书籍。中午时刻，我们在一起举行了圣餐礼。我的情绪相当安定。我盼上帝为基督的缘故，让我们所做的圣工能得到主的赐福。

◎ 3月20日

今天生活照常。

马礼逊的日记写到这日，没有再写下去。



以下是马礼逊的书信往来的摘录。

1809年6月中旬,马礼逊写给他岳母的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母亲,你来信要我告诉你如何提高基督徒生活的问题。我实在也不配向你提供任何正式的劝告。我记起圣保罗曾讲到此事。他的信条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一直到他去世。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去做,如果坚持下去,到时候必定会有收获。最大的秘诀乃是要全部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恩赐去做。你看昨天那从树上砍下的树枝不是早已枯萎了吗,怎能再结果子呢?因此,如果基督徒离开了基督就会一事无成,天父上帝也就不会接纳了。不要依靠自己的肉体,要坚决依靠耶稣基督,只有依靠基督,只有基督!愿上帝的慈爱、恩惠和平安,在认识我们的主里面加倍地赐给你。

1809年10月11日,马礼逊从澳门写给在纽约的一位记者的信,摘录如下:

在威克斯船长抵达澳门后,我很高兴收到你在1809年4月19日写给我的信。来信提到你和你家人的近况,乃是给我们信仰的主一份很好的感恩材料。当初我有机会能在你家里小住,并能给你在属灵生活上一点帮助,那完全是要赞美上帝的。当时我的情绪极为不宁,但上帝从未阻止过人做有益的事,即使有人似乎停滞不前,没有继续做善工。我为你因做了上帝的器皿拯救你自己的弟弟脱离死亡而欢呼。请告诉你弟弟,我为他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晓得主耶稣的慈爱,使我们的家能接纳活的上帝!

我还在继续学习中文。我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教我学习中国的古典作品。现在我正在学习孔夫子的《四书》,这是一部中华帝国最伟大的圣言书。孔夫子是一位智者和正直的人,他扬弃了当时大部分迷信,他的教训不能称作是宗教。孔夫子曾教导他的弟子们要“敬鬼神而远之”,因此他所有的弟子们都受了孔夫子的影响而鄙视佛教和道教。在澳门几乎





每一家中国人的门上，都贴有“天官赐福”或“五福临门”的条幅。

附言：至澳门后，我发现要教中国人学习英文的想法是错误的。没有一个中国人想要读英文，只有少数中国商人跟西洋人学会了一些英文商品的名词，能够与我们贸易往来，他们就以此为满足了。

马礼逊在同一月内还收到那位纽约记者从另一艘船带来的信。于是马礼逊在10月21日乘船赴广州时再写了回信给他，内称许多美国朋友来信要他写长信报告他在中国所做和所闻所见的一切事情，但传教士也并不闲着。为此，他请那位记者告诉那些朋友们，他实在没有时间一一回信，请他们原谅。信末写道：“我的头痛病常常剧烈地发作，但在我困难和灰心的时候，上帝总是安慰我。”

1809年12月5日，马礼逊从广州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摘录如下：

数天前，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仍在仰望耶稣，坚持信主，使我非常快乐。

你所支持我为教会做传教士的工作既有忧愁，也有喜乐。正如你来信所讲的，我们必须多多学习，而且最重要的教训是要谦卑下来和逆来顺受。现在我的困境是我可怜的爱妻被疾病所折磨，我但求上帝能医治她！

爱妻玛丽过去一直在跟我学习中文，但数月前因她身体不适而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事实上，她已经怀孕了，正怀着喜悦的盼望等待着生产。自从玛丽的父母亲回英国后，她没有母亲在旁照顾，她的妹妹和朋友们都远在千里以外；而我，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译员，又必须在10月底离开澳门前往广州供职。至今我只有抽空回澳门一趟，陪玛丽仅3天，我又得赶赴广州工作。

今年一年除了工作，我仍在中文老师的教导下攻读中文。礼拜天举行崇拜时，我已开始念我译好的圣经片断给参加聚会的少数几个中国人听，但至今还没有收到效果。玛丽的弟弟威廉，本来我要培养他当传教士，作为我的助手，但他已经决定放弃而在数天前乘船经美国回到爱尔兰



老家去了。这使我家变得格外孤单。待玛丽生产后,我们将更加忙碌了。

自从我担任英国商行的译员后,工作是非常忙碌的,我头痛发作的次数也更多了。中国官员不喜欢听我必须翻译给他们听的话。但我必须忠诚地为公司服务,同时又不要阻碍我的第一目标,即传教的工作,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我的中国助手们常感恐惧,在我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他们不愿出面帮助我。

以下是马礼逊写给他以前的同学克罗尼牧师的信,摘录如下:

主教导我们单要依靠他。自从上次写信给你后,我经受了折磨,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爱妻玛丽受到折磨,而我和她一起同受痛苦。玛丽患了神经方面的病,使她肉体和精神同时经受强烈的不安定。感谢主,如今她已好了些,我希望她能完全恢复健康和安定下来。人在国外受到折磨,会得到加倍的痛苦,因为既无亲人就近照顾,又无基督徒朋友来此安慰我们。如果只是肉体受苦,只要心里平安,还可免于崩溃;但是当精神受到伤害后,有谁能承受呢?

我日常的工作仍照旧,和我今年年初写信给你时一样。我想那时我是在广州,在那里工作一直到3月份,正在同中国政府谈判一个中国人指称被谋杀的案子,经过证人们的公开审议,我获得了巨大成功。每个人都惊讶,我在短短的两年内,竟然能够书写中文,也能用官话和当地土话与中国官员谈判。结果是,有3个在英国商行供职的英国人决定要跟我学中文,所以,今年一个夏天,我成了他们正式的中文老师。除这3个人外,还有1个已在中国供职20多年的英国人也一起来跟我学习中文,每天要学习两小时。另有一个荷兰青年也要求学中文,他整天都在跟我学。

今年夏天我为东印度公司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频繁地与中国官员开会。但我要不客气地说,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他们都不是温和的或友好的。中国官员们极其傲慢、专横和喧嚷,他们有时三四人同时讲话,声音之大,像是在骂大街。

我的家庭老师,还有我的助手蔡兴,至今仍与我在一起。我命蔡兴帮





我去印1 000份中文《使徒行传》，他要我付高出一般价钱25至30英镑给他去印刷。今晚他承认了错误。这事使我很痛心，叫我现在不能信任他。我非常希望能找到完全可以相信并依靠的人，但我和中国人打交道就不是这样。缺乏忠诚是他们的主要特征，由此而产生互不信任、低级的狡诈和欺骗行为。我祈求上帝能够很快地在异教徒中物色到一些愿意忠心跟我传播神圣真理的人。我需要一些谦卑的、能坚持工作和我共事的人。

同时要作好几种工作，我感到时间非常不够。过去我有信心去做，现在我已没有多少信心了。你可能认为这是很奇怪的情况，但这却是真的。

1810年(马礼逊 28岁)

马礼逊在从事官职和传教工作期间受到过严重的家庭折磨。他在广州工作的时候，因为不放心爱妻玛丽的病，特地请了一个短假，乘了当地的民船回澳门探视。澳门离广州大约有90英里。当时天气炎热，马礼逊是冒着可能被中国官员发现而被捕的危险去的，因为外国人如要进出广州和澳门，必须得到中国官方的批准，而且手续麻烦，还要付很贵的费用。由于身体疲劳和精神紧张，马礼逊原有的头痛病更加严重。但他在上帝保佑下，仍是去了。

据米怜博士的回忆：“马礼逊夫人玛丽的神经性的疾病，经过李文斯东医生诊断，认为是无法救治的。但靠着上帝的恩典，玛丽的生命被救活了，而她所生下的头胎男婴却在生下的当天就夭折了。在发生这场悲剧的当天，马礼逊写信给他岳父说：‘今天刚出生的儿子只在世界作了极为短暂的停留而在今天上午10点钟死了，他可怜的妈妈完全有可能跟这男婴一起走的。如果真的发生这事，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通过耶稣宝血的功劳，接纳玛丽和她的初生婴儿一同进入天堂，共享永生。亲爱的岳父，我的悲痛是极大的。我为我可怜无助的玛丽而伤心。但不论如何，我为此悲剧所产生的极度痛苦却被驱除了，玛丽现正在很好地恢复健康。’”当时在澳门没有专门的坟场，只好在山旁找一处安葬的地方。东印度公司也没有自己的墓地，马礼逊不得不在澳门北端山丘的顶上找一块地，埋



葬了他的头生男婴。起初中国人反对马礼逊在那里埋葬他孩子的尸体，但后来他们却同意了。

1810年2月14日，马礼逊收到伦敦传教会的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弟兄：

你从1808年1月8日至1809年4月12日寄来的信都放在我们面前。现趁有船即将驶往中国，我们很高兴再与你通信。我们相信在1809年1月9日由董事会写给你的信，已经由“多马号”货船带给你了。另由“阿尔宾号”船带给你这封信的副本，你肯定都已经收到了。

看来1808年是你充满大事的一年。我们相信，黑云已过，诸事已趋平静了。你的安全已经得到保障，且会长期保持下去。你的中文老师容三德和蔡兴对你的安全和保存财物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令我们非常感激，请转告那两位中国老师我们诚意的致谢，也为他们的今生和来世能得永生而恳切祷告。

读了你最近的来信，我们高兴地知道了你和玛丽小姐共结良缘，过着愉快的婚姻生活；也知道了你们小小的家庭圈子充满了融洽与欢乐。我们也想像得到，在那样受限制的地方，你们仍能过那美好的宗教生活，这使我们非常满意。我们也盼望，因着你们的祷告和教导，将会使你的中文老师和助手们终能放弃偶像而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谢谢你告诉董事会，你仍在全力以赴地攻读中文，同时开始编写中文文法和字典，也在准备翻译《新约全书》。你的这些努力是光荣的，为未来的学生和传教士们学习艰难的中文奠定了一个基础，也将提供给中华帝国及其人民以广泛和永久的帮助。你做的这些工作都是极其重要的。你这样做下去，就必定会将全部圣经以忠实的、令人满意的中文版本介绍给中国人民。

最后，伦敦传教会董事会向你、向你的妻子玛丽，也向你的中文老师和助手们致以最衷心的祝愿。我们也向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罗勃茨先生和所有支持你传教工作的英国朋友问好。

代表伦敦传教会签发此信的 约瑟·哈德凯斯尔 司库

乔治·伯德 书记





1811年(马礼逊 29岁)

以下是马礼逊在1811年1月7日,给上面伦敦传教会的回信的摘录:

董事会寄给我的令人鼓舞的信已在教礼拜前收到了。董事会对我过去的工作表示十分满意使我欢喜。愿主能赐福给我的工作。我至爱的妻子的病痛已有好转,虽间有反复。我奉主的名多次求告上帝,如果可能,求主将这苦杯离开我,代我们向上帝说情。我仍旧盼望董事会派助手从英国到我这里,或者派到檳城或爪哇去设立一个辅助的传教差会。

我要向董事会感谢批准我继续攻读难学的中文和编中文文法及字典。愿上帝赐我健康和机会能完成这些工作,有助于在亿万中国人中广传神圣的真理。我以能为耶稣基督做一个称职的传教士而感到无上的光荣。

今年9月,我把所译的《使徒行传》与希腊原文对照做了仔细的校对后,已经交给了一个中国印刷工人予以改正。现在我已和他的印刷所订立了合约共印1000份。根据合约,如果木刻字模完好,还可继续印15000份,印刷费共521元。我已寄送了3册《使徒行传》中文译本的样本给董事会的司库。我盼望你们看到这个样本会喜欢。我在满29岁时能出版中文版圣经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是充满了喜乐和感恩的。

今年我已经译完了《路加福音》,现已送到印刷工场,盼能在货船返英时送一册给董事会。我还付印1000张传教单张。另外一本小的《教义问答》也已送去印刷。礼拜天举行礼拜,我已能用广州土话证道和祈祷,参加聚会的几位中国人都可以听懂。愿圣灵能跟随我作这些微薄的努力。我必须感谢上帝使我能做如许工作。

我为能够出版耶稣生平和《使徒行传》感到快乐。在《教义问答》中,我把基督教的真理列出了一个大纲。我死之后,愿主命一些中国人能重印这批读物,好使千百万中国人能皈依基督而获得永生。4年以前,我根



本没有想到今天能有这微小的成效。如能有千百倍以上的成效,我也不以为奇,因这是圣灵的工作。愿那日子很快到来,万国万民都能认识我们的上帝和他的基督!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在1811年9月公布的动态信息,摘录如下:

本传教会刚从抵达英国的货船处收到马礼逊传来的喜讯。他已经出版1000册中文版《使徒行传》,并带给董事会3册样书,付出印刷费在400—500元之间,折合英镑约100镑。如要重印,可使用原来的木刻字模再印15000册,只需偶尔置换一些字模。这对每一位圣经爱好者来说是个大喜讯,这样终子可使人口庞大的中国,得以阅读一部分中文版的圣经了。

马礼逊同时还寄给我们一批中文书籍,其中最多的是孔夫子的典籍、佛教的历史和其他中文书籍。马礼逊在来信中提出应注重多印传教单,随着陆续出版的圣经译本一起在中国散发,看来这是传播真理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好办法。

在此期间,马礼逊曾得到史当东爵士因健康原因回英国去的消息,这使他失去了一位过去曾给他许多重要帮助的挚友。以下是史当东爵士在1811年7月5日写给马礼逊的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先生:

我今将你所编的《中文文法》寄还给你,谢谢你能让我细读,我很高兴向你祝贺。这部文法书出版之后,将会使学习中文的学生们获得一部最有价值的工具书。因此,我盼你能很快地送去印刷出版,因为过去学生们要学非常特殊和困难的中文,却得不到具体的帮助。你在书中举的例句,大部分采自中国书籍、皇帝的上谕和政府颁布的公文以及中文信件等,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安排。如有可能,还可加注说明。至于书中所举其他例句或说明,可以引用其他有权威性的作品。我认为这部《中文文法》出





版之后,会被广泛使用的。

史当东

以下是马礼逊在 1811 年 12 月 10 日从澳门写给英国一位朋友的信,摘录如下:

谢谢你在来信中告诉我许多朋友和教会的消息,使我这个离乡背井的人得以听到祖国的基督徒们忙于做着许多有益的工作,令我格外欣喜。

我妻子仍在病中。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何谓折磨。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只是在今年 10 月和 11 月我在广州工作期间曾发高烧,在床上躺了几天。如今我却常常为爱妻患病而啜泣。我不知道如何能够完全摆脱折磨!

由于在澳门的英国富商们设立了海关,这造成了这里的中国人不愿为外国人服务或卖东西给外国人。钱在这里不像在英国那样可以走得那么远。

我很惭愧,因为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在我周围的异教徒有多少人已经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已经出版 1 000 册我所译的中文版《使徒行传》。

这个季度我没有收到像去年此时那么多的来信。我盼望你能写信给我、给我的玛丽,虽然我们回信不多。请将我的爱送给关心我并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朋友们。

以下是 1811 年伦敦传教会出版的年报里所载的马礼逊 1810 年在中国工作的报告。摘录如下:

从马礼逊寄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仍在广州,有时在澳门继续刻苦地攻读最难的中文,他的勤奋精神是值得我们大为称许的。他正在编写的《中文文法》和累积的字汇,在出版之后将可吸引将来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和做其他工作的英国人学习中文。马礼逊已可书写中文,并用中文与中国人交谈,这也使他可以担任东印度公司的重要职务,对将来扩大在中



国的传教事业会有极大的帮助。

当我们想到，马礼逊是被派往那个广大的国家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又是第一位将圣经陆续译成中文的翻译者，并把这部生命和救恩的书介绍给有3亿读者的中国的人。我们不能不恳求全英国的人民，向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呼求，让主能欣然地延长马礼逊的寿命，使他不但不但能全部译完圣经，并能印刷出版，还能使这部中文版圣经在那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广泛流传。

由于马礼逊极需一位得力的同工和他一起在中国做此艰巨的圣工，董事会仍盼能物色到一位愿意献身、并有足够才能的传教士派去与马礼逊合作共事。这项安排不论要用去多大的经费，乃是完全必要的。如此方可减轻马礼逊的工作压力，使在中国初创的差会得以巩固。

第四节 1812—1814

父亲去世 米怜被派来华 妻子携子女回英国

1812年(马礼逊30岁)

据米怜对这段时期的回忆：

马礼逊除了口头向中国人传教外，还感到需要有一本简短而系统的基督教释义的中文版。这个想法，促使他在1812年动手编写和出版了《基督教新教教义问答》一书。其内容是参考了苏格兰教会出版的《教义问答》一书，并在中文本中增加了适合异教徒阅读的一些问答，还附加了祈祷文以及诗篇和圣诗各两个短篇。在马礼逊教导中国年轻人学习时，有些人还学会背诵这本《教义问答》。后来该书在麻六甲¹学校试用时，

1. 今马六甲





也证明有效。我们希望中国各地的人在阅读此书时,能够认识基督和永生道理。

同年,即1812年。马礼逊获悉他父亲去世的不幸消息。他写道:“死亡,近来常光临我的家庭成员。我的两位哥哥和他们好几个孩子,最后是我年迈的父亲,一个接着一个都走入了坟墓。这是天命!我们从中可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人人都要走这条路的。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死亡突然会降到我们身上。”

也是在这年,远在中国的马礼逊喜获一女,他夫人生此女婴之后,健康大有进步。

先前在东印度公司担任译员的史当东爵士因健康原因辞职回英国之后,马礼逊成为该公司的唯一译员,他的责任更加重大了。为此,公司把他原来的年俸500英镑提高一倍,增至1000英镑一年。他还可享受公司的其他特权,包括公司付给他的中文老师一部分津贴和给他一间办公室等。

澳门东印度公司已经通知在伦敦的总公司有关任命马礼逊为公司译员的决定。这项决定是由艾芬斯通先生、史当东爵士和罗勃茨大班所组成的遴选委员会呈报给伦敦的。他们三位一致认为马礼逊足以胜任此项工作。后来马礼逊在写给伦敦传教会的信中说:“伦敦东印度公司总公司已经欣然同意给我的这项任命。”

但是,马礼逊接替史当东爵士出任澳门东印度公司译员的事,不但使伦敦传教会在接到报告后,对马礼逊是否再能从事传教工作皱起了眉头表示不悦外,还使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同事们认为,马礼逊要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努力乃是一种空想。虽然他们尊重马礼逊的品德,欣赏他的才华,有的还和他保持忠诚的友谊,却还是有这种看法。甚至更有一些公司的英国同事认为马礼逊要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对公司的利益是有害的。

有鉴于此,马礼逊在继续进行他的传教工作时保持极为谨慎和不夸耀的态度。他在写给伦敦传教会的报告中,始终避免提及他担任东印度公司译员时的政治和商业活动,这样就使伦敦传教会方面的担忧就无所依据了。因此,马礼逊为公司担任的官方职务的情况,也就很少见之于英



国的任何出版物中。可是，马礼逊确实为在东印度公司服务这一俗事耗去了大量时间。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所寄到英国的一批有关中国的片断或样本，目的不是要在英国刊印，因那些都只是我在学习中文时的练习。在过去半年里，我翻译的许多官方文书，都是在我翻成英文时所作的练习而已。”但马礼逊在给美国一位记者所写的信中却说：“我为东印度公司所担任的职务大大地阻碍了我做的传教工作。我的传教工作需要我全职侍奉，其他职业与我的初衷是相违背的。”马礼逊到中国之后，与海外的通信非常广泛，特别在他开始编写和出版的中文书籍传到西方后，引起了在欧洲的汉学家们的注意，也引起了早先离开中国的英国朋友们的注意。以下选取他和史当东爵士来往的两封信以及与伦敦传教会的通信。

1812年2月12日，马礼逊致史当东爵士的信。

亲爱的先生：

今附上新到此上任的总督的一封信。那是一封不寻常的公文，所以引起了我的好奇。这位新总督主张节约，绝对禁止广州官员为欢迎他的到任而大肆铺张。我们很难测知他上任之初的动机是好还是不好。他的公正，将很快要受到这里的一位欧洲债务人的考验。

最近有一位中国官员来访，他提起你的名字，说他记得你曾到过北京。他问我到过北京没有。我说没有。他就问我怎么会说中国话。他说如果我上北京去几天，我就可以回答京城官员的问话，且可被称为一个普通的中文学者了。我猜想，北京该是最好的学习中文的地方。

前几天我们幸运地躲过了一桩谋杀案。在黄埔，有一名英国官员开枪击伤了一个中国人的手臂，后来得知赔了一笔钱给那位受伤的中国人才结了案。此事发生后，船长下令禁止任何英国人在黄埔随便开枪。

自你回英国后，麦金托希船长之死惊动了在广州的所有的英国人。这位船长的成就、他的热心、他的前途和盼望都成了泡影。我们应当随时迎接死亡，这是至为重要的事啊！

亲爱的先生，我祝你平安回到英国。愿主保佑你。

忠实于你的 罗伯特·马礼逊





1813年3月26日,史当东爵士从英国写给马礼逊的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先生:

我要非常感谢你在去年2月12日、17日和4月4日写给我的三封信,包括随信给我的一本你译成中文的《路加福音》一书。说实在的,那是一本非常令我满意的译本,表明了你在继续将圣经全部译成中文出版后,定可使其成为一部令人满意的伟大工程。

事实上,你是唯一具有各种条件,完全有资格做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的人。我很难想像,有哪一个外国人能够像你那样掌握中文真正的精义和成语且有把握地运用,并且还是居住在中国的唯一的英国人,可以担任翻译圣经的重任。让我们想一下法语,那是在英国人当中相当熟悉的外国语,可是只有极少数的英国人会用法语写一封普通的信,且能写得正确无误的。恐怕只有少数英国人,敢于用法文编写一部法文书,也许没有一个英国人敢冒这个险,除非将他的译稿先请一位法国学者帮助审阅和修正之后,才可送去出版。

我很喜欢和欧洲的一些称之为“中国女神”、爱好中国文学的朋友们结交。其中有一位巴罗先生看了你所译的中文书之后,他希望你能翻译出版一些更为广泛和重要的中文书籍公诸西方的学界。我认为你可以用英文撰写一部有关中国各种宗教和迷信的书,特别是与印度各派佛教有关联的书。书出版之后,将会在欧洲受到很大的欢迎;如果你将这个题目再加进你本人对哲学和文学的理解并写进序言里,将会更有价值。

我自己也想再出一本书,我要将中国皇帝康熙派遣使臣在1712年前往里海之滨觐见多尔戈斯汗的历史书翻译成英文。为此你可以看到,由于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典藏,不管我们从事哪一门中国文史书籍的翻译工作,都不会有互相干扰之虞的。

在欧洲大陆,也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作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敢于翻译任何一部中国的书籍。蒙土奇博士和克拉伯罗斯先生曾从柏林寄给我一些译成德文的有关中国的小册子。我也收到过从巴黎寄来的同类型的小册子。法国人克罗思先生,你当可记得他曾到过中国,出版了一本法文版的《中国游记》,还曾把我编的英文版《中国律例》译成法文。他的这两本



书,我都已送给了伦敦的图书馆。近来在英国并没有任何人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但有一位休士先生,他是印刷技术人员,最近发明了一些铅铸的中文字模,每个售价8先令。他盼望有人能雇用他做这种新字模,现在我附寄给你一个样品。

我希望新上任的广州总督容许英中贸易能顺利开展,并能免除中国官方那些繁文缛节。

我如今还无法确定是否要在下个季节乘船回中国,这主要看我的健康状况如何,还有其他一些要处理的杂事,然后才能作出决定。亲爱的先生,不论我在何处,我总是乐于听到你的消息和关心你的康乐。请向你的夫人致以最好的祝愿。

始终与你俩保持忠诚的朋友 史当东(签名)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1812年3月25日给马礼逊的信,信中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就是该会已物色了一位威廉·米怜牧师,并决定派遣其前往中国作为马礼逊的助手。1812年9月,米怜带了新婚夫人从英国乘船前往中国,在次年即1813年7月4日抵达澳门。以下是该信的摘录:

亲爱的主内弟兄:

现趁有船直驶中国之际,董事会很高兴再次与你这个远在东半球的弟兄恢复通信。我们绝不会忘记你这位在赐恩宝座下为上帝工作的弟兄。我们已收到你寄来的日记和附寄的中译本样本,还有你在广州印刷出版的3册《使徒行传》。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多寄几册来,以便赠给其他一些重要的英国朋友们。

董事会盼望在你出版《路加福音》的中译本时,至少能寄给我们24册。现在你给我们的3册《使徒行传》中文版,我们已经赠送了一册给大英圣书公会。该会慷慨地捐助了500英镑用以推进把圣经全部译成中文这一重要目标的进程。该会还为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分会各预订了一册。他们都高度重视你这位被派到中国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所结的初熟的果子。

你寄来的《使徒行传》中文版的样本,使这里的英国基督徒们大开眼





界。他们亲眼看到了中国的方块字,认为这是东方的珍品。这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致。他们甚盼这部书中之书,能够在被全部译成中文后,终于可在占人类人口最大一部分的人群中广泛流传。我们也特别高兴看到,中国的印刷术已有改进:中国的木刻版,也可以印刷成千上万册书了;况且重要的事实是,在中国花费最低的人工就能大量地印刷圣经了。我们希望你继续努力做这项最重要的传教工作,并盼能设想出一些有效的方法,使中文版圣经能在中国广泛地流传。

对于你正在编写的字典,我们也希望你能继续积累中英对照的字汇与释义。这项工程的完成,不但能使未来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受益无穷,也将使别的要求学习中文以便前往中国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得到无可计量的帮助。我们清楚地知道,你所被派遣在中国的工作任务,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困难得多。

你在日记中曾问及我们是否有可能派遣美国传教士前往中国之事。我们在收到你日记之前,已得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安多弗神学院已有好几位神学学生愿意献身到东方去做传教士,其中有一位安德烈·贾德森先生曾从美国前赴英国,代表他的3个同学和新成立的对外传教差会,和我们商讨此事。他回美国后,该校那3个神学学生已经跟随我们伦敦传教会的梅牧师一同乘船前往印度传教了。至于还有一些想去中国的年轻的美国神学生,董事会还没有作出决定是否接纳他们,所以至今没有通知他们。

由于你多次向董事会提出要求增派一名传教士前往中国和你一同工作一事,我们经过慎重考虑,经伦敦传教学院的博格博士的推荐,决定派遣米怜先生前往中国与你一同工作。现在米怜即将去高士坡,盼望他不久就可带了新婚妻子乘船前往广州与你会合。我们求告上帝能大大延长你宝贵的生命,以完成你所开创的光荣事业。与此同时,我们也甚盼你把在中国工作的经验传授给米怜先生,并帮助他学好中文。

在史当东爵士重返中国继续担任东印度公司译员之后,我们希望你卸除担任与中国官员的政治谈判和与中国商人往来的商务翻译的工作,以便使你可以专心致志于你的传教事业。至于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要



求你教授他们中文一事,你仍可继续做。

对于威廉·摩顿先生离开你并回到他老家爱尔兰一事,董事会和你同样感到失望。我们真诚地同情你的夫人的久病不愈,盼她能完全恢复健康。我们祈求上帝能保佑你俩在未来的许多岁月里共享幸福与安乐。

最近收到从南非开普顿来的信,获悉在非洲主持教务的文德甘博士去世的消息。噩耗传来,我们十分悲恸。他是在开普顿患病一个礼拜之后,于12月15日去世的,享年64岁。这诚然是伦敦传教会的重大损失,也是整个南非传教事业的重大损失,因为他是南非基督教新教教会的负责人。他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在那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最近刚分派了五位新到的传教士前往各个教区工作,并计划要在马达加斯加岛开辟新工。但上帝却没有要他去,而在主内安息了。

最近,董事会还派了两位传教士前往英属北美传教,还派出一位传教士前往马尔他,旨在希腊所属的岛屿中开教。我们相信你会特别高兴听到,在美国的安多弗神学院至少有12位神学学生志愿前往东方传教。我们都为此而高兴。

亲爱的弟兄,董事会的董事们,包括我们两个执笔起草这封信的人,都会一如既往,向你这位让我们永远敬重的弟兄致意。

约瑟·哈德凯斯尔 司库

乔其·伯德 书记

1812年3月25日 伦敦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1812年的报告中所载马礼逊在中国的圣工和前景,摘录如下:

本传教会派往中国的不知疲劳的传教士马礼逊今年寄给我们3册在广州印刷的精美的中文版的《使徒行传》,许多英国朋友看到这部译本都非常喜欢。大英圣书公会在收到我们赠送的一册该书后作出了决议,拨给马礼逊500英镑,以支持他继续翻译和印刷出版全部圣经的中文版。马礼逊告诉我们,他可以继续用中文木刻字模再印10万册,仅需偶尔更





换一些新的字模。

马礼逊已经开始翻译《旧约》的第一卷《创世记》了。他认为有关地球的起源、原罪的产生,是极其需要让异教的中国知道的真理。马礼逊的《中文文法》一书,可以在最近数周内完成,将随同他所编的字典的一部分出版,供广大中国公众和要学习中文的英国人使用。马礼逊还译好了孔夫子的一部分典籍和编写了中国佛教的历史,其中一些样本已寄到英国。

马礼逊向董事会报告了一则消息,葡萄牙人以巴西亲王之名,再次向中国申请,准许葡萄牙国派遣使臣赴北京觐见中国皇帝;同时请求中国皇上恩准,准许一位天主教主教和一位神父能长驻北京。

由于马礼逊夫人长期患病并有生命危险,这使马礼逊的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但我们收到他的报告,他对他夫人的病已经抱有恢复健康的希望。

董事会所派的优秀的神学院学生米怜不久之后到达中国,盼望他能辅助马礼逊的圣工,不致再让马礼逊单独做那光荣的事业。

1812年4月2日,马礼逊从广州写信给伦敦传教会并附有一份清朝皇帝禁教谕旨的英译稿,摘录如下:

大约在一个月之前,我寄给你们一本我所翻译的《路加福音》和一篇劝世文,题目是“救恩之道”,盼能平安地送到你们手中。现在我附寄一份清朝谕旨英译本给你,使你们知道印发中文的基督教书籍,是要被判死刑的。但不论如何,我必须依靠上帝继续做这项圣工。我们将审慎地服从中国政府的命令,只要不违背上帝的旨意,我会非常小心,不引起官方的注意。

如今在爪哇有上万的中国人在那里聚居,我相信上帝会帮助你们作出安排,派遣一些传教士到那里去开辟圣工。

谕旨英译如下:



欧洲人敬拜上帝，这是在他们自己国家里习以为常的事，不必去过问其动机，但是他们为何要来扰乱中国的人心呢？他们未经中国政府许可，就派遣神父和其他人员潜入中国各省境内，违背中国法令，欺骗中国百姓。既入了教，就世代相传不愿摆脱他们的迷信，这样下去，就非常容易引起叛乱。基督教既不尊孔，也不祭祖，显而易见这是与孔孟圣训背道而驰的。中国百姓若迷信这种洋教，他们何异于造反的暴民？如不颁布一些刑罚，如何能消除此邪恶呢？如何能使人心改邪归正呢？

从此谕旨颁布之日起，如有欧洲人在中国境内私印基督教书籍，差派传教士潜入中国引诱众百姓走入邪路；更有汉人和满人，如有受欧洲人指使宣扬洋教扰乱人心者，将受到以下刑罚：其为首者或主犯，立即斩首；其散播洋教制造骚乱者先予监禁，等待斩首；信奉洋教不愿改正从良者，将放逐至黑龙江；等等。

凡欧洲人现仍居住北京者，如系数学家，并无其他职业，将准予留京；如不懂数学者，经过审查，确无必要留在北京者，须一律遣送至广州，由当地总督待有外商船只抵埠后，一律遣送他们回到本国去。凡留京的欧籍数学家，一律不准秘密传教。凡在其他各省发现有欧洲人居留者，则应秉公处理，以便根除之。各省均应向刑部备案处置经过。

伦敦传教会将此谕旨英译本全文刊载在该会公报上，并作了以下说明：

我们高兴地看到，本传教会派赴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皇帝所颁布的禁教谕旨并不恐惧，也不因此丧志。他已经决定，要依靠全能的上帝，继续在中国翻译圣经。待全部译成、印行后，千百万中国人就能阅读圣经并皈依基督教。

正当马礼逊继续推进在中国的圣工进程时，英国已经派兵征服爪哇，该地大门已经敞开，待马礼逊所译的中文圣经出版后，就可以在爪哇散发圣经，使那里的千百万中国人听到基督的福音。上帝也许是为了这个目的，使爪哇沦为英国殖民地的。



以下是马礼逊在 1812 年 12 月 8 日从广州写给在英国的一个朋友的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朋友:

你在今年 1 月 8 日写给我的信,到 10 月才收到,得知你身体健康,还在努力做圣工,我甚为高兴。

上个季度我将我译好的中文版《路加福音》和一篇劝世文寄给了伦敦传教会。本季度正在印刷我译好的大部分保罗书信,只有《希伯来书》和《启示录》尚未译好。我盼望在 1813 年能全部译完《新约全书》。

我很高兴告诉你,我的爱妻玛丽的健康状况已大见改善,她把我们的女儿视为宝贝。这女孩是第 2 胎,现已差不多快要有 5 个月大了,身体非常健壮。我离家已有 6 个礼拜了,在广州为英国商行当译员,还有两个月就可再回澳门和妻女同享天伦之乐了。

你每次来信都令我非常愉快,愿上帝赐福给你。

以下是马礼逊在 1812 年内的日记的摘录:

◎ 1812 年 1 月

我的爱妻玛丽仍旧受神经性的疾病所折磨。我怕她一直要如此下去。但我求上帝使我忠于他的圣工,让我不失去对那福音的盼望,也不转移我被指派所要担当的任务。

◎ 2 月 16 日

我回到了澳门,向我家人读了圣经《诗篇》39 篇第 4 节:“耶和华啊,求你让我晓得我身之终,计算我在世的日子,好叫我领悟我生命是何等的短暂。”

◎ 4 月 26 日

大前天我们搬出住了 3 年的家,迁入现在的新址。我恳求上帝赐福。上帝啊,愿我和爱妻能完完全全地侍奉你,求你帮助我做耶稣基督的称职的传教士。我要为主终身效力,求主使我脱离撒旦的计谋。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 求你开恩和饶恕我的罪。阿门,阿门!

◎ 5 月 31 日

我因我所做的工作进度太慢而难过,为我缺乏献身精神而懊丧。上帝啊,我恳求你帮助我,让我得以看到异教徒悔改归正而喜乐,帮助我能推动主的圣工。



◎ 6月28日

蔡兴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要索阅我出版的几本书,好让他知道外国人所讲的基督教教义。

◎ 7月21日

今天我讲解了《使徒行传》中的几段圣训。

◎ 8月2日

今天我讲解了《诗篇》第1篇第1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走罪人的道路。不坐荒谬者的座位。”

◎ 10月1日

昨天我又来到广州。上礼拜天我和爱妻玛丽吻别时,我的头痛病又发作了,而且非常厉害,这使她又添加了许多烦愁。上帝啊,求你帮助她,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怜悯她。

◎ 10月8日

今天很高兴听到广州城内有一个巡警因读了我写的劝世文而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是偶然在他的一个亲戚家中看到我的劝世文的。他以前是一个很坏的人。给他劝世文的亲戚是一位天主教徒。

◎ 10月11日 礼拜天

今天我讲了“浪子回头”的圣经故事。今晚我的两个中国佣人念了我写的劝世文。在照例举行的晚祷时,他们也念了我写的《教义问答》《路加福音》的片断,最后一起祷告后离去。教我孔夫子书的先生姓高,我称呼他高先生,他对这种基督教的崇拜之事颇为不解。我曾问过他,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有没有人肯定说没有上帝。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有哪一个人可以证明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高先生大约已有45岁,他的祖父是清朝的一个官员,他本人秉性温和善良,一直在当塾师。蔡兴大约有30岁了,性情温和,但不真诚,他写得一手好字。印刷工作是极需字写得好的工人,以便制造工整的木刻字模。高先生是帮助我校正和润色我所翻译的圣经经文的重要助手。蔡兴和高先生都能各尽其责,而且从来没有过任何顾忌。

◎ 10月16日

今天我到庙里送给一位道士我译的《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劝世文,以及《教义问答》。他接受了这些书后向我道谢。庙里的许多中国人在围观我





1. 译者注：马礼逊在日记中，没有提到玛丽所生的第二胎是何时生产的。根据马礼逊的书信推算，大约是在1812年7月所生，是个女孩。玛丽因得此女孩，她的神经性疾病反而逐渐好转了。

这个奇怪的外国人，使我无法和他们讲话。

◎ 10月18日 礼拜天

今天只有4个中国人和我一起作礼拜。

我可怜的爱妻玛丽仍不时地受到病痛折磨，求上帝怜悯她、祝福她，也祝福我们的小宝宝。¹

◎ 10月22日

今天我送一本《使徒行传》给一位从华北的山西省来的中国人。

◎ 11月22日

今天我向我的助手们讲了圣经中的复活和将来审判的教义。我的老师高先生终于承认拜偶像是错误的，但却认为拜天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他认为耶稣教训论到要爱人如己和实践孝顺，乃是最好的品德，有关未来的永生或永死也是能使各色人等都容易明白的教义。他说《四福音书》所载的教训和故事也是可以使中国人明白的，但对其他经卷，还是有不少他无法懂得其中所包含的意义。

◎ 11月24日

今天有一位天主教徒来索取《四福音书》和别的印刷品。我给了他并劝他要祷告上帝赐福给他。书籍虽然是无声的，但其效果却是有力量的。

◎ 11月25日

今天我去庙里看望了我那位我曾送书给他的道士，他是属于道教的，不是佛教的和尚。他说他已读了我的赠书，他认为都是好书，已转送给其他的老道士阅读。他问我耶稣是谁，是不是另一个菩萨，是不是中国诸多神灵的另一个称号？我告诉他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世主。

◎ 12月12日

一位来听我证道的天主教徒今天来对我说，澳门天主教的主教严厉责备那些与我谈话和接受我赠送书籍的中国天主教徒。

◎ 12月18日

我的老师高先生回家数天，主持他儿子的婚事，今天回来了。但今晚他又回他家里。他告诉我要回家几天，因不能参加我家的晚祷会而感到不安，待他办完儿子的喜事之后，一定要照常来我家参加晚祷。



◎ 12月20日

昨天一位和英国商行做生意的最老和最受尊敬的中国商人去世了。他的家人根据中国习俗为他举办了丧事。据说死人的灵魂每隔七天要回一次家里,为此家人每次都要举行一次悼念活动。

以下是马礼逊在1812年年终前写给伦敦传教会的信,报告了这一年的他在中国的圣工。

你们在1812年3月20日写给我的信,我是在9月21日收到的。这封鼓励我的信,使我有点消沉的情绪顿时重又激起了热情。

我先前寄给你们我翻译成中文的《使徒行传》,虽然只是圣经的一小部分,却可证明在中国印刷圣经是可行的,且是很重要的。我很高兴你们对此作出了肯定,以致能鼓励我继续这样做下去。我确实感谢全能的上帝,因他赐我力量和知识,得以把圣经陆续翻译成中文。我将用更大的努力进行这项伟大的工程,以达到将圣经全部译完并印刷出版的目的。

上个季度我将已经译完的《路加福音》和数篇劝世文寄给了你们。现在我正在印刷的有大部分《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第二版修订本,附加了圈点,因一般的中国书籍没有标点符号,难以阅读。在印好后,我会寄几本给你们。上次信中我提到的《教义问答》中文版,已经寄给了博格博士一本。这次货船即将返英之际,我将再寄几本给你们。

我已经收到大英圣书公会寄赠的500英镑,帮助我印刷圣经。我已回信给他们表示谢意。我以作为英国基督徒给中国人的善举的一个中间人感到非常荣幸。我谨代表我所帮助的异教徒,向大英圣书公会致以衷心的感谢。我将雇用一些中国人当推销员,以最低价格出售圣经给中国人。有一个推销员对我说,他是免费将圣经分送给中国人的。我已在今年夏天送了数百本到福建省,我付了运费。

1812年12月22日 广州

关于在前信中马礼逊向伦敦传教会建议聘用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一事,他在此信中写道:





恐怕我在前信未曾提到所有在广州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之事,其实美国人也同样遭到驱逐,但在广州的美国人总是保持顺和,不引起中国官方注意;况且美国也没有派兵舰和士兵到中国,所以不会使中国官方生疑。但是你们以为美国传教士派来后可往中国内地去,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只有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后,如有人在内地接应,他们倒可潜入内地。当然,美国传教士如欲进入中国内地,也许不至于被处死,但中国官员会立刻制止他的活动,把他捆绑起来投入监狱,然后把他押送到广州驱逐出境。如有中国人藏匿美国传教士,他将会有生命危险。因此,现在如果要聘用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有何好处呢?

在上次给你们的信中,我曾提到澳门东印度公司的全职译员史当东爵士已离开中国,因此,该公司要我出任译员以补缺,并答应我仍可用一部分时间从事我的第一职业。但是,伦敦东印度总公司是否会批准这个任命还没有最后确定。现我从事的多项工作,令我非常忙碌。

蔡兴和高先生仍在我处工作。高先生已经看出拜偶像是虚空之事。他很乐意帮助我校正圣经译文中所用的成语,还审阅了送去木刻的译稿。可是高先生还未完全明白基督教的教义。

3年前,我曾向纽约的梅森博士建议派遣美国传教士前往亚洲传教。当时他回信说那是空想。他为什么那样说,我真的难以明白。基督教,就其精神来说,是世界宗教,它可以埋葬民族偏见,如能对之有更多的明白、相信和喜爱,就更加便于世界各国都团结起来。因为各国人民都是兄弟。

关于马礼逊妻子患病问题,他在此信中写道:

我的爱妻玛丽的身体虽比前有所好转,但离开完全康复还差得很远。神经的衰弱,加上她身体本来就较虚弱,不可能对她抱有迅速恢复健康的希望。我们只有等待上帝的旨意,主在我们的苦杯中掺进了许多怜悯。等到米怜牧师到澳门之后,玛丽甚盼他的妻子能常与她结伴得到许多喜乐。



关于马礼逊编纂《华英字典》一事，他在此信中写道：“编纂《华英字典》，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快，这是因为我工作繁忙，不可能投入许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澳门东印度公司积极赞助这项工程，已向伦敦总公司正式写了报告，要求从英国运来一部印刷机和派来两名印刷工人，把这部字典放在中国印刷，中国印刷工人负责制作中文字模。至于《中文文法》和《会话》两本书，我已经寄给你们了。”

马礼逊在这封长信里，初次提议盼能在麻六甲创办一所书院之事：“我希望能在麻六甲创办一所学校，以便训练欧洲籍居民和当地的中国居民能够成为传教士，这样就可以派他们到恒河以东各国传播基督教。同时，也应在麻六甲设立一座印刷所，以便印刷中文圣经，并便于当地人使用印刷品进行传教。我希望在麻六甲有一个亚洲差会的中心，有一座印刷所和在亚洲的传教委员会，即使不能常见面，也比和伦敦通信往来要缩短许多时日；况且亚洲传教委员会所作的判断和决定，恐怕要比远在英国坐在办公室里对亚洲传教事业知之甚少的委员会作出的判断要实际得多。当然，最后的决定权，仍属于伦敦传教会委员会。”最后，马礼逊在这封信里提到他最近搬家之事：

我已经租到一座比较凉快宽敞的房子，所付房租比原来的高一些。在我旁边还有一座较小的房子，我也把它租下来，以便米怜牧师和他妻子到澳门后能住进去。中国官府不准许有更多的欧洲人到澳门定居，这个律例颁布已有一百多年了。而这里的葡萄牙当局也不准欧洲人在澳门定居，除非是外国商行的职员。澳门是一个中葡共管的地方，中国人是主人，他们有权下命令给葡萄牙当局和他们的立法机构。由于中国律例禁止外国人在澳门登陆，如有欧洲人欲在澳门上岸，地方官员往往向任何要求上岸的外国人勒索金钱。

今年夏天，澳门的中国县令在此张贴布告，禁止在澳门的中国居民信奉天主教，但我至今还来听到因中国人皈依天主教而被起诉的案件。

我现在已经用中文向澳门的中国人口头布道，已经有11个中国人到我这里参加礼拜。他们都认真听道，极有礼貌。每逢礼拜天，我都在这里





主持礼拜并向中国人证道。我开始先作一个祷告,念一段中文圣经的经文,然后讲解其教义,结束前再作一次祷告,唱一段《诗篇》或《圣诗》。在夏天,我向中国人讲解《教义问答》。我计划收容 20 到 30 个孤儿或穷苦儿童,用中文向他们讲述最浅的基督教教义和念一些经文。

以上是我写的一个大纲,以便能让伦敦传教会委员会对我过去一年里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有一个概念。求上帝饶恕我在工作中的缺点,赐福给我所有做对的事。

1813 年(马礼逊 31 岁)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 1813 年年报摘录:

董事会现把视线转往中国,那是一个巨大的帝国,人口众多,拜偶像之风盛行,不可能不引起所有基督教徒对中国表示最深切的关注。在那个国家的海岸,我们杰出的弟兄马礼逊在那边坚持单独从事最有意义的圣工已有数年,还在把具有真理意义的圣经继续译成中文,以便能够译成人类祖先亚当在中国的 3 亿多愚昧无知的后裔能看得懂的宝书。马礼逊中文掌握的程度,可能在欧洲无人能超过他。他已编完一本《中文文法》,且已赠送了一册给孟加拉的英国总督。他也已出版了他所翻译的《路加福音》,也已经寄给了我们。董事会为了感谢大英圣书公会第二次捐款给马礼逊,决定将此书赠给该会委员会,以作为圣经图书馆的典藏。

马礼逊曾多次埋怨只命他独自一人在中国担负这伟大的工作,他担心他一旦死去,将会使中国传教圣工长期停顿。董事会有鉴于此,已决定派遣米怜先生,取道好望角前往中国,甚盼米怜成为马礼逊可以接受的同工。董事会根据马礼逊的重要建议,已决定要在爪哇岛建立一个差会,因该岛有 20 万中国人聚居,可将印好的中文圣经在那里散发。还有一桩不能不记的事,马礼逊还关心在广州的欧洲人的灵性生活需要,主要是供应他们英文圣经。为此,他已汇寄了 285 元给印度加尔各答的大英圣书公会的分会,要该会把英文圣经运来散发给他们。



以下是马礼逊寄给伦敦传教会 1813 年的日记的摘录：

◎ 1813 年 2 月

上帝开恩，保佑我身体健康，使我可以再次向伦敦传教会报告自己在异教徒的中国的⋯工作情况。荣耀归于上帝！本月我分赠给两位天主教徒共约 100 本中文的《路加福音》《教义问答》和劝世文。最近我获悉，他们曾将我的这些书送给澳门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们看过。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们认为这些书是旁门邪道，吩咐中国天主教徒烧掉这批赠书。在此之前，那两位天主教徒说，凡是来看望我的人，都是天主教的罪人。我提这事，并非要中伤那两位中国教徒和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们。他们的心灵，我认为是一种嘲笑，令我深感遗憾。

◎ 2 月 28 日

今天我到达广州，发现我的家人还好，使我感到快乐。

◎ 3 月 7 日

今天我送给一个穷人一张劝世文，并讲解给他听，人必须与上帝和好，拜偶像是罪恶。今天和家人及助手们讲了对天上的声音漠不关心和对疏忽了虔敬侍奉上帝的罪。晚上在一起祷告。

◎ 5 月 9 日

我的中文老师高先生回来了，他参加了今天的崇拜，今天共有 10 人参加。我引用了耶稣安慰他门徒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就必再来接你们。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叫他们念几遍，他们答应要背诵这段宝贵的应许。

◎ 5 月 16 日

我重患严重的头痛病已很多天，但我仍向中国人传福音。今天我接待了此地的中国县官的正式来访，我有机会常与他见面。他急切地盼望能升官。

◎ 5 月 23 日

今天高先生高兴地帮我教导我的佣人们，愿圣灵有效地感动他们。今天和爱妻玛丽一起参加了圣餐礼。





◎ 5月28日

今天高先生对使徒约翰所叙述的耶稣受难的故事很感兴趣。今天我收到了印刷工人送来印好的20册《保罗书信》。上帝啊,求你差遣圣灵教导我如何宣讲真理,以打开异教徒的心门能接受福音书中所载的喜讯。

◎ 6月6日 礼拜天

今天我向参加崇拜的人讲解了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高先生帮我向佣人们讲解圣经。今晚有人从广州来告诉高先生,他的妻子病重得快要死了。于是他和他的儿子决定连夜赶回广州。他要求我为他妻子祷告,但他也说生死皆由天命。

◎ 6月13日

今天我在崇拜时讲了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要我们丢弃万事,为的是得着基督。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在华北的山东省发生了严重的灾荒,我听说在那里已见到人吃人的惨状。黄河洪水泛滥,淹没了所有的农田。在华南的广西省也发生同样的灾情。中国人不理解,只认为是水龙王在作怪,造成许多房舍被洪水冲走,以致稻谷颗粒未收,并且丧失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中国皇帝决定施恩,对受灾地区的年赋减少一半。

◎ 7月4日

今年上半年,我夜以继日地翻译《新约全书》,希望能完成;与此同时,我还完成了东印度公司交给我的翻译任务。

今天是礼拜天,大约在下午3点钟,我和爱妻玛丽坐下正预备举行圣餐礼时,忽然有人通知我,米怜先生和夫人已在澳门登岸了。我们当然都非常兴奋,这种既有喜也有忧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这位我期待近7年之久的同工,现在终于从我们的遥远的祖国真正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我的爱妻久已渴望和祈祷,盼能有一位虔敬的女伴以打破她的孤独并一起侍奉上帝,那位米怜夫人终于来到了澳门。可是米怜夫妻到这里后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呢?他俩是否能获准居留澳门抑或被驱逐出境呢?现在都无法说定,但后者的可能性居多,这当然不是我所盼望的,可是我却为此甚为忧虑。

于是,我立即朝着离我家只需步行10分钟即可到的那座小旅馆去。一路上我恳求上帝赐福,引导我能顺利办理一切手续。我和米怜夫妇见面稍加



寒暄后,先把米怜夫人用轿子送到我家。我和米怜弟兄按照此地礼节立即前往拜见法官和总督。他们两位都客气地接见了我们两人,当时他们并没有反对米怜先生到澳门来。

◎ 7月5日

今天我去拜会一位先生(原著未提名字和职位),向他报告了米怜先生已到达澳门,请求他准许米怜在此居留。他先犹豫了一会,然后断言说无人可以在澳门居留,只有到此纯粹经商的英国人方始准予居留。他说澳门的中国官员禁止在澳门设置宗教机构的,等等。他最后同意不积极干预,而考虑让米怜先生作为一个要学习中文的学生逗留澳门。我在今天的日记中写了祷文:“靠着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祝福,到现在大门已经为米怜开放,愿上帝赐健康给他的仆人米怜先生,使他不久能在这里学习中文,成为耶稣基督忠实的传教士。”

可是,米怜夫妇到达澳门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澳门,不论是英国人还是葡萄牙人,都对他俩抱敌视态度。我相信有人已经向总督告状,最后,立法会议开会讨论后全体表决:“米怜先生不得居留澳门。”

◎ 7月9日

今天清晨,总督府派一名中士到我家里,传令我立即去见总督。他前几天接见我时非常客气,谈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但今天对我却非常冷淡。坐下后总督开始问我:“那位住在你家的教士有意要居留澳门吗?”我答道:“总督阁下,是的,如果你批准的话。”他接着说:“那是绝对不许的。米怜先生必须在8天之内离开澳门。”我立即单膝向总督下跪,恳求他不要坚持下达这道命令,盼能延长米怜在澳门的居留。总督回答说,那是他的命令,不准任何人在澳门居留,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英国人和葡萄牙人才被批准居留。如果我让米怜留下,也是违背天主教信仰的。总督又对我说:“过去曾有人要求我取缔你马礼逊居留澳门,因为你在此刊印中文书籍。但我出于对你的私人友谊,克制自己不向立法会议提出你的问题。”到最后,总督对我说,他可以把8天改为在18天之内,米怜必须离开澳门。至此,我想我已无法取得成功而离开了总督府。我回家后曾想写一封申请书给总督,还想写一封陈情信给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但这显然是无效的,因而打消了这个念头。





◎ 7月10日

米怜先生必须离开澳门,我让他先去广州,在那里等我。他可在广州住到冬天,我会在那里给他一些帮助。他的最后落脚点只能是在爪哇或麻六甲。愿上帝引导我们走向最能荣耀主的名和为人行善的道路。

◎ 7月11日 礼拜天

今天我讲解了圣经《罗马书》第3章,依靠耶稣,就可称义,给来我家帮佣的马来姑娘一些教导。爱妻玛丽也帮助她学习一些英文经文和《教义问答》。今天和新来的米怜夫妇和玛丽同领圣餐礼。愿上帝祝福我们每次举行的圣餐礼。

◎ 7月19日

等待总督和法官决定米怜先生何时可赴广州。总督非常无礼,不理睬我们的任何解释。日间,总督派一名中士到我家来,命令米怜立即前往码头上船。我们向大副打了招呼。

◎ 7月20日

米怜先生今天登上一艘中国民船前往广州。那艘船带他偷渡到黄埔,然后换乘另一艘中国民船去广州。

◎ 7月21日

我看到米怜先生多次被澳门当局拒绝居留,使我发觉和想到,我也必须放弃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为事实上,我既要为东印度公司当译员,又要当传教士,这二者是不可兼得的,长此以往,二者必须分开,到头来,比较妥当的答案,还是我迁往麻六甲或爪哇去做传教事业。啊,上帝!求你指引我该怎样做!我已劝告米怜先生选择上述任何一地,准备在那里立脚。

1. 译者注:米怜夫人未能随她丈夫到广州去,因为当时中国政府禁止任何外国妇女在广州居住。经过澳门葡萄牙总督特别批准,米怜夫人被容许暂时居住在马礼逊家中,与玛丽结伴,且她已经怀孕。

◎ 7月25日 礼拜天

我和家人在一起举行崇拜,讲解了圣经《罗马书》第5章因信称义之福,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彰显了上帝的爱。罪是由人类始祖亚当而来,救恩是由基督而得。然后我们一

起诵读《教义问答》。爱妻教导我们的小女儿一些圣经故事。最后我与爱妻和米怜夫人¹一起崇拜上帝。

今天收到米怜先生自广州的来信,他已在上礼拜四安抵广州,身体很好,



但我没有想到在广州的英国人，对同样来自英国的米怜先生竟是如此地冷淡。我倒并没有多大的期望，即使是很低的期望也令我失望。

今天我在《京报》上读到中国皇帝下诏。他命佛道教的和尚和道士在靠近河边的山上建造一座特别的祭坛，以便向天求雨。皇帝已命数位王子前往献祭。有一位佛教的和尚在北京已被拘捕投入监狱，因他胆敢张贴告示，要求皇帝修复全国所有的庙宇。

◎ 8月1日

今天上午去参加了一位荷兰商行的职员们的丧礼。今天讲解了圣经《罗马书》第6章，信徒借着洗礼得以为上帝活着而能侍奉他。我听到米怜在广州有一小病。

◎ 8月15日

我是8月7日离开澳门的，8月10日抵达广州，发现米怜已经病愈，正在用功学习中文。他是住在一个炎热和不舒服的房间里，我建议他请求英国商行大班为他找一个住处，以便继续攻读中文。在广州，没有一个在英国商行工作的职员关心米怜是否病愈，但我相信，米怜弟兄会照顾自己身体的，广州天气确实炎热不堪，尽管如此，米怜还是照样用功学习中文。礼拜三我又头痛得非常厉害，礼拜四好了许多，于是我又回澳门去。

◎ 8月22日 礼拜天

讲解了我们肉体和灵性的需要，我感到缺乏成功的可能性。我的上帝啊，可怜我吧，我恭顺地恳求你。

◎ 9月30日

今天又来到广州，很高兴见到米怜先生健康如常，用功学习中文，以便将来可以向异教徒传播基督教的福音。我把在澳门的家人交托给上帝看顾。在离开澳门之前，我已将《新约全书》全部译成中文。

◎ 10月15日

今天有一位以前曾接受我赠阅劝世文的中国人来我处索取更多的劝世文，以便能送给他的朋友们阅读。

前几天米怜先生回澳门去，到家时，发现他妻子生病。过了一天或者两天，她平安地生下一女。现在我正在全力以赴编纂《华英字典》，这是一项非常吃力和费时的工程。我心里空虚，思想贫乏。我的天父上帝啊，求你支持





我，不要把圣灵从我处取走，神圣的救主，求你不要让我的心灵与生命离开你。

◎ 10月17日 礼拜天

今天讲解了圣经《加拉太书》第2章16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 11月2日

上礼拜天，米怜先生又前往广州。今天收到从英格兰寄来给我的几本书。目前，我因中国政府带来的麻烦感到沮丧。我在心里，甚盼能离此前往比较方便的地方，好使我自由地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和想法，爪哇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地点，作为我们传教的基地。求主引导，帮助我们完全相信并依靠主的安排。

◎ 11月7日

东印度公司在本季内，与中国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造成英中贸易停顿近两个月之久。但事情经过与我所写的日记是不相干的。

◎ 11月13日 礼拜天

我讲解了圣经《歌罗西书》第2章1—3节，劝诚信上帝的人要用爱心互相联络，以致在悟性中包含着充足的信心，得知上帝的奥秘乃是基督。高先生在念这段经文时显得非常严肃。中国人见到我们时称我们是番鬼，他们认为我们很奇怪，尤其当我坐下来用中文同他们谈话，也许我讲的是蹩脚的中文，他们非常好奇。这时，年轻的中国人就会有意举止轻浮，表现不敬重我。一个外国人，如果看到异教徒在起初时嘲笑他，应当不必感到意外，只有和他们长期交往之后，他们才会对我所传的基督教产生崇敬。我在广州天天都遇到这种情况。

米怜先生已开始向在广州的少数欧洲人传教。啊，求上帝怜悯我们，使我们能看到你对每一个人的救恩。如果他们肯来听道，在广州就可以召集不少欧洲人信奉基督教。如有不止一个传教士来此，就可向在中国港口经商的欧洲人传教。我为米怜弟兄做这件事而高兴。

在过去3个月里，在华北发生了叛乱，叛乱的结果使中国人大为焦虑不安。叛乱起因于山东省发生灾荒。中国皇帝的弟弟利用此次灾荒企图篡位。他率领叛乱者占领了皇宫两天一夜，但遭清军击溃。在山东、河南和北直隶这些省份有不少地区落入叛乱者之手。但因占领皇宫失败，叛乱者被迫败



退。皇帝从各地,甚至从满洲调集清军与叛乱者激战,终于在山西边界收复了周围 100 英里的山地。他对此次叛乱甚为恼怒,发布了好几道上谕。他责备自己在道德上有缺点,谴责了政府的大臣们不负责任,缺乏爱国心和腐败无能。他下令斩杀了约 20 名太监,因其中有数人企图用毒药或其他手段谋害皇帝。中国百姓认为老天特别喜欢这位皇帝,所以在遭到这样危险的颠覆活动中仍能保住他的皇位。有一个叛乱分子说他是信奉天主教的,说此次叛乱是由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们策划的,因此在广州的中国总督相信此次叛乱可能是由罗马天主教神父们鼓动的,他便派遣下属官员前往澳门进行秘密调查葡萄牙人和天主教主教和神父的行径。这是一位在此调查的官员对我说的。我认为,他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

◎ 11 月 23 日

今天,澳门东印度公司大班罗勃茨先生去世了。他生前待人真诚、友好和有爱心,受到许多人尊敬。他的死,使在澳门的外国人为之深深哀悼。

◎ 12 月 12 日 礼拜天

今天有 12 个人参加崇拜。米怜先生送来两个人。高先生读经。我这里有三个年轻人每天跟我学习《教义问答》。我今天讲解了基督徒与世界、撒旦和肉体的争战。啊,求上帝赐福给我这微弱的努力!

◎ 12 月 31 日

昨晚我被剧烈的头痛病所困扰。今天晚上好了。我要感谢上帝,他仁慈地保守了我的生命。我不愿变成尘土,做一个无用的仆人。

我赞美上帝赐我在今年能将全部《新约全书》译成中文,现在已经快要印好了。啊,愿这部书能真正地起到伟大的作用。

我赞美上帝恩待我的家属。求主赐我能和我的家庭成员同在许多年,好让他们在地上侍奉主,到天国之后永远侍奉主。

我赞美上帝给了我一位助手米怜先生。我相信这是上帝所安排,要他和我同工。愿上帝保佑他,祝福他,愿异教徒因他所做的圣工而能够赞美主。

有许多人在这一年内奉召归天,而我到今天还活着,这是上帝仁慈的纪念碑。主啊,求你继续保佑我。

我为至今尚未见有异教徒改邪归正而忧伤。我害怕我欠缺力量将上帝的全部劝告向异教徒宣布。主啊,求你饶恕我,帮助我能忠心地将耶稣的福





音能宣讲给异教徒们听。阿门,再阿门!

1814年(马礼逊 32岁)

◎ 1814年1月1日

啊,在这新的一年,我希望看到可怜的罪人们能改邪归正!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伸展你的圣臂,发出你无所不能的力量,拯救他们吧!

◎ 1月2日

有人告诉我,广州总督府官员曾多次提到我的名字,有的指责我,有的称赞我。中国官员通常不喜欢像我这样懂得中文和他们习俗的外国人。公行的中国商人们,把我的情况已全数报告给政府,说所有的英国商行的译文,都是出之于我的手。中国官府在发布的文件中,都使用了粗鲁的措词,指称由我起草给中国官府的公文,都出于极坏的动机,使他们甚为不满。

我和米怜弟兄在去年商定,让他前往爪哇、麻六甲和檳榔屿等地进行一番考察,散发已经印好的《新约全书》给当地的中国居民,并寻觅一个住处,以便建立传教差会。这是他去那些地方的两个主要目的。他也应在爪哇确定地址设置一个印刷所。为此,我们决定印行2 000部《新约全书》,

10 000张劝世文,5 000册《教义问答》,这就需要一大笔钱。米怜如去的话,也需要一大笔旅费等。这个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这次考察势在必行,是必须去做的。我们认定完全有必要这样做。谁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要让我们在英国政府保护下,前往已由英国占领的上述地区,先向当地的中国居民传播基督教,然后训练其中皈依的信徒,让他们成为传教士,派他们去邻近的交趾支那和日本传福音呢?我们不会因最初选择中国但遭到禁止传教而灰心的。

◎ 1月11日

今天,我的中文老师高先生和他的儿子,不得不离开我家而逃亡。他们是由一位可以相信并依靠的人来通风报信的,说这里的巡警正在设法来逮捕他们。警官根据告发,说高先生在教我中文的3年内,至少已积蓄了30 000—40 000元。这种笨拙的报告已足够引起中国官方的注意,因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间财富。高先生说 he 非常对不起我,不能再继续教我



中文。他已在想如何报答我。他决定逃走之后，将会在异地传播我授给他的基督教真理，他说这是他回报我的最佳办法。

在前文已经提到，米怜先生是被澳门葡萄牙总督下令离境前往广州的。不久后，马礼逊又前往与米怜会合。他在广州辅导米怜学习中文差不多有4个月。在这期间，他们两人详细地讨论了什么是最好的办法以达到他们传教的目标。在以上的几篇日记中，马礼逊已简单地提出了他们的计划。下面是马礼逊写给米怜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他是怎样深思熟虑地提出了把中国的传教事业建立在一个牢靠的基础上的重要性，摘录如下：

亲爱的弟兄：

由我们所爱戴的和有高度特权的英国教会向我们提出的目标是：要感化中国人和所有讲中国话的人皈依基督教。这芸芸众生散布在中国和附近海外如此广大的地区里，如果把我们的工作园地圈定在恒河以东所有的国家，也是不会过分的。

要达到这个目标：在上帝祝福下，如果能够在中国本部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自由的、不受干扰的差会将是最理想的。但在目前，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如果能在广州和澳门近郊有一个地方设立差会，似乎是相当理想的。我们在那里可以自由地进行传教，可惜只能局限在一间屋子里，又不被准许与当地中国人接触。虽然起初认为是可行的，却因这些限制而效果仍然是不理想的。

我希望我们所要建立的传教差会应该是永久性的，以耶稣基督之名建立起来的基地将可世代相传下去，直到我们可以完成建造光荣的圣灵的殿堂，把它奉献给耶和華，将荣耀归于耶稣基督。

我的弟兄，由于我们无法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基地，那就必须到恒河以东任何国家，觅一个地方，建造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需要有一个差会总部，在那里我们可以聚会和讨论差派传教士前往东南亚、包括中国去传播基督教。这个总部还可以让患病的传教士在无法工作时，有一个养病和退休的地方。

我要求，在上帝祝福下，在那个新建的基地创办一所学校，训练当地





和欧洲来的青年成为传教士，接待从欧洲来的传教士学习中文。为此，我的弟兄，我要你前往寻觅和建立这个重要的差会，集中力量做好基础工作，训练传教士，派他们前往各地去开辟圣工。在那块基地上，我们要成立一个“恒河以东传教差会中心”，创办一所中文书院和建立一座印刷所。如此我们就能够差派在那里训练好的传教士前往东南亚和中国，全职地传播基督的福音。

现在，不论在澳门或广州，都因门户禁闭无法进入传教。为此，我们可以在麻六甲或爪哇找到门户开放的地方。我强烈地劝阻，不要为了要找一个地方设立差会，而令人为难地去与世俗的事务拉上关系。如果为了担当某种义务以便能平安地得到耶稣的救恩，也许我们还留在英国。我也不止一次地对你说过，我渴求得到自由，以便不受约束去传播基督宝训的奥秘，把基督教的真理和盘托出以感化中国人。为此缘故，我甚盼放弃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去寻觅一处禁止较少的处所。

结果是，我的弟兄，我不会因放弃我在这里的工作而感到有多少遗憾，如果能在爪哇、麻六甲等地找到一块地方以建立传教差会，将会使我们获得和享受更多的自由。愿我们的救主上帝引导我们的前程！

1813年7月15日

由于米怜在广州久留会引起中国政府对他的注意，他必须前往马来群岛，以便在那里向中国居民进行下列工作：

1. 向当地中国居民分送《新约全书》和劝世文。
2. 在当地寻觅一处安静和安全的地方，以建立中国传教差会，这样就可免受中国政府的逼迫，自由地、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
3. 调查马来群岛中国居民人数，以便将来指导年轻弟兄如何更有效地在该地区传福音。
4. 在爪哇和檳榔屿了解是否有印刷所可以印行马礼逊所编的《中英会话》，以便帮助年轻弟兄学习中文。



米怜先生觉得“过早地剥夺了他从马礼逊处获得教诲、私人友谊和忠

告,中文也没有学多少”,为此感到十分沮丧。与此同时,马礼逊夫妇还细心照顾米怜的妻子,让她住在他们家里,使米怜在广州独居期间可以放心和专心学习中文。对此,米怜对马礼逊夫妇也抱着感激之情。米怜先生还提到,他忠实的朋友马礼逊给予他的指点和明智的意见证明非常有用,这是他在马来群岛时期常常提及的。

米怜先生到达爪哇时,受到思想开放的英国总督赖福士爵士的热情接待并给予方便行事。他在重回中国前,曾在麻六甲停留,那里成为他日后工作的地点。他到麻六甲时,又受到英军司令法奎哈上校的接待。上校表示支持米怜在该地建立差会的计划,在那里推进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圣工的进程。米怜此次赴马来和麻六甲等地所进行的调查已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在米怜前往爪哇、麻六甲等地考察期间,马礼逊又编印了一篇劝世文,又将《旧约》写了一个简明的大纲,把《旧约》中所载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始祖、洪水、以色列民族到埃及和出埃及,颁布律法和救主降世的预言等主要事件,都写在这篇大纲里。他还在同一个月中印行好几首圣诗,作为礼拜时可以齐声歌颂,这些圣诗是从苏格兰版本的《诗篇》和大不列颠最常用的圣诗中编译出版的。在翻译过程中,他得到一位中国学者和他的儿子的帮助配上了韵律。

米怜已在马来群岛考察期间在中国边缘地区散发了相当多的《新约全书》,马礼逊认为需要及时加印。但初版是大8开本,成本太高,马礼逊决定把重版本改为12开本。马礼逊还决定制作两套木刻版,以防遗失其中之一。

诚然,马礼逊常常在打算要从广州迁往麻六甲或者槟榔屿去,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印刷圣经,还可降低印刷费用。所以他决定把木刻版留在广州,另外一套送往麻六甲,以便能同时在中国和马来群岛散发“上帝的话”,即圣经。

除了印行12开本的《新约全书》,马礼逊还考虑印行袖珍本或类似携带方便的较小的版本,以便散发。在决定后者之后,他就命刻版工人另行制作,预算共为500元西班牙银币,每本约需0.5元西班牙银币的成本。





1. 译者注：蔡高是马礼逊在中国吸收的第一位教徒，也是中国加入基督教新教教会的第一人。马礼逊为他施行基督教洗礼的日期是1814年7月16日，具体细节参见本回忆录那年的7月15、16日马礼逊的日记。

他在进行此项工作时，曾遭到中国政府间接地压迫和蓄意破坏。刻版工人中有一位名叫蔡高¹，前来向马礼逊表示要抛弃偶像。他的悔改和改信基督教的经过记载在马礼逊1814年的日记中。

为求继续使这部回忆录的线条更加清晰，必须不可忽略说明另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从马礼逊到达广州之日起，誓志要以刻苦的精神，努力编纂一部大部头的《华英字典》。如果只是一部手稿，那就无法使人们广泛使用。但要印刷出版这样一部篇幅巨大、极为详尽的字典，就需要很大一笔印制费，这使得马礼逊一筹莫展。以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曾编过一部这样的字典，但其篇幅只及马礼逊所编的六分之一，而当时他们所付出的印制费已高达200元西班牙银币。如今马礼逊印制的字典要花费巨额款项，决非他本人所能负担，也非伦敦传教会可以募集，最后是由东印度公司决定不但出钱，还设法出力印制。

东印度公司伦敦总公司不久就派出汤姆士技师从英国带来印刷机、英文铅字字模和其他印刷用品等来到澳门。马礼逊见此情况，在写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我过去常向你提到的我在编纂的《华英字典》一事，现在已经有眉目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已慷慨地承担这部大字典的全部印制费，而且已经从英国运来了印刷机来专门印我这部字典。我祈求上帝赐我生命气息，以便完成这部巨著。

汤姆士技师在澳门期间，不仅印刷马礼逊的字典，还帮助印刷传教印刷品，如劝世文等，还帮助其他来华传教士印刷所编写的传教印刷品。

1814年年底，广州英国商行前任大班帕里捐赠马礼逊1000元西班牙银币作为在华传教费用，其中一部分款项已经用在印制12开本的《新



约全书》上。¹今年马礼逊已译完圣经的《创世记》，到1815年初经过修改后已经印刷出版。现在决定让米怜先生离开中国，按照马礼逊以前的决定，前往麻六甲建立一个传教差会。米怜已带了他的夫人在1815年4月17日平安地到达麻六甲。米怜在写到他在澳门与马礼逊夫妇话别的心境时说：

当我们与马礼逊夫妇分别时，想到我和妻子最初到达中国住在他们家中的经历，特别是他们夫妻两人一直以基督的爱不同寻常地照顾我俩的生活时，禁不住使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是，上帝需要我俩响应他的呼召，我们必须要去履行的。

以下是马礼逊认为应当在麻六甲设立对中国传教的差会的理由：

麻六甲离中国很近，在那里便于与聚居在马来群岛的中国居民往来。麻六甲位于交趾支那、暹罗和檳榔屿之间，随时可与印度和广州联络，因商船常在两地停靠。麻六甲的气候也较适宜，如有传教士在别地时患病，可到麻六甲治疗，那里是一个理想的休养地。麻六甲又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里有英国殖民统治者部署的必要的兵力。马礼逊期待麻六甲成为各国所派传教士的一个中心站。此外，马礼逊还要在该地建立一所学院，以便于学习中文、马来文和恒河以东各国的语言。除了照顾传教士的生活和提高当地中国人的道德品质之外，马礼逊还计划在麻六甲为退休的传教士、传教士的寡妇和孤儿设置养老院和收容所，以

1. 译者注：根据英文《中国丛报》记载，《新约全书》中文译本在广州共印制2000部，工本费共用去3818元西班牙银币。整部圣经是在1823年印好的，取名《神天圣书》，共21卷，是线装书。英国方面共捐赠6600英镑，美国方面共捐赠3600元西班牙银币，东印度公司大班帕里共捐赠1000英镑。至于《华英字典》，1815年出版了第一卷，书名是《字典》，这是马礼逊根据嘉庆12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的，汉英对照。第二卷第一部在1819年出版，书名是《五车韵府》。第二卷第二部在1820年出版，附录中特别列出了中文的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6大类书写方法。第三卷在1822年出版，书名是《英中字典》，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中英对照，例句都有中文译文。整部《华英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有六巨册，合计4595页，工程浩大，全由马礼逊一人经过13年的积累和编纂而成。这部大字典的印制费和技师、刻版工人的工资等项，全部由东印度公司支出，一共高达12000英镑，可参考英文版《中国丛报》1834年6月，第82页，1835年10月，249—261页以及《华英字典》原版本内容。





便照顾他们。他要为传教士的子女专门办一所学校教育他们，盼望这批孩子长大后仍留在国外，如合格，可继承他们的父辈们的圣工。

当米怜在麻六甲定居后，接下来他和马礼逊一起草拟了一份章程，以便呈报伦敦传教会审批，其条文登载在米怜所写的《十年回顾》一书中，内容如下：

1. 中国目前的状况，对我们要安排印制传教书籍和劝世文等，以及对我们要做的其他传教工作，都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对我们能否居留在中国也是不确定的。为此，完全有必要设法在中国境外寻觅一处由某个欧洲基督教国家所管辖的地区，把我们对中国传教的差会设置在该地，以便未来能加以合理的使用。在那里作了充分准备之后，如果上帝悦纳，他就会为我们开放中国的门户。故此，我们认定，麻六甲是这到此目标的最适宜的地点。据此，我们决定，由米怜先生前往麻六甲，旨在当地开始建立此差会。

2. 米怜到达麻六甲之后，应设法申请或购置一块地皮，作为差会的产业，以建造达到我们目标的房舍。

3. 要求在最短期内，在麻六甲我们的基地开办一所免费的学校，为将来发展成为一所学院作准备；训练当地虔敬的青年接受教育，派他们到中国和邻近的国家去传播基督教。

4. 要求在麻六甲刊印一份小型月报，以便传播实用知识和基督教。

5. 本差会的圣工，主要是面对中国人，但也不排斥其他国家的人。我们等到有了足够的工具和经费之后，就可以将圣工推向邻近的国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伦敦传教会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内派遣传教士前往马来等国家开教。

6. 本差会所要进行的各项工作，与中国、马来和印度以东的其他传教会都有关系，应考虑设立一个包括该地区的所有传教会的差会总部。为此，我们选定“恒河以东传教差会”这个名称。我们只是指出工作的范围，并非宣告我们想囊括这广大地区所有的圣工。我们盼望各个传教会都能



派出更多的传教士到印度以东的广大地区开辟圣工。

7. 甚盼在最短期内,本差会的领导机构——伦敦传教会能够募足经费,差派印刷技工到麻六甲来建立印刷所,以便印制中文、马来文和英文的传教用品。在这个印刷所建成后,我们希望首先印制中文圣经的全部和其他印刷品,还可出版介绍中国和马来等国家的语言、风俗和主张等的印刷品,便于我们向欧洲介绍这个地区的传教事业等情况。

8. 要求在麻六甲出版一份小型的英文期刊,旨在促进传教会在印东以东地区的合作和交流。我们欢迎所有在这个地区的传教士们踊跃投稿。

9. 要求“恒河以东传教差会”举行不定期的中文礼拜,欢迎当地异教徒来听道。在条件成熟后,可在那里建造或购置一座永久性的教堂。

10. 由于马礼逊先生正在加紧编纂《华英字典》的工作和忙于其他事务,他无法全部翻译圣经的《旧约全书》,就要求米怜分担一部分《旧约全书》的翻译工作,以便他俩能合作完成全部圣经的译文,在麻六甲印刷出版。

靠着上帝的恩典,以上制订的章程所规定的目标,有些已经达到,但大部分要在麻六甲差会建成之后,希望能在三年之内完全达到。这里必须说明,这个章程的制订都是在伦敦传教会董事会的指示下进行的,只有董事会才有权批准或取消章程的任何或全部的规定。这份章程是给中国差会的指导,是根据伦敦传教会的指示做好各项工作的依据。为此,我们毫无例外地需要经常把本章程规定的目标牢记在心,以期最终能够完成。如果不这样规定,往往就会无所适从;既规定了,就不必花时间去争论孰先或孰后,因为所定的目标都近乎是同等重要的。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寄给马礼逊的指示信:

亲爱的主内弟兄:

大英圣经公会已通过决议,捐赠 500 英镑给你作为在中国印刷圣经之用。这是该会给你的第二笔捐款,盼望你尽快地将全部圣经译成中文后出版。

你寄来的有关中国皇帝禁止印刷和向中国人散发基督教读物的上谕





译文已经看到了。我们感到竟有一些头脑发昏的人直接与上帝为敌，而你却绝不因此灰心，仍一如既往做圣工，坚信上帝万能的臂膀必定能够支持和保佑你，这使我们非常高兴。

与此巧合，我们更高兴的是，在同一时期里，千百万中国移民在爪哇居住的地区已被英军征服，直接由英国统治。这样，你将要印制完成的中文圣经，就可运到该地自由地散发，也可向居住在槟榔屿和邻近地区的中国移民自由地散发了。

亲爱的弟兄，有谁能告诉我们，也许在最近的将来会在广州，甚至北京，在中国皇帝的赞助下，会成立一个圣经公会呢？不管当今中国皇帝的禁令有多大的危险，我们要继续为这件事求告上帝，使圣经像公正的太阳能照射到中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再见吧，亲爱的弟兄。愿上帝赐福予你，保佑你和你的妻子。愿上帝的荣光照亮你，赐你平安。这是你亲爱的朋友们的祝祷。

哈德凯斯尔

伯德

特雷西(签名)

1813年1月8日 伦敦

以下是1814年伦敦传教会年报中所载马礼逊在1813年的工作情况，摘录如下：

本董事会已收到我会派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度、坚持不懈工作的马礼逊先生的报告，通知我们他已将《新约全书》全部译成中文并即将印制完毕。他希望在下一趟货船驶回英国时，能寄几部给我们。我们早已收到他寄来的中文《保罗书信》的大部分，其余部分不久也会寄来。本董事会对马礼逊为传扬基督福音杰出地完成工作，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他不顾中国皇帝的禁令，已在中国散发中文圣经和劝世文等，且已设法运到帝国遥远的地区散发了。

中国政府虽然不准马礼逊公开传教或进入中国内地，但他已在他家



里对一些中国人讲解圣经了。有些人已经得益,决定抛弃偶像,愿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其中一位已经写信给本会的司库和书记,高度赞扬马礼逊的品德,并且要求我们告诉他基督教信仰的全部真理。

我们也很高兴向年报读者报告,马礼逊正在编纂的《华英字典》已获得高度评价,为此,东印度公司已从英国派出印刷技工前赴澳门负责印制,且该公司已决定承担这部大字典的全部印制费用。

我们刚收到米怜先生的来信,他和新婚夫人已经在1813年7月间平安地到达澳门,并受到马礼逊先生的热情接待。我们在此为马礼逊能得到一位同工而欢呼。可是,由于罗马天主教为主教的唆使,这迫使澳门葡萄牙总督下令米怜必须在10天以内离境。由于这个严厉措施,米怜先生只得离开澳门前往广州。他在那里已请到合适的中文老师,正在刻苦地学习中文。由于广州不准欧洲妇女居住,米怜夫人必须与她丈夫分开,总算她被容许留在澳门,住在马礼逊家里,与马夫人结伴。马礼逊随后前往广州英国商行担任翻译5个月,这使米怜很高兴,因为能得到富有经验的老同工马礼逊的许多重要的帮助。但是过了这个季节,米怜不知将何去何从。如他不能继续留在广州,可能会前往爪哇或麻六甲居留,马礼逊可能和他同去。本董事会现在还无法预测他们两人的前景将会是怎样的。

以下是马礼逊在1814年初写给大英圣书公会主席谭茅恩爵士的一封信,并附寄一本中文版《新约全书》,以感谢该会捐赠了第二笔款子500英镑供印制和散发中文圣经之用。现将该信摘录于下:

我的爵士们和先生们:

请容许我在今天,好像我已从中国来到你们中间,出席你们正在举行的聚会,亲自将一部我所译好并已于广州印制完成的中文《新约全书》展示在各位面前。

我将这部中文译本赠给你们,作为感谢你们的一个象征,一个记号,以表达我对你们给我做此工作所赠予的慷慨赞助。

但愿大英圣书公会继续努力,一直做到使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一部他们本国文字的圣经为止。





各位爵士们和先生们,我对你们抱着无限的尊敬。
致大英圣书公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会诸位委员们

你们最谦恭的仆人 马礼逊(签名)

1814年1月28日 澳门

为了向大英圣书公会作较详细的说明,马礼逊还在同月内写信给该会的副书记泰尔先生,内容如下:

亲爱的先生:

你在1812年9月14日和1813年1月1日写给我的信,我都已经收到了。大英圣书公会捐赠的第二笔款项500英镑我也已经收到了。这笔捐款是为了帮助我翻译、印制和散发中文圣经之用,在此我谨向你和大英圣书公会表示感谢。

我今向你报告,我所翻译成中文的《新约全书》已经译毕,每天在盼望着的印制工作也快要结束了。

新由伦敦传教会派到中国来的同工米怜先生向我提出了更实际和更可靠散发圣经的办法,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他即将前往中国境外的爪哇、麻六甲和檳榔屿等地,向那里的中国居民散发中文《新约全书》。如果一个人对这种工作没有深厚的兴趣而要去这项散发圣经的工作,那将会是非常慢的。据称在以上所述地区居住的中国人可达200 000到300 000之众。

此外,我们还盼望在上述地区觅一地方设立一座印刷所,以便在那里自由地印制圣经,因为中国政府禁止在中国境内做此工作。

现在已经有2 000部中文《新约全书》印好,共支出3 818元西班牙银币(附上发票),至于散发圣经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

请容许我对你说,我所翻译的中文圣经,还不能算是最好的译本,有些句子不太清楚,有些句子需要用更好的措词。我想这恐怕是任何一个外国人翻译别国的文字时都会出现的同样的问题,尤其是翻译圣经时,不容许有译者的释义夹杂在译文中。但凡是知道我的人,都相信我的意向是忠诚的,我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我只有继续祈祷,将此事交托给上



帝，求他赐福。

其中，《四福音书》《保罗书信》和《启示录》全部都是我自己翻译的，只有中间一部分是参照了英国博物馆所藏的一个不知名的译者的中文手稿翻译的。

中国人是一个驯服和通情达理的民族，他们一般都愿意接受劝告和教导，更尊重书籍，他们明显地对此常存感谢的心，绝少有粗暴的表现。

1814年1月11日

1814年4月17日，马礼逊喜获一子，取名约翰。这男孩在同年5月1日接受了洗礼。¹

以下是马礼逊写给澳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艾芬斯通先生的一封信。由于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错误地认为马礼逊在中国印制和散发基督教书籍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为了不影响该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公司已下令免去马礼逊担任澳门东印度公司译员的官职。马礼逊表示服从总公司的决定。在这封信里，他向澳门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建议训练中文译员以便继承他的工作。现摘录于下：

先生：

我服从你免去我译员职务的命令。我谨向澳门东印度公司提出一些建议：要接替我职务的人，必须是能够既会说又会写中文。

伦敦总公司并未考虑周全在中国服务的公司职员中必须要有人懂得中文以便能担当译员的任务。总公司或澳门公司只是免除了我的译员官职，却并无适当人选可以接替我的工作。因为要稍许懂得一点中文可能不需多少努力，但是要真正能说流利的中文和书写中文，就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毅力。

学习中文的首要困难是来自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特性；其次是要能找到好的老师，有能力教授外国学生用中文和老师对话和能书写中文；第三个困难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疑惧心。你必定很清楚，中国政府是绝对禁止任何中国老师教授外国人中文的，而中国人，一部分是出于恐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妒忌心，很少肯同外国人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全学会中文，除非有强烈的动机推动，或出于好奇、感到有兴趣，或出于虔

1. 译者注：这个男孩的中文名为马儒翰。





敬，否则这是一桩令人厌烦的事情。

最近我想到，如果要有人接替我工作的话，除上述要求外，在公司内部应专门设立一个中国学生部训练译员，先招收两名学生，解除他们在公司里的原来职务，不受任何干扰，专心学习中文，方可取得应有的进步。这两名学生中学习较好的一个人，应充任主要译员的助手，使他便于直接练习写作送给中国政府的公文，并能直接用中文练习和中国官员谈判。与此同时，公司应给他们医疗照顾和假期等。

中国老师因为要冒生命危险才敢来教中文，来了之后他们不敢进出英国商行，所以，中国学生部必须供给中文老师的食宿，并要有合理的、特别的应变办法，必要时可以帮助中国老师逃脱，以能躲过中国官府的缉捕和杀头，不致有生命危险。如果公司不作出这些安排，我想是没有办法可以找到好的中文老师的。

一个有教学能力的中文老师，必须付给 200 至 400 元年薪，这不包括食宿，另外需要免费供给他食宿。公司如能付给中文老师 300 元年薪，将是适当的平均数。但如要聘请一位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或很聪明的中国人来教授公司里的外国人学习中文，则此数字的年薪是不够的。

先生，以上建议是出于一个为促进公司利益之人的诚意，专此以十分尊重之意向你提出。

马礼逊(签名)

1814 年 3 月 15 日 广州

在马礼逊于 1814 年所写的日记中，包含着许多有价值和有兴趣的消息。他在 1814 年 1 月 29 日写给伦敦传教会的书记柏德说：“过去一年我在中国所做的传教圣工所受到的影响不算太多。我的同工米怜先生将会寄给你们他访问爪哇的报告。在此新年里，在上帝的祝福下，我将一如既往地做圣工和照顾我的家属。

以下是马礼逊所写的日记摘录：

◎ 1814 年 1 月 2 日

今天我召集 8 名异教徒参加我主持的祈祷和证道聚会。我给他们讲解了《以弗所书》中保罗向教会长老们讲的教训。保罗说：“你们已经不是外人



和旅客,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所以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你们要脱去旧人,成为新人,这新人要有真理、仁义和圣洁。”啊,保罗的心是多么宽宏和温暖啊!他向长老们的呼吁是多么尖锐却又充满了爱心!我求主能感动他们,使他们能够觉得有必要接受救恩,让我可以把上帝的全部忠告向他们宣讲。

今天有一位中国官员来,要我陪他去见一位葡萄牙官员,替他担任翻译。那中国官员对葡萄牙人说,中国总督怀疑在华北发生的叛乱是由天主教徒所挑起的,所以要求尽可能地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中作秘密的调查。

中国皇帝已颁发谕旨,要求国人向天、地、祖宗和四季之神献祭,为的是使他能成功地收平这次华北的叛乱。

◎ 2月24日

今天读到一份官报,皇上指定日期要中国百姓向关帝、孔夫子、土地公公、南海菩萨、海龙王、风火神、天后娘娘和神农氏献上春祭。

◎ 2月28日

今天向5位中国人讲解了《希伯来书》第12章的教训。保罗写道:“我们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且要敬重他,何况万灵的天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管教吗?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个人对保罗这个教训非常感兴趣。今天在会上,高先生和他的儿子还念了圣经《诗篇》第149篇所载的劝人应当赞美耶和华上帝。

叛乱者仍在制造许多骚扰。中国皇帝颁发谕旨,禁止百姓阅读民间小说,因小说内容常讲述中国政府的压迫和百姓的反抗这一类的故事,皇帝认为是有害的,所以要禁止。另外还有人向皇帝奏告,要求禁止佛道教的活动,逼迫庙里的和尚和道士,但未奏准。

◎ 3月12日

澳门中国县官发布告示,禁止中国人皈依洋教。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使我能忠心地为你传教,直到我去世。我求主向我开恩。啊,我的上帝!降福给你的圣言,使之能感化人们的心去接受你的真理。

◎ 3月19日

今派出一位售书员出去调查散发《新约全书》的情况。他差不多售书给每一个省份,远至海南和交趾支那。但他认为要推销《新约全书》可能有相当





大的困难。他承认他害怕杀头。今天我将一部《新约全书》，一本《教义问答》和一张劝世文赠送给中国公行的一位商人。愿上帝赐福给他。

◎ 3月21日

昨天和一人谈话。他说澳门修道院内有一个天主教徒准备要去高丽传教。许多人已在那里丧生，但此人愿意牺牲自己，他把自己献身给上帝。

他的一些同道担心，中国政府如果查出他们信奉天主教将怎么办？其中有人说，如果被政府查出来，他们会否认是天主教徒，然后再悔改。

◎ 3月27日

今天上午我讲解了《彼得前书》第3章：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担心我所主持的崇拜仪式明显地徒劳无功，当然不是没有一点效果，但我看不到听我讲的中国人对罪的概念有所领悟。高先生的儿子看样子懂得福音的道理，他喜爱接受真理。我给他和他父亲的圣诗中文译文，他很乐意地把译文改写成诗，以使用中文歌颂上帝和耶稣的救恩。

上礼拜我印制了一份《旧约全书》的大纲。

◎ 4月2日

今天清晨我从广州回到了澳门，看到爱妻身体还算健康，这令我感谢上帝对她的保佑。明天我将照常和家里所有的人一起举行崇拜，我要讲解《马太福音》第1章关于耶稣的家谱，特别要提出该章第23节所说：“必有一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¹”所包含的意义。最后我将和爱妻、女儿以及米怜夫人一起在家里作晚礼拜。

◎ 4月9日 礼拜天

今天有13个人参加崇拜。我讲解了《马太福音》第3章，强调悔改的重要，而且要结果子，否则主人将用斧头把树连根砍掉。今天还主持了圣餐礼。

◎ 4月11日

今天接待了中国县官来访。他肯定华北叛乱的首领是一个天主教徒。

◎ 4月13日

今天接待一位满洲人来访，他是邻县的县官。我们讨论了满语的结构。满洲位于北京以北的东北地区。他来访时还赠送礼品给我，包括茶叶和火腿等。中国人有礼尚往来的风俗，因此我也应当还礼。据这位县官告诉我，俄

1. 译者注：以马内利是古希伯来文，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如今许多基督教信徒常将其引在书信往来中。



国人已送了10个人到北京学习中文,每隔10年换一次班。西藏在北京也有一所书院,派西藏学生来学习中文。¹

◎ 4月17日 礼拜日

今天爱妻玛丽生了一个儿子,上帝恩待,母子均安。²

◎ 4月19日

今天收到北京快报,上载有命令在澳门要搜索皈依天主教,或参加天地会和三合会等秘密会社的中国人。

◎ 4月24日 礼拜日

今天我讲解了《马太福音》第5章“八福”的教训。耶稣对他的听众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将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 5月13日

今天我向异教徒讲解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我”的含意。这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乃是无所不能的活神,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和我们人类,只有敬拜这位活的上帝,才能真正得救。今天我还向6个英国人证道。今天也为我的儿子约翰施行了洗礼,愿圣灵降在这孩子的身上。

◎ 5月12日

我在上礼拜一,即在5月9日接到报告,东印度公司已派出一艘英国货船“多利思号”驶往珠江,搜寻一艘美国船。这次事件,我曾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和烦琐的公文来往,有两个或三个英国人遭到杀害。

1. 译者注:俄国政府在1715年派遣了第一批“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共10人到北京,其中一半为教士,一半为学生。到1860年,俄国共派出13批人员到北京。他们在北京、哈尔滨,后来在青岛、上海等地俄国人聚居之处设有教堂,吸收极少数中国人入东正教,清朝政府一直是批准他们住在北京的。

2. 译者注:马礼逊夫妇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约翰·罗伯特·马礼逊,中文名字是马儒翰。在中国有些史书上,未能把父子名字分清楚,但只要是出现在1834年之后的史书上的马礼逊、马利孙、马里臣、秧马礼逊、马履逊等,都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不同的译名。因他长大后曾继父业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译员,后来又参加鸦片战争并担任译员,虽然他英年早逝,但在中国史书上却常见其名。





◎ 5月28日

今天整天都在为上述事件把中国官方的公文译成英文。今天那位满人县官又来访,讨论了汉语和满语的区别,他认为,满语要比汉语表达得更加清楚和真实。他对人们过于看重财物表示遗憾,他说他有他做人的原则。他谈到宇宙系统时把天和地比作是一个鸡蛋,蛋黄代表地,蛋白比作天。他问我,在澳门是否有葡萄牙人所设的教堂和是否遵守礼拜日。他还问我的教会有没有尼姑等。他赠给我两本中文书,一本是他印制的有关接生的书,另一本是诗集,是他每年过生日时,朋友们歌颂他德高望重所写的诗。他秉性温和,但却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

◎ 5月29日

今收到在印度孟加拉的传教士来信,说在孟加拉的英国殖民政府已经决定印刷500本我编写的《中文文法》一书,印刷费共6000卢比,纸张费约800—1200卢比。

◎ 6月17日

今将圣诗与《诗篇》中文版付印。这些都是我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后,由我的中文老师高先生和他的儿子改编成歌词的。印刷工场就要开始印制12开本的《新约全书》中文版。

中国总督已悬赏1000元,要逮捕上述的天主教徒。他已被迫逃亡到菲律宾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已经被捕,现已关在狱中。

◎ 6月24日 礼拜日

我讲解了圣经《罗马书》第1章,保罗述说他个人的境遇乃是“贫困、软弱又无用”等。去年阴历九月,在北京有一座葡萄牙人的房屋被火焚毁,一位法国神父波拉死掉。现在北京只剩下一个法国神父,他的名字是拉米欧。

蔡高要求接受基督教新教的洗礼。他写了一篇表白书,内容如下:“耶稣为我们赎罪是福音。耶稣的仁慈、奇妙和优越的表现是无法用笔墨和口舌形容的。现在,我要相信耶稣,依靠他流血的功劳,赦免我的罪孽。我是有罪和有亏欠的人,如果我不相信耶稣能赦免我的罪,我将永远要受痛苦。现在我已经得知,只要通过耶稣,我就可得到赦免。这样,我们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依靠他的功劳。凡不这样做的,就不是一个好人。我决不能依靠我自己的善行。当我对过去扣心自问时,我实在不曾有过力量,有过功劳,有过知识。到



今天,我已经 27 岁了。我对上帝使我能活在世上的恩德,并没有做过一桩报答的事。我也没有对我的父母、亲戚和朋友们的恩德报答过。我想要埋怨吗?我想要依靠我自己的行为吗?不,我要完完全全地呼求天父上帝,依靠他赦免我的罪。我也要常常求告上帝将圣灵降在我身上。”

蔡高是他父亲二房所生的儿子,他父亲的元配在去世之前没有生过孩子。蔡高在父亲去世时才 16 岁,他来到我家时是 21 岁,初次听到我讲耶稣,但他说并不懂我讲的是什么意思,那是在我第一年到中国时。3 年之后,我说的中文好多了,又会写中文,蔡高就比较能懂得我讲耶稣的意思。那是他的弟弟蔡兴帮我决定要留蔡高在我家里,好帮助印刷《新约全书》的工作,他说他那时才开始看到耶稣的功劳是能够拯救各国所有不论年纪大小的人的。

蔡高的脾气不太好,他常和他的弟弟和别的家人产生不同的意见,因而我想最好还是辞退他。可是,当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时,他总是在礼拜日到我这里和大家一起崇拜上帝。他早晚都恳切地祷告,诵读《教义问答》中的“十条诫命”。他说从“十诫”中和朋友们的劝告中,看到了自己犯有许多过失。他的性情也是不好的,做过不当做的事。他没有完成他的朋友和弟弟,以及别人所交他办的事。他的知识当然是极有限的,观点也许是含糊的,但是我希望他对耶稣的信心是真诚的。

蔡高写得一手好字。他的父亲本来有一些财产,但由于他从巴达维亚回国途中所乘的一艘帆船的遇难而损失了。蔡高在读私塾时,并不像和他一起读书的弟弟那样用功。弟弟蔡兴温和、审慎,我怕他的心里可能反对福音,可是他也经常地来参加礼拜天的崇拜聚会。但是,不真诚和缺少真理总是黏缠在中国人的性格里面。

◎ 7 月 16 日

在远离人们所能看得到的海边,从高山上流下的潺潺溪水中,我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蔡高施行了洗礼。恳求上帝用耶稣的宝血洗净蔡高一切罪孽,用圣灵的影响,洁净他的心田。愿他是大丰收时初熟的果子,成为将来千千万万中国人皈依基督后,从天怒中被拯救出来的第一个基督教新教的信徒。

◎ 9 月 12 日

今天米怜又回来了,他已经完成一项吃力和有益的考察任务。愿上帝的祝福伴随他的工作。





有一些在这里的葡萄牙家庭表示想要得到《新约全书》以便送给他们的中国仆人阅读,但我的朋友去送时,却忽略了我的嘱咐,只送给他们一些劝世文。后来澳门的天主教主教曾对此抱怨过。

◎ 9月13日

今天中国政府下令禁止所有在此地的中国人为外国人服务,但容许非中国人,并对此只是假装不见而已。这条命令要一直执行到使外国居民都生气和苦恼时,然后再执行法律的规定。

◎ 9月28日

今天一天都在为东印度公司翻译公文。

今天一位先生在临终前捐赠1 000元给我,作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之用。他表示真正的悔改和寄希望于耶稣的救恩。我已将此款适当地用在印刷12开本的《新约全书》上。

◎ 12月16日

前往广州。

◎ 12月17日 礼拜日

向7个人证道。我讲的题目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那财主死后在阴间受苦,而那个以乞讨为生的拉撒路却在死后升天。财主要求在天上的拉撒路给他一点水喝,又要求他下到人间向他的弟兄作见证。但是,他们之间早已有深渊隔开,已是不可能的了。

◎ 1815年1月21日

今天我与我的爱妻玛丽和两个孩子分别了,她因在澳门长期患病,要回英国去养病,这乃是绝对需要的。

以下是马礼逊在写给伦敦传教会报告中的最后一部分:

至此,亲爱的先生,我已将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报告完毕。我回顾了以往来中国设法开教期间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导致我向非常有为的米怜先生提出,请他前往中国境外的麻六甲为中国差会寻觅一处永久性的会址。因他在下个季度能否被准许留在广州或澳门都是个未知数,所以我不去考虑此问题,而是劝他前往麻六甲。米怜在爪哇和麻六甲等地调查期间,得到了当地不少有权势的英国殖民长官的友好接待与支持,使



他可以成为在该地区建立差会的最佳人选。这个建议是我在两年之前热切地向他提出的,而且已经接到伦敦传教会创始人之一的哈德凯斯尔先生的来信表示批准。我抱着乐观态度盼望这个在中国境外的传教差会能获得成功,一部分是因为接受这项计划的米怜先生是一位合格的同工,另一部分是由于在爪哇、麻六甲等地区有充分的自由,我在那里可以传扬我主耶稣基督的真理。

米怜先生将继续学习中文,以便能承担一部分翻译圣经的工作,或者用于将来再版时改进初版的译文。他已编写一本小册子,阐述《新约全书》的大部分教义。他学习中文进步甚快。我祈求上帝使他在世界这一边做圣工时能延年益寿。

我译的《创世记》已在印刷中,希望最近几天能完成。完成之后,我将寄几本清样给你们。我以前常提到的我正在编纂字典的工作,在作出上述安排后,将全力投入此工作。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已决定支付这部大字典的印刷费用,且已从英国运来了一部印刷机。

祝愿伦敦传教会所做的圣工能获得最高的成就。

在马礼逊的日记中,他对和家人分别的痛苦只写数字而已,对他家里的困境所感受到的压力,在他所写的书信里也很少提及,也不因此去打扰他人。马礼逊夫人带了孩子回英国去是完全必要的。自他们走后,马礼逊在中国孤苦伶仃地从事他的艰苦工作长达6年之久。对此,米怜先生曾有所描述,摘录如下:

马礼逊夫人在澳门久病不愈。这次回国因在海上航行和气候的改变,对她恢复健康是有帮助的。而马礼逊在身处异国、知心朋友极少的情
况下,又要和家人分离,乃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尤其当他有重要的公
务急需处理时,不能与家人常常相处在一起并给有病的妻子必要的照顾,
他的痛苦情绪是难以形容的。但这是一种试炼,马礼逊因重任在身,是不
得不忍受的。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这种情况遇到的不止一次。这次马礼
逊和他妻子分别是最难受的。但他们考虑到马礼逊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





和迫切的性质,即使停顿数月工作,也将会造成重大的损失。他俩决定必须暂时分别,并祈求上帝支持马礼逊的身心,使他坚持在中国做重要的圣工,让他妻子回国休养以恢复健康。马礼逊夫人带了两岁半的大女儿丽贝卡和九个月大的儿子约翰,在1815年1月27日,在澳门与她丈夫马礼逊告别之后上船回国。蒙上帝保佑,她和孩子们已经平安地到达英格兰。由于气候的改变和见到许多亲友,这对马礼逊夫人健康的恢复已经见效。

第五节 1815—1819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知免 其职 历年书信往来

1815年(马礼逊33岁)

以下是东印度公司与马礼逊在有关免除其译员职务的往来信件:

马礼逊先生:

我们认为有必要通知你,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因得到消息称,在中国印刷的中文《新约全书》和数种宗教读物,都是由你翻译和散发的,这就构成了违抗中国皇帝的禁令的行为,出版者会被判处死刑。

东印度公司认为,你的这些翻译作品,势必严重危害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为此作出决定:你与公司的关系必须终止。同时又决定:公司对你的才能、行为和性格表示高度尊敬,完全了解你为公司的利益作出的贡献,特指示澳门东印度公司支付你4 000元,以便执行免职的命令。

尽管我们无保留地通知你上级的命令,然而我们认为你对公司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从我们个人所知和以往的经验,你在英国商行服务期间所表现的精明和判断能力,极大地维护了英国的利益。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作出决定:推迟执行伦敦公司总部免除你职务的命令,等待伦敦



方面进一步的命令。

我们作出仍旧留用你的决定,是因为伦敦公司总部得到的消息是不正确的,为此,我们请你容许等待伦敦方面进一步的消息和解释,以便使我们在考虑对你的处理时,能有一个公正的看法。

艾芬斯东(签字)

史当东(签字)

1815年10月14日 广州

马礼逊接到上述通知,当天即回信,内容如下:

先生们:

我必须告诉你们,今天上午已经接到你们的命令,即上级公司在本季内发下的有关对我免职的决定。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的董事们对我为公司服务多年竟表现得如此冷漠,并对我的行为表示不悦,令我感到非常遗憾。

伦敦公司总部的通知内容使用了强烈的“违抗”一词,指责我所做的事是反对中国皇帝的禁令,这表明是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误会。中国皇帝的禁令乃是指责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违抗”了中国政府的命令,威吓将给他们严厉的刑罚,这才是事实。但是,中国政府完全不知道我的名字和职业(仅仅是英国商行的一个译员);中国皇帝从来没有颁发谕旨直接反对过我,我并不是天主教徒,也不印刷出版任何天主教的宗教书籍。

即使中国政府即使知道我所做的事,他们可能也不会准许,但我的中国教师读了我翻译的《新约全书》之后对我说,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如果读了这部书,也不会找到反对我的依据;至于散发我所译的宗教书籍,那是在绝对保密和谨慎之下去做的,中国政府很难追踪到我,即使发觉了,我也绝对不要求东印度公司的保护。迄今为止,我相信我并没有对公司制造过一分钟的麻烦。

自从我出任英国商行的译员和帮助公司职员学习中文以来,我一直是谨慎小心,没有引起中国政府对我的注意,始终是以热情的工作态度和敏捷的作风为公司服务的。那是我的职责,我不需要表扬,大家都知道我





是心胸宽大并非麻木不仁的。我所从事的个人传教事业，仍与我当初加入公司服务时一样，没有追求任何新的目标，这是公司在最初雇用我任译员时就已说明且取得默契的。

我以十分敬重的心向你们作了上述的解释。

马礼逊(签名)

1815年10月14日 广州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给马礼逊有关要他中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关系的指示信：

亲爱的弟兄：

今年1月6日，我匆忙地写信给你，是要告诉你一个不愉快的消息，就是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已通过决议，要把你和该公司的关系全部割断，原因是该公司不但看到了你一本中文《新约全书》，也看到我会的一份议事记录，内载有你不顾中国皇帝的禁令，仍在中国坚持做翻译和散发圣书的工作。该公司认为你做了触犯中国政府的事情，特别考虑到你是该公司的一个职员，因此他们免除你任公司译员的职务。

这条消息使我们极为关心。我们曾向本会同仁提请注意，不要将你出版的书籍送给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但却有一位同仁不经意地将你寄来的《新约全书》等中文印刷品送给了该公司的图书馆主任而造成这个后果。

但不论发生任何情况，我们信任你必定会继续做你觉得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继续把圣经全部译完。上帝早已给你极大的帮助，我们同英国和别国的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同声欢呼和感谢上帝，因他帮助你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热切地为此事祈祷，希望通过你把圣经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之后，可以使中国民众永远受益无穷。

本董事会已决定赠送给你一本在巴黎出版的《中文字典》，盼能由这次就要出航到中国去的货船带给你使用，另外还附送给你本会圣工的一些新闻报导等。

米怜弟兄来信告诉我们说，你的身体不太好。董事会热切盼望你长寿和健康，为此缘故，如你认为有需要出海航行一次以恢复健康，我们不



会反对。你可以认真地考虑去槟榔屿或任何在亚洲的岛屿,也可去好望角,那些地方的气候足以适宜你恢复健康,不一定要回英国休养。这件事由你自己决定,可能这笔旅费相当可观,也会影响你的工作,但董事会愿意很高兴地承担一切费用。

亲爱的弟兄和你的同工们,愿英明和仁慈的上帝赐福于你们做该做的事。

永远和你一起在主里面的弟兄 哈德凯斯尔 司库(签字)

伯德 书记(签字)

1815年3月15日 伦敦

虽然马礼逊已不再是东印度公司的译员,他的名字也已在该公司的名单上勾销,因他不肯放弃他的传教事业;尽管如此,他的译员工作对澳门东印度公司和广州英国商行的业务来说是太重要了,这从给他的免职通知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以等待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的进一步说明为由仍旧要马礼逊继续为公司服务当译员。

在前一年中,东印度公司的代表曾与广东省政府官员对中英贸易的不满进行了令人烦恼的谈判。为了重新调整,公司决定要取消与中国的贸易。在这样困难的状况之下,像以前经历过的所有状况一样,马礼逊不但是唯一挺身而出与中英双方交换意见的中介,而且由于他的深谋远虑和不妥协的坚定立场,终于使中英双方建立了正确的谅解。与此同时,马礼逊既保持了英国的名声,又因他对中国的语言和处事态度有着广泛的了解,尤其是他的温和和善于处理问题,也博得中方上下官员的好感。

以下是马礼逊写给澳门东印度公司调查委员会的信,可以看到他对他个人的安全问题存在着忧虑。

先生们:

我想我不必多说,我是随时准备为公司分派给我的任务而服务的,但在此时此刻担任中文译员的工作,对我个人的安全确实存在相当危险。据我所知,以前曾与广州地方政府进行严肃认真谈判的译员,洪仁辉¹和一名法国神父先后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和迫害。有此先例在前,我不能不担心自己为了撰写或翻译一则给皇帝的奏折(内容当然会有对广东省

1. 译者注:洪仁辉,英国人,直译其名为詹姆斯·弗林。他是澳门东印度公司最早的中文译员,1755年到中国,因要求中国皇帝批准与英国通商被监禁在澳门监狱三年后被驱逐出境。另一名法国神父中文名字不详,直译其名为罗德果里神父,具体被禁情况不明。





地方官员的控告),将会在目前的纠纷解决之后很长时期内会受到本地中国官员的报复。

我陈述此事,是恳求公司调查委员会最好能解除我这个合理的忧虑。

马礼逊(签名)

1815年10月 澳门

马礼逊担任的公司译员的官职是非常重要的,他热心为公司效力也是博得好评的,不仅是在这一段纷杂的当口,他在为公司服务的整个时期也都是如此。但他所念念不忘的是他一生所定下的要终身奉献的伟大的传教事业。就在这一段困难时刻,他脑中有一个盘旋已久的一个重要计划,就是要在我国境外的麻六甲创办一所书院,要让欧洲人和当地的中国人学习文科和理科知识,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学成之后可被派往南亚和中国等地传教。以下是马礼逊向英国广大基督教徒劝募捐款的一个大纲:

1. 这所书院的直接目的是训练学生能使用中文,以促进英国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往来。在上帝赐福下,本书院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科学和圣经知识,用他们在校得到的亮光照耀东亚和日出的海岛等地区。

2. 这所书院应聘请中英文教授和两位中国国籍的助教,其年薪均以英镑计酬。

3. 招收6名欧籍学生,其学习和生活费用按年以英镑拨付。

4. 招收6名当地学生,其学习和生活费用按年以英镑拨付。

5. 所聘用的教授和招收的欧籍学生均须为基督教徒。

6. 这所书院也开放招收任何在英国立法容许的其他宗派的学生入学,但学费必须自理。

7. 当前已有11家最大的捐助者成立了托事部,由这个托事部组成一个委员会筹划书院的开办事宜。

8. 这所书院成立前,将向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申请批准和注册。



1816年(马礼逊 34岁)

此项计划大纲因英国即将派遣特使访问中国,马礼逊接受命令要出任使团译官随团前赴北京而被暂时搁置。史当东爵士曾为此事写了出使北京的原因,内容如下:

英国政府将派特使前往北京的新闻引起英国朝野极大的兴趣,尤其是从事对外贸易的商界人士的警觉。另外就是中英双方的官员在广州的贸易谈判,由于未能解除双方的分歧而引发了英方的顾虑,担心没有别的可靠办法可以继续与中国方面保持贸易往来,所以只有派遣特使直接前赴北京提出要求。澳门东印度公司已接获此项英国政府的决定,特使及其随行人员将在1816年1月抵达中国。

澳门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对马礼逊的才华价值知之已久,为了有助于这次特使到北京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特别任命马礼逊为英国特使的随团中文秘书。但是马礼逊对这项任命会中断他当前要做的许多工作而犹豫不决,但最后由于公司对他的器重和迫切期望,也由于随团出发到北京,这将使他有机会与比地方官员更加高级的北京官员接触,最后他接受了出任英国特使的中文秘书和译员的工作。

马礼逊于是为这个特殊任务作了初步安排,又翻译了白金汉伯爵致广州总督的信,通知中国政府英国政府要派遣特使到北京等事。以下是马礼逊在日记中所写有关使团来中国的简况:

◎ 1816年2月9日

英国特使阿美士德爵士率使团一行在朴次茅斯港登上了“奥尔塞特号”船,另一艘双桅船“莱拉号”随行,所带礼品由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休威特号”装载一同出发航行前往中国。

◎ 6月23日

史当东爵士在澳门收到特使阿美士德的信,通知他英国使团的船队在6月9日已经到达东南亚的巽他海峡,数天之后将继续航行前往中国。





7月9日,史当东爵士和马礼逊等人,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船从澳门出海去迎接英国特使。“莱拉号”船在次日与他们的船相遇,通知他们特使的船就要来了。到7月10日,“奥尔塞特号”和“休威特号”两艘船驶抵靠近澳门的兰玛岛。英国使团是由下列人员组成:特使阿美士德,第一副使史当东,第二副使伊礼士,中文秘书兼译员马礼逊、德庇士、托恩和曼宁,其余为使团代理秘书兼特使私人秘书、牧师、医生和卫队22人,乐队12人、仆人等,共有72人。经过必要的安排之后,史当东爵士和马礼逊登上了“奥尔塞特号”,陪同使团全体成员在7月13日顺风时,向北直接航行。

以下是马礼逊在1815年的书信往来摘录:

我亲爱的先生:

蒙主恩,至今我身体和生活都好,很高兴可以坐下来写几笔给我的朋友们。

自从我上次去信给你后,这里因政治事务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干扰。上次信里我向你提到的中国北方的叛乱震惊了中国皇帝。有一个危言耸听者向皇帝奏报,在广州、澳门和周围的乡镇,天主教广为传播,所有该地区的天主教徒都已准备要造反。澳门地方政府立即发布禁令,要严惩这里加入天主教的中国人。在广州有一个天主教的中国信徒差一点被官府捉住,他虽然逃逸了,但他的家被抄,家人全被关进监狱。那个天主教徒是躲藏在澳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不久之后逃往马尼拉了。

今年我已译完圣经第一卷《创世记》,现正在印刷中,还有一部12开本的《新约全书》也在印刷中,我已印了数份《旧约》的历史大纲和一本《圣诗集》,译文改编成诗体是由高先生和他儿子写的。

米怜先生回来后也做了不少事。他为了练习中文,已经编写了一篇《新约全书》的历史,正在印刷中。在中国无法开展公开的传教工作,我已向他提出,请他到南洋的麻六甲去建立中国传教差会,建造一座教堂和开办一所学校,并帮助我翻译一部分《旧约》。我盼望将来在该地开设一所中文书院。

东印度公司已从英国送来一部印刷机,要印刷我编纂的《华英字典》。



米怜和我都知道这部字典的重要性，出版之后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帮助推进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我将利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件事。

我爱妻去年夏天身体状况很不好，这里的英国医生竭力主张她应乘船回英国去住几年。遵照医嘱，她已带了两个孩子丽贝卡和约翰乘坐“梅维尔号”船回国了。如她在伦敦逗留，很可能会高兴地见到你和你的女儿们。我请求你善待她和给予她基督徒的关注，每一份对她的款待，我将十倍地报答你。愿上帝的恩典与平安与你同在。

致威廉·希汝朔尔先生

马礼逊(签名)

1815年1月9日 澳门

以下是马礼逊在1816年1月1日写给伦敦传教会的书记柏德牧师的信，报告了他在1815年在中国工作和遇到的困难，摘录如下：

我曾多次写信给你和伦敦传教会的董事们谈到我们这个团体的伟大目标，乃是要传播我们教主耶稣的福音。传教会派遣我到中国开教，这是一个还没有立刻可以看到效果的传教区。传教会所期盼的是能为未来数年在中国开展圣工做一些预备的工作。我们同样地都盼望最终能扫除障碍，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将基督教的真理和启示向中国人传播。道德的改变通常是缓慢的，我们不要因为一时取不到效果而懈怠。

中国仍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国家。看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提高警惕，好像真的有敌人存在要颠覆其政权，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却因此而使用了不必要的限制，打扰和折磨中国的百姓。对最近发生的一次叛乱，中国政府仍不断地在起诉和执行死刑。在1815年10月6日的《京报》中刊载：中国政府在湖北、江西和江南等省发现有煽动百姓造反的传单，已有不少人被拘捕，上奏此事的总督已升了官职。这些频繁的企图造反的情况当然会引起政府的警惕，而给无辜的百姓带来了许多限制和不安。

去年6月，四川省的政府当局对该省天主教徒施行了迫害。四川总督报告说，西洋人输入中国的天主教，是一个颓废或不正当的宗教，对人们的身心特别有害，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他说在5年前，已有





2 000名天主教徒宣称放弃信仰天主教,到今年此时,又有 200 名放弃信仰。他最近已经逮捕 72 名天主教徒,抄出了 53 本宗教书籍,没收 620 个十字架像、3 串念珠、4 幅圣母像、两件圣服和两顶教帽。

应当指出,这个案件和在北京附近发生的类似案件,都清楚地表明,在政府抄获的书中,都没有发现任何反政府的文字,也没有神父欺诈百姓钱财的活动。那位总督是满洲人。他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说,他怀疑仍有一些欧洲神父躲藏在四川省的山中,但他还未能逮捕他们。

告诉你以上所发生的事件,是帮助你判断在中国传教的实际困难。我仍在礼拜日在家里证道,但来听道的中国人不敢在公共场所承认他们信仰基督教。去年(1815 年)我也受到不少阻挠,为《华英字典》所制作的刻版已被中国官府抄走,余下来的圣经刻版已自动销毁,以免官府发现。至于其他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也无法一一向你细述了。

本季度印好的第一批《华英字典》我将寄送数部给你和哈德凯斯尔保存。我希望伦敦传教会能够看到这是推进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又一步。对我来说,除了翻译圣经,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在这方面所花时间之长,有时候使我相当灰心,但我必须要完成它。我也想在本季内回英国一趟,去把我的爱妻和孩子们再带到中国来。

昨天我收到米怜先生在 11 月 4 日写给我的信,他的妻子有点不适,印刷工人也病倒在床,我正妻派送另外一个印刷工人到他那里去。我希望你能筹款购买一部印刷机和派送一个熟练的印刷工人给米怜先生。他那里还需要有一位校长和一位助手。我们这个差会的最大缺点是人人都要为大,不想当老二,因而无法在一起分工合作,这是一种罪过。必须指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们都是同样看待的,是不分高低的。

我盼望董事会能妥善地帮助麻六甲差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使之成为在中国周围的殖民地的差会的永久会址。

中国第一个信徒蔡高施洗之后,他坚守信仰,每逢礼拜日都来到我这里参加崇拜聚会。我的中文老师高先生仍在帮助我编纂《华英字典》或做我交给他的其他工作,他也每逢礼拜日必定高高兴兴地来参加崇拜聚会,参加我的家庭祷告。他为人谦和,品德良好,可为人师表,但他胆子很小。



他的儿子现在东印度公司的印刷工场工作,当我在广州时,他并不喜欢听我证道。这孩子个性颇为自负,但有自立精神,并且有良好的判断力和自尊心。

现在我正在翻译圣经的《诗篇》,我发现要把它译成中文是一件艰难的事。

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刻版被澳门中国官府抄走后,为了避免官府发现,圣经的刻版随之自动毁去,现在他正在重新请工人制作刻版。伦敦的英国圣书公会及时地寄赠1 000英镑帮助马礼逊可以继续此项工作。马礼逊还把最近译好的《诗篇》也制作了刻版。

以下是英国圣书公会书记欧文先生写给马礼逊的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先生,我以极大的喜悦心情正式通知你,英国圣书公会因你和你的助手们能够在中国向百姓散发中文《新约全书》而使他们深受感动,除以前寄给的捐赠外,一致通过决议,再捐赠给你1 000英镑。

我们虔诚地祈求上帝,赐给你——为救主的福音服务的使者身体健康,祝你为推动上帝的国的降临所作的努力能获得成功。

这位英国圣书公会的书记欧文先生又在同年9月5日写信给马礼逊说:“英国圣书公会在昨天(9月4日)开会,一致通过决议再捐赠1 000英镑给你,以便使你能在中国扩大散发圣经的范围。”

1816年7月,马礼逊奉命陪同英国使团访问北京,以下是他寄给伦敦传教会书记柏德牧师报告摘录:

最近我随英国使团访问北京并经过中国的六省,现就此次旅行见闻向你报告,但内容不涉及政治。

1816年7月7日,我和数位英国同事在澳门乘坐东印度公司的船出海去迎接英国使团。7月10日,英国特使阿美士德爵士所乘之船“奥尔塞特号”已到达兰玛岛。我在那里登上了特使的船,船队就直接向北航





行，一路顺风驶到了直隶湾。直隶省是首都北京的所在地。

7月28日，英国船队一共五艘船平安地停泊在北河，从那里再航行两天，就可到达著名的天津城。北河河口的村庄名叫大沽，周围是一片平原地带，离河口约8英里。我很惊讶在大沽竟然看不出一点中国文化的迹象。在河上的男性渔民有的是全赤裸，或只套一件披肩，登岸时我们看到那些顶着逆水拉纤的男人们也是如此。我们在整个直隶省和山东省所见到的12岁或14岁的男孩在夏天全都赤身裸体，不穿任何衣服。在大沽我还看到一座佛庙。

8月1日，我奉英国特使之命登岸，会见了中国皇帝派来迎接英国使团的大臣广惠，谈判英国特使进京的安排。

8月13日，英国使团的船队在昨天抵达天津，今天由中国大臣广惠和苏楞额代表中国皇帝嘉庆设筵款待英国特使和全体使团成员。阿美士德特使和史当东爵士、伊礼士两位副使和中国大臣分坐上席。

8月20日，今天英国特使率团到达通州，从这里距北京还有一天路程。英国使团在通州共逗留8天，我们就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同相当于英国公爵衔位的中国大臣和其他官员谈判。

原来这个重要的问题只是一桩关于如何觐见中国皇帝之礼的问题。所有在中国的高官，藩属的国王和王子们，都必须向大皇帝所行之礼，即都要以外表的动作表示对中国皇帝的忠诚与顺服，这是中国人发明的以多样的外表动作以示顺服的特殊规定，其动作是跪倒在地，双手碰地向前跪拜，用前额叩地一次，这似乎是一种明显的标记，向对方表示敬重、忠诚和顺服。但不是到此为止，有时要求行礼者用头叩地三次，然后再要求三乘三次。三跪时，跪拜者下跪后再站起、立直，再跪下，如此需行三跪，一共叩头九次，称之为“三跪九叩首”。在向神行跪拜礼时，有的需三跪三叩首，有的需要叩头六次，但向天行礼时，则需三跪九叩首。中国要求来向皇帝进贡的亲王等和外国使臣们，除了行使别的礼节外，都必须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以表示对他的效忠。

这个觐见中国皇帝之礼，是在和英国使团谈判时，由中国大臣们提出来，是英国特使去觐见皇帝时所必须行使的。英国特使阿美士德爵士对



行此礼是否必须执行表示犹豫,这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大臣最后假装让英国特使听便,在当天下午,即8月28日下午4点钟,催促英国使团向北京城外的圆明园进发。我们走了整整一夜,次日黎明才赶到了圆明园,但是中国皇帝(又称天子)指定接见英国特使的时间早已过去。满洲人起身很早,但中国大臣要英国特使立刻去觐见皇上。我们被催得很紧,走了通宵,没有洗澡,也没有换衣服,就一起被领到了大殿门外。

一位英国的贵族,代表英国国王,走了50 000英里(包括来回路程),来到了中国的宫廷外,竟然被命令急急忙忙地去觐见皇帝,但他经过一夜行程,过度疲劳已经不适,于是要求延到明天早晨去觐见。那个大臣于是进入殿内奏报皇上,英国特使突患急病,连一步路也走不动了,今天无法觐见。皇帝恩准所求,并赐屋休息,派御医来为英国特使诊治,御医确实来了,但他回宫如何向皇帝奏报不得而知,他不可能真实地奏告英国特使确实病重。而皇帝认为是上了当,他召集内阁大臣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不论是那个安排进京的大臣,或是亲王或廷臣们都知道我们赶了一夜的路,都不敢向皇帝讲清事实真相;就连宫内的仆人们也都知道此事,但他们等到两三天之后才奏报皇上,但已太晚了。

嘉庆皇帝在盛怒之下随即降旨命英国特使和全体使团成员立刻遣返回英国,在当天执行。到同一天下午4点钟,英国使团离开了圆明园,又走了一夜路,在次日,即8月30日天刚亮时回到了通州。

中国皇帝事后发觉了这次事件的真相,将那个领我们进京的大臣革了官职。那个大臣是皇后的弟弟,本是皇帝所信任的。另有三个一级大臣也被革职。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皇帝的尊严和傲慢,他对遣返英国特使并没有作任何解释,只是降发给英国使团经过的各省地方官员都必须善待英使,放他和使团回英国。在使团离开的当晚,皇帝派人赠送给我们三件礼品,说是给英国国王的“赠品”;他们收受了我们三件礼品作为还礼,而他们却称之为“贡品”。

我在此信开头时就说,我不对你讲这次英使访问中国的政治问题,即便如此,我所写的这个简略的报告,已能帮助你对中国封建专制皇帝和半





开化的宫廷的实质作出一点判断了。

1. 译者注：1793年《英国特使马夏尔尼伯爵访华记》有中文版译文，书名为《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这次英国特使访华后，副使史当东有专书出版：《1816年英使赴京记》似无中译本。

9月2日，我们开始从通州回去。我没有时间向你报告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的状况。我们的回程，大部分是循着乾隆皇帝在位时英国使团和荷兰使团走过的路线，记载在过去出版的他们访华历程的书籍。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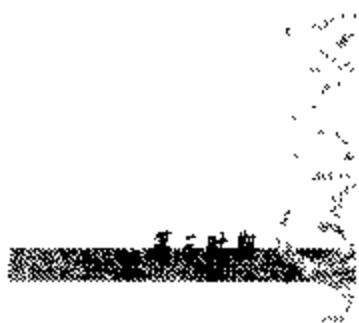
直隶省有着广阔的平原，留给我们每一个使团成员以深刻印象。大运河从天津起始可直达浙江省的杭州，这条运河的名气很大。我们到了扬子江之后才转到运河继续航行。扬子江是一条壮丽的大河，它从四川省起始，河水一直流到离故都南京不远之处入海。我们没有跨过扬子江，而是先去了浙江，然后又折回扬子江逆流而上，跨过了鄱阳湖，到达了江西省省城南昌府，又回到过去英、荷使团的路线前进。

10月6日，我们跨过了黄河，那里的景象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壮观。黄河水流湍急，河水呈深黄色，但黄河同样很美。

10月11、12日，快到南京前我们见到一座宝塔，是矗立在高明寺的旁边。我们不再乘坐原来的平底船，改乘大船在扬子江上航行。南京城里的居民还不到城的一半，大部分都是农田和园林，时而在其中点缀着一些居民的房舍。

我们停靠在瓜洲时进入了一座庙宇，见到一位回教徒，他在那里已住了一天或两天。中国的庙宇，像欧洲大陆的教堂一样，常被旅客暂时作为借宿之地。中国有不少地区聚居着相当数目的回教徒，他们可以举行崇拜，也可参加政府工作。我现在看到的这位回教徒是政府官员。我在江西省府南昌遇到一位回教徒，他告诉我他是在陆军中服务。我从几位回教徒口中得知在江南共有36座回教的清真寺。在山东，我也看到有好几座回教的清真寺，这些回教寺一般只在礼拜五开放。寺里有阿訇，用阿拉伯文举行崇拜，会众学习用阿拉伯文诵经，但并不懂得其意义，阿訇没有把回教仪式和教义译成中文。我还以为他们说错了，我问他们要一本书，他们却坚持说没有一本讲解回教的中文书。我在华北曾看见一家商店的





招牌,上面刻着“回回老店”字样。他们都只说一个单字“主”,而不用“神”。

10月19日,今天我们离开瓜洲,在扬子江上继续航行,到镇江时,我们看到在江心有一座称为金山的小岛,其上有金山寺和一座宝塔。长江水流甚急,航行既难又险。我们靠着风力航行,在晚间绝不航行,白天有时在某一地方停靠整天或凌晨。如此我们一直沿长江上溯航行进入了鄱阳湖,在11月19日到江西首府才换了船。有一个月时间可以在陆地上步行相当长的路程,天气凉爽,风景变化多端,沿江两岸树木郁郁葱葱,非常美丽。

在鄱阳湖,我走访了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景点。在山东省,我们经过离孔子诞生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书院,就是在我现在所讲的江西省的庐山山顶上,名叫白鹿书院。600年前朱熹在那里讲评“四书”。院旁泉水潺潺流下,曲曲折折地淌到溪底。在那里还有朱熹亲手栽植的一棵树,禁止攀折树叶。

12月20日,我们经过梅岭,那是江西和广东的交界处,为了便于进入广东省,大约在1000年前,有一位告老返乡的唐朝官员,慷慨捐助请当地百姓在山顶开凿一条通道,便于人们跨过高山进入广东。他的塑像放在广东一侧的一座庙里供人们敬拜。中国确实是“遍地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所造的,就是他们自己指头所造的”。

1817年1月1日,使团回到了广州,从去年7月在澳门上了船,已经过去快6个月。在这次旅行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庙宇,但多数年久失修,有些已成废墟,许多宝塔已经坍塌。许多寺庙都是在上一个朝代建筑的。和尚不住在宝塔里面,只是把偶像放置在不同的层面里,最高的宝塔有9层,有的是7层或5层。宝塔常竖立在山顶上,所耗人工与费用浩大。

我本该把这次旅行经过和一些感想详细地向你报告,但大部分时间因公务在身而无法多写。





1817年(马礼逊 35岁)

据米怜先生写道：“马礼逊经过9年忙碌的学习和工作之后，有这次来回北京一趟的旅行，确是给了他一段时间的休整，那也是他非常需要的。他的健康状况大有改进，在一路上还搜集到相当多的历史状况，并且知道了不少地区的方言。这次回到澳门，他以前所编写的一本《中英会话》已有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同事帮助印刷出来了。”

现从马礼逊的许多往来书信中，选载一封于下，读者可以看出他的朋友们对他的人品和工作的敬佩。

亲爱的先生：

在我即将离开中国之前，我不能不对你多次给我的关心和友谊表示我至诚的感谢，并祝你好运。如果我能做一些事报答你，或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给你在英国的妻子服务，我将非常乐意去做。

我将保存你给我的通信地址，在我到了英格兰之后，我一定会去看望许多老朋友，我也会去看望你的妻子，并帮助她恢复健康的。

亲爱的先生，请相信我。我亟诚祝你和你妻子健康快乐，我盼望不久之后，你俩能重新团聚，我的丈夫同我一样表达上述的祝愿。

伊丽莎白·厄姆斯通(签名)

1816年1月4日 澳门

1817年年初，马礼逊写给伦敦大英圣书公会的信，摘录如下：

我已收到你们上次寄来的捐款。9 000部中文版《新约全书》即将在麻六甲开始印刷。如果在中国印刷，其结果可以想像，会是一种冒险的行动。

我肯定大英圣书公会的委员会可以感受到和看到，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独自住在这样一个政府下的国家，处在对用任何方式输入基督教全都抱着明显的敌意的困境之下。但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去做。我们必须避免冒进。我们将依靠上帝的帮助开展传福音的工作，在环境许可下，尽量多完成一些既定的目标；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



的统治者,最终能改变他们敌视基督教的政策。

我已要求米怜先生在印制完成《新约全书》后随即印制《旧约全书》的第一卷《创世记》并印制数本他所翻译的《申命记》。如果没有别的变动,我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将译好的《诗篇》寄给你们。

请原谅我写这封比较短的信,因为我急着要翻译《旧约全书》的其他各卷。当我经过中国各省时,激发了我必须将《旧约全书》能全部翻译完毕,以便能将它放到崇拜偶像的中国人的手中的热忱,因为在《旧约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有直接或间接地谴责拜偶像之事。

1817年2月24日 广州

以下是马礼逊写给美国朋友们的一封信:

我很高兴收到你在去年7月写给我的信,当时刚从中国6个省旅行完回到这里。那是一次极有兴趣的行程。现在我仍在翻译和编纂《字典》,这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我几乎对此失去了勇气和不想坚持下去。

我的同工米怜先生在麻六甲工作顺利。看到在那里可以设立一个永久性的传教差会,向无数会念中文的人传福音,我心中充满安慰。

亲爱的先生,我在这里孤单一人工作已经有10年了。我甚盼有朝一日,我能在中国享受自由,并发展传教事业。但现在我仍在压迫者的恐怖的手臂之下度日。不仅如此,帮助我工作的中国同工也被中国官府到处搜索,甚至被逮捕。

请原谅我写此短信,我手已疲劳,无法执笔。如果什么时候我能另换工作,我的身体可能会好起来的。

马礼逊(签名)

1817年2月25日

以下是1817年2月24日马礼逊从广州写给沃夫牧师的信,摘要如下:

我刚从北京回到广州,我是陪同英国特使去的,天天和他在一起。和





你已经分别 10 年了,我觉得现在我已经变成一个老人了。现在我已恢复做原来的工作。在麻六甲工作的米怜先生身体不好。

1. 原编者注: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印刷所里的工人们发生了争吵。其中一人为了报复,就偷了一张印好的《华英字典》暗自去送给县官。县官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勒索到金钱的机会,就派了衙门的巡警闯入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所抄走了正在印刷的《中英会话》和若干木刻版,并逮捕了在场的印刷工人,指控他们替洋人印刷中文是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这次事情给中英双方增添许多的麻烦。后来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梅特卡夫先生提出强烈抗议,问题最后得到了解决。抄走的《中英会话》和木刻版等都归还给印刷所;与此同时,广州总督颁布命令,严禁任何中国人帮助洋人刻制或印刷中国文字。英国派来的印刷技师汤姆士先生不得不雇佣了几个当地的葡萄牙人到印刷所工作,花了不少时间训练他们制作中文刻版的工作技术,以便继续印刷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

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反对这里的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所印刷我编纂的《华英字典》。两个礼拜前,中国官府派巡警冲入印刷所,抄走了正在印刷的、我编写的《中英会话》和若干中文刻版。3 个中国印刷工人被抓走,我的老师兼助手高先生逃脱。¹

同年 12 月 13 日,马礼逊写给沃夫牧师的第二封信,摘要如下:

尊敬的师长沃夫牧师:

在岁末之际,我再次写几笔给你。上帝的慈悲保佑了我,并引领我继续翻译圣经。现在我译的《诗篇》正在印刷中。

现在我和米怜都很盼望扩大散发圣经的范围,以便传扬和教导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和他的福音。但如今米怜却病得很重。如果他真的死了,麻六甲的差会工作怎么办?

中国政府严厉禁止传播基督教的情势并没有缓和,但求上帝很快地改变中国统

治者的心。中国人也是一个具有不可知论、狡诈和说谎言的民族,求上帝看在耶稣的面上,怜悯中国人,改变他们的心。中国人不会比希腊人、罗马人更坏,也不会比我们英国人的祖先更坏。基督的福音是强有力的。

马礼逊在 1817 年 9 月,起草了一个文件,回顾了在过去 10 年在中国开始传播基督教的圣工经过。米怜先生看后,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以下是马礼逊所写 10 年回顾和目前状况的一篇大纲:

自从我初次踏上中国海岸,到今天已经过去 10 年了。为了实现伦敦



传教会所定下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实现我自己心里所定下的可贵的目标),我告别了我的出生地——英国。

你们当可记得杰出的哈德斯凯尔先生当初提出了前往中国开教的建议,我认为他是发起人。我也记得雷纳先生对他的建议热烈地支持。你们都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困难很多,对前景如何感到非常渺茫。不但我担心,而且当时许多朋友都认为成就会很少。但必须承认10年来我们是有进展,但确实很小。我们应当记得,在我们经过的路程中,确实是有许多的障碍;但也当记得已经取得了成就和希望,就当满心感谢上帝,因他赏赐我们的已经超过了我们当初所预期的。

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微,要在中国定居的希望很小,且毫无益处可得。当初我们所定下的目标是让我到中国之后学习中文,然后逐步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到现在,伦敦传教会在中国新开辟了传教区,而且已经对中国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包括中国人的特性和中国的语言文字。《新约全书》已经全部译成中文并已在一部分中国人中散发。

在麻六甲,我们已经建立了很重要和很有希望的中国差会。上帝的真理,通过新设的印刷所,已在当地的中国居民中广泛传播,已经有两人放弃偶像,皈依我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不要忘记感谢上帝。如果我们不怯懦,我们以及我们的后继者,将可看到比此更大的成就。但求我们的救主上帝将圣灵降下,增强我们的信心,洁净我们的心,赐福给我们的圣工!我们已经撒了一些种子,虽然只有一把,散布在一片广大的田里,如能生根,就会发芽结果。这就产生了更多的种子,可由别人再去撒种。——如此,工作就必定会进步,遍地都撒满了福音——所以,我们不要怯懦。

我的同工米怜先生带了全家到我这里已经住了一些时候。他和他的妻子的健康已有所进步。他们计划到明年1月回麻六甲去。米怜到此不仅是恢复健康,而且和我讨论了中国差会的事务,并和我一起校对他译的《旧约》中的《申命记》和《约书亚记》,加上我所译的《诗篇》。如果上帝赐给我的弟兄米怜生命和健康。这批译稿都将在1818年在麻六甲的印刷所印刷。





1. 译者注：麦都思是伦敦传教会派到麻六甲的传教士，1817年到达麻六甲后在米怜所主持的差会印刷所工作。后来他到南洋一带传教。1835年他曾到过上海。1843年上海开埠后，他被派到上海传教并开设墨海书馆，专门印刷基督教宣传品。墨海书馆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印刷所，引进了英国制造的新式印刷机和金属活字，代替了中国旧式的木刻版和石印技术。由于当时上海尚无蒸汽机或电力机，麦都思在当地购买了水牛运转的印刷机齿轮用来印刷读物。当时在上海有一位中国文人写了四句诗：“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字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赞叹墨海书馆引进先进的印刷机。

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手中，我在世的日子，可能比我尊敬的同工米怜要短；但是，现在看来他的身体不济，肺部很弱，而且已大大地消瘦。但我们还是决定把余下的《旧约全书》分工翻译。如果能行，计划在明年即1818年把圣经全部翻译完毕。麦都思¹先生已送来一些金属活字的样品，打算用来印刷刊物和劝世文，看来很有前途。麦都思先生的才能和对圣工的关心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我已根据英国国教会所编的《公祷文》译成中文，只是把为英国国王的祈祷文，改为为中国皇帝的祈祷文。现我正在把它和《诗篇》一同印刷出来。这个中文版《公祷文》可供中国信徒早晚祷告之用，每天一

篇。米怜先生想要修改它，以便更适合异教徒使用，但我认为还是照我原来的中文译文印刷，因为异教徒在初次使用时，需要给他们一些辅导。米怜已和我取得了一致意见。

谨向伦敦传教会全体董事致以基督徒的敬礼，我请求他们，对中国传教差会常常铭记在心，并不断地为我们祷告。

你们忠实的朋友 马礼逊。（签名）

1817年9月4日 广州

附记：最近我还印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中国》。我已起草了一份《基督教新教在华差会10年工作回顾》。米怜先生可能增加一些内容。以上两个文件是用英文写的，在麻六甲印刷。我对自己身体还算健康而感到稀奇，因为这里天气炎热，终日为公私事务既忙碌又操心，每天要坐在书桌前编纂《华英字典》6至8个小时。我要赞美主，感谢主的恩典！我开始感到编纂《华英字典》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很想为属灵的传教事业多做一些工作。但我能放弃它而使《华英字典》半途而废



吗？那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受到意外干扰，我必去做，而且一直要等到完成它。

有关翻译圣经的进展，可从马礼逊写给伦敦大英圣书公会的信中得知，内容如下：

现我已收到你会赠我的1 000英镑是专为印刷圣经的，我和米怜希望明年，即1818年可将圣经全部翻译完毕。他已译完《申命记》和《约书亚记》。至于《创世记》则已印好多时了。我已译完《出埃及记》和《路得记》的初稿。《诗篇》已译好，正在印刷中。《以赛亚书》已译了一半。好几部做好的木刻版已送往麻六甲，以便在那里印刷《申命记》《约书亚记》和12开本的《诗篇》。

米怜先生利用一切机会在当地散发早已印好的圣经部分。我们无法探测其效果如何，但有一双眼，是没有秘密可以隐藏的。也许我们的肉眼看不到预想的效果，但它必定会产生。我们打算在麻六甲差派一些人，主要是去马来群岛中国人聚居的地区散发“生命的话语”。在目前，我们差会去做这件事的人手太少。等到人数增加了和圣经全部译毕印好之后，我们将会用更多时间去散发圣经。我愿上帝与我们同在，并赐福这件大事。

我们在阅读了大英圣书公会的报告后，精神为之一振。散布在世界各国的基督徒们，抱着浓厚的兴趣在各地分派圣经；他们还为此事慷慨解囊。我深盼在不久的将来，亚洲人民必定会及时感谢各国基督徒为他们所作的贡献。现在他们还没有觉察，但以后他们必定会知道并感觉到的。

当我们将圣经全部翻译完毕并印刷出版之后，我已和米怜商定在一起重新仔细地校订圣经的译文，以便在将来重印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修正错误和不恰当的译文。

我恳求你向大英圣书公会诸位先生，对他们的慷慨拨款，使我们得以将圣经译成中文，帮助中国的异教徒能够认识真神上帝，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马礼逊(签名)

1817年11月24日 广州





1818年(马礼逊 36岁)

以下是博格牧师写给马礼逊的信。

请接受我寄赠给你的近作《千禧年证道集》，作为我对你的崇高敬意和爱戴的一个象征。这部书是在6个礼拜之前出版的，是传教士和传教事业之友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题目。我热切地祈求上帝赐福给每一位读者。

你在1817年10月12日寄给我的信已平安地到达我手中，我为你的健康和幸福而欣喜，祈求上帝赐你能继续在对你非常重要的差会里长久地工作。我认为将圣经译成中文并能让中国人阅读是一件最重要的事，这是一项奠基工作，为你也是为了他人。再者，这也是首要任务。当你完成之后，上帝会启开有效的门户让你可以在中国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目前虽然中国对福音仍采取关门加以抵制的方式，但上帝必定会出乎意料地显现，为他的话和他的传教士们打开一个进口。

当中文圣经出版之后，你和米怜先生已可用中文去做上帝的奇妙的工作。我对中国抱有很大的期望，期待着上帝为了人类而显现他的怜悯。到那时，你必将生活在希望里，会看到中国更好的日子。如今传教士的精神正在发扬光大。在英格兰，几乎所有的教会都在资助对国外传教的差会，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不信耶稣基督的世界。

我热切地祈求上帝保佑你和米怜先生的健康，以便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做完，按照你们的计划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米尔顿先生将去麻六甲和米怜先生一起工作。他已接受指示学习中文和阅读你所编写的《中文文法》一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将会做你的非常好的副手。由于中国传教差会的重要性，伦敦传教会的董事们竭诚希望，能有一些能干的助手帮助你 and 米怜先生。

你在出发陪伴英国特使前赴北京之前曾猜测此行不会成功的结论是



对的。但无论如何,这次出访给了你机会,可以看到中国更多的地方和接触更多的中国人,否则你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我盼望有朝一日,你将会以耶稣基督传教士的身份重游你曾走过的地方。大约在4个月之间,神学院已有4位传教士前往麻六甲,还有两位已前往马达加斯加,再过数日,又会有两位传教士前往加尔各答。

愿上帝的恩惠使你的身心得到丰盛的祝福,亲爱的先生,我仍然是你挚爱的朋友。

大卫·博格(签名)

1818年7月8日 高士坡 英国

米怜先生在麻六甲成功地设立了中国差会,当地的荷兰殖民政府非常支持米怜先生的计划,特地拨给他一片土地。¹

米怜和马礼逊还在麻六甲创办了一份中文月刊,刊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²。这份月刊主要登载宗教和道德之类的文章,兼载一些天文知识等教育性故事,受到当地中国读者的欢迎。

接着,米怜和马礼逊又出版了一份《印度支那信息》的英文季刊,载有中国和邻近国家的消息,也刊出印支等国的哲学、文学和其他将中文及马来文译成英文的消息等;这份英文季刊还载有宗教论述,在印度基督教新教差会的活动和教会一般状况等。

以上所提的精彩的出版物,因米怜先生不幸去世而停刊,欧洲的知识界十分重视这些出版物。一位英国贵族捐助1500英镑和一批有价值的书籍给在麻六甲的英华书院。

以下是米怜先生在论及中文和传教政策的一段话:

在每一种优雅的文字中,利用该文字出版书刊以传播人类和神明的知识,对所有读者来说,都是明显有效的。至于用中文出版的书籍,也许

1. 译者注:麻六甲曾3次落入殖民主义国家之手,1641年之前是被葡萄牙占领;1823年,由荷兰占领;1824年之后,由英国占领。

2. 译者注:此处原著只提到出版了一份月刊,经查证,此即在中国境外由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5年8月5日在麻六甲出版,共出7卷,1821年停刊。最初每期印500本,后增至2000本。





要比任何别种文字更能有效地与中文读者沟通,因为中国能看书的人,其比例远比人类的其他民族大得多。我发现中国的方言非常之多,而且语音各异,常常无法互相交谈,唯一的办法是可以写中文字和别人交流。因为中国的书写文字是全国统一的,利用写中国字的办法可以和任何讲方言的中国人沟通,这是中国的特点。

再者,中国目前仍闭关自守,对外国人有无法克服的猜忌,禁止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游行布道,宣扬福音,教导中国人放弃偶像,皈依基督教。但是如能出版书籍,中国人都可以看得懂,而且可以通行无阻,只要有人去谨慎小心地去散发,就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全国各地。

为此缘故,马礼逊曾不遗余力地敦促英国传教会请美国的基督教界派遣有条件著书立说的传教士到中国去。马礼逊已树立了榜样,不但译书,还用他自己的钱,开办了两处印刷所,出版了大量的书刊。

1817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一致通过决议,授予马礼逊神学博士学位,承认他为出版语言学和用来学习中文的各种书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1817年,米怜先生从麻六甲回到中国和他的家人团聚,以便恢复他的健康。况且, he 可以和马礼逊在一起,为未来在中国和麻六甲的传教事业作出安排,也讨论了如有后继者来中国的问题。在这一年,他还和马礼逊详细讨论了设置恒河以东传教差会的圣工,成立了由他和马礼逊组成的恒河以东传教差会临时委员会,并一起草拟了一份决议案,全文如下:

这份决议是帮助我们使用最好和最合适的方式,在伦敦传教会的授权下,以进行我们在恒河以东传福音的圣工。这个决议不仅为我们,也为后继者所适用。

1. 我们建议,在麻六甲(或在其他有两个或更多传教士在一起工作的地方)设置一个公共食堂。我们并不硬性规定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做。如果环境不许可,无法让所有差会的家属每一顿饭都聚集在公共食堂一



起用餐,他们也可以每个礼拜在公共食堂用餐一次。一般地说,我们考虑,要在不违背个人自愿和方便的情况下,使大家能一起在公共食堂用餐。

2. 凡来到麻六甲的传教士,如果他们只是暂时住在这里,然后赴邻近国家学习该国的语言。我们认为,他们也应在公共食堂用餐,不必另行规定别的办法。

3. 考虑到马来人对他们自己的文字知之甚少,我们建议:凡是被派到这里专门在马来人当中传教的弟兄,首先必须要学会讲马来话,并开设学校。文字工作放在以后去做。这并不是说,出版和散发书籍、单张不重要,而是在目前状况下,首先应考虑的是要学会讲马来话,以便向他们口头传福音。

4. 由于中国是恒河以东传教差会的主要工作对象,而马来差会的工作要等待相当一段时期之后才能扩大,我们想到,除了个人用房以外,麻六甲的房舍的主要部分,应划归中国差会使用。

5. 关于本差会各家庭的宗教崇拜,我们认为主要应由资深传教士主持,他是本差会家庭的头,我们想像他对各个家庭状况更为熟悉,最好在不影响他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拨出时间主持崇拜。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他可以主持。我们所设想的这个建议,乃是一般性的措施,目的是保持本差会的家庭有秩序、有教诲和得体。

6. 我们建议,如果本差会所属的印刷所有可以接到任何有利可得的印务,可由在麻六甲的负责人决定接受或不接受。

7. 英文《信息》季刊可继续出版,由现任编辑负责。

8. 我们建议,规定一个时间,用英文传授知识给我们的少年。如有必要,也可以教他们神学或别的课程。为此目的,本差会应拨给教室,以便能有秩序和有尊严地进行整个教学任务。但至少在目前,根据情况需要,在麻六甲,还是应当专注于教导成年的传教士以必要的知识。

9. 我们建议,应及时地派一个或几个少年人前往槟榔屿、爪哇和其他中国居民聚居区做短期性的散发圣经和劝世文等工作。

10. 我们要求在中国和麻六甲的传教差会,应复制副本(或至少是摘





要),把我们所写的日记和信件寄往伦敦传教会,如此可以让伦敦总部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至于所需的复制费和寄费,可由差会的经费中支出。

11. 1818 年度的账目,应在 9 月 1 日结清,把准确的副本寄到中国,以便登入总账目中上报。

12. 这项财务制度,是本差会必须要建立和执行的。

13. 关于我们自己在做的工作,除已完成的外,应在明年,即 1818 年,我们两人分工翻译的《旧约全书》的其余部分要全部翻译完毕。然后我们或在一起,或分头,努力将译文进行校对、改译或修正,以达到最好的形式后送往印刷所印刷出版。

14. 今年年底,应将我们已经译好的《旧约全书》中的译稿,经校对后即可送印刷所先行印刷。为此目的,我们应设法在中国雇佣中国印刷工人,送他们到麻六甲去做这件工作。

15. 我们还考虑到,必须重视日本的重要岛屿,搜集一切有关日本的情况。如有可能,经过准备,派我们当中一些人员,将来乘船直接到日本去,以便学习日语。我们同时必须了解,如对中文圣经经过某些调整和更改之后,可否在日本使用,或者必须完全译成日文,才能让日本人阅读。

恒河以东传教差会临时委员会 马礼逊、米怜(签名)

1817 年 11 月 2 日 中国广州

以下是恒河以东传教差会临时委员会增补的决议案:

1. 决议:有一位朋友捐助 4 000 西班牙银币,帮助我们在麻六甲建造了一座相当宽敞的房屋,作为开英华书院之用。这所书院的宗旨是提供就读学生学习中文和神学、文学和语言等知识的场所。我们代表伦敦传教会接受这笔捐款,采纳了他所指定的用途。在本差会的基地上划出一块地皮,作为英华书院的校址。如果书院停办,书院房屋和地基可拨归恒河以东传教差会寡妇和孤儿基金使用。



2. 决议：由米怜负责建造英华书院校舍。为此目的，他应在最近期内进行规划。

3. 决议：英文《信息》季刊的出版费用改由马礼逊和米怜自行支付，以前由伦敦传教会垫付之款，由他们归还给伦敦。

4. 决议：为了应付本差会内传教士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或死亡，本差会决定设立恒河以东传教差会寡妇和孤儿基金。现已由一位捐助 400 西班牙银币作为此基金的开办费。如本差会内有人符合申请条件，每 4 个礼拜至少要付她一元西班牙银币。

5. 本差会应设立财产信托部，暂时由马礼逊、米怜和汤姆生负责管理财务。此补充决议送呈伦敦传教会审查和批准。

恒河以东传教差会临时委员会 马礼逊、米怜(签名)

1818 年 1 月 2 日 中国

至此，靠着上帝赐福，马礼逊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实现了他最初制订的计划。他也为此从他个人微薄的收入中捐出 1 000 英镑充作建造英华书院校舍之用，并答应每年捐出 100 英镑，5 年为期。他还陆续捐助有价值的书籍给该校的图书馆。马礼逊一生都持有慷慨助人的精神。他认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基督徒，不单是关心他个人的福利，也要着眼于关心他人的困难”。后人在向为他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也提到马礼逊过去曾说过：“如果环境需要，基督徒必须牺牲个人的和家庭的幸福，有时是偶然的，有时是经常的，有时是终身的幸福。他们有时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亲属或自己的国家，去关心别的民族或别的国家人民的福利。”

马礼逊的目标不是为他自己或为他的家庭追求高官厚禄，他有一颗“想方设法慷慨助人”的心。为了推广基督的福音，他运用聪明智慧去实现他的志愿。他的年薪从 500 英镑，后来增加到 1 500 英镑，除划出极小一部分供家用外，还提供了至少 20 个人的生活费用，包括付给佣人，老师和助手们的工资。澳门东印度公司曾向伦敦总公司要求增加 300 英镑给马礼逊，但却被总公司拒绝了，也不给他任何养老金。虽然澳门东印度公司为他所编纂的《华英字典》支付了差不多全部的印刷费，但只售出少数





几部,从未达到收支平衡。马礼逊英年早逝,也没有留下一点钱给他妻子和子女。他也为其他差会做过许多事,但都是尽义务的,并未收到分文。他接受过不少捐款,但都是充作在中国和麻六甲传教或印书之用,也作为英华书院的开办和经费之用。

伦敦传教会曾发出通知,其中提到马礼逊要在麻六甲开办英华书院。在英国,有人当即捐助 500 英镑,由伦敦传教会转寄给在广州的马礼逊。一位和东印度公司没有关系的戴维生先生得知马礼逊要在麻六甲开办英华书院后,在 1818 年 11 月 30 日,亲自捐给马礼逊 420 元(相当于英国旧金币 100 元)。

由于至今许多人还不知道有英华书院的存在,现将马礼逊起草的《英华书院计划书》登载于下:

拟在麻六甲创办一所由米怜牧师主管的学校的计划书

校名:本校命名为“英华书院”。

目标:本校施行双轨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欧洲文字。一方面令欧籍学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另一方面使恒河以东国家的学生学习英文和欧洲的文学和科学。所谓恒河以东的国家包括中国、交趾支那、东马来群岛的华人聚居区,琉球地区,高丽和日本。本校所授科目盼最终给学生以积极的影响,系统地教授学生基督教的真谛和东半球的一般文化知识。

英华书院的设备:

1. 书院应设一图书馆,藏有中国和欧洲出版的图书和期刊,内容应包括一般的文学、科学、语言、历史和风俗等。

2. 书院应聘任懂得中文的欧籍教授,能够担任西方知识的授课任务。书院还聘任中国人担任助教。欧籍教授必须是基督教徒。

3. 书院应有学生宿舍,可容纳多少寄宿生容后再定。走读学生可住在校外,像欧洲学生一样。

4. 书院将为贫困的本地学生设置助学金。

5. 书院将向欧籍学生教授中文。学生还可自己决定选修宗教、文学



或商业课程。

6. 书院将向本地学生教授英文。学生还可选修地理、历史、算术和别的课程。如果开课的话,也可选修道德哲学、基督教神学和中国经书。

恒河以东差会设有一座印刷所,可为学生所用。书院计划在校内开辟一座植物园,专门栽植马来的热带植物。

书院招生对象:欧洲各国或美国大陆来的任何学生,只要他们是基督教徒,携有所属教会介绍该生的人品和志愿的推荐信,都可申请入学。此外,欧洲各大学内享有旅费的人员,基督教的传教士,贸易公司职员或各国领事馆内的官员,也都可以申请入学。

恒河以东各国的本地青年,或自费,或由教会团体派送,或由私人资助来本校学习英文者,都可以申请入学。本地青年入学不需要是信仰基督教的。本校也不强迫他们参加基督教的崇拜聚会,但可以邀请他们自由参加。

学习年限:学习年限需根据书院的具体情况容后安排。

费用:本校将对自费入学的欧籍和本地学生收费,或接受该生的保护人、朋友或自愿资助者的入学费用。

管理:本校的管理和经费由赞助人和信托部负责和经营。

以上计划书已分别寄往印度、美国和英国的许多单位和个人,他们都对英华书院慷慨捐助。伦敦传教会首先拨给马礼逊 500 英镑的开办费,帮助他实现这项计划。

英华书院在米怜先生的主持下,于 1818 年 11 月 11 日举行了奠基典礼,由在麻六甲的英军司令福尔克哈上校安置了基石。出席此次典礼者有泰森总督、槟榔屿法官欧斯金、法学院的代表和其他不少贵宾,米怜代表英华书院的创办人发表了恰如其分的演说。

以下是马礼逊与他的朋友们通信往来的摘录。

1818 年 1 月 18 日,马礼逊从广州写给他岳母的信:

亲爱的岳母:

我写此信给你而没有直接写信给爱妻玛丽,是因为我实在不晓得她





现在是不是在英格兰。

靠着上帝的慈悲,我身体还算健康,在没有受到干扰的时候,我继续在做日常的工作。你也很容易想像到,当我念及我的家庭事务时,我会继续产生不安。但在同时,我希望把我所有的前程和我妻子、儿女的关心交托给仁慈的上帝。

我在这里非常孤独,整日都不停地在写作,常常感到非常消沉。编纂《华英字典》是一件非常枯燥的工作,翻译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满脑子装的除了文字,还是文字。虽然如此,这样的状况,全都是为了一项事业,也就是为了能在中国宣扬耶稣基督福音这一伟大事业,因此,我充分感谢主的宏恩,使我可以做这项事业。

我们要在麻六甲创办一所书院,名为英华书院,宗旨是招收学生学习中文。我甚盼这所书院能把福音向前推进。

因为这个季度从英国驶来的船只没有带来信件,无法得知他的家眷的任何情况,于是马礼逊再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岳母,内容节录如下:

亲爱的岳母:

看来我对我的家眷不安和挂虑将持续着,直到今年9月份。幸好上帝的慈爱来到我心中,使我从主那里可以得到保护和喜乐。我已变得非常孤寂。我很少去东印度公司或别的地方用餐。我每个礼拜都在吃同样的菜,而且是用筷子吃的。我身体还好,每天从早晨7点钟开始写作,一直要写到晚上9点或10点钟才休息。

1818年3月20日

以下是马礼逊复沃夫博士的信。

有人告诉我,你曾说道,“麻六甲将是东方的雅典”。我希望麻六甲也是“东方的耶路撒冷”,因为可以从麻六甲将福音传遍东方各国。我亲爱的父辈,如果你认为此举重要,我请求你帮助唤醒在英国的善良的基督徒们,对在麻六甲的传教差会给予慷慨捐助。

你知道我的家眷和我分开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使我感到很痛苦,有时深深地伤心。伦敦传教会命我回英国探亲,但此时此刻,我不能因此而



离开我的职守。我应当为去欧洲访问而高兴，这样可以安慰我的患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子女，但是，探亲与工作两相比较，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再见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慈爱永远与你同在。

1818年11月5日 广州

以下是马礼逊致克罗尼的信：

亲爱的克罗尼牧师：

我已收到你在去年4月8日寄给我的信，这封信到我手里时已走了整整一年。现在已快到年底了，但我的身体很不好，我身体右侧有疼痛，我担心是肝病。

我已完成我所编纂的《华英字典》的第二部分，因此，即使我死去，这里许多人都认为，我在身后已留下了一部极为有用的中文字典，可供传教士们和欧洲学者们使用。

我希望欧洲的基督徒学者们应该停止过度崇拜古希腊和古罗马了，因为他们的著作充满了傲慢、复仇和邪念。我希望他们转过来学习东方的语言和文字，把科学和基督教移注到他们的著作中。

中国的语言文字是活的，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文之一，有三分之一的人类在使用它。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所有的教派里和党派里，在宗教界和学术界里，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竟然完全茫然无知，这是何等的荒谬啊！是否应该有一部分人，抽出时间来学习中国语文呢？因为这是东方五个国家所共同使用的文字，有数以万计的原著都是用中文写的和出版的。

我想你已听说我们在麻六甲已经创办了英华书院，我请求你支援这所学校。这可把你的名声和影响扩大到东方。我家庭的困境使我大为沮丧、孤独。我爱妻的病痛我也无法帮助解除。虽我没有多少怨言，但常常为此而使自己心情沉重。但我仍不泄气。啊，决不！上帝是公义的，他是仁慈的。

向你的夫人致以敬意。再见了。

马礼逊(签名)

1818年12月9日 中国广州





马礼逊致史当东爵士的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史当东爵士:

听到阿美士德爵士和他的使团成员已从中国终于回到了英伦故国,我非常高兴。我想你们必定会把中国抛诸脑后,也许整个使团成员都是这样。

但我再一次告诉你一条中国新闻,那就是12天之前的午夜,从北京传来一个紧急圣旨。起先总督和官商都非常惊慌,害怕大祸临头,后来很快就放松了。他们跪接圣旨后打开一看,原来皇上要广东方面选派两名中国翻译官,要能口译和笔译葡萄牙文和英文成中文。

官商潘克官前天把圣旨送到我处,问我是否有中国人可以派到北京给皇上当翻译官。我想不出有哪个中国人可以去担任翻译官。他们中有人想,反正皇上听不懂外文,送去两人也可骗得过皇上。但我没有这个本事搞阴谋诡计,因此我不愿冒险给他们提出主意。

我希望你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改善,至少也能像你陪同英国特使到中国时,我看到的那样。愿上帝多多地赐福于你,不再增添你的痛苦。

仍旧是你最忠实的朋友 马礼逊(签名)

1818年3月19日 中国广州

1819年(马礼逊37岁)

伦敦传教会1819年报告摘录:

马礼逊博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圣工仍受到禁止,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的禁教政策,使他只能在他家极小的范围里做一点圣工,并偶而利用机会向就近的中国人传教。

去年夏天,他挑选了一些中国人到他自己家中向他们讲解基督教义。马礼逊博士施洗的第一位中国教徒蔡高在去年10月因患肺病去世。蔡



兴是蔡高的弟弟，已被派到麻六甲印刷所工作。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后，要想单独住在中国农村里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他拒绝参加农村的迎神赛会将会受到监视和迫害。

去年，马礼逊专注于编纂《华英字典》的工作。他希望今年能用更多时间投入传教的任务。因他往往不能及时地顾及他个人的健康，如今他已开始不时地受到严重疾病的困扰，我们颇为因此而担心。

马礼逊博士在去年11月初编完《华英字典》的字母部分后，已经写好了一篇题为《从语言学看中国》的论文，连同他在1817年在澳门编成的《演讲集》，已一起在澳门印刷了。这些英文集子将向私人散发。与此同时，马礼逊还编写了中文《公祷文》，这是根据英国国教会所出版的《公祷文》改编而成，适合中国人使用的，供早晚祈祷时诵读，可以每天读一篇。在麻六甲的印刷所已印好马礼逊所译的《诗篇》，其他经文也正在印刷中。

马礼逊提到有一位英国国教的牧师将赴澳门。美国也将每年派一位牧师去澳门，专门向欧洲人传教。他还报道这一年到广州访问的欧洲人比以前多了。

马礼逊博士盼望能回英国探亲访友已有一段时间，伦敦传教会已完全同意他可以回国一趟。但因他在中国身负重任，他决定牺牲个人的愿望，放弃了这个计划，以便使自己能专心致力于他的公职。

在麻六甲所设立的传教差会，已经迅速地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基地，这证明马礼逊博士当初所建议和进行的这项计划是正当的。

以下是英国公祷文和布道协会普利切特牧师致马礼逊博士的信：

亲爱的先生：

你在1817年11月19日寄给我的信和一本中文的《公祷文》已在去年5月收到了。你的信和你编译成中文的《公祷文》给了我们真正的快乐。我已见到史当东爵士，向他请教我们应当怎样为中国的传教事业提供帮助。他已回到伦敦一段时候，我很高兴能代表我们的委员会去拜望他。我们已获得他很好的建议，使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依据我们的能力，帮助中国的圣工。





我已获得本协会的委员会授权,要求你尽快地印刷2 000本中文《公祷文》,费用由本协会供给。我们希望你利用一切机会在麻六甲等地的中国居民中散发这部《公祷文》,如有可能,也请你在中国散发。

本协会的书记普拉特牧师要求你寄送几本中文《公祷文》给本协会的委员会。请你寄100本中文《公祷文》给我,以便在英国的华侨中散发,并留数本在本协会供展览之用。附上8开本英文《布道书》一册给你自己使用。另外,还附上200本《布道书》散发给中国人,你可以选择其中若干篇译成中文并出版,所需印刷费由本协会提供给你。初版《布道书》已经译成希腊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和德文出版,现正在翻译成荷兰文和阿拉伯文。

请让我诚意地感谢你的来信。我们竭诚地祝你工作成功。

在葡萄园里的我主耶稣的同工和弟兄 普利切特 书记(签名)

1819年4月15日 伦敦

马礼逊写给普利切特牧师的回信:

亲爱的牧师先生:

你在1819年4月15日寄来的信,我已在9月收到了。当时我是在澳门,正忙着完成翻译《圣经》的工作和其他需要我做的事。我已通知麻六甲印刷所印2 000本《公祷文》和《诗篇》合订本。但我没有提到你的来信,我认为合订本要比分开印好些。你来信要我各印1 000本,我想贵协会不会介意共印2 000本合订本,因为即使多印1 000本,若以本地区有3亿人口相比,那真正是微乎其微的。我向贵协会申请的资助仅600元,在收到后,我将用于印刷书籍。

我们的困难是相当大的,你是知道的。第一套木刻版被一个中国印刷工人藏在一个角落里,结果大部分被白蚂蚁吞食了,后来我又叫工人另刻一套,并利用其在1818年间印刷了400本,印刷费是由伦敦传教会提供的。这批书已大部分在中国散发了,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国印刷工人和书商去散发的。现在我已使用贵会的捐款制作了新的本刻版,寄去给麻六甲印刷所。该所已印好2 000本,每本成本费是0.25元,另外付给制版费100元。我恐怕加上纸张和其他费用,将会花去更多的钱。



谢谢你寄赠的《布道书》和一批布道单张。我已将你寄来的读物散发给在广州工作的英国人,其余部分我将散发给住在广州和澳门的一批欧洲籍穷人。

当你知道寄来的一些布道单张被劫走后请不必灰心,我对已失去的书籍、单张等抱有极为乐观的态度,虽已落入坏人之手,但有可能被别的好人拿回去阅读。撒旦的权势是无法与上帝的大能匹敌的,上帝会赐亮光 and 自由给他子民的。

史当东爵士已来信告诉我,他已和你见过面。我很高兴你已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捐助我正在做的圣工。

我会记住你要我翻译一种或数种你寄来的《布道书》和单张的建议。我打算寄给你10本《公祷文》和《诗篇》的合订本。这套书的印刷费是由伦敦传教会提供的。我会写信给在麻六甲的米怜牧师先生,在印刷完成后直接寄送给你。

我还要米怜先生寄给你一份关于在麻六甲设立传教差会和英华书院的简报。我想这是值得每一位捐助过、用来帮助该设施建设的信徒高兴的事,因这将是有效地使世人皈依基督教的必要之举。但愿基督徒的各项捐款能使他们接受上帝所赐的冠冕!这是走向成功必不可少的善举。

我仍旧是你忠实的朋友 马礼逊(签名)

1819年12月26日 中国广州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寄给马礼逊的一封指示信。该会批准了马礼逊计划在麻六甲设立差会的方案并在充分讨论之后提出了一些意见,摘录如下:

最亲爱的弟兄:

你在1月8日和30日,2月3日和25日,以及在6月10日寄到本会的所有来信都已先后及时收到了。经过充分讨论后,董事会特别注意到你来信中提到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措施,那就是你要创办一所英华书院之事。这封指示信是通知你本董事会对此事进行多次讨论后所得出的意见。

我们完全了解你在中国的工作中存在的所有不利条件,正如你在去年1月30日来信中所陈述的。请相信董事会没有忘记你和你的同事正





在进行创立的恒河以东传教差会及其分支机构的圣工,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董事会向你保证:我们已经决定要全力支持你去做这件事,上帝必定会成全你。

我们靠着上帝使你能生存在那个不友好的国家里,求上帝赐你身心健康,让你坚定不动摇,给你聪明和热心;我们祈求上帝保佑你,免受中国官府的迫害。求上帝令你使用的助手们能忠诚于你,求上帝赐给你所做的圣工得以成功。我们虽拥有一些宝贵的特权,但同样必须依靠上帝。在董事会讨论海外传教事业时,首先是寻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以便在得到上帝的恩赐后,可以经常地帮助你和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很高兴听到你在中国人当中所做的圣工已有一线希望了。我们相信,你所做的完全是使中国人得益处,对此,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要人们皈依基督教乃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

你和米怜先生自费出版的《信息》编得很好。我们希望该刊物能产生影响,这里一位纳士比先生已经收到你寄给他的一批刊物,他的销售价是每份2先令6便士。但我们认为,对这里许多人来说,收费是过高了。

我们已收到你编纂的《字典》的第三部分。伯特尔先生已写信给你关于销售之事。此外,我们知道布兰克公司已写信和你联络。

董事会正在物色一位有经验的印刷技师,以应米怜先生的请求,派他到麻六甲去专门负责印刷和铸字工作。现正要写信给米怜先生关于对此事的安排,并通知他本委员会对创办英华书院所作的讨论内容。

你还没有向董事会明白表示,你是愿意留在中国,或者是要搬到麻六甲去。我们希望你尽快地作出决定后通知董事会。热切地祝愿你身体健康,祈求上帝给你所需要的一切祝福。

这是我们代表董事会写给你的指示信。

在主内的你的弟兄 汉基 司库

伯德 书记(签名)

1819年2月26日 伦敦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关于英华书院所作的决议案:



决议：董事会一致认可马礼逊博士和米怜先生关于创办英华书院的建议，批准他们提出的计划书，认可他们在获赠的地皮上建造校舍，准许拨款给该计划书中直接与传教事业有关的项目。

决议：董事会批准设置恒河以东传教差会行政委员会的建议，其目的应有助于保持差会各成员的充分合作。

决议：董事会批准恒河以东差会的临时委员会所拟议的决议案中的第2、6、7、9—11和13—14条的意见，其中第3条须修改，第4条应在不增建其他建筑物的情况才给予批准，并须划出一个房间专为差会办公之用，其他未列出的决议案由当地传教士相应执行。

决议：如马礼逊和米怜两位先生所强调的，关于创办英华书院的宗旨，乃是为了传教，为此，必须增设课程和不同语言教学的内容，以适应在东亚大陆和麻六甲邻近各岛屿推广福音的圣工。

决议：董事会完全同意英华书院必须严格实施以传教为目的的建议。为此，如欲开设其他与此目的无直接关系的课程时，必须以不损害此目的为前提，否则将造成学生只学习世俗课程，违背了创办英华书院的原则。

决议：董事会只提供助学金给确定学成后参加传教工作的在校学生。如不参加传教工作的学生，本会不给予任何助学金。

决议：董事会确认，任命马礼逊博士和米怜先生为麻六甲英华书院的主管人，任期各为3年。

决议：董事会指定马礼逊和米怜两位先生订立英华书院的行政管理、课程设置和课时、校内崇拜、主日遵守和其他事项的章程。订立之后，送呈伦敦传教会董事会审议批准之后实施之。

决议：董事会慎重向马礼逊和米怜两位先生建议，对申请入学的青年应进行严格挑选，对无意传教或有其他打算的青年应拒绝接受其入学申请。

决议：董事会将评议英华书院的办学宗旨，使其能与伦敦传教会的总目标取得一致并接受伦敦传教会的管理。

决议：有关设立传教士寡妇和孤儿救济基金计划应暂缓实施，待条件成熟上报后，由伦敦传教会作出决定。



1819年,伦敦传教会的长辈董事之一的哈德凯斯尔先生不幸去世,使马礼逊博士失去了一位宝贵的朋友和通信联络人。他是马礼逊最尊敬和永远纪念的长辈。以下是继任司库汉基先生写给马礼逊的一封信,摘录于此:

亲爱的先生:

伦敦传教会前任司库哈德凯斯尔先生已在今年3月3日不幸去世,我被任命继任本会的司库职务。

我认为你开设英华书院是一项崇高的创举,它必将对在东亚地区的传教事业产生巨大的影响。你所创议的这项计划,获得了董事会极大的关注。其中有一点我认为担心的是,你所要开办的这所重要书院的地点,它是唯一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我想因欧洲政治的不稳定,该地又是荷兰所统治的殖民地,荷兰总督是否会对我们的工作产生妒忌而制造困难呢?有关此事,我们已收到米怜先生写给我们的报告,麻六甲的荷兰殖民政府的总督已经批准拨给一块地皮用来建造英华书院的校舍。

去年8月,我曾赴法国旅行,在巴黎逗留期间,曾会见了巴黎大学著名汉学家雷玛撒教授。我很高兴发现他早已和你有直接的通信往来,他对你所有作品评价都很高。我将你所译的中文《诗篇》和《教义问答》赠送给他。他高兴地接受了。我还代表伦敦传教会赠送几本你所编纂的《华英字典》给巴黎皇家图书馆。

汉基 司库(签名)

1819年4月10日 伦敦

以下是伦敦宗教传单协会司库雷纳写给马礼逊博士的信,摘录如下:

你在1818年11月30日寄给我的信,经过传阅,直到今天才回到我手中。

我对你出版的英文的《信息》甚感兴趣。虽我未能看到以前出版的各期,但我从该期内容里获得很大的鼓舞。

我相信,这里的朋友们都认为你在麻六甲设置传教差会和创办的英华书院是最好的选择,它们将成为最有效的盛举。我深信其意义将远超



过我们所设想的。基督教的亮光和知识必将在整个中华帝国和周边的属国广为传播。

我对麻六甲的朋友米怜先生失去妻子而深表哀悼，也为他本人的健康渐趋衰弱甚为忧虑。¹

你来信中没有提到写劝世文单张的事，盼望不久我能听到你正在印刷这类单张的信息。这批单张将如飞云般地大量散发到异教徒中去。我一直认为，这些载有基督教义主要真谛的单张，其效果可能比其他方式更加能够深入民间。这许许多多的小老师会静悄悄地落到各个村落甚至进入宫廷，随着圣灵的感化，将使中国广大的民众接受圣经的真理。

· 约瑟·雷纳(签名)

1819年12月28日

1. 译者注：米怜夫人是在1819年3月20日在麻六甲去世的，年仅35岁。

迄今为止，我们已看到本回忆录提到的马礼逊博士在中国为创立基督教新教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马礼逊博士已编纂并出版了4开本的《华英字典》；供中国人诵读的中文圣经也已全部翻译完毕。他已经受到了人们的赞扬，赢得了学术荣誉，在文明世界中，他已被列入名人之林。经过多年的辛勤的脑力劳动，他可以休息了，或者做其他他喜欢去做的比较轻松的学术工作。但是，马礼逊一生的唯一目的，是要荣耀上帝的名，他把已有的成就都归之于基督的恩赐。他决心要把《华英字典》剩下的部分继续编纂完毕并出版，以便提供给欧洲的学子学习中文之用，然后根据情况继续去做他当初计划要做的圣工。

对于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过程，马礼逊在1819年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寄给了伦敦传教会，内容如下：

靠着上帝的恩典，圣经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中文译本，到今天已经全部翻译完毕。

本月12日，米怜先生已译完《旧约全书》中的《约伯记》和有关犹太人历史的其他数卷。以下是我翻译的圣经卷名：





《旧约全书》：

创世记
出埃及记
利未记
民数记
路得记
诗篇
箴言
传道书
雅歌
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哀歌
以西结书
但以理书
何西阿书
约珥书
阿摩司书
俄巴底亚书
约拿书
弥迦书
那鸿书
哈巴谷书
西番雅书
哈该书
撒迦利亚书
玛拉基书



《新约全书》：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希伯来书

雅各书

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

犹大书

启示录¹

《新约全书》各卷中有些译文是根据我的中文知识作了必要的改正，并根据英文译本，增加了一些文字，但仍按其意思断句。中译本圣经没有各节数字，只有句号。

以前我常明言，伦敦传教会给我在伦敦博物馆所藏的天主教神父中译手稿，是我在翻译中文《新约全书》的依据。

我翻译的圣经第一卷是《使徒行传》。当时就是参考了上述天主教神父中译手稿中的一篇论说翻译的。在澳门有一位受过相当高的教育的中国天主教徒就认为完全是我翻译的，他把它当成是异端烧掉了。另有一位来自英格兰，他稍通中文，以为《新约全书》全都是我的译文。他说道：“翻译圣经成中文的事，只有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才配去做。”现居其他地方的一位第三者苛责我的中译文大部分是抄袭天主教神父的中文手译稿，不一而足。其实如果我有意完全由自己去翻译，不去参考那位神父的中译手稿，我可以作更多的修改，不必去校勘他的手稿而决定去留。我的目的，也是伦敦传教会提出的要求，不在于由谁翻译，而在于出版一部最好的圣经中译本。

1. 译者注：英文原著漏印《使徒行传》，这是马礼逊最初所译的。





英王雅各的圣经英译本是有54位译者在英国翻译的,而圣经的中译本却只有我和米怜两人翻译,或者说只有3人,即根据那位天主教神父的中译手稿一起翻译的。

这项翻译工作是在遥远的中国,使用欧洲极少人懂得的最艰难的文字进行翻译的。如有人要对这部中译本圣经提出批评,请不要忘记这种困难。至于中国读者如要提出批评,也必须考虑下述情况。

翻译一事,在中国尚属首次。中国文人的作品,并非为翻译而作。清朝皇室难以保留几个可将其他文字译成满文的译员。佛经的翻译艰涩难读,耶稣会士指导下所出版的科学书籍,没有一本是照原文全译的,只是由中国人根据欧洲人的观念撰写的。

中国文人对于用俗话,即普通话写成的书是鄙视的。必须用深奥的、高尚的和典雅的古文写出来的书,才受到知识分子的青睐,因此只有极小一部分中国人才看得懂这种书。正如中世纪黑暗时期那样,凡是有价值的书,都必须用拉丁文写出,而不是用通俗的文字。朱熹在他的理学作品中,突破了这个旧传统,他很好地使用了简明的语体传达了的新思想。中国古文的经典或语句,除了复古之外,极难推陈出新。

圣经的中译,如果仅仅为取悦于中国文人,用古文以展示译者的国学根底,就无异于埃及的司祭用象形文字所写的教义,只能使他们自己或一小部分创造象形文字的人才懂得其意义;又无异于天主教神父用莱茵河流域的德国方言把圣经的《新约全书》译成英文,在译文中保留了许多难懂的东方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词句,有意使一般英语读者看不懂一样。我的这种指责,也许过于严格,然而圣经的翻译必须简明易懂,使一般的读者都能阅读乃是应当遵循的原则。

任何一本书的翻译,其译者的职责有二:一是必须准确理解该书的原意,领会原著的精神;二是必须以诚信、明达和典雅的译文,表达原著的意义与精神。我认为,第一职责要比第二职责更为重要。

在我进行翻译时,我曾苦心研究如何才可达到忠诚、明白和简洁的境界。我宁愿采用通俗的文字,避免使用深奥罕见的典故,力求不用异教哲理和宗教的专门名词。我倾向于采用中国人看作为俚俗的文字,不愿使



用令读者无法看懂的文体。遇到难译的句子，我竭尽所能旁征博引，务求达到不脱离原著的意义。

关于翻译的第一条职责，为了深刻明白圣经的原意，我曾参考圣经的原文，普通英文译文、孟他努译本，通俗拉丁文译本、法文译本、七十子希腊文译本、汤姆生译本等 24 种译本和《圣经诠释》等书。

关于翻译的第二条职责，在翻译中文圣经的过程中，我曾参考了从伦敦带来的《新约全书》中文译稿，即以前一位天主教神父的手稿，又参考了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些零星译文、中文拉丁文字典，并得到了我的中文老师不断的、具体的协助。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坚持长期、耐心地埋头翻译，谢绝一般的应酬，保持镇定和不偏颇的判断，唯望以正确的思想，虔诚的态度，负责的精神，谨慎地从事这项神圣的事业，决不误传上帝的圣言。这些条件，是进行翻译这样一部重要的书圣经所必须具备的。

我主张，欧洲的基督徒学者如能与受过欧洲人文教育和基督教教育的中国学者联合起来，通力合作，当可翻译一部最好的中文圣经译本。我们要用摩西、大卫和众先知的話，以及耶稣基督和使徒们所说的话，向中国人民宣扬上帝奇妙的、神圣的工作。我期望，如此去做的話，将可使福音在世界的这个地区很快地传播开来，异教的阴霾将被上天照耀的亮光所驱散，而充斥中国的所有金光闪闪的佛像和其他无数的偶像，终有一天在上帝之道的巨大力量冲击之下，全然被摔碎在地，一如大庙里的偶像倒在上帝的约柜前一样。¹

以上所述都是我所盼望的，虽然目前还无迹象可寻。如今以我们的教主之名和凡是刊载他圣名的教义的书籍，在中国都在被禁之列。虽然如此，我并不沮丧。我想到了英国，她过去是怎样对待宗教的，现在她又怎样对待宗教。300 多年前，英国执政者曾说过，“圣经不可在任何教会里公开让人阅读，或是让穷人私下阅读，只有贵族和绅士们才可以有圣经放在他们家中”。每念及此，我对中国就抱有希望，因为圣经已经全部翻译成中文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贫富贵贱，都可以自由地阅读它了。

1. 译者注：此句出于《撒母耳记上》：第 5 章 1—4 节。





1. 译者注：威廉·廷得尔，英国人，中世纪时为罗马天主教神父。1526年他将《新约全书》译成英文，1530年又将《旧约全书》中前5卷译成英文。1535年在荷兰被捕，究其宣传异端，于次年被判绞刑而牺牲。

2. 译者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1节。

3. 译者注：马礼逊在1814年出版了他单独翻译的《新约全书》，1819年与米怜分工合作把全部圣经译完。1823年圣经在麻六甲印刷出版，取名《神天圣书》，线装本，共21卷。这就是史称的马礼逊译本。这是第一部在中国和麻六甲等地散发的中文圣经，奠定了翻译中文圣经的基础。中国印刷工人蔡高、蔡兴和蔡三三位兄弟，传道人梁发以及马礼逊的几位中文老师，都曾为襄助马礼逊这一历史性盛举而鼎力协助，为制版、印刷、装订和润色中文圣经贡献过力量。详情请参考拙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订版434-440页；《欧风美雨教中华》17-34页等书。

廷得尔¹当年被绑在柱上处死时，曾以炽热和响亮的声音朝着国王亨利8世喊道：“上帝啊，求你启开英国国王的眼睛！”他的祷告已被上帝听见和应允了。让我们同样地以炽热和响亮的声音为中国皇帝向上帝呼求，“上帝啊，求你启开中国皇帝的眼睛”！

最后，我使用使徒保罗的话结束这封长信。他写道：“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使上帝的圣言自由地传开，荣耀他的名。”²

你们忠心的仆人 马礼逊(签名)³

1819年11月25日 广州

以下是前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李温斯东所写的有关中国穷人状况的报告，寄给马礼逊参考，作为备忘录。这篇报告曾寄给在麻六甲出版的英文《信息》。这篇报告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实际状况，摘录如下：

实际状况，摘录如下：

在中国，突发的、未能预见的灾害，如河流的决堤，火灾焚毁整个村落等，常常使整个家族趋于极端的贫困，迫使他们行乞。在其他情况下，如果不是因疾病所造成的贫困，一部分有能力的亲属，按照中国的习俗，会接济他们当中的穷人和困难的亲属。

穷人中的病人可以分成两大类，即洁净的和不清净的。洁净的病人包括瞎子、瘸子、聋子和哑巴；不清净的病人包括长大麻风的。

中国瞎子的人数多得惊人，其中有一些靠演奏乐器或讲故事，可以得到一些收入；但大部分瞎子都是一般的乞丐，常常是10个或12个瞎子聚



在一起,有一个领头的带他们到各地去乞讨,更常见的是两三个瞎子在一起用一根棍棒寻路乞讨度日。

瞎子和瘸子往往坐在街上和大路上,向好心者乞求救济。大麻风在中国是最可怕的不幸疾病。患大麻风者注定会病死,即使复元了,仍会被亲属永远抛弃。这一类的病人特别多,成群地聚集在街头和大路上。在广州的欧洲人聚居的附近就可见到相当多的大麻风患者。在冬天的寒夜里,许多大麻风病人常常冻死在街上。他们中即使有人恢复了健康,可是由于中国人的迷信观念,也不被容许过平常人的生活。他们甚至无法找到工作。

以上所述穷人的状况,大部分是在中国南方或比较温暖的省份。在中国北方各省,不种稻谷,冬天非常寒冷,那里的穷人所受的痛苦要大得多。为了证实此事,甚至在澳门,我们就可看到从北方逃到这里来的乞丐。

在澳门的中国人一般估计约有35 000到40 000人。在澳门的基督徒,包括葡萄牙人,穿葡国服装的中国人,以及从欧洲、非洲、印度、菲律宾和马来群岛来的各色人种共不到5 000人,从非洲的葡属殖民地提摩来的黑奴每年约有100人。经过250年的互相通婚,在澳门的混血儿还在增加中,他们中也有很多穷人。有地位和有钱的外国人分成两个阶层,一是西洋人的后代,二是中国人的后代。前者的后代仍保持首次踏上澳门的西洋人的傲慢和自大;后者也有不少拥有财富的人。两个阶层中都有一些富商和船主。

1819年 澳门





第四时期

1820 — 1824

译完圣经 马礼逊赴麻六甲访问

第六节 1820—1822

译完圣经 元配去世 书信往来

1820年(马礼逊 38岁)

李

温斯东医生还写了一篇报告,是关于马礼逊博士所做的另一项善举,就是帮助那些住在周围的穷人解除身体病痛的工作。这份报告已寄给米怜博士,刊载在麻六甲出版的英文《信息》里,内容如下:

多年来我曾观察在广州和澳门的街道上和商场里被当作药品出售的多种晒干的植物。这些草药品种从未载入欧洲的药典。我听说这些中草药的需求量相当可观。这些药品真的,或者也许可以为中国人治病。我不懂中文,无法去作实际调查,不知道这些中草药是否也能减轻欧洲人的病痛。

后来我去请教我的朋友马礼逊博士,他欣然答应帮助我,他已经买到了一部中国的《本草纲目》,有800多卷,载有中国各类药物品种的详细解



说。马礼逊还结交了一位著名中医和一位药剂师，还有一位常到他那里去的通晓中药的行家。马礼逊博士向他购买了全部所存药草的样品，以便让我去检验。那位行家还向我们讲解了他所采集和出售的多样草药的性能等。

数月前，马礼逊还开设了一个诊所，专门供给贫困的中国病人以药物和指导。他每天上午用一两个小时专门到诊所去亲自做此事。我也被邀请到该诊所帮助看病，并有机会观察如何用中草药治病。每天来诊所看病的人大约有10到15个。

我在澳门居住已有12年，有机会接触和观察一些重要的病例。澳门大约有45 000个居民，四周村庄居民也很多。他们使用中草药治病的效果究竟如何，尚有待于继续调查。

马礼逊和我有同感，虽然他懂中文，也认为有必要调查中国的医药系统，去诊所对中草药的疗效作长期仔细的研究，以便对中国医药学作出正确的评估，并对中医的技术给予准确的解释。

要克服这些困难，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在这篇报告里，不适合提出专门性的研究报告，现仅就我个人的考察所得，提供给读者参考。

我很高兴地报告，马礼逊博士开设的诊所已经做了许多好事，不少中国病人已得到医治，已经有300个治愈的病人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其中一些病人是用西药治好的。没有一个病人死亡。到诊所一起参加治疗病人的那位著名的中医也治好了许多病人。我可以作证，马礼逊博士幸运地挑选了那位中医负责这个诊所的医务工作。他是一位聪明和藹的中医师，但他对来就诊的患有性病的人则非常严厉，一般拒绝给性病患者处方。他向我们保证，一般中医是拒绝医治患有性病的人。这些病人往往去找剃头郎中治疗，用水银、朱砂和砷等重金属给患者的外部患处涂抹来治疗性病。但我们的中医说，他绝对不用汞治病。

我们的这位著名中医师最厌恶患大麻风的中国病人。我有好几次看到他是如何对待那些可怜的麻风病人的。当马礼逊博士为此事批评他时，他总是辩称他不敢去触摸麻风病人，也不要任何患麻风的病人到我们





的诊所来。我完全理解要想克服这种不好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

来到马礼逊诊所治疗的中国病人,大约有一半是属于慢性病,肚子痛、胸痛和肠痛病,还有少数是慢性风湿性的病。还有很大比例的急性病,我们的中医师统称之谓伤寒症。我所能列举的症状有发冷发热、连续高烧、痢疾、间歇性和弛张热,以及风湿病等。

在广州的中药店的常用中药约有300种,但东主李先生告诉我,大约只有30种是常用药。在广州有一位中医常只用一种中药,那就是大黄。他姓王,有人称呼他是“大黄王”。我很久以来就认为,远在两千年前,中国人就精通医药学,要比西方任何国家早得多。问题是,时至今日,中医药却未见有多少改进,且有一大堆错误,和欧洲的占星医术一样,滋长了许多极端荒谬的错误,造成各科医术的大倒退。但是,我要高兴地说一句,这许多错误在精明的中医师手中,并没有阻碍中医中药的有效使用。

我们和中国人的贸易往来,在人际关系上并非都有思想感情上的融合。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或者很少有机会与中国人建立慈善事业上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却可以成为与中国社会友好交往最可靠的保证。这种努力,看来可以迅速地产生最佳效果。这乃是基督教徒的规划,它必定会获得成功。

最后,我可以肯定地说,马礼逊博士所开设的诊所仅仅几个月,已经完全可以证明,我们是有能力,并且愿意为中国人做善事的。我们和中国两方面都可以分享许多有益而实用的知识。

李温斯东医生

1820年9月 中国

以下是马礼逊写给伦敦宗教传单协会司库雷纳的信,摘录如下:

我最尊敬的朋友:

去年11月,我收到你在1819年1月20日寄给我的信。今天是我37岁的最后一天。我已在中国居住13年。我和家属分居地球两端也已有5年。我感到遗憾的是,许多从英国到中国来的人,都没有带来任何有关我家属的消息。



你要我向你建议,有什么需要你们为海外传教事业而做的事。我不要为我个人呼求什么,我所要建议的是,应当在英国国内选择两三位绅士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为年轻的传教士作出一些帮助。

过去贵会的慷慨捐助,特别是帮助米怜先生每月编印的劝世文。福音的种子撒下去了,必定会有收成,对此我毫不怀疑。

我想你已经知道我已将圣经全部译成中文,其中有一小部分是由米怜帮助翻译的。

我们尊敬的朋友博格在为哈德凯斯尔举行的追悼会上致词时,似乎低估了书籍可以劝勉异邦人皈依基督教的作用。我想,我们的救主是使用各种方式的。传教士、书籍和学校等,都是有效的方式。当然,这些救赎的方式都有不足之处或缺点。书籍可能被忽视,传教士会粗心大意甚至道德败坏,学校会变质。世界上何处有完美无缺之事?传教机构可以变成只是世俗化的社团,公理派教会和独立派的牧师会变得自私和骄傲。哎呀,堕落的人们啊!

亲爱的先生,你在向贵会董事们提建议时,相信你一定会设法捐助我们在麻六甲创设的英华书院。我认为他们不会有何困难的。

上帝对中国盛行的崇拜偶像、邪恶行为和非正义之事究竟能容忍多久,无人能知道。但是,根据过去的先知们对西方国家的预言来判断,看来上帝要对世人施行的审判已为期不远了。

最近,北京邻近地区洪水泛滥,已经造成无数中国人受灾。中国宫廷已经下令拨200万两银子赈灾。有人传说,已有10万中国灾民死亡。

请代我向你夫人和孩子们问好。

马礼逊(签名)

1820年1月5日 中国广州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的报告摘录:

马礼逊博士上次寄来的报告说,他常受小病折磨。现在可以告慰读者的是,他已从广州回到澳门,经过短期休整,已经恢复健康,以他勤奋和热情的天性,又重新做他的重要工作了。





有关马礼逊过去一贯夸奖的中国同工,他们都重视马礼逊的证道,一直过着虔敬的属灵生活。

马礼逊博士已完成了按字母顺序编排的中文字典,这对于在广州跟他学习中文的欧洲学生很有帮助。他希望在麻六甲英华书院的欧籍学生也能从这部字典得益。

马礼逊在百忙之中,还撰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有关佛教、回教和孔教的专有名词与基督教专有名词的分类比较》,已在麻六甲印刷所印好。另外,他还编写了一篇劝世文,题目是《游历世界记》,其目的是扩大一般中国读者的视野,介绍基本的基督教真理。劝世文内还附有一张世界地图,指出世界的救主——耶稣的诞生地犹太的地理位置。

马礼逊博士所编的中文《公祷文》和所译的《诗篇》的合订本已印刷了400本。英国布道协会已订购2000本,以便在东方各国散发。

马礼逊夫人的健康已大体上恢复。她已带了两个孩子在上个月乘坐“爱莉侯爵夫人号”船回中国去了。

1820年8月23日,马礼逊博士和他的家属分别近6年之后,终于和妻子儿女在澳门重新团聚了。他和家人同住了数星期之后又前往广州担任英国商行的译员了。虽然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总公司早已免去马礼逊的官职,但澳门东印度公司阳奉阴违,仍旧在使用他,因为实在无法找到称职的译员取代马礼逊,他也只能勉为其难;澳门的公司方面同意他在继续为传教事业服务的同时,仍前往广州英国商行工作。

同年11月,马礼逊写给在伦敦的哥哥的信中说:

请你告诉所有的亲友,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后,他们的身体都很好。我在此公务十分繁忙,只能写一封短信给你们。

我还在编纂《华英字典》,每天都在继续,这使我真的感到非常劳累。你以后不要再寄给我英国议会的辩论报告的文件了,我没有时间去读这些材料。但你可以寄给我一些有趣的小书和儿童阅读的书画。今年我特别忙碌,请你和姐姐们谅解我多时没有写信给你们。在你写信给她们时



代我带一笔告诉她们我身体仍健康。

中国皇帝嘉庆已在9月21日去世,他的儿子道光已经接位。我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进展甚慢,请你为我们祷告。亲爱的哥哥,再见吧。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伦敦传教会新司库汉基的信:

我亲爱的先生:

今天我寄给你的数封令人不愉快的信,我认为应让伦敦传教会认真研究。¹法克哈中校寄给我的信令我满意。

请容许我要求你,由伦敦传教会寄送一笔专款(100或200英镑)给麻六甲的英华书院,以便给予该校教授们一些津贴和给学生一部分助学金。

中国新登基的皇帝对基督教将采取何种政策还不知道。最近一个在东印度公司船上工作的官员持枪威吓中国人,并开枪打死了一个船工,招来中国官员迅速调查。他发现船上有人自杀,断定那个自杀的英国官员就是开枪打死中国人的凶手!

靠着上帝的恩典,我的家属现在都很健康。过去我们有多年分居地球两侧。现在我因工作关系又暂时分别,我住在广州,妻儿住在澳门。

愿上帝祝福你,在推广福音的努力中祝你成功。再见了。

1820年12月14日 中国广州

以下是法克哈中校写给马礼逊博士的信:

亲爱的先生:

请容许我最衷心地感谢你在6月11日寄给我的信。

我为能给你这位麻六甲的英华书院的创办人以略尽绵薄的帮助而荣幸,但得到你的如此称赞实在是不敢当的。我只是坚信,这将会使上帝喜悦。将来如有可能,我还会继续帮助英华书院。我也十分感谢米怜先生授予我出任英华书院副校长。

密尔顿先生仍非常勤奋,把专为中国人和马来人开设的学校办理得井井有条。我们也非常感谢他所做的教牧工作。

新加坡的人口每天在增加,贸易往来已变得很重要了。如果这块殖民地能被英国永久的保留,新加坡无疑将成为我们在东方的第一块殖民

1. 原编者按: 这些信件是有关数位被派到麻六甲和檳榔屿的青年传教士反对米怜博士和违反《恒河以东传教差会守则》的报告。





地。等我的继任者拉斐尔爵士来此后,我保证告诉他你在写给我的信中所要求的事,请他帮助你在新加坡建立一个传教差会。

祝你健康、快乐和昌盛!

你忠实的朋友 威廉·法克哈中校(签名)

1820年10月20日 新加坡

以下是马礼逊写给他亲戚的信,现摘录如下:

上礼拜我离开澳门来到广州,得知发生了一件不幸事情。一个在东印度公司船上任职的官员,鲁莽地开枪打死了一个年轻的中国船工,这就必然引起中国官府的注意。这艘英国船——“伦敦号”已被下令停止一切贸易,等待中国官员处理这件命案。据闻那个开枪的英国官员已经潜逃。现在是否已经结案还不知道。

12月6日,我续写此信。有一个在东印度公司船上工作的男人在12月3日自杀了。中国官员认定那人就是开枪打死中国船工的凶手,所以就结束了这件命案的法律诉讼。

12月9日,我续写此信,这种奇怪的法律模式却绝对有效地执行了。这个不幸事件阻碍了我好几天的日常公务,现在方可照常去做。

1820年12月4日 广州

马礼逊博士常因所从事的圣工获得的效果不大而沮丧,但在他写给大英圣书公会的信中,也有一两样令他高兴的事,并非没有受到过鼓舞。以下是从大英圣书公会的报告中摘录的马礼逊写给该会的信:

一位由米怜牧师施洗皈依基督教新教的中国印刷工人梁发¹已编写和印刷了一本《新约全书释义》。他是在读经中获得启示后编撰的,要比以前我们出版的任何中文书或劝世文好得多。我希望梁发能继续用上帝赐给他的启示编撰他的心得。我相信梁发已真正感受到圣言的能力,这是在充满偶像崇拜的中国人中善于用圣经阐明真理的一个好榜样。

去年我无法在中国散发任何部分的圣经。中国嘉庆皇帝在登基之初就颁发谕旨宣布传播基督教是违法的。他在去年去世后,这项禁令也就失效。继他登基的道光皇帝是否对基督教存敌意,必须要等待一段时间

1. 译者注:有关梁发的生平事迹,可参阅麦沾恩著、朱心然译的《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师》一书,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1998年初版,2001年再版。



才分晓。尽管如此,居住在中国境外的暹罗、交趾支那和马来群岛的中国人并不受此禁令的影响,他们现在可以用我所翻译出版的中文圣经了。

有一位中国水手,过去我曾雇佣他书写中文木刻版《新约全书》。工人虽然早已离开我,当初他厌恶圣经真理,如今却已相信耶稣是来自天上,这给了我一点鼓励。我们预备了福音种子,并出去广泛撒种,我相信上帝一定会赐福的。

麻六甲的英华书院已经建成,并招收了当地青年入学。米怜先生已为他们开设了一门课程。为此,马礼逊博士又为英华书院制订了章程和守则,内容如下:

1. 英华书院需设一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校长、住校校务长和中文教授组成。校务长负责书院的日常事务。如有重大事情和新出现的问题,须和中文教授交换意见后处理之。

2. 学生中如有发生严重不当行为,应由校务委员会商讨采取措施。一般情况由校务长执行;特殊情况另由校务委员会指定一位委员协助执行。

3. 当校长住在校内时,他是当然的校务委员会主席。

4. 校务委员会的委员们如发生意见分歧,校长应与另一位和他意见相同的委员商讨如何解决之;如果校务委员会有两名委员与校长的意见相左时,而存在的问题不必立即决定解决,则可以推后6个月或12个月,在此期内重加考虑之。如果托事部的成员提出实际可行的意见,则可举行联席会议,或由校长与其他两名委员商讨解决之。如果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可采纳校长意见解决之,并在决议中载入反对者的意见,交由托事部会同校务委员会作出最后的决定。

5. 如果校长缺席,校务委员会由校务长和中文教授暂代。所有重要事务的商议由其进行,并将决议案交校长审核,校长返校后,可举行会议定案。

6. 如果校长坚持立即通过决议,而另一委员主张推迟时,校长仍可立





即执行,但在决议案中,须加上该委员的抗议声明。

7. 英华书院的创办人如去世,后继的欧籍校长须由托事部开会任命之。至于本地教授或教师,则由校务委员会任命。

8. 英华书院的定期报告,应由校务委员会负责编写。

9. 如有年长教授离职,可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由在校的欧籍教职员暂代,并交校务委员会和托事部审议。

10. 学生是否被接纳入学,应取得校务委员会的批准。

11. 校长开除任何学生,必须经校务委员会授权后才能执行之。

12. 任何学生,如发生严重和公开的道德败坏行为,已经构成足够理由者,应予以开除出校。

13. 任何学生,如持续旷课,已构成足够理由者,应开除出校。

14. 任何学生,如执意不遵守校规,已构成足够理由者,应开除出校。

15. 在校内举行的早晚祈祷会中,应经常有一位欧籍教师参加之。

16. 在校教职员,应像家长一样善待和保护每一个学生,随时随地都应以身作则,关心学生的功课、品德和宗教生活。

17. 在校的每一位欧籍教职员,都应当是托事部的委员。

18. 托事部至少须有5位委员组成。如有缺额,应从欧籍教职员或赞助人当中补充之。

19. 赞助人被补充为托事部委员后,须受到同等看待。

英华书院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赞助人:

法克哈中校 新加坡英国驻军司令

史当东爵士

菲利浦 槟榔屿总督

厄斯金 槟榔屿立法委员

托事部:

马礼逊博士

汉基 伦敦传教会司库

柏尔法 伦敦传教会书记



克朗林 孟加拉行政长官

法克哈中校 新加坡英军司令

纳皮尔 英华书院欧籍教职员

英华书院教职员：

校长 不论校长住校或不住校，是英华书院的总负责人。他的职责是推进校内各部门的校务。

校务长 年薪及津贴共 225 英镑

中文教授 年薪 100 英镑

司库一名

图书馆长兼博物馆长一名

中国籍教师一名，月薪为 66 卢比（印度货币）。

凡受到基督教会谴责的任何道德败坏的欧籍人士，都没有资格担任英华书院的教职员。

凡受聘任职于英华书院的中国籍教师，必须受到当地的中国人认可，是道德高尚的人，方可到英华书院任职。

校长负责英华书院总校务，如住在校内，可担任某门他所专长的学科的教授。

校务长除主持日常校务外，可向当地人教授英语、地理、算术，或教授簿记和历史等课程。

中文教授是向欧籍学生教授中文，也可教授逻辑学、神学、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等课程。如有需要时，可协助校务长处理分给他交办的任务。

中国籍教师是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学生阅读中文圣经和教会出版的其他书籍，并协助欧籍学生学习中文等。

今后英华书院作出成绩时，盼能陆续开设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博物学、地理和高等数学等课程。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为英华书院立的契约书：

我，马礼逊，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神学博士，1807 年由伦敦传教会派





赴中国,目的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编纂《华英字典》,以便在中国和恒河以东各国传播基督教。

到1818年,我几乎已经完成上述目标。今我祈求上帝指引,使我能达到我所负的使命终极目标。

圣神上帝已赐我略有积蓄,我决定捐款1000英镑,创办了命名为英华书院的教育场所,旨在教授学生英文和中文,以便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中国及其邻国广为传播。

为达到此目的,英华书院绝不是用作传教士们的寓所,而是在圣灵的感召下的一个培育学生的教育机构。在学生们学成之后,书院派他们前赴恒河以东亚洲各国引领人们皈依基督教的信仰。

米怜牧师是我的首席助理,由他负责筹建英华书院的校舍和设备等项。我们接受各方基督徒的捐款,对捐款详细登记在册。本契约规定,所有捐款,无论是创办人、第一任校长、米怜牧师或任何托事部委员,都无权移作别用。

愿主宰天地的全能的上帝监察这份契约书,使得英华书院接受的所有捐款,都用在培养学生上,使他们学成后能使许多罪人悔改归主。

现谨将英华书院奉献给天父上帝。愿整个东半球能充满基督福音的荣光,把所有创造的荣耀归于他。阿门!阿门!

在米怜先生的请求下,东印度公司所属的槟榔屿殖民政府已在麻六甲拨了一块地皮给伦敦传教会。经马礼逊博士和米怜先生的请求,伦敦传教会已批准划出一部分地皮专供英华书院作为建校基地。这块基地,连同其上所建房舍和已经收到的捐款,只供英华书院使用,不可移作别用。

我对创办英华书院并实现其目的抱有充足的信心,它决不会失败。因此之故,我给该校的赠款,决不可转让或留给我的子嗣,也决不作任何保留。我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

本契约书是在中国广州签字和密封的,日期是1820年3月20日。

立契约人 马礼逊(签名)

证人乌尔斯东 澳门东印度公司主管(签名)

里夫斯(签名)



以下是米怜牧师写给马礼逊的信，信中提到他对梁发的期望：

如果梁发在我这里继续工作下去，继续追求圣经知识，并盼在一两年内能达到对我们的传教事业有所贡献的程度，你认为是否可以在他回中国之前给他举行接手礼呢？这样，如果你一旦去世，梁发有资格为中国入教之人举行圣餐礼，还可以在你无法为要求入教之人施洗时，他有资格为他们举行浸礼。

梁发告诉我说，他打算在麻六甲住到明年夏天才回到中国去，但我希望能说服他在此多住一些时候。我请你认真考虑这件事。如果能有一个中国籍的传道人，在我这个小小的英华书院，接受两三年的训练，然后派他去中国传福音，我们将会多么地感谢上帝和得到安慰啊！

1820年11月3日 麻六甲

以下是英国一位植物学家给马礼逊的信：

亲爱的牧师先生：

请恕我冒昧写此信给你。

我是植物学家罗亭，是海克尼罗亭父公司的东家。本公司多年来一直尽可能地搜集世界各地的植物，也向各国运送所需要的植物。为此，我们很希望与各国通信，特别希望你通信，因为你是住在号称植物王国的中国，必定一直注意到全能的创造主在中国所布置的各种美丽的植物。

如果你能为本公司在中国搜集各种新鲜的种子，成熟的坚果，各类棕榈叶（或枝），20到30种坚果，家树、野树和灌木等品种，我们将会非常感激你。当搜集完毕后，请用三到四倍多的湿土与上述所有植物品种搅拌均匀，然后置入一只大木桶或一只大箱子里，压紧钉箱后，用海运直接送到英国本公司收。箱子应置放在船舱透风处。

因我们给你平添了许多麻烦，作为回报，我公司将根据你提出的要





求,将你所列出的在英国生长的各种植物和种子,只要我们能够搜集到的,将会不断地用船运送到中国去给你。这无疑是一种互惠的交易。

祈求上帝常常赐福给你所做的最重要的圣工。

你的最卑微的仆人 罗亭父子公司启

1820年1月12日 海克尼(近伦敦)

附言:如果你认为我们向你提出的请求不便照做,请将此信转给你认识的任何愿意为本公司做上述在中国搜集植物品种的事的人,则不胜感激。

以下是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温斯东给马礼逊博士的信:

我亲爱的先生:

前几天我寄了一篇文章到广州,这是我打算在伦敦国艺学会上宣读的有关中国植物学的论文。主要是说明中国植物迟迟未向欧洲介绍的原因,并提出了如何在将来可以取得成功的一个计划。

我已收到麻六甲一位朋友寄给我的一份计划书,提到那里正在建造一座学校,要向当地中国学生讲授欧洲的文学与科学。计划书中还包括要在该校校内建立一座植物园。

我猜想那一定是要在你创办的英华书院内教授植物学,接着是在适当时机将中国的植物书籍译成英文。那样,在恒河以东传教差会领导人明智和热心的努力下,将会把中国各种植物品种的知识介绍到西方去,一定会使欧洲人受惠无穷。

以往凡是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所到之处,他们有时会向欧洲人介绍当地的一些植物品种,由此使欧洲人对中国的植物资源有很高的评定。

肯普弗和桑伯格两人对日本的植物所做的有价值的搜集工作,已经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罗拉格也已编写了一本相当完整的有关交趾支那的植物品种的书,他在书中还介绍了一些他在澳门和广州搜集的植物品种。奥斯伯克在广州短期停留时曾对所见植物作了令人惊奇的介绍。这里不过举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如果麻六甲方面计划要将东亚的极为丰富多彩的植物品种在英华书院广为种植和进行研究的话,其贡献将会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中国政府至今仍严禁西洋人自由旅行,除广州外,西洋人要想在其他地区对中国的植物品种进行广泛搜集和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所能给园艺学和植物学的爱好者盼望的是,大部分要依靠你在麻六甲的英华书院里建立植物园的计划得到实现之后了。

我已经建议,请伦敦园艺学会派遣一位合格的园艺学家前来中国,设法设置一个合适的场所,在当地中国助手们的帮助下,搜集中国的植物品种,然后不断地运往英国。

如果这些中国助手们能到麻六甲接受欧洲植物学原理的教育,并被用中文编写的基础教材教授。学院在他们学成之后把他们送回中国去做这项工作。他们将大有可为的。

把中文、欧洲文学和科学传授给中国学生,乃是一项崇高的构想。如你能成就此事,将对你所建立的传教差会所追寻的更为崇高和独具的目标有帮助,不用多久,就可取得完全的成功。

我怀着高兴的心情,期待着从马来群岛传播给当地中国人的实用知识,将会扩散到中华帝国广大的地区。

我相信我已经看到,植物学的传播,将会起到带领作用,以便把我们纯洁的神学,缓慢地在中国大地推广。在最近的将来,福音的种子必将布满中国各地。

祝愿你的伟大计划能取得圆满的成功。

约翰·李温斯东(签名)

1819年2月12日 澳门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回复李温斯东的信:

亲爱的先生:

我读了你寄来的有关园艺学和植物学的论文后甚感兴趣与满意。文中你分析了中国植物迟迟未能成功地介绍到欧洲的原因,指出在将来如何能达到中国与欧洲相互交换种植植物的知识与实施办法,都是极有价值的意见。

在你的论文中,你表达了“中国人自己对植物学的原理和技术是精通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已在创建英华书院的计划书中,列入了要





将中国学生训练成为合格的植物研究的助理,虽然这需要在数年之后才能引起人们对这个项目的足够重视。

我会立即将有关中国植物学的书籍供给英华书院。我也会要求该校校长物色一位中国学生,交给一位合格的教授,教他植物学的知识,训练该生在将来能派到中国去当助手。要达到此目的,需依靠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学者和慈善家的合作和支持。

我还要向你建议,如你同意,提请伦敦园艺学会物色一位品德良好的、懂得植物学的青年,保送他到麻六甲的英华书院专门学习中文,然后将英文的园艺学翻译成中文。这项工作,传教士是没有时间去做的。

虽然我不是一个植物学家,但却可以被称为是植物学之友,我将尽力帮助这门重要的科学研究。

马礼逊(签名)

1819年2月16日 广州

从马礼逊博士当初被派往中国传教,曾乘船绕道美国,然后又乘坐美国货船才到达广州,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美国基督教界的许多领袖始终保持通信联络。美国教会方面对马礼逊博士的人品和工作给了他最高的评估。马礼逊博士在今年收到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部一封信,内称: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部已通过决议,一致投票选举马礼逊博士为本会通讯委员,特此奉闻。

以下是该会通讯书记伍士德牧师寄给马礼逊博士的信:

亲爱的牧师先生:

今奉上证书一本,请查收。这使我极为满意地完成了一件公事。

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部(中文简称美部会)全体委员非常高兴地通过决议,选举你为本会永久通讯委员。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接受这项任命。

此致

尊敬的马礼逊博士

伍士德 美部会通讯书记(签名)

1820年3月 美国麻州撒冷

以下是伍士德牧师写给马礼逊博士的私人信件:



亲爱的先生：

虽然你不知道我的名字，感谢上帝，我和许多在美国的人却早已知道你的大名，虽未见过面，却倍感亲切。

上帝分配给你一个显著的地位，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他全能之手引导了你，支持了你，帮助了你。因他已经应许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华帝国，上帝乐意为此预备道路，将他的圣旨传送给亿万中国人民。能够为这项伟大事业当工具的人实是一个卓越的人。

亲爱的先生，我从不怀疑，在你心底早已说出，“感谢我主耶稣基督，因你命我成为对你有用之人”！愿天上地下无法计算的心和舌，和你一齐同声感谢上帝的恩典。

附上我赠寄给你的《美国纪事报》和《海外传教报告》等一些刊物，希望你喜欢。从这些印刷品中，你可获得更多的美国消息和我们正在做的圣工。

在你百忙之中，盼你能和本会的国外布道部通信，报告你在中国的圣工的进展情况。甚至只要你写一句话，签上你的名字寄给我们，我们都会把它看得非常珍贵的。

愿我们彼此代祷，为全世界的教会祷告，也给在黑暗中的国家和人民祷告。

你福音中的弟兄 伍士德(签名)

1820年3月 美国麻州撒冷

以下是浦劳菲博士写给马礼逊博士的信：

亲爱的弟兄：

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我常读到有关你的消息报道，我祈求上帝保护你，并赐福给你所肩负的重要使命。附寄两册证道集，主要是其中有好几篇关于在蒙昧无知的国家中的证道文。如你给我一封回信，我收到之后一定会感到非常荣幸。来信请寄给在美国纽约的白秀恩牧师转交给我。

趁此机会，我向你介绍一位充满爱心和信心的奥立芬先生。他是梅森博士负责的教会的长老。他可以提供给你关于美国教会的许多消息。

让我们彼此代祷。请你把我看作是你在信仰上的友好的弟兄。

1820年5月15日 美国纽约





因着上述一位绅士的介绍,后来马礼逊博士与奥立芬先生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并成为至交。

奥立芬先生是美国商人,在广州设有商行,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他始终遵循基督教的原则,诚实无欺地与中国作买卖。他所拥有的货船自始至终,绝对不往中国走私鸦片,去戕害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败坏中国人民的道德,这是众所周知的。

奥立芬先生是第一位用他的货船免费输送美国传教士到中国的美国商人。当传教士们到达广州后,奥立芬先生总是用他的影响和慷慨,帮助传教士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传教事业,一直坚持直到今日。

以下是奥立芬在1820年秋从美国乘坐他自己的货船到达广州后写给在澳门的马礼逊博士的信:

亲爱的先生:

我从纽约到达广州已有3个礼拜了,带来了给你的包裹,将托人送给你。我本希望在广州直接送给你,但我知道现在你并不在广州,所以托人送给你。

我的目标是商业性的,接替司各脱先生到广州做生意。但是我确信我懂得一点上帝在基督里的爱;对于传他名的人所肩负的职责,我不是麻木不仁的。如你来广州,我盼望有幸能见到你;如你不能来,我希望能为你所用,对你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尽我所能地为你服务。

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看到你为在黑暗中的人所做的圣工结出的果实。愿我们亲爱的救赎主,将很快地降到他们中间。这是我所坚信的希望。

你忠实的仆人 奥立芬(签名)

1820年10月15日 广州

以下是米怜先生写给马礼逊博士的信:

亲爱的罗伯特:

今天是我爱妻去世一周年之日,早上带了孩子们来到这里。是的,现在我坐的这个房间,约在12个月3小时之前,我正忙这忙那时,她走了。



你是理解我的心情的。

我想你曾三次提过已向克拉克奈博士申请授予在英华书院执教的任何人一个学位。如果你提的是我，恐怕我是不配的。如果是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或是为英华书院做的任何服务而授给我一个学位，我就不应拒绝。¹

我已经收到格拉斯哥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的证书。

愿上帝祝福你

米怜(签名)

1820年3月20日 克雷邦(近麻六甲)

以下是柏尔法牧师写给马礼逊博士的信，摘录如下：

我亲爱的朋友和弟兄：

我对能够坐下来写这封信给你而感到特别满意。我已托你的爱妻亲手送信给你。她和你分别已如此之久，就要带孩子们一起乘船离开英国回到你身边了。

上次你寄来的信，告诉我们许多好消息，令我们非常高兴。上帝的圣经已经翻译完毕，将可使中国及其邻近国家亿万中国人阅读了。我们向你致谢，也向你的助手米怜先生致谢。

你对翻译工作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观察是正确的。不要去理会反对者说些什么，工作已经做成功，上帝一定会祝福。因为你已为一个崇高目的而活，也已为翻译出版一部中文圣经而活。感谢上帝，请勇敢地活下去吧。

你所做的其他工作也是重要的，但比起翻译圣经，那就不是同等的重要。愿上帝赐你生命气息能将《华英字典》编纂完毕，也赐福给你，让你完成所担负的公务。愿你能看到英华书院和恒河以东传教差会的圣工兴旺发达！

我们已计划将在近期内加派两位传教士前往麻六甲，和已在该地工作并已熟悉马来话的传教士会合，前往新加坡开辟圣工。我们和米怜先生同样地认为，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愿恩惠、平安多多赐给你，赐你长寿，以便能在东方的广大地区传播

1. 原编者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在获悉米怜先生所做的圣工后，经过对他的品德、神学修养和翻译圣经等方面的作证、审查、评估之后，决定授予米怜先生以神学博士的学位。



基督的福音。

你在耶稣里面的亲爱的弟兄 乔治·柏尔法(签名)

1820年4月17日 伦敦

1821年(马礼逊39岁)

以下是马礼逊写给他岳父母的信,报告爱妻去世的噩耗:

亲爱的岳父母:

自从去年爱妻玛丽重返中国后,身体一直是健康的,很少或甚至没有去看过医生。我们的住宅就在澳门海边,非常适意。屋子外边还有一块地,我们全家差不多每天傍晚都一起到海滩上散步,孩子们在那里乐而忘返。

晚祷之后,我们各做各的事。玛丽高高兴兴地为即将出生的婴儿缝制衣物。她把家里布置得井井有条,极为舒适。此外,她还用不少时间诵读圣经,她已经读完米尔纳所著的《基督教会史》。

玛丽对宗教有强烈的感受,热爱救主耶稣基督,认为世间短暂的喜乐是无常和不足的。我俩常提起对世事不宜过分操心,因我们已经知足。

最近以来,她说她有时觉得害怕。我说害怕不足惧,应当信赖上帝。每天在祈祷时我总是说,我们应准备好随时顺从上帝为我们所作的安排。在我单独祈祷时,我恳求上帝,赐玛丽能活下去,让孩子们有一个活着的妈妈。这样,她似乎已经不那么害怕了。

可是,在过去一个半月,玛丽在刚要睡着时,会突然跳起来四五次,觉得马上要停止呼吸,有时会呕吐。这样要到天亮之后,她才感觉良好。

到6月8日夜间,玛丽突然出了一身大汗,并感到腹痛,她告诉我说就要临盆了。但到天亮,她却觉得还好。那天是礼拜天,她在家里操劳了一天,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小东西,既高兴又颤抖。当天晚上,她上床很晚,把工作放在一边,开始拿起圣经阅读。这是她每晚睡前从来没有中断过的。

上床之后,玛丽又彻夜冒大汗。等到早晨七点半钟,正在穿衣服时,



她突然又呕吐，把胃里的一点东西吐得精光。那已经是6月10日礼拜天了。于是她坐下来吃了一点早餐。我看她的面色非常苍白。我立即通知李温斯东医生，要他不去教堂。他随即赶到我家，他的夫人也一起来了。

当时玛丽的症状趋于严重，她很快失去了力气，接着她呼吸开始发生困难。她问李医生也问我会不会有生命危险。我看她两眼朝天，像是听天由命的样子。她实在已经太软弱了，无法多说。随即她又出了一身大汗，眼皮底部开始发黑。李医生连忙又喊了皮尔斯医生用一切方法抢救玛丽，而我随即跪下求告上帝救救我的玛丽。这样，玛丽减轻了一点痛苦。在下午三点钟时，她告诉我觉得好些了。

但当时我却更加害怕，连忙叫两个孩子进来亲吻妈妈，可是玛丽实在已经非常软弱，没有能注意孩子们吻她。玛丽整天都喊着口渴，在她还能讲话时喊着要“稀饭，稀饭，给我更多的稀饭”！

直到当天晚上8点钟，李医生认为玛丽可以生孩子了，说她有救了。我们都记得玛丽初次生孩子的情況，盼望这一次她也能顺利生产。但她却又呕吐不止。直到当晚9点半钟，她的恶性呕吐更加严重。当她发生痉挛时，我连忙去托住她的头部，我发现她的痛苦实在是厉害的。但当她把困倦的头又躺在枕头上时，她却说已经不痛了。

这时，两位医生又鼓励玛丽可以生孩子了，但她却说：“我不痛。”她又继续恶性呕吐。大约到当晚十点钟，玛丽的呼吸已经非常困难，而且还在加剧，呕吐还在继续。

最后，大约在10点半钟，玛丽再次发生严重痉挛，她的头下垂，面部没有变形。我用手臂扶住她的头。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呼吸也随即停止。玛丽死了！哎呀，孩子还在妈妈的子宫里，妈妈的子宫变成了我们小宝宝的坟墓了！啊，上帝！我能说些什么呢？就这样，我亲爱的玛丽结束了她短暂而又苦恼的生命！

我感谢上帝，因他赐我爱妻玛丽一个可靠的希望上到天上，她的灵魂已经离体升入天堂，可以永远安息了。但是，围在我身旁的两个孩子正在为他们失去了妈妈而啼哭不止。我的心碎了，我将失去地上所有的快乐。而玛丽却先我而去了，她可以免受这个充满风暴的世界的袭击，她的死令





我感到非常可怕。我过去经常要离开家外出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让我软弱的爱妻独自留在家。去年她带了孩子们回到我身边后，上帝至少给了我们一段时间共享天伦之乐，玛丽也获得了健康、平安和安慰，她的身心获得了愉快，这是我要感谢上帝的。

唉，现在她走了，这使我多么的伤心啊！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在我们家里，每一个角落都有许多事和物可以纪念玛丽的。玛丽死后，李温斯东医生还一直在玛丽床边守灵许多时候。皮尔逊医生和两位医生的夫人帮助料理善后一直到半夜十二点钟才离开。

6月11日，礼拜一，我去山上埋葬玛丽，就是我以前去那里埋葬头生男婴雅各的坟场，但山上的中国人却拒绝我把玛丽埋葬在那里。但我不愿意把她葬在城墙脚下，于是我赶到东印度公司去向管理委员会请求即刻购买一块地皮作为公司自己的坟场，好使英国新教教徒死后有一葬身之地，因为澳门的罗马天主教士拒绝在他们的墓地埋葬死去的新教教徒。

当时东印度公司立即决定拨出3 000到4 000元购买一块地皮专门作为公司的坟场，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就可以把我病故的爱妻玛丽埋葬在澳门专为新教教徒死后安葬的地方。

送葬的那天，两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和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负责亲自抬玛丽的棺材，所有公司的官员，地方议员和外国领事们都来送葬。东印度公司的专职牧师在墓前主持了丧礼仪式和祈祷。因为公司的负责人对死者的敬重，丧礼举行得合乎礼仪和非常隆重。我带了女儿和儿子紧随着他们妈妈的棺材一直走到墓地前安葬了玛丽。我的中文老师、助手和我家中的佣人都一起来参加了葬礼。我们的玛丽，过去凡与她有过交往的人都非常敬重她；她也很能理解人和有一颗通情达理的心。

亲爱的岳父母，我已向你们简略地倾诉了这件伤心和苦恼的不幸之事。我决不说，“莫伤心”。嘎，决不！我为玛丽已流过了许许多多的眼泪。让我们为了纪念玛丽而痛哭吧，因为她是值得我们为爱她而啜泣！

如今，玛丽已经远离一切不幸了，她在天堂不再会有忧伤、病痛和死亡。但对我来说，她的去世给了我极大的空虚；对我们的孩子而言，啊，那



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现在我还没有计划如何安排孩子们的未来。大女儿早已看到了困难，问我还要不要离开她再去广州英国商行工作。她已懂事，并对我说：“上帝会安排的。”我真不知道如果我离开澳门去广州工作，家里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现在我必须搁笔了。再见吧，我亲爱的岳父母！上帝会安抚你们的伤感，因为万想不到，当你们二老还在世之时，竟然要因失去了你们亲生的女儿和我的爱妻而悲恸。再见了！

6月17日，礼拜天，今天在教堂里为玛丽举行了追思礼拜，英国商行的所有官员都参加了，他们都为我爱妻之死同声追悼。李温斯东医生的夫人答应在今冬照顾我的女儿；而我去广州工作时，我会带了儿子一同去。另外还有公司里的两位夫人也答应照顾我的女儿，其中一位玛隆尼夫人答应明年她回英国时，愿意带我女儿跟她一同回英国去。但我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我是盼望我女儿也能留此将来为中国异教徒皈依基督教而服务。

1821年6月12日 中国澳门

在马礼逊博士写给伦敦传教会的信，也报告了他爱妻玛丽去世的消息。

如果上帝保佑我和我的儿子马儒翰，我要培养他成为一个汉学家。我为他祈祷上帝，希望他受到圣灵的感召，能够成为向中国人传播基督福音的牧师。

我也立志，靠着上帝的恩典，更多地献身做圣工，但只有上帝可以使传教士的工作获得成功。愿我们一起悲切地祈求上帝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圣工时间是短的。

在澳门居住的西洋人家庭，有不少人对玛丽的不幸去世，给马礼逊以一切友好的敬重和关怀。东印度公司及时地、热心地支出1000英镑购置了一块合适的地皮作为公司的坟场，安葬了玛丽，证明了公司对马礼逊丧偶的同情和尊敬。

由于突然失去了爱妻，马礼逊身心俱感极大的痛苦，以至于剩下的半年内，只是和一些近亲通信。尽管如此，他还是照常前往广州的英国商行





上班。他把女儿交给在澳门的李温斯东医生夫妇照顾，自己带了儿子去广州办公。

他这样一直维持到明年年初把孩子送往英国为止。他独自一人留在中国更加勤奋地做着各样工作。他除了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译员，还将《华英字典》编纂完毕和做了些比较次要的工作。马礼逊仍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传播福音，尽力教导中国人认识基督。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在 1821 年收到的一些信件的摘录：

广州的奥立芬写给马礼逊的信：

亲爱的先生：

我已收到你 6 月 19 日的来信和讣闻。我能理解你丧妻的重大损失。我衷心地同情你。但正如你教导别人的，我坚信你现在遭受的悲恸令你哭泣，却不同于那般不信“耶稣已经废除了死亡”的人们。

当你看到你周围成千上万的人对此真理毫无所知而得不到安慰时，那么你的命运和他们相比，即使你心里有忧伤，但却是喜乐的。我为你祷告。我真诚地同情你，也同情你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不会忘记你和孩子们在赐恩宝座前一定可以得到充足的安慰。

奥立芬(签名)

1821 年 6 月 24 日 礼拜天

以下是大英圣书公会写给广州的马礼逊和麻六甲的米怜的信：

尊敬的先生们：

我谨代表大英圣书公会回复米怜博士在 1819 年 8 月 3 日和马礼逊博士在 11 月 4 日、25 日和 12 月 3 日有关中文圣经的来信。

不言而喻，大英圣书公会对你们两位所有的来信都很感兴趣。在全能的上帝祝福下，他们高兴地看到你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可以预期的进展，将会使那偶像崇拜最有势力的中国归向基督。他们也都同情你们两位为了传扬福音所受的痛苦和遇到的困难。

现我有幸地向你们宣布：因着你们寄来的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报告，去年 11 月本会全体委员们一致通过决议，又再获得大会通过，再次资助 1 000 英镑给你们，以便能继续加印中文圣经并能在中国及周围地区广为散发。



我们衷心地和你们一起祈祷,求上帝赐你们两位延年益寿,继续完成翻译圣经的全部工作。我们坚信,在上帝规定的时候,中国的大门一定会启开,让福音的亮光照耀全中国。我也请求你们为大英圣书公会祈祷。

大英圣书公会助理书记 罗伯格(签名)

1821年1月26日 伦敦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写给马礼逊的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

你在1819年12月8日、21日和1820年2月12日、3月29日和4月2日寄来的信都已经收到,并已给董事会传阅了。

你编纂的《华英字典》的第二部分也已经到了,但因要付100英镑进口税,我们已向财政部申请免税,在获准之后当可收到。

我们对你所在的国家如此严厉地禁止像你这样一位能干的传教士进行传福音的工作深表可悲。但是,亲爱的弟兄,上帝是不会灰心的,我们深信上帝最终一定会扫除所有的障碍的。

董事会为你们在麻六甲创设英华书院所需的行政费过去已经付给你们,将来还会完全付给你们,因为我们对你和来怜博士有充分的信任。你们将可看到,董事会并非是漠不关心的,且已经作出决议,将已筹集到的500英镑和在别的部门募集到的一笔很可观的捐款寄出,不久当可寄到英华书院。

我们祝愿你们工作顺利,并为你们的生命、健康和公私两利而祈祷。谨代表伦敦传教会董事会,你们忠实和喜爱的弟兄 乔其·伯尔法 书记

1821年1月29日 伦敦

以下是美国圣经公会经理会议寄给马礼逊博士的信:

决议:赠予广州马礼逊博士一部精装8开本的最佳版本圣经一部,以表达美国圣经公会对他的尊敬,并高度认可他的杰出贡献,特别认可他为翻译和出版中文圣经所作出的贡献。

约翰·鲁泰德 记录书记(签名)

1821年4月26日 美国纽约





以下是美国圣经公会给马礼逊博士的信：

亲爱的牧师先生：

我以美国圣经公会海外联络部名义，将经理会议的决议通知你，以表达对你为基督所做的重要服务，特别对你为翻译和出版的中文圣经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认可，并赠给你一部最佳圣经版本以示对你的尊敬。

你在那无人踏过的路上不怕艰难勇敢前进，终于完成了将圣经译成中文这一重大任务，将使未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站起来向你致敬。

在上天赐福下，因你所做的圣工，其结果将获得人们无法形容的对上帝的感恩。上帝激励你从事此工作，赐你长寿和生气勃勃，促成你成功地完成了译经这项重任。愿你能活着亲眼看到你辛勤劳动的成果，就是使无数的中国人在黑暗中得以皈依耶稣，并和上帝其他的忠心的仆人一样成为他光荣的器皿，使众人转变为义人。愿你像太空的亮光照耀我们天父的国度，像星星在闪闪发光，直到永永远远。

请容许我个人对你的感谢。

你忠实的仆人和在基督里的弟兄 雅各·米尔纳(签名)

美国圣经公会海外联络部书记

1821年5月1日 纽约

以下是美部会给马礼逊的信：

亲爱的牧师先生：

你在去年12月10日写给伍士德牧师博士的信已转到我手里，因为他为了恢复健康已请假前往我国少数民族的传教差会访问。我们认为他不久将离世，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延长生命为圣工继续服务。

我们感谢上帝，他赐你为了荣耀他的名而能做许多工作，且已得到米怜和麦都思两位先生作为副手。谢谢你寄来的刊物。今寄给你本会去年的报告和好几篇劝世文，作为纪念品。

我们特别感谢你寄来的一份中文官报的英译本。任何这样的消息都有助于美国基督徒了解和注意中国的道德状况，促使我们为中国祈祷。

美国公理会对外传教部司库 约瑟·埃瓦茨(签名)

1821年5月15日 美国波士顿



以下是米怜博士写给马礼逊博士的两封信：

亲爱的罗伯特：

你来信中提到你已开设了一间诊所。我想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不懂医药知识，也没有时间去学它。如果要去做这样的好事，我们可以请一位中医，付给他少量的月薪。

你给英华书院赠送的任何书籍或其他文章，务请标明和签上你的名字，以避免似乎是我花了过多的钱购进的嫌疑。

1821年7月19日 麻六甲英华书院

亲爱的罗伯特：

我病倒了，现在刚刚有点力气给你写此信。我已卧床快要一个礼拜了，严重的咳嗽、头痛、心窝（即胸骨下方凹处）痛和肝痛折磨着我。现在咳嗽稍好，但是还在咳。头痛和喉咙痛也快要好了。我正在用一种外用贴贴在胃部右侧主要疼痛的位置。我没有办法请任何人帮忙，只有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杰克逊来给我提出了一些忠告。我已觉得好些了，但仍很虚弱。

医生竭力劝我出海航行，这是最快和最可靠的治疗方法，我也相信这将会使我恢复健康。但是，天哪！我怎能离开此地呢？谁来接替我的工作呢？印刷所的工作要等半年之后才能告一段落。英华书院和两位教师的工作不能停顿，因现在我们已有11个学生了。刊物要继续出版，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也许我必须乘船前往新加坡作短期休养，因为这里的两位医生都竭力劝我去那里养病和访问。

请原谅我写此短信。我的生命是在上帝手中，是生是死都由他决定。我的孩子们都好。向玛丽和你们的孩子们致以最好的祝愿。

米怜（签名）

1821年9月26日 麻六甲英华书院

以下是派往中国的前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写给马礼逊博士的信：

我在3天前很高兴地收到你去年11月28日寄给我的信。我要写此回





信给你，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有关我在访问中国期间认识的中国人的消息。

我认为中国皇帝派遣广惠大臣前往广州出任公行督办管理与外商贸易事务可能对中英双方都有利，英国商人可能会和广惠直接举行任何贸易谈判。

我可以肯定地说，当我以英国使臣的身份在天津和广惠谈判时，可能给了他良好的印象。在他代表中国皇帝为英国使团洗尘的筵会上，他对中英两国关系很有兴趣。倘你在广州见到他，请你代我向他请安，告诉他，我对和他两人结下的友谊非常珍视。虽然我们相隔50 000里，但如果中国皇帝派遣广惠大臣出使英国，我将要求英国指派我出任“钦差”，作为英国皇家的使臣，尽我所能对他作出最好的款待。

与此同时，我有责任告诉你一些你过去认识的英国使团同事们的情况。埃利思先生已被派往南非好望角任职。有一位刚回到英国的朋友告诉我，他的身体很健康。海恩斯先生从里约热内卢来信，他已在那里任军法官。格里菲斯先生上礼拜在伦敦，现已回剑桥大学任职。艾贝尔先生在英国布赖顿的事业非常成功。林恩医生仍在老家苏弗克工作。至于哈凡尔先生，自他和我在马尼拉分别后就未曾听到他的消息。你问及我大儿子的情况，现在他在爱尔兰的步兵旅服役，开始了职业军官的生涯，这令我非常满意。我一定会告诉他，你在来信中对他未来事业的祝愿。

我请求你相信我对你最大的敬意。

阿美士德(签名)

1821年4月15日 伦敦总督街



第七节 1822—1824

传教会对马礼逊工作的评估
马礼逊赴麻六甲访问

1822年(马礼逊40岁)

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代表们与中国当局在最近一段时期内相安无事。但在今年却发生了一起最不幸的事件,而这次事件与东印度公司毫不相干。可是,两广总督凡遇英国人所做的侵犯活动,总是只去找东印度公司交涉。这次事件因涉及凶杀案,东印度公司又被卷入与中国官方之间的最令人烦恼的谈判。

案子一直得不到解决,致使英中贸易被迫停顿。事件起因于一艘英国兵船的一群水手与邻近一座岛屿上的民众发生冲突,造成了一名中国人被杀身亡。总督府官员在谈判时,要求英方交出杀人凶手,然后根据中国法律进行审讯并处以死刑。

这次谈判长达近两个月,马礼逊博士参与了这件凶杀案的谈判。以下是他记录的谈判经过和评议。

关于欧洲人杀害中国广东人事件的评议¹

在中国的广州港,每年都有数千名欧洲海员到来与当地的许多中国人来往,其中有一些欧洲海员的行为既恶劣又下流;而中国居民为他们自己的政府感到自豪,但对外国水手们也偶尔有些欺诈性的不良图谋,经常发生对外国人恶言中伤和向他们投掷石块或污物等行为,有时还诱使外国人喝醉酒,以便进行劫掠后逃之夭夭。中国居民还经常登上外国船抢劫,或闯入外国人居屋抢劫财物。在这种情况下,纵然非常小心,也不可能避免偶发的凶杀案件。

在欧洲国家里,外国人犯了杀人罪,都须受到居住国的法律惩办,不

1. 译者注:据马礼逊所写,此案的发生时间是在1821年2月,而马礼逊夫人在编辑时认为是发生在1822年。





论其法律有多么严厉。因此,许多人争辩说,在中国也当按中国的法律惩办凶手。初看起来,争辩者的理由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倘若对发生的所有情况加以深入调查后,就会对上述原则产生重大分歧,对要实施这条原则的反对意见则更多。

对两个国家,或两个人而言,双方都各有权利与义务;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言,也各有其权利与义务。可是,中国人却不承认国家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他们对外国人的要求是必须绝对地服从中国的法律,在其法律中不给外国人以任何实际的保护。

中国政府禁止中国人教授外国人学习中国的语言,禁止外国人学习中国法律,不准外国人自由去公堂申诉,不准中国人为外国人提供法律咨询。因此,外国人即使据理力争,还是必须绝对服从中国法律的原则,这就使外国人根本无地自容、无处申诉。事实上,中国的法律是由坐在公堂上审讯的县官高兴而任意解释和判决的。

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人是把所有外国人当作敌人的,他们不是把全体外国人当作朋友而看作是魔鬼。是否任何人都一定要绝对服从那些对人们永远持敌意的法律呢?

经验已经表明,中国政府的法律就是要使受审者绝对地屈从,从而判处其死刑,即使外国人完全无罪,或者只是“非预谋的杀人罪”,也难免一死。

中国的巡警过去一直是立即使用暴力拘捕无辜的人作为人质,个别的外国人因此而可能被迫认罪。

中国对欧洲人所犯的凶杀案采用的办法是让中国人断言谁是凶手(就算是已经发现了凶手),然后把该人送交地方官审判后执行死刑。如果该外国人提出异议,不承认是凶手,中国政府就下令停止该外国人所属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倘若禁止贸易没有用,就进而停止供给外国人食物和日用品,企图迫使外国人因挨饿而屈服。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敌意手段,不只是对待个别的嫌疑犯,而是反对该外国人所属的国家在广州的外侨。这种手段乃是没有多少公正可言。



中国政府倘若提出让外国人先审讯他们的嫌疑犯,然后将该人押送给中国官府判决和执行死刑,这种办法是任何欧洲人、美国人,或任何外

国领事以及东印度公司都没有权力去照办的。

中国政府显示的决心乃是，当一个外国人造成一个中国人死亡后，不论那个外国人是怎样造成中国人死亡的，都必定要对那个外国人判处死刑。受刑的外国人不管如何为自己的生命申辩喊冤，因中国人是死在他手里的，都必须执行死刑。因为中国人认为“以命抵命”是公正的。

英国人无权审讯被控杀人的凶手，又不愿将一个无辜的英国人送交给中国人，就造成了英方对所有这类的凶杀案件都拒绝交给中国政府去审讯和判处死刑。但这不是一件可以任意去做的事，也并非是有意要包庇一个杀人凶手的办法。这是英国人背着英国政府不得已去做的不当行为，也是由于中国政府的不公正和血腥的恶意所造成的。这种状况属于道德和商业的罪恶，去包庇一个故意杀人的凶手，或是送一个无辜的人去被处死刑，在道德上都属于犯了重大的罪恶。

要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是不容易的，可是，不论东印度公司或英国政府，都非常明显地忽视了这个严重问题。仅仅有领事权，而无裁判权，是没有用的。

我想，倘能有一位有权的大法官为英国舰队设立一个副海军司令级的海事法庭，可以解决许多这类的麻烦。在审讯故意杀人犯时将可解决全部问题，还可以避免中英贸易的中断，减少重大的经济损失。对中国方面而言，对这类案件的公正审判，将可使他们看到若今后发生的更为复杂的案件也可得到公正的判决。

如果大法官规定几位海事法庭的审判员必须学会中文和通晓中国的法律，那么，大法官就可为某些杀人案进行辩护而避免死刑。我们有理由可以指望，我所设想的被任命为大法官的英国人，将会逐渐想出一些办法，让中国方面对外国人完全不使用暴力，不中断贸易，或不采取不供给外国人食物和日常用品等措施，也可使外国人不进行反抗。

以上设想如能实现，则海事法庭可省掉大笔费用，还可避免中国方面采取对外国永久性地停止贸易的风险，最终也可使中英双方的冲突得以避免。

倘能使用马礼逊博士编纂的《华英字典》和他的其他出版物，对想要





学习中文的英、美人士将会有相当的便利。同样,也便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学习中文。

更有甚者,如果只懂中文也还是不够的。外国人要在中国办理案件,还必须具备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历史和地理等知识,这将大大地有助于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特别是像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和我所建议设置的海事法庭的所有成员也都应该具备这些知识。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所有官员如也具备上述知识,将可大大地提高其工作效率和社会地位。我们必须明白,因着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不懂中文和中国的法律、习俗、看法和偏见,所以在写给中国政府的公文中,缺乏说服力。为此,中国方面对我们提倡的中英贸易,就没有多少帮助,我们并没有充分地去刻苦学习应付中国人的才智。我们必须承认,东印度公司有许多官员既无观察力,又缺乏对人性的了解。

俄国政府就肯出钱定期轮流派出 10 名神职人员和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和文学,促进与中国的交往,并为此目的,成功地在首都北京设了一所学府。我们的东印度公司也应当仿效俄国的办法,利用在广州的英国商行设置类似的学府,派遣英国学生前来中国学习中文和文学。但我们的东印度公司还没有这样去做。

倘若中国地方政府不同意这个办法,我们在麻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当可接纳英国学生到该校学习中文。

上述建议如蒙采纳,这类凶杀案件将可大大减少,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也就会消失,像这类不光彩的妥协也就不会再发生。

以下是东印度公司大班雅各·乌尔斯东对马礼逊博士因参加这次案件的谈判而终于获得解决的评语:

在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举行的此次凶杀案的谈判中,马礼逊博士和中国人进行了最严重、最伤脑筋和最折磨人的谈判,他所表现的热忱和努力是始终不懈的。他对中国的语言和行文都非常熟练,对中国政府的制度、性质和意向等知识都极为了解。因而他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文件就可看出



其意义和提出意见、看法,就有着清楚和充足的理解;同时他也能够发现中方文件经常出现的诡辩、表里不一甚至谎言。他还能识破中国公行的商人所说的话和争辩的含义,因为中国商人们向来都是官府与外商交涉的中介。

因为马礼逊博士对中方送来的各种文件有着透彻和正确的了解,这对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在公司的回件中可以用适当的语言和精神,抵制两广总督和他的幕僚在来件中使用的傲慢托词和无理要求。

公司的英文回件,都是经马礼逊博士用精确的中文翻译后才送至中国政府处,使其不可能产生误会,甚至也不会对东印度公司的代表的感受、意见和决心有所误解。不论何时,这一前提在和中国人谈判时都是至为重要的。我们对马礼逊博士在此次谈判中所表现的才能,以及他对公司的忠诚服务,是充分了解和感谢的。这和他以前与中方谈判时,尽可能使公司得到的必要利益的方式是一致的。

在此次谈判获得成功之后,东印度公司的货船重又回到原来的泊位,英中贸易得以恢复。

马礼逊博士在事成后转而把注意力放在他的两个孩子身上,安排他们回英国去。以下是他写给在伦敦的哥哥雅各的信:

亲爱的哥哥:

我现在刚写好一封信,交给了我儿子儒翰,要他交给你。英国货船“阿特拉斯号”上的外科医生狄尔先生将会带儒翰回英国去。现在我再增加200英镑,其中的100英镑已交给狄尔先生,是专给儒翰用的,另外的100英镑是给我女儿丽贝卡用的。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照顾我的两个孩子,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但是最要紧的是,要教导他们“敬畏耶和华”——那就是智慧。

永远是你的弟弟 马礼逊(签名)

1822年3月19日 广州

马礼逊的女儿丽贝卡已先回英国,是在马隆尼夫妇的照顾下乘东印





度公司的船“肯特号”回国的。两个孩子送走后，马礼逊也结束了本季度在广州英国商行的工作回到他在澳门独居的家里，这使他可以更加专注于传教事业，并继续进行他剩下的编纂字典的工作。

以下是米怜博士在生前与马礼逊博士最后的通信：

罗伯特，我必须告诉你两件麻烦的事，一件小，一件大。小的麻烦是学生布恩离校去过航海生活了。他出走的原因是对英华书院的教学方法不满，认为是过分严格和苛刻。我在8天前一点不晓得他突然想退学。我曾劝导过他，他一句话也不说。我们给他的助学金可供3个中国学生入学。目前我校已有两个中国学生在学，一个17岁，另一个12岁。

大的一个麻烦是学生某某的品德败坏问题，我们对他进行了质问。福特船长今天上午来校作证，说该生在巴达维亚的船上时，就发生严重的不当行为。你可以看到我的处境。我是以情以理和祈祷正确地处理了这两件麻烦。罗伯特，有空望来信。

我已开了一门地理课，每礼拜向学生授一次课。我是参考了去年的一本杂志里的很有用的文章来讲授这门课的。

你问我：“米怜，你是不是对学生管得过严了？”这我可真的不知道。我企图要管的是我的家里的佣人和我的孩子们。我对我的同事们从来不用命令式的口气说话。我总是这样说，“某某先生，我希望你能做某一件事。如果你能帮助我一下，我应当是高兴的”，等等。

罗伯特，我认为我从来不去“管”我的同事，而对待他们如弟兄。可能我有错，一是我自己去做太多的工作，二是对我家里的佣人，自己工作时间过长，未能给他们更多的关心。

去年2月，一艘载有1600个移民前往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行经盖斯波海峡触礁沉没，只救起190人，其余1410人全都溺毙了。另一艘同行的中国帆船，见此状况，没有去救人，却迳自继续航行驶走了。

最后，我发觉你罗伯特过于抑郁和沮丧。但愿上帝用他的圣灵施以看不见的援助，给你支持和力量，以便能让你因担任艰巨工作而承受的痛苦得以缓解。



至于中国政府知道我们所出版的书籍之后将会有何措施,那是难以推测的。从人看,肯定是惧怕多于希望;但从上帝看,就可能会转忧为喜。我常想,如果中国政府检查我们的书籍,可能会出现好事,虽然不会立即出现。作为基督徒,我们非常需要对我们的信仰原理有一个完整而简明的信条,既为我们日常应用,但在受到逼迫或有需要时,也可以向中国政府出示我们的信条,以便他们可以对之逐条审查。但愿上帝全能之手,保佑你免受暴政的压迫。切莫灰心,我亲爱的朋友!

你去年12月23日的来信,我已在昨天收到了,还收到你赠我的历书。此次英国人杀害一个中国人的案件,使你陷入了非常的困难境地。我们常为你所经历的麻烦而祈祷,求上帝能保佑你。

英国政府最近派往暹罗和交趾支那的使臣约翰·克劳福先生曾到麻六甲访问,他曾数次召见我们,探询有关中国的消息。我们告诉了他所有的中国情况,但是不多。

致罗伯特·马礼逊

1822年1月29日

1822年3月6日,米怜从新加坡写给马礼逊的信。

你一定会奇怪我怎么会在新加坡的。我到这个媚人的英国殖民地已有12天了。我来此是为了养病。我想我的健康已有一些进步。我的医生们都敦促我应到海上航行一段时间。但目前我没有办法这样做。

我还要从新加坡前往槟榔屿,目的是让我能尽可能多海上航行一些时候。离开麻六甲共有14天了。在到达槟榔屿后,我盼望能在4月1日或之前回麻六甲去。

英文季刊的稿件已准备了一期,中文杂志的稿件已准备了两期。我的学生交由一位老师负责照看。在广州肇事的那艘船的船长理查森在一个礼拜之前经过新加坡。他告诉我说,广州的凶杀案尚未解决,你还在那里与中国官府谈判。他对你的评价很高。我知道你目前的处境不利,但希望不至对你个人或我们的传教事业不利。在这困难时刻,但求上帝能保佑你。

米怜(签名)





你在2月15日在穿鼻交给“苏姗号”船的信，我在昨天已经收到。我将在本月26日乘该船离开新加坡。现简略地答复你的来信如下：

我很高兴你写信给伦敦传教会转达有关我信中所提出的意见，但我不愿将该意见印出来，因那是非常冒失的、不成熟的意见。我们提出的意见也许是正确的，可以一试的，可能有用的，也可能是实际的，但他们倘若印了出来，就常常会将此意见当作事实而加以肯定；如若证明不是事实，就会被不敬畏上帝的人当作口实。

我很高兴听到在广州的英中贸易已经恢复。我要感谢上帝，他在这次贸易战中保佑了你。你撰写的那篇有关此次案件的经过非常有趣。我也很高兴你已完成了字典第三部分的编纂工作。那将是极为有用的部分，特别可以帮助人们学习书写中国文字。

我仍在新加坡。我的健康未见进步，仍旧在不时地吐血。

米怜(签名)

1822年3月23日 新加坡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给米怜的复信：

亲爱的威廉：

今天上午我又从广州回到澳门，收到你从新加坡寄给我的信。你可能已收到了我前次寄给你的书吧。

听到你告诉我关于你个人的健康状况，我非常为你担心。愿上帝的旨意成全，愿他的义永远存在。

现在我的家是空空如也，我感到非常孤独，情绪低落，意志消沉。

5月27日续写，今年1月4日一艘“哥伦比亚号”船从英国利物浦起航后，于昨天到达澳门，带给了我由岳母和玛丽的妹妹寄来的信。这些信有些是在玛丽病故之前写的，有些是在她们获悉玛丽去世之后写的。

今天我还收到你在新加坡写的第二封来信。我也收到赫特曼寄来的信，说你在槟榔屿时身体仍很坏。啊，我的上帝！但求你使我们预料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变，怜悯我们在现世的软弱。

6月3日续写，我收到了你从槟榔屿写给我的信，得知你的健康状况



转趋恶化,这使我深表关切。上帝啊,求他能怜惜你的生命,恢复你的健康。我每天都在为你难过。我是一个无用的人。上帝啊,可怜我吧!

蔡兴从广州来信,要求救主耶稣洗净他的罪。他要求我为他施行洗礼,加入基督教会。他的弟弟蔡三,看来已懂得福音的大概,并表示相信。我真正希望蔡兴是诚意的,如果属实,我要感谢上帝,使我这个无用的人所做的软弱无力的圣工获得了一个果实。唉!我写这些,我害怕你已不能读到我的信了。再见吧。求上帝祝福他的儿女!

马礼逊(签名)

1822年5月1日 澳门

以上马礼逊在信末预感之事是确有根据的,信中提到他敬爱的朋友米怜,真的结束了所分配给他的工作,过早地蒙召进入了“上帝所喜欢”的另一个天地了。

米怜博士到槟榔屿之后,虽然改变了环境,病情却丝毫未见减轻,为此,他急于要回麻六甲继续做他的重要工作。槟榔屿殖民政府当局为米怜专门备了一艘船送他回麻六甲去。米怜博士在5月31日回到了麻六甲,6月2日停止了他的工作,蒙召归天安息了。

马礼逊为米怜之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了一个简短的悼词:米怜博士天生拥有非常热情、急性和坚决之心,但却以温柔的举止表达。在他皈依基督教之后,一直保持着这种热情和急性,转向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奋斗目标。他完全相信,到海外去为基督服务的传教事业,乃是天国的事业,不论面临的“是火还是水”,都不能阻挡他前进的道路。他勇敢地 and 忠诚地为传福音的事业服务了整整10年,因过度勤奋而筋疲力尽,在工作岗位去世了。

麻六甲英华书院赫特曼先生向马礼逊博士报告米怜的死讯:
先生:

我今通知你,米怜博士已不幸去世。他是从槟榔屿回来9天之后,在6月2日去世的。我相信,在他离世之前,他没有忽略或忘记需要他做的事。米怜所写遗嘱没有遵照荷兰殖民政府所规定的要求,没有经过律师或公证可以证明他的遗嘱属实,因此,我们必须请律师以解决善后问题。

1. 译者注:马礼逊夫人在上面提到米怜是在5月31日回到麻六甲的,6月2日,即两天之后即去世,恐有误,似应照此信为准。





米怜的两个可怜的孤儿问题已获解决。孩子们都很健康,将在近期内由查默士医生带他们经加尔各答回英国去,由其在阿伯丁的亲属或朋友们照顾他们。

一俟米怜的遗嘱定案,我将立即寄送给你。我想你一定清楚我们的困境——无人负责中文部的工作。以前我曾向米怜博士建议过,让我写信请麦都思、宓尔顿或司雷脱前来负责中文部工作,但都被他拒绝了。印刷所还遗下一些工作,但一两个月之后将会停工。中文杂志已经停刊,英文季刊第20期刚印好,势必也随之停刊。

米怜博士在去世的前一天要求我写信给你,务必请你立即到麻六甲来至少主持几个月的工作。我已起草了一份有关米怜的死讯的报告,现寄给你,目的是防止人们以为米怜一死,恒河以东传教差会的工作将会终止。

赫特曼(签名)

1822年6月14日 麻六甲

马礼逊博士在7月5日收到赫特曼的信,得知米怜博士已经去世的正式消息。当时马礼逊正在澳门过独居生活和工作。虽然这又一件丧事使他伤心至极,可是他并没写下来他的感受,直到他随东印度公司的船到达广州之后,才在他写给英国的信中有所表述。

1822年6月2日,我的朋友和同事米怜牧师博士蒙召归天。我可怜的朋友未能亲自看到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出版而去世了。他的病阻碍了他修正圣经的最后两卷的译文,他死后由他的同事转寄给我。经修正之后我已将两卷译文寄回麻六甲,在赫特曼先生照看下,由中国印刷工人印刷装订后出版了。

我已决定在明年2月或3月亲自前往麻六甲约一个季度,处理米怜身后遗留的工作并作出新的安排。由于过早地失去一位忠心的、献身的和成功的在华传教士,这使我们的圣工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米怜先生刻苦地学习这个伟大国家的语言文字所获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他的全部心灵都专注于他的工作。

但是,伟大的上帝和教主,教会的头,拥有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力,并



不依靠任何人的膀臂，乃是凭着他的圣灵战胜他的国度。处此情景，令我们苦恼心碎，沉默无言，无可奈何！如果上帝喜悦，他会召唤来其他热心的仆人，用他的圣灵浇灌，让这个伟大的国家准备高高兴兴地接受真理。上帝决不会落空，最后一定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马礼逊(签名)

1822年10月10日 广州

致英国宗教印刷品协会的信：

现在我要沉痛地正式通知贵会，你们过去的通讯员、我亲爱的朋友和同事米怜博士的死讯。他因患肺结核病已在1822年6月2日在麻六甲去世，享年37岁。他是一位最热心的传道人。我相信是上帝要放下他的工作，接收他享受永生，赞美主！

米怜所撰写的许多劝世文仍在，在贵会帮助下仍可出版和散发。天意总是看重圣经和好书，最终使这些书对人们的灵性有益。所有的种子撒在地上似乎未见生根，难道我们就停止撒种吗？

为了引起在广州许多外国海员注意他们的身体和灵魂，我专门为他们写了一篇英文的劝世文，印刷共1000份，已在他们中间散发了一部分。这是我写的第一篇英文劝世文，又是在中国印刷的。

马礼逊(签名)

1822年10月24日 广州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在英国的一位夫人的信：

我亲爱的朋友：

你在今年1月寄给我的信，我却是处在忧伤与工作夹击当中收到的。我的爱妻玛丽去世了，接着，现在加上我的朋友和同事米怜博士也去世了。亲爱的威廉是在今年6月2日去世的。我对天意要他们离世没有埋怨，却因我孤苦伶仃而啜泣不止。我也为我自己的罪孽而痛哭流涕！但愿我能积极地去我本身的工作，等候救主的降临。

由于米怜之死，我已定在明年2月或3月前往麻六甲，推迟了回英国的日期。老实说，我可能会完全改变我的决定，因为在麻六甲没有一个传教士在学习中文上有所进步。像米怜博士这样有能力的传教士并非每天





都可找到的。但我相信上帝会差派另一位工人到中国来做他的圣工。

我在中国工作已有15年了,其中有一半时候是相当孤独的。上帝分担了我的软弱,赐福给我的工作。现在我身体很好,当初我并没有想到我会活得这样长久。但愿我的余生能过得更加属灵。我努力去传福音的工作能获得圣灵的祝福,从而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能够得救!我想我所撒下的福音种子已经可以看到幼苗的出现。但倘若我迁往麻六甲去,这些幼苗就乏人浇灌,可能会枯萎,除非永远怜悯人的上帝每时每刻照看着这些幼苗,使之能茁壮成长。

过去15年,因我写得太多,我的眼力已不是太好了,我也感到我的体力已有下降。请你原谅我写如此短的信给你。我盼望我亲爱的两个失去慈母、又无父亲在身边的孩子现在已经平安地回到英国。倘你能见到他们,请为我的缘故,也为着上帝的缘故而善待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是在为基督服务期间去世的。我希望我也能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去世。

请代我向所有认识的朋友们问候,也向那些对在华传教事业非常感兴趣的朋友们问候。

米怜的两个孩子,据最近得到的消息,他们都很好。

马礼逊(签名)

1822年10月13日 中国广州

致姐姐和雅各的妻子的信

亲爱的姐姐和嫂嫂:

你们在3月和4月寄来的信,我都已收到了。

……我过去感到,现在仍然感到非常沮丧。我在这里真正是举目无亲。我的父母早已去世,而你们又远隔重洋。我所最爱的玛丽离我而去了,我的兄弟和同事接着又归天了。我周围的异教徒,因他们的国家制度而对外国人非常冷漠和缺乏爱心。我并不埋怨,但这是因我被迫处在孤独之境而实非所愿。但是我仍要感谢上帝,我虽忘记他的恩典,但他仍拯救我。上帝已经让我尝到他的恩典,接受他的救赎,带我到他的教会,赐我丰富的物质需要。愿上帝听我所有朋友们为我作的祷告,永远不离弃我。



现寄上 300 英镑,以供我两个孩子的需要。我愿意接纳米怜之子罗伯特·米怜为义子,这必须经地方官吏作出安排。

愿上帝——我们的救主的慈爱与你们同在,保佑你们,直到进入那永恒的天国。

你们可爱的弟弟 马礼逊(签名)

1822 年 10 月 15 日 广州

我们可以观察到,马礼逊博士虽然主要的任务是向异教徒传扬基督教的福音,但他也极其关心每年到广州来的许多欧洲和美国籍的海员们的属灵生活。他最近一次对黄埔的外国海员的证道已经印出。他为外国海员用英文撰写的劝世文,已在本季在外国海员中散发。他也利用他的声望取得了一些外国商行的大班们的合作。为此目的,他联合了几位知名人士,向在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并征求签名,此信的内容如下:

告在华外国基督教同胞的公开信

“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¹

博爱精神就是基督教精神,也就是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向人们行善,以彰显基督教精神的真实性。家庭先行,实行彼此眷顾与相爱,但不能就此为止。我们的行善必须延伸到我们所见到的周围的人,或者曾和我们有过往来的人。

在中国,不论我们西方人是短期停留或较长时期的居留,我们来到了就要和一个庞大的国家的人有所接触,这里需要我们为他们的行善。天意安排我们要在中国驻足一段时期与人们往来,我希望你们能铭记在心里,这是一个机会,你们应当向中国人行善,而且应当比向其他种族的人行更大的善。

在你们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你们可以单独地为他们服务,也可联合你的基督徒同胞一起向他们行善,甚至你们离开中国之后仍可以继续向他们行善,在任何时候都可为中国人倾心向上帝祈求,让圣灵能帮助他们生活下去。

1. 圣经《加拉太书》第 6 章第 10 节





我要求在广州设立一个小小的教会,使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基督徒们,今后能在这个教堂里聚会,在一起祷告,并寻求向众人行善的办法。

为了将这个要求和理念能持久地保持下去,我提出了上述意见,存放在中国传教差会的档案中。在中国的外国基督徒们,凡对此倡议表示赞同和对此项事业表示支持的,我请求你们的签名。

已签名者有:马礼逊 来华第一个新教传教士

奥立芬 在华美国商行负责人

法勒 “奥威尔号”船二副

莫特拉克 玛德拉斯文官

莫特拉克夫人

麦克芬齐 “伦敦号”船医生

1822年10月13日 广州

在此之后,马礼逊博士又用英文撰写了题为《对改善外国水手在华道德问题的建议》一文,向在广州的外侨、船长等人广为散发,受到他们的欢迎。马礼逊博士还答应在11月3日到停泊在黄埔的一艘外国兵船上去证道,可是因广州发生大火而被迫推迟了,决定在12月8日举行。

以下是史当东爵士写给马礼逊的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先生:

虽然我近来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但盼能耐心地等你写点信来。我也听说你仍健康,并仍在勤恳地从事你的崇高事业。

你会发现我又进入政界,现我寄赠刚出版的一本书给你,希你能喜欢。这不是一本译作,因我回英国后,不再从事翻译工作。我现在已是英国下议院的议员。由于英国政府对我国在华的政治和贸易的利益存在着完全错误的见解,我有责任对立法机关移交议会的议案予以抵制。这促使我不得不拿起笔来写这本书。至于是否能抵制成功,还有待于揭晓。

我盼能知道你在麻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的任何消息。现附上500英镑给英华书院的捐款,请中转至该校。

史当东爵士(签名)

1822年4月24日 英国波特兰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的复信：

亲爱的史当东爵士：

你在1821年和1822年4月寄来的信，我都已经收到了。由于去年我爱妻玛丽去世之后，我还不曾写信给任何人。谢谢你要送我你写的一本书，现尚未收到。但这里已有一本，我已读了。我很高兴终于促成你写这本书。我认为写得很好，令我十分钦佩。至于《爱丁堡评论》是否会作出反应，到时候将见分晓。

你放弃汉学研究使我感到非常可惜。我认为即使你放弃研究，作为一个英国的政治家，你还是可以做一个终身的倡导者和保护者的。

你对英华书院的慷慨捐款，表明你仍赞成对中文的研究，对此我向你致谢，我会转交该款给英华书院的。

米怜博士的去世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现在大约有15名学生在英华书院接受汉弗雷先生的指导。到明年3月，我将前往麻六甲视察该校，并为该校的未来进行安排。如米怜未曾去世，我已决定要在本季内直接回英国。

最近有两三艘装有鸦片的英国船停靠在广州海岸，正欲将鸦片走私运入中国。中国当局已经下令两次，命这批英国船驶入港口进行检查。这种非法买卖，对于英国的国旗，或基督教国家的国格而言，都是极端可耻的。

亲爱的乔其爵士，盼你常来信，告诉我你听到的或看到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消息。祝你诸事顺利。

马礼逊(签名)

1822年10月7日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史当东爵士的另一封信：

亲爱的乔其爵士：

我是在一家中国的加工场里写此信给你，因为在本月2日，广州发生大火，使各国商行都遭火灾之祸。哎呀！年年都有灾难袭击我们。上个季度发生了凶杀案，现在广州又发生了大火灾！东印度公司大班威廉爵士估计公司的损失高达一百万英国货币。

礼拜五晚上大约7点钟，在外国商行以北约1英里，有一家中国糕饼





店突然失火，火势迅速蔓延，波及到所有的外国商行。在天亮之前，外商们纷纷抢救重要文件和贵重财物运送到停泊在江上的许多民船上去。

在破晓前，我连忙用中文写求援信给总督府，要求急派军警来推倒危险房屋和平乱。到凌晨5点钟，我又写了两封求援信派人分别送给两头的中国官员；同时再写一封直接送往在城门口外的两广总督。但中国官员们竟都无动于衷，并不派员前来。事后总督还称说，他没有收到我写给他的求援信。

到礼拜六早上大约8点钟，强劲的东北风使火焰向外国商行直接袭来。一场救火的努力，都无法扑灭大火的破坏威力，因为火势扩大造成的火海与弥漫的烟尘，以及屋塌墙倒的危险，我们被迫迅速地撤退到江边。那时东风紧吹，火焰迅速地转向中国街，使那里的中国公行和中国商店全都陷入火海，数千间房屋和商号被焚毁，数十名中国百姓被火烧死。

在礼拜六晚间，我和英国商行的大班和其他几位英国官员都缩成一团躲在一条租来的民船里面，大家又饿、又累、又头痛得厉害，船舱里堆满了抢救出来的东西。这天夜里，火势蔓延自东及西约有1英里半，有许多土匪前来趁火打劫，整个大火场乱作一团。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幅惨绝人寰的、最难忘的火海图。那天深夜听到最后的巨响，是荷兰商行大阳台的倒塌声。

礼拜天，也就是11月3日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所有外国商行已成废墟，不少地方还在燃烧和冒着浓烟，这是一幅令人最感伤心的场面。

英国商行的大阳台是在礼拜天上午8点或9点钟最后倒塌的。这场大火是自从满族征服中国之后所发生的最大火灾，其严重程度不亚于1666年伦敦发生的那场大火灾。这是上帝对这座富有的、放荡的广州城的一次不幸的天罚。

再见了，我亲爱的乔其爵士。愿上帝祝福你！

罗伯特(签名)

1822年11月15日 广州

以下是伦敦传教会写给马礼逊博士的信：



亲爱的弟兄：

此信是根据9月3日殷思先生从檳榔屿的来信写给你的。他在信中向我们报告：“菲利浦总督写信通知我一个不幸的消息，米怜博士已经去世了，日期约在5月27日。”¹

伦敦传教会董事会假定你会前往麻六甲处理善后事宜，因此我们把此信寄到那里，目的是要求你在那里完成一件主要任务，具体地说，就是要你把圣经的中文译本全部印好。董事会所挂念的是，这项重要任务决不可拖延时日。我们将会高兴地知道，在恒河以东传教会的委员们协助下，你能够在麻六甲作出安排做这件事，按照预定计划，完成印刷中文圣经的任务。

本董事会已写信给麻六甲和巴达维亚的弟兄们，请他们准许麦都思先生离开原来的工作，到麻六甲去负责印刷所的业务，如果他们认为这项安排是合适的话。因为麦都思先生不但懂得中文，也懂得印刷技术和业务，这样便使印刷中文圣经这一重要任务能由内行的人去完成。

本董事会也已收到米怜博士生前在3月7日从新加坡寄给我们的信。他写道，他已把分配他翻译的《旧约全书》，除《犹大书》和《历代志下》两卷外，都已翻译完毕。本董事会认为，米怜博士遗留的工作，必须在收到你的或者本董事会的指示后，方可决定由谁补译或修改。

董事会认为，米怜博士的去世，乃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也能够理解你对米怜之死的深刻感受，他是你最喜爱和最宝贵的朋友，也是最有价值的副手和最有效的同事。

董事会希望你能为米怜博士的两个孤儿作出合适的安排。

我们毋庸多说，伦敦传教会每一位董事，以及在英国的传教团体，都将非常高兴，因你会安全地回到英国。本传教会全体成员将会用最大的爱心和基督徒的热忱，热烈地迎接你的到来。

汉基 司库

伯德 书记(签名)

1822年12月13日 伦敦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的在华15年圣工的报告，全文如下：

1. 译者注：米怜博士去世的日期是6月2日。





中国传教差会创立 15 周年的回顾

— 致伦敦传教会司库汉基先生的报告

先生：

如果上帝赐我生命和健康到明年 2 月，我计划离开中国一段时期，赴麻六甲看望恒河以东传教会的弟兄和同工们。如能成行，将是我到中国传福音 15 年来首次离开中国海岸。

已故的米怜兄弟曾经撰写过一本中国传教差会创立 10 周年的回顾。如今当我计划要离开中国之前，不能不再回顾过去的一切。至于有许多事情是有关我朋友和亲属的家务私事，还有的是我在这个异教国家居住的情况等，我认为要写在这篇报告里是不适宜的。¹

我希望在这篇报告中只回答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常常萦绕在我脑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所问我的：“请你告诉我们，在过去 15 年内，你在中国为了传播基督教，你究竟做了哪些事？”我想我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以便消除某些人的不友好的挑剔，重新激励其他人沮丧的心，唤起我们对上帝的感恩，因为是上帝差派我到中国开教的。

必须常记住的是，当人们从事一项事业时，方法或者说手段是达到最终目标所必需的。全能的上帝通常是喜欢运用方法或手段，以逐渐地达到他制订的最终目标。

伦敦传教会所规划的目标，是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各国的异教徒，使他们能抛弃撒旦而归向上帝。要达到这个目标，学习当地语言文字，乃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我们必须用文字或者口述，或两者并用，将真理清楚地展示给当地的人民，使他们能够明白，表达得清楚与否，其效果的好坏立即可见。传道人都应是诚恳和献身的人，但有的传道人要比另外的传道人能更有效地劝勉罪人悔改。这个事实，在基督教国家里每天都可以看到，而最近在三明治岛（现称夏威夷岛）的例子就极为明显。

当初伦敦传教会决定开创中国的传教事业时，英国对中文的知识，要比其他欧洲各国都要落后，而且如有人想要学习中文也得不到帮助。然而，在今天，由于伦敦传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的努力，以及东印度公司

1. 译者注：米怜著：《中国差会 10 年之回顾》，英文版，麻六甲，1820。



的资助,英国在掌握中文知识这个领域里,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欧洲国家。

我们可以引用蒙土奇博士的话为证,他是著名的德国汉学家。他说:“我敢断言,马礼逊博士在过去10年所出版的多种中文书籍,要比过去100年来印行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和文章,对欧洲的学者们要有用得更多。”这是他在1821年12月22日在东德莱斯顿所讲的话。另外还有一位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汉慕萨在巴黎说:“马礼逊博士编纂和出版的《华英字典》巨著,是所有其他欧洲学者难以与之比拟的。”

没有人看出字典的用途,因为没有人像我亲身经历的,在困难出现时,方知多么需要有一部好的字典来解决学习中文的困难。

在麻六甲设立的英华书院,因为有师资和图书,可以自由地和方便地得到各种帮助,可以迅速地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宗教和哲学。凡是从任何英国教会派到英华书院学习和准备献身传教事业的学生,都可到该校充实自己的知识。他们在上帝的祝福下,在具备条件之后,就可派赴南洋各国,向千百万中国移民传播基督教,使他们懂得和接受真理。

澳门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所,是得到葡萄牙新政府的鼓励而开设的,现在已经敢于印行中国新闻了。知识的传播对基督教的传播是有利的,反过来说,基督教的传播也有利于知识的传播。

当伦敦传教会第一位传教士到中国时,当地没有一位英国牧师。米怜牧师后来在广州自己的房间向少数几个在那里的英国人讲解圣经。我在澳门时也证道过数次。18世纪末英国首次派遣特使赴北京时,他不敢带一个随团牧师去,而现在我们每逢礼拜天举行崇拜聚会时,总有一位英国牧师主持,而且得到英国当局的支持。

我专门为到中国来的大批水手撰写了劝世文,是用英文写的,又是在中国印刷的,已在到此的海员中间散发。今年12月8日,我到停在黄埔港上游的“太平洋号”船上,向聚集在那里的英、美水手们证道。进出广州港的外国海员,每年约有2000—3000人;每年总有100多名外国海员死在广州。





现在已经有几位中国人在他们心中开始慕道了。福音的种子已经播种下去,我相信已经生根了。愿上帝的圣灵浇灌,使之成长,到最后能结出丰硕果实!

米怜博士在生前撰写的中文劝世文和乡村布道集,至今仍在教导着中国的慕道者、新入教者和传道人、新受圣职者。

《新约全书》和我们教主所立的新约已被一些中国人所诵读,并用他们本国的语言宣扬“上帝奇妙的工作”。

现在在爪哇、檳榔屿和新加坡等地都有了中国传道士。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对某些人的责问:“你究竟做了哪些事?”的简略的回答。愿上帝宽恕我们在工作中做得不完善的地方,“将一切荣耀归于他的圣名,因这名是在异教徒中曾亵渎过的”。愿他们能尽快地知道,上帝乃是我们的主宰,公义是属于耶和华的。他就是我们的上帝,除他以外,别无教主。

在12月3日,我们已升起了英国非国教教堂的旗帜。奥立芬先生发出了公告,通知在广州的外国水手们,我们将到英国船上去证道,给外国水手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奥立芬先生是美国基督教新教的教徒,又是纽约教会的长老,梅森牧师是该堂的主任牧师。奥立芬先生除了发布公告外,还准备了和平鸽旗和和平袖章。

广州大火是在12月1日礼拜五夜间由西城的一家中国糕饼店失火引起的。那里离欧美商行之北约1英里。当晚火势不断增强并迅速蔓延,到12月2日礼拜六过去前,已经一直烧到了所有的外国商行,有的全部、有的局部遭到焚毁。

从礼拜六半夜到礼拜天上午,火势继续向西蔓延,一直烧到江边,火海至少有1英里半长,一直烧到无屋可烧为止。有数千间房屋和许多中国商号被焚毁,在数小时内,财产损失达数百万元,全都化为灰烬。有人估计仅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行,其损失达100万英国货币。强烈的火焰吞噬了所有的一切,灾民们抱着一点点抢出的财物在狂奔,强盗们在趁火打劫,残杀无辜——呈现着一片可怕和苦恼的惨象。

这是上帝对这个富足的、堕落的、崇拜偶像的广州城的一次最严厉的



惩罚。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恐怕是自从满族征服中国以来发生的最大的火灾。

我现在是在一家中国商人的仓库里写这篇报告，是在12天之前广州发生大火受到惊恐刚刚平复、暂时搬到这里之后写给你们的。

价值100英镑的纸张是我准备要送往麻六甲去印刷圣经的，在这次广州大火中已全部焚毁。

米怜博士遗下的几个孤儿已经离开麻六甲，正在坐船回英国去。他生前计划用他的遗产抚养他的孤儿，但据现在麻六甲负责的人告诉我，米怜的遗产是不够的。我计划要领养米怜的儿子罗伯特，抚养他，使他和我的儿子和女儿一起成长。我也要求英国的基督徒家庭能领养一些海外传教士的孤儿，以显出他们对救主的爱。

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号”船还未抵达广州，所以至今我还没有收到伦敦传教会寄来的信件和书籍。

现在我要结束这篇1822年的报告了，愿全能的上帝，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降到你们中间，也降到你们负责国内教务的同工们中。

仍旧是你们的弟兄和忠仆 马礼逊
(签名)

1822年11月12日 广州¹

1823年(马礼逊41岁)

马礼逊博士作出了去麻六甲访问的安排。1823年1月17日上了船，同月29日抵达新加坡。当时马来群岛已新建了殖民政府。在新加坡，马礼逊博士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副总督拉斐尔爵士的热情接待。²

1. 译者注：原著有误，应为12月13日。

2. 译者注：早在1786年，马来群岛即已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控制。新加坡是在1819年“租借”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到1822年，英国政府正式占领成为殖民地。而麻六甲，在马礼逊即将前往访问时，仍为荷兰政府的殖民地。这是英国政府采用的一贯手法，先由东印度公司派员去经商，然后加以控制，再由英国议会正式占领为其殖民地。在马礼逊抵达广州之初，东印度公司已先在澳门成立，并在广州设立了英国商行，且已逐年大量增加走私鸦片进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马礼逊认为英国和号称来自基督教国家的英美商人强行输入鸦片是可耻的行径。





拉斐尔总督和马礼逊博士在许多问题上有着不约而同的看法,就连对这些落后地区人们的道德状况也都有着同样的忧虑。

在马礼逊博士访问新加坡期间,拉斐尔爵士向他提出了一个造福于马来人的计划,要求他合作。他们讨论的结果决定在新加坡开一所书院,一如麻六甲英华书院的模式。因为麻六甲当时仍为荷兰政府的殖民地,所以他们认为最好把该校迁过来,将两所学校合并并命名为新加坡书院,但同时两校仍可保持一些特别部门的特色。

当马礼逊赞同这个初步计划后,拉斐尔总督就召集了当地绅士开了一次大会,宣读了要在新加坡开设马来书院的意见。马礼逊在会上宣布了将麻六甲的英华书院迁到新加坡和马来书院合并的建议。在会上,在槟榔屿传教的赫钦士牧师也讲了话,接着,马礼逊博士站起来发表了演说,内容如下:

我想到在1800年前,我们的英国祖先在与当时的环境作比较后下结论说,所有试图增进人们知识和改善道德状况的努力都只是幻想,到头来必定会失望。这没有错,因为人生无常,且生命短促,个人的努力迅即中断,所获效果微乎其微。为了这个缘故,如要使我们的计划成功,就应团结许多人参与并互相帮助,然后再逐渐联络更多的朋友共商盛举,方能持久而产生效果。

即将成立的新加坡书院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必须联络许多人参与,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努力,才能使前人所撒的种子,到后来结出丰硕的收成。

有的人不愿种树,认为他在世时,那棵树不可能长到他预想的高度,因此放弃了。但我们所要种的是知识之树,不是为某一个人所用,而是用来医治我们四周的国家的。知识不是德行,知识是力量,应当掌握在有德行之人的手中,使他们为别人做有益的事。虽然有时知识会被人滥用,干坏事,但总体说来,知识掌握之后做好事的居多,即使少数人一旦有了知识,也是愿意走在前面行善的。这是我认定的实际情况。

但我要进一步地说,有一部分知识是具有无限价值的,那就是“认识



唯一的真神上帝和他差派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这乃是永恒的知识，包含着纯粹的永久的快乐，与一切罪恶保持无限的距离。我们所要设立的新加坡书院，它的教育事业，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我相信这就是倡议人所反复研究和预期的。

今天，除了基督教国家外，别的国家在科学和哲学方面都不可能发达起来。只有真正的宗教才有助于真正的哲学，而真的哲学乃是真的宗教的婢女。这是必然的，可以证实的，因为不论是自然界或启示录，都是由同一个全能的自然力所派生出来的。

对自然科学和自然史的爱好者和他们所追求的各样知识而言，在新加坡书院所关注的马来群岛和东亚的大陆国家范围之内，我们都会对求知者提供充足的机会去追求所要得到的知识。当两所书院合并之后，包括印刷所和科学设施，都可以使在校学生学习科学、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和宗教等各种课程。这所书院将训练学习科学的本地学生，派他们到周围国家去实地考察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和矿藏，用科学方法去探索其中奥秘。

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学知识可以变原料为有用的产品是欧洲人可望而不可得的呢？如果有一天终能得到成功，为什么不可以使制造业和商业大大获利呢？

即使像医药学的知识，新加坡书院也可在教学过程中加以研究和提高。为什么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购进大部分药物呢？如果我们新建的书院设置这个学科，在达到高水平之后，我们不是不必再到别的地方去取得有效治疗的药物吗？

我们书院认为，一个真正的人，必须是一个身心并用的人，具有两种功能，并把今世和来世永生相连接。

我早已把中国作为我安身立命之地，我已下定决心要依附于她。我有一位得力的助手，是他建立了英华书院。我真的希望他今天能和我们一起开这个会。但上帝的旨意必须要成全！米怜博士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离开这个世界安息了。现在我们决定要把英华书院迁来合并到马来书院，由马来传教差会负责此项工作，将会使这所书院的事业获得更大的





成就。

我欢呼中国和马来群岛联合起来，像一对双胞胎兄弟那样，没有冲突，也没有竞争，而是彼此合作和体谅，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而并肩努力。英华书院是头生，但仍然像他的弟弟马来书院一样是个婴孩，这就需要父亲照顾这一对兄弟。为此，就必须由新成立的马来书院负起抚育的责任，这是我要求各位必须去做的。正如撒种和育苗需要阳光和雨露，但人是不可能提供这些的，因此，让我们每一位都能记住，如果没有上帝赐福，书院所授给学生的知识和道德文化都将是徒劳无功的。愿上帝能在我们努力从事的教育事业中，通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灵的阳光和雨露，使我们的书院能健康地成长，欣欣向荣。阿门！

大会结束后，接着是签署了并校和建校的文件，选出了马来书院的董事会和行政人员。马礼逊博士当选为马来书院的副校长和董事会的委员之一。他在会上立即捐助 1 500 元现金给学校，还捐助了一大笔钱作为清理新校址的地皮之用。这块地皮是由英国殖民政府拨给马来书院建校的，将归恒河以东传教差会管理。

所签署的文件当中，还包含了一份备忘录，记载了马礼逊博士此次访问期间的活动的，使读者可以知道马礼逊博士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么多的事情，可见他精力的旺盛和思维的周全了。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前往麻六甲的旅行记录：

◎ 1823 年 1 月 17 日 礼拜五

今天我离开广州，登上了“阿尔及尔女公爵号”船，我将从新加坡转往麻六甲，船长是哈定，我付给他 300 元船费，带了两个中国仆人和助手同行。

我是在 1807 年 9 月 4 日抵达中国澳门的。我在中国已经居住了 15 年，今天我就要暂时离开中国了。啊，我的上帝，我是不配接受你赐我所有恩典和你显示给我的真理的。可是，哎呀！那些从撒旦转向上帝的人在哪里呢？但愿那少数几位看来在他们心中已经接受了一些真理的人，能够加深和巩固对上帝的认识，并能传授给别的人。现在，愿你的圣灵与我同行。

◎ 1 月 18 日 礼拜六

仍旧滞留在停泊在黄埔的船上。



◎ 1月19日

仍在船上,这船有点失常,倒驶了数英里。

◎ 1月20日

今天开船了。驶过了虎门口。到午夜时船已入海。这个礼拜都是顺风,到礼拜四和礼拜五,我看到了交趾支那的海岸线。礼拜五上午驶过了荷兰殖民地沿岸,但不知道确切的地理位置。

◎ 1月26日 礼拜天

今天船上大约有20个人在一起聚会崇拜上帝。我念了祈祷文和证道,引用的经文是《以西结书》36章20节:“以色列人分散到列国后,就使上帝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们谈论说,他们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華之地出来的。”参加这次证道的有旅客、官员和船上的海员。之后,我又向在船上的一部分中国旅客们用中文证道,要他们思考人生是短暂和无常的,劝说他们应当弃恶从善。

◎ 1月29日

到达新加坡,上岸后即被引见拉斐尔爵士,他是这里的副总督。寒暄后我们很快就讨论了要在这里为马来人和其他部落开设一所学校或书院。拉斐尔总督特别主张应把在麻六甲的英华书院搬到新加坡来。我们达成了共识,应尽快成立一所命名为“新加坡书院”的教育机构。这所书院应包括英华书院和马来书院,但仍保持各校的特色部门,由校务委员会统一领导。在座的法克哈尔中校表示赞同这项计划。

◎ 2月7日 礼拜六

晚间离开新加坡。2月4日,礼拜三我到达麻六甲。船长哈定陪我上岸。雅各·汉弗莱牧师到码头接我。在岸上,我发现科利牧师和印刷所赫特曼也在那里。

英华书院和在校的当地学生的状况令我非常满意。中国青年们用路德的曲调演唱了《诗篇》第100篇,中文歌词是由我以前的助手高先生编的。这篇歌词的内容是:

普天下当向耶和華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他,向他歌唱。

你们当知道我们是他造的,是属于他的子民。

你们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和信实，直到永永远远。

当我发现我赠给英华书院的许多图书和捐款得到我亲爱的米怜博士妥善地使用，同时又看到师生们可自由地崇拜那赐福给他们的上帝而不受中国官员干涉后，使我心中产生了最愉快的感受。啊，我应当多么的感谢上帝！唯一使我有些失望的是，在这里学习中文的欧洲人进步太慢。

我立即担任了书院的牧师，帮助汉弗莱和科利两位老师学习中文。我希望要欧洲人学习中文一直要学到中国完全皈依基督，不必再使用中文之后方能结束，也就是说，决不可停止学习中文。

啊，我的上帝和天父，我已经得到了安慰！但我求你仍然可怜我，支持我一直受到折磨的心。

◎ 2月9日

到荷兰教堂参加了崇拜聚会。科利牧师证道，他讲的题目是“上帝已被高举”。

在这个礼拜里，我代拉斐尔总督把几篇文告翻译成中文，主持了中文礼拜，教授了中文，参加了恒河以东传教差会和英华书院的会议。¹

◎ 2月16日 礼拜天

11点钟在我寓所向中国人证道。在我访问麻六甲期间，每逢礼拜天，我总要向这里的中国人开三次聚会，把基督教的道理讲给他们听。

◎ 5月24日

在3月份，我为五个高年级学生授课，把生词的释义写在纸片上要他们背诵。在这个月，我已写好了关于英华书院的一篇报告。

原来阻碍我视线的差会老屋已经拆除，用我捐给学校的钱造了一条直接通到河边的马路。

在4月份，我又去了一趟新加坡，在那里和拉斐尔总督为新加坡书院制订了建校计划。我是以书院的副校长名义和他一起商讨的。

这个月，我又回到了麻六甲，开始翻译乔伊思所著的《科学对话录》一书，是为教学用的。我恢复了为高年级学生的授课，一天两次教授汉弗莱和科利两位老师的中文。在此期间，我还撰写了《回忆米怜博士》一文。

我以前在广州向外国水手的证道，已在麻六甲印刷所印出。

我还在英华书院正对面树了一块碑，刻上了碑文，是为纪念我亲爱的朋

1. 原编者注：
马礼逊博士代新加坡总督翻译的文告是有关告诫新加坡中国居民中止广泛流行的赌博和其他不正当的恶习，命他们改邪归正。



友米怜所立的。

啊！我的上帝和救主，圣父、圣子和圣灵，求你怜悯我，接纳我所做的圣工，并使之兴旺！

◎ 7月18日 礼拜五

今天离开英华书院，登上了“孟买城堡号”船，经过新加坡重返中国。船长是赫钦生。在新加坡登岸停留了两天，我在7月23日参加了新加坡书院董事会会议。

◎ 8月8日 礼拜五

又在澳门上岸，发现我的屋子和家里的佣人一如我离去时的老样子。我感谢主，是他保佑我脱离危险，看守我外出又回来。哈利路亚！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在1823年6月29日在英华书院所写的日记中引用的经文和准备的证道主旨。

《希伯来书》第9章第27、28节：

按照上帝的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既然如此，基督已被献上一次，担当了众人的罪。他在将来要向等候他的人们第二次降临，但不再献上赎罪祭，而是为了拯救他们。

我讲解这段经文的主旨是为了激起听众感恩的心，使他们得到安慰并要求他们对上帝常存最严肃的敬畏的心。

以下是一位在广州的英国青年决定停止走私给中国鸦片而写给马礼逊博士一封信的摘录：

我亲爱的先生：

在收到你非常友好的来信之后，我心中既有喜，又有忧。我喜的是，你对我所关心的问题，给了我有力的和决定性的指点，表明了你对我友好的关怀；忧的是，我唯恐今后证明我是不配得到爱护和信任的人。然而，我恳切地祈求上帝给我帮助，使我从内心深处决定了首先应当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公义，荣耀他的名，并为我的同胞谋幸福，这是最主要的；其次，在我留在广州期内，我要继续学习中文，因我对中文的兴趣与日俱增，盼望有朝一日，为能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传扬基督教贡献我的力量。





1. 译者注：玛门是亚蓝文的音译，意指金钱，原载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24节。

在过去几年里，我唯一的目标是积攒钱财，但我今天已经看出，这对一个有理性的人是不相称的。我想到了人生是无常的教导，我应不要错过上帝责成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为此，我乃恳求上帝，让我能够做他卑微的器皿，去引领在黑暗中的人们走向光明。

有天早晨，我和一位朋友谈到了鸦片问题，引起我对过去做这种买卖作了深入和认真的探讨，发现我是于心有愧的。我祈求上帝给我一个能彻底辨别是非的能力，使我能区别正确与错误。我又诵读圣经寻求亮光 and 知识。我考虑愈多，愈是使我相信，向中国走私鸦片是与基督福音里的道德观完全违背的。接受福音是我唯一应当走的道路，走私鸦片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上帝，同时又侍奉玛门。¹

我岂能一手拿着生命之粮，另一只手拿着鸦片同时给中国人呢？在我作出决定停止将鸦片走私进入中国之后，曾告诉了哈定和哈钦士两位船长，不再从印度装载鸦片前来中国走私输入。我还告诉了一位从来不走私鸦片的美国商行大班奥立芬先生，他们三位都完全支持和同意我作出的这个决定。这就令我对你向我作出的忠告感到了自信和平安。

我已订了船票先赴纽约，然后回到英国，相信那时你已回到中国了。

我求你为我祈祷，不是为了让我得到任何属世的财物，而是求上帝使我能从愚昧、虚妄、腐化、堕落和一切低级趣味中被拯救出来，令我可以把我的生命献身于侍奉上帝和为我的同胞们谋幸福。

G. F. M. (签名)

1823年3月3日 广州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在麻六甲写给他哥哥雅各的信：

我亲爱的雅各哥哥：

我仍在麻六甲，每天等待着有船来载我重回中国。我在这里非常忙碌，盼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为了帮助英华书院和这里的传教差会，我已捐助了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我的不多的私人积蓄。这就可能使我放弃回英国的计划，因我担负不起这笔旅费。在我回到中国后，收到的信件和我的健康状况，还有其他事情，很可能使我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我无法讲定，我将会要做什么事。



今天是礼拜天,我已向这里的中国人证道两次,主持了英华书院师生们的圣餐礼,为我的中文班举行了考试。学生们已能唱多首颂赞诗歌,也能唱一些英文诗歌。高年级学生参加了英文聚会。

我每天吃同样的菜,到这里后发过几次头痛病,总想能克服它。我已任命汉弗莱和科利两位老师负责麻六甲英华书院和传教差会的工作。我已接受担任将要成立的新加坡书院的副校长,但倘若我留在中国,就无法去上任。

我现在心绪不宁,有点消沉和忧郁,但仍坚定地希望我的救主最后能够接纳我。这里的同事们劝我为了书院的利益应当前往英国,因为经费即将用罄。生命是短促的,但工作却是伟大的。

再见了,我亲爱的兄弟们,朋友们。再见了!再见了!

马礼逊(签名)

1823年7月7日 麻六甲英华书院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致英国宗教印刷品协会的雷纳先生的信。

我在中国时早已久仰大名。我的已故的弟兄威廉·米怜博士常写信告诉我有关中文和马来文的劝世文的事。现在我暂代他的工作。自从他去世后,没有再印过中文劝世文。现在印刷所里正在印刷一种单张,主要是向异教徒传授基督教的一份周刊。另外有两三篇马来文的劝世文已经印好,其中有一篇是裴登先生在槟榔屿的证道文。我们将会继续印刷和散发劝世文。

在英华书院及其印刷所搬往新加坡之后,我们将会有更多机会印刷劝世文并广为散发。在新加坡会有从马来群岛各国的船只来此。我希望上帝赐福给我们所做的圣工。

谢谢贵会寄来的传教材料。再见了,亲爱的朋友

马礼逊(签名)

1823年3月13日 麻六甲英华书院

以下是澳门东印度公司大班写给在麻六甲的马礼逊博士的信的摘录:





亲爱的马礼逊：

谢谢你在2月10日寄给我的信。我很高兴你已平安到达麻六甲，得知你所创办的英华书院情况良好。我相信这所书院将会证明，它不但对澳门的东印度公司有利，也是对英国有利的，这是最为重要的。我将对英华书院的发达与成功至诚地感到兴趣。

上个月我和几位先生一同前往广州，为下个季度茶叶等贸易与中方签订了合约。中国行商通知我们，“两广总督已下达命令给我们，当英国货船在下季度到广州时，他要搜寻在伶仃岛杀害中国人的两名英国水手，要求中国行商承担严重责任”。

我们在广州获悉，伶仃岛居民已向北京呈上诉状，认为当时两广总督处理那件凶杀案是不公正的。中国行商浩官已被迫私自给伶仃岛居民大笔贿赂，诱使他们撤销诉状或改写诉状。

我们已答复中国行商，这个案子已经了结，如果总督和他的同行作如是盼望，他们只是在欺骗自己而已。但倘若在下季度中方要翻案，我们当然急切地盼望你能及时回到广州。8月份会有我们公司的船从英国到来，我们决定要该船先在虎门口停泊，在弄清中方的意图后再行定夺。

在你离开我们时，广州原来的县令已调至山东省任职，现在的新县令姓卿。我们盼望你早日归来。祝你身心健康。

雅各·尤尔东(签名)

1823年4月24日 澳门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致伦敦传教会司库和书记的信：

我同一般人认为麻六甲是一个坏地方而设立传教差会的主张是不同的。商业和传教并没有直接关系。诚然，一个商业昌隆的地方，一般的情况是那里的人们把他们的心思过于放在这个世界的物质方面，或过于忙碌地享受富贵而无心谛听属灵的教诲。英国商人在遥远的殖民地常常是急于致富，回国之后对任何教育和改善他们精神生活的计划不感兴趣。虽然麻六甲是属于荷兰政府的殖民地，但当地荷兰当局并不干扰我们的工作，如同英国殖民政府同我们协调一样。’

1. 原编者注：
在此不久之后，麻六甲被英军占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直至今日。



在英华书院，你们已经知道那里只有两个人负责。汉弗莱先生热心地、积极地主持一般校务，和他的天然资质和习惯相配；科利先生做事比较认真和镇定。我的主张是强调应有一个传教士社团，这个社团不仅要有传道人，还需包括能用较多时间从事写作基督教书籍的人，问答式的教育者，男女教师，有几位弟兄在社团长者的指示下做一般的事务工作。目前在每一个传教点只有很少几个人，所做工作也是全方面的。一个在中国的传教士，他的职责是教导人、传福音、写文章和书，这是主要的，同时必须给他有退修和祈祷的时间。

我们决不可忘记要让传教士学习当地的语言，包括了解该国的文学、主张和偏见等，这也需要用很多的时间。除此之外，他还要和各方面通信和保持联络。这就可能使他精疲力倦，往往顾此失彼。因此，我认为被派往海外的传教士，需要有教会的弟兄去帮助他们，并要同当地的助手们，在各项计划和工作中保持团结一致。

根据这些特点和原则，我们就可在英国寻觅许多虔诚的基督教徒加入这样的传教士社团，参与各种日常事务，和传教士合作无隙。当传教士出门巡视教务时，留在家里的助手们，仍可照样负责做好日常事务，保持传教站井井有条。

在广州的传教站，虽然教徒尚少，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根，可以把它的枝叶伸展到中国的殖民地。年轻人可以从传教站走出去，到新的地区进行踏看并开始在那里工作数月、一年或者两年。当他回来，再派人去工作一段时期。

我认为，这样的传教士社团，应该既有男，也有女，有着不同的资历，分配给他们不同的工作和地点。我们需要有女传道人，她们可以去教导异教徒妇女们认识福音的道理。但是，已经有了孩子的传教士的妻子们到了异教国家后，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和健康的身体去向当地妇女传教。我们非常需要有热心的、年轻未婚的女子到这里来，在她们学会本地的语言后，派她们向异教徒中的妇女和女孩们传福音，认识救主耶稣基督。被派到外地巡视教会的弟兄们，应配备在我们的书院受教育的本地青年跟他们去一同工作，互相配合，以便获得更好的效果。



我们要求凡被派参加这样的传教士社团工作的人员,应该具备的条件是:

- 要有真诚的、不是假装的虔敬;
- 谦卑的行为;
- 受过神学教育或技术训练;
- 有丰富的常识;
- 脾气温和;
- 对救主耶稣基督有笃实的爱;
- 心甘情愿去拯救人以增加上帝荣耀;
- 把一切对个人和家庭的关切,从属于在异教徒中传福音的事业;
- 不论他们是哪个宗派,都应彼此独立;
- 只实行自愿的宽厚、和气和同情;
- 能表明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又是基督真正的门徒。

我们在麻六甲的传教差会现在已经有了麦都思、英斯、汉弗莱和科利四位传教士。同在一个传教士社团里合作,他们中有的人很有希望成为汉学家。我相信,他们四位都是非常热心献身的传教士。

在麻六甲印刷所工作的工人梁发,他是在米怜博士引导下接受洗礼加入新教教会的。他曾在广州印刷教会书籍遭受过中国官府的鞭笞,现仍留在此地等到印完圣经之后要回到中国去。他已把家眷送回中国。他的老父亲拒绝真理,不肯信教,但他的妻子已成为基督徒,他答应要为他婴儿施洗成为教徒。

马礼逊(签名)

1823年11月10日 广州

马礼逊博士在同年11月20日写给伦敦传教会的信中说:“今天,我们的中国基督徒梁发,带了他的婴儿梁进德到教堂里来,我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这个男孩施行了洗礼。但愿这个中国基督徒家庭能为主所用,使福音的真理,能在这异教之地得以广传。”

以下是史当东爵士致马礼逊博士的信:



我亲爱的先生：

多谢你在去年10月和11月写给我的信，你在第二封来信里告诉了我广州发生大火的灾情。你对那次火灾尽了最大的努力，并设法说服中国政府只要把邻近的房屋拆除，就可使火势停止蔓延。我要承认，我实在一点也不惊奇你遭到中国官员的拒绝。因为，即使在英国，也不会有任何人甘愿让私屋被拆除以防止火势蔓延的，除非给予屋主补偿损失。像这样一个既穷又弱，一点也不可信任的中国政府，是根本不会考虑接受这样做法的。

我高兴地看到，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已授权，准予该公司在广州的商行重建，并要求能防止再发生类似的灾情。好几位过去在公司做过事的官员，包括我在内，已被邀请到伦敦的公司总部参加会议，征求我们的重建广州英国商行的意见。讨论的结果，公司总部肯定会传达给你的。

我们最近在伦敦成立了一个有关亚洲的学会，初步计划仅涉及对亚洲纯文学与科学的研究。但我怀有希望，这个学会将会扩大其效用，至少应包括对我国在亚洲的利益进行研究。今我将英国亚洲学会的发起书随信寄给你，并请求你授权给我推荐你为亚洲学会的会员。在我们的计划里，要在亚洲学会内建立一个东方图书馆和博物馆。为此，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把我历年来珍藏的全部中国图书捐赠给这个学会的图书馆。你是知道我这方面的藏书是相当可观的。

法国比我国早一年成立了亚洲学会，但他们的研究是纯理论性的，不涉及实用性，与我国因在东方有着重要的利益有所不同。法国亚洲学会已经选举你和我成为该会的外国会员。因此，我想在今年夏天到巴黎去访问，但由于目前欧洲大陆政治动荡不定，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去。

请你为我再订购一部你编纂出版的《华英字典》，虽然我早已买了一部。附上一份英国亚洲学会成立大会集刊。

永远是你忠实的朋友 史当东爵士(签名)

1823年4月13日 英国波特兰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史当东爵士的回信：





我亲爱的乔其爵士：

我已收到你4月13日寄来的信和有关成立英国亚洲学会的文件。亚洲学会的成立给了我真正的愉快。你推荐我加入该会成为会员之一，令我感到光荣，虽然我不见得对该会有何贡献。

上个季度因着米怜博士的去世，我前往麻六甲处理了英华书院——他遗留的工作。此次访问产生了要成立新加坡书院的建校计划。

我已推迟了去英国的打算。回到广州后，现在方才决定要乘坐“滑铁卢号”船离开中国前往英国。该船大约在今年12月初可以到达广州。我相信新加坡总督拉斐尔爵士可能在1824年夏天到英国，届时我将请你一起去和他商讨筹建马来书院的具体计划。

据我观察，英国派到东方新殖民地的官吏们，个个都在努力增加他们个人的财富，很少有人关心投入文学与宗教的开发。如果英国的殖民政策有心想保留新加坡这块新殖民地的话，必须尽快改进该地的公益事业。可惜拉斐尔刚离任不久，新任总督在到来后却又发给执照，鼓励新加坡多多开设赌场。

在中国，去夏连月大雨，江河暴涨，使北方诸省遭受洪灾。《北京邸报》载满灾情，而新登基的皇帝对此却漠不关心，两广总督也是这个样，他对伶仃岛案件并没有解决，只是拖在那里，我无法测知广州官府如何了结此案。

《华英字典》已全部印好。现在印刷所正在印我编的一本《英文文法》，附有中文解释，是供英华书院学生使用的。

你忠实的朋友 马礼逊(签名)

1823年11月17日 中国广州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他哥哥雅各的信摘录：

我亲爱的哥哥：

我已决定乘“滑铁卢号”船前往英国访问，船长是阿萨格。我盼望在今年12月离开中国。该船将在南非好望角和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靠岸，如果航行顺利，将在明年4月抵达英格兰。到同年年底，我将再和你分别，乘船绕道加尔各答和麻六甲海峡去中国，希望仍为主做圣工。愿上帝



与我同在,助我脱离一切危险并祝福我!

我已收到本季内寄来的信和你送给我的衣服,还收到小儿子儒翰写给我的信。

11月16日 礼拜天 续写

今天我在广州的中国公行大厅里用英文证道,听众是来自英国船队的船长和军官们。我讲的题目是,“我当做什么方能得救?”我希望能引领一些可怜的罪人得到救赎。

我已写信通知伦敦传教会我即将回祖国访问。再见了!我亲爱的姐姐们和侄子侄女们,愿上帝祝福你们全体!

请通知在纽开塞尔的亲戚们,因我没有写信告诉他们,我希望很快能见到他们。

马礼逊(签名)

1823年10月24日 中国广州

附寄200英镑给你,供我两个孩子所用,或如我在航行中发生事故,也可用这笔钱。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致澳门东印度公司大班尤尔东先生和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信:

先生们:

我在中国已度过16年,主要是坐着工作,做翻译、编字典的工作和做其他事务,缺少运动。为此,我决定要实现东印度公司批准给我的假期和津贴,前赴英国度假。

我打算乘阿萨格船长的“滑铁卢号”船去英国,今年12月底离开中国,回来时计划经过孟加拉,在1825年8月到广州英国商行复工。

我要求公司批准我随身携带我所有的上万册书籍乘船去英国,这批书是准备要赠送给英国图书馆的。我在英国期间,到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领取你们给我的半薪。以上要求,如蒙核准,我将非常感激。

马礼逊(签名)

1823年10月21日 广州

马礼逊博士向东印度公司请假赴英国和在伦敦支薪的申请获得了批





准。他是在1823年12月初登上公司的船“滑铁卢号”离开中国，1824年3月20日抵达英国，去时除带了上万册自己历年来购买和收藏的中国图书外，还带了一名中国助手同去。最可惜的是马礼逊博士离开中国时没有一个英国传教士代替他的工作。他曾强烈地要求英国甚至美国基督教界派传教士到中国接替他的工作，以便他离开或死去时能继续将圣工做下去，但至今未曾实现。

虽然如此，马礼逊经过慎重考虑，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决定按立他的中国同工梁发为传道人。梁发已经与马礼逊博士同事8年之久，证明是有条件做圣工的中国籍新教教徒，如此仍可继续在中国同胞中传扬基督的福音。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在前赴英国途中在船上写的日记摘录：

◎ 1823年12月6日

约在中午时刻，我登上了“滑铁卢号”船前赴英国，沿途将在南非好望角和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靠岸。

◎ 12月7日

现已接近年底。我是在1807年抵达广州的，到明年9月4日，将是我离开英国的第17个年头。我已在中国居住了整整16年。中国是一个充斥着偶像的国家，是一个忘却和不知道宇宙的创造者的地区，撒旦仍在中国保持着他的王座。

我在中国担任传教士和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职务是非常沉重和劳碌的，而我的家庭生活却是交错着喜乐和悲伤，但即使回忆过去的悲伤生活也是令我倍感亲切的。

现在我有点担心或者说是领悟再度在中国的生活，可能会死在中国和埋葬在那里。但是，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但愿这次航海去英国，必定是为我个人好，为我的亲友们好，也是为中国好。愿我主为了耶稣的缘故保佑我一路平安。

◎ 12月14日 礼拜天

在船上向一部分船员和旅客念了祈祷文和证道。我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18、19节：“一切都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又将劝人与上帝和好的事情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上帝



和好,并将这好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愿我们与我们的孩子们都能找到基督,得到基督,生活在基督的荣耀里,在我们死去时,能在基督里安息。

◎ 12月21日

今天因风雨交加,无法在船上举行崇拜聚会,希望到圣诞节那天能在船上聚会。我也准备了一篇短的证道,但恐气候恶劣就无法举行。

◎ 12月26日

今天船沿着可可岛向西航行。我在船上一直在念历史书,古代史、现代史、教会史和世界史都念,边念边思考许多问题。

1824年(马礼逊 42岁)

◎ 1824年1月1日

船继续航行。念了圣经《历代志上》第4章10节:“上帝啊,甚愿你赐福给我,常与我同在。”上帝啊,你领我走了一条我不认识的道路,求你仍旧做我的向导,保佑我脱离危险!我把我的孩子、我的亲戚和我自己的工作完全交托给你,求你赐福。这次访问英国,求你让我继续宣扬福音,也赐我的心灵得到安慰。

◎ 1月4日 礼拜天

今天在船上向船员和旅客证道和念了祈祷文。我引用的是《路加福音》第15章7节:“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人的灵魂是何等的有价值啊!

◎ 1月5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已经进入42岁了。从我出生到20岁,我是住在父亲家里,主要做体力劳动,其余为公众服务。现在船上正在写家史,是根据我爱妻遗留的信件写的,主要是为我的孩子们写的,盼望他们能仿效他们母亲的虔敬与爱心。求上帝饶恕我一切的罪,最后能带我到天上,就是我相信我的玛丽所在的地方,在那里与她的救主在一起,享受着无法言喻的巨大的喜乐。

《历代志下》第26章5节和16节写道:“通晓上帝默示的撒加利亚在世之时,乌西亚王定意要寻求上帝,耶和华就使他亨通。”“他既强盛,就心高气





1. 原编者注：
此书是马礼逊在船上就写好的，当年（1824年）就在英国出版。在他离开英国之前，又出了第二版，内容增加了一个附录和图片等。

傲，以致行事邪僻，触怒了上帝，耶和华就降灾与他。”

◎ 1月13日

今天我想到我应写一本《中国简史》，是为在校学生写的，因为当今英国学校对中国的历史关注太少了。

◎ 1月17日

今天就开始写中国简史，书名是《中国历史问答》，是专门为英国学生写的。¹

◎ 1月26日

船已驶近好望角，如顺利，明天即可到达那里。昨天，我又向船员和旅客们念了祈祷文和证道，所讲的题目是：“耶稣——王子与救主。”

◎ 1月27日 礼拜二

今天船在好望角靠岸。明天我将上岸看望菲利浦博士。

◎ 1月28日

我上岸后发现菲利浦博士已下乡巡视教会。我在他家遇到他的妻子和家人，还会见了四位传教士。

◎ 1月29日 礼拜四

今晚我应邀到好望角教堂证道。只是我的头痛病发得厉害，无法讲经，由另一位传教士替代。我将住到月底。

◎ 2月1日

昨晚上船，今天继续航行。在好望角时，我有机会阅读了最近的英国报纸。

◎ 2月13日

船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靠了岸。我接到岛上的英国陆军准将沃克的邀请，下船去他的庄园歇息两天。我在雅各镇的城堡拜会了他。当晚前往他的庄园过夜。次日，沃克将军的家庭教师韦尔奇先生特为我准备了一辆马车，带我前往凭吊拿破仑的墓。我在墓旁摘了一根柳条，准备带到英国栽种。圣赫勒拿岛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荒凉的岛屿。沃克将军对我说，他初到此岛时，只见一片不毛之地，荒凉异常，认为绝不可能有人愿意住在这里的。

◎ 2月15日

又上了船。今天是礼拜天，我引用《马可福音》第12章30、31节证道。



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是最大的诫命。”

◎ 2月21日

今天我把《中国简史》的十个问答的稿子写完了，因为这书是专为英国学校的孩子们写的，不宜写得冗长乏味，书也不要太大。

◎ 2月22日 礼拜天

今天在船上我又主持了崇拜聚会，引用了《罗马书》第7章14节：“律法是属乎灵的。”我发现船上的人的灵性有所增长。愿上帝的圣灵能使许多生灵信服和悔改。

◎ 2月23日

今天凌晨4点钟，我听到甲板上一声巨响，连忙起身上去，发现有一个年轻水手跳海身亡。

◎ 2月26日

17年前的今天，我乘船离开英国要到中国去开教，当船驶离英伦海峡时，我对祖国作了最后一瞥。当时我想，我绝不会重新见到我祖国的土地了。如今我能回国，祈求上帝让我这次能在平安中再见到我的祖国。

◎ 2月29日 礼拜天

头痛终日，但我仍向船上的民众念了祈祷文和证道。

◎ 3月1日

上午一直头痛。船长盼在本月27日抵达英国。

◎ 3月7日 礼拜天

船遇大风浪，无法举行崇拜聚会。又是整天头痛。想到我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想到了爱妻玛丽和她的长期患病，现在已在天上享福！这些回忆历历在目，至感亲切。我和玛丽经受了許多苦楚，但上帝在我们的苦杯中掺入了许多怜悯。我又想到了我们的罪，我谦卑地希望上帝能宽恕我们，因他通过我主耶稣基督，向人类作出了这个应许。

◎ 3月17日

昨天又受到头痛病的折磨。现在船离蜥蜴角¹只有60英里了。

译者注：这是靠近英国南端的地方，再过6天就可抵达伦敦。





第五时期

1824 — 1834

从回国述职到去世

第八节 1824—1826

回国述职 续弦 预备重赴中国

最

可惜的是，在马礼逊回到英国的这两年里，由于他的名声远扬，他已成为公众所瞩目的知名人士，实在抽不出空写日记，致使他的这一段极为有趣的历史，包括他个人的思想和访问祖国的情况，未能留下较详细的记录。我们只能从他在匆匆的和疲劳的旅行时留下的信件中，以及他在英国出现在公共场所的极为令人激动的场面里，不完整地介绍他的活动。

以下是他写给他朋友克罗尼牧师的信：

我亲爱的约翰：

你想不到我会在伦敦写此信给你。上帝的安排与我们的打算和预期是多么的不同啊！我是在本月23日下午4点钟抵达伦敦的。我搭乘“滑铁卢号”船从中国，经过好望角和圣赫勒拿岛到英国。全部航程共100天。我健康状况如旧，只是时而仍有头痛病。这次我带来10 000册中国图书。我必须向财政部缴付进口税，才能运入英国。我儿子儒翰在你那里寄读，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去你那里拜望你和看我的儿子。寒风凌厉，使



我眼痛，恕我不能多写。再见了！

马礼逊（签名）

1824年3月24日 伦敦约克街

马礼逊博士离开中国前，曾获得当地的英国当局批准要将他历年收藏的宝贵的中国图书带到英国去。其中许多书得来不易，因为中国政府禁止中国人把书出售给外国人，违者重罚。有些书是罕见的珍本，售价极高。马礼逊博士共出资2 000英镑购得这批书。他本着他慷慨的性格，要将这10 000册中国图书捐赠给英国大学的图书馆，供给中文教授和主修汉学和宗教的学生研究和学习之用。

马礼逊博士到达伦敦后，即向英国财政部呈上报告，要求免税进口，以便捐赠给英国大学图书馆。财政部要他缴税方能进口，但他认为这是慈善捐赠应当免税，未能照准，于是这一大批书被扣留在码头仓库里。为此，他不得不羁留在伦敦一段时日。他最后得到财政部的答复是，除非英国有哪个公共团体愿意接受这批捐赠的书，必须由该团体向财政部报告，经核实批准后方可免税进口。

但当时马礼逊博士尚无法决定要捐赠给哪个公共团体，因为如果这批书捐赠后不能够被学者使用的话，他原来的目的就达不到，整个捐赠计划就会失败。他辛辛苦苦花了如许金钱和努力运到英国的这一大批书，将被束之高阁。

既然如此，马礼逊博士决定把此事暂时搁置，留在码头仓库里以后再说。因他在英国度假的时间极短，还有许多比此更为重要的事要做。他要到北方去看望他的两个孩子和拜望许多亲戚朋友。他还要去伦敦传教会述职，到东印度公司总部拜会和报告他在澳门公司和广州英国商行的工作情况。最要紧的，他要去拜望现任英国下议院议员，他的密友史当东爵士和其他英国政要，请求他们帮助解决这一大批书能免税进口的问题。从以下的来往信件中，可略知马礼逊初到英国时的活动。

以下是史当东爵士致马礼逊博士的信：

我亲爱的先生：

我刚和万思先生作了一次长谈，同他讨论了有关你的问题，结果非常





满意。他答应去财政部请求把你运来的书免税并立即放行进口。在这之前，我已去过财政部，看到了他们写给你的答复，相信你已收到。

万恩先生还一口答应，在礼拜三陪同你去觐见国王。他会去和皮尔先生商议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将你翻译的圣经中文版呈献国王。

万恩先生因不认识你，要我带你去找到他。我已同意。礼拜三下午1点半，我带你到柏纳斯街与他会面，他会在恰当的时间带你去。

别忘了，那天下午6点半，我将请你吃晚餐。

我也已经见到了穆雷先生，和他谈了有关你编纂出版的《华英字典》，详细情况，在我们明天见面时告诉你。

你很容易想到，应由我高兴地陪同你去觐见国王。但我认为，如有可能，最有利于你的办法，乃是由万恩先生陪你去觐见国王。附上我致李物浦勋爵的信，希望你能同意我写的内容。我毫不怀疑，你运到英国的这一大批书，一定会免税的。

史当东(签名)

礼拜五 英国下议院

史当东爵士在约定的时间带了马礼逊博士到达王宫接见会的地方，由万恩先生陪同他去觐见了国王。国王高兴地接受了马礼逊博士献上的一部中文圣经和一幅北京地图。以下的信件可以为证。

皮尔先生致史当东爵士信：

亲爱的先生：

在向国王呈献中文圣经时，我没有忘记向陛下提到马礼逊博士为了在东方宣扬宗教和文学所作的单独的和有功的努力。

国王命我通过你，向马礼逊博士传旨，对他的卓越和有益的工作，表示高度嘉奖。

罗伯特·皮尔(签名)

1824年4月12日 白厅

萨姆纳先生致马礼逊博士的信：

先生：

我已接到国王传旨，对你通过皮尔先生，献给国王一部中文圣经表示



感谢。

国王高兴地命我，要对这部中文圣经倍加爱护，作为皇家图书馆的一本重要的和有价值的藏书。

查理·萨姆纳 皇家图书馆馆长(签名)

1824年4月14日 卡尔顿宫

萨姆纳先生再致马礼逊博士信：

先生：

谨奉告，我有幸将你在本月15日献给国王的信已呈上给他。国王命我通知你，他将会高兴地接受你献上的一幅北京地图。

我还要奉告，你此次欲再献给国王的礼品，陛下甚为欣喜。

如你能将北京地图送到卡尔顿宫，我将及时地献给国王。

请再容许我说一下，我已和我的朋友麦地生先生在多次谈话中提到你。当我有机会进城时，请他带我去拜望你。

查理·萨姆纳 皇家图书馆馆长(签名)

1824年4月19日 卡尔顿宫

澳门东印度公司曾多次传送有关马礼逊博士为公司所做的优良服务的证词给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解除了过去有人抱有的误会，以为马礼逊博士参加东印度公司有损于对华贸易。

在马礼逊博士回英国之前，澳门东印度公司写了一封公函，把马礼逊博士介绍给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公函内容摘录如下：

在马礼逊博士即将离华返英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他在澳门东印度公司服务16年，向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有所呈报。我们认为马礼逊博士为澳门公司的服务至为重要。他在中国期间，我们对他所表现的才华和行为了完全满意。为此，请容许澳门东印度公司介绍马礼逊博士给伦敦总公司的董事会，请求你们给予他隆重的接待。

1823年12月5日 中国澳门

上述公函，是由澳门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签署的。在





公函里还增加了一项请求，在马礼逊博士回到英国度假时，要总公司付给他半年的年薪。这项请求已被总公司批准并爽快地发给他了。

马礼逊博士到达英国后，不但受到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接待，还有好几位董事对他作了个别的款待。他们对马礼逊博士的品德和工作一致表示高度的赞扬和赏识。为了对他表示公开的尊敬，总公司还特地举行了盛大宴会，把他介绍给当天参加宴会的一些最著名的英国政经界的贵宾们。

马礼逊博士虽获此殊荣并感激东印度总公司的盛情款待，但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荣耀上帝的名，推广基督的福音，作为他的最高目标，而把所有的荣誉列在极为次要的地位。从以下他写给史当东爵士的信，当可窥见他的意愿。

马礼逊博士致史当东爵士的信：

我亲爱的先生：

我很抱歉你两次来访我都不在寓所。你对我如此关心，给了我很大的责任感。

我正在试着让我的英国同胞对中国增加多一些热情。在我的朋友中间，对东半球的情况知之甚少，成功的希望也不大。他们说，有哪个人知道中国的事啊！

昨天我向英国同胞证道两次。晚间我会见了著名的欧文先生，谈得不错，但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

马礼逊(签名)

1824年4月12日 伦敦柏纳街

由于这时马礼逊博士的公关压力很大，他没有空闲去拜望他自己的朋友们，或者满足他回国度假的愿望。在他写给一位记者的回信中说：“伦敦朋友们的不断地要求，使我实在没有一点空隙可以回复你的来信。我身体还算好，但如果一直如此忙个不停，这就不是我所要的了。

“明天我将启程到我的老家诺森勃莱去我父母亲的墓地扫墓，并去看望我的姐姐和一些早年的朋友们。我很难想到我有这样一次机会，可以重访英国的这些海岸！但我们的目标并非都是常常符合上帝所要求我们的，最好还是顺从上帝的旨意。”



为此，马礼逊博士赶紧上路，到他老家去看望多年未见的最亲爱的乡亲们。他的不少还在世的亲戚们也企盼他能早日回来一见。有一位他的亲戚写道：“当我同我的最好、最亲爱的朋友热烈拥抱时，我决不会忘记那一刻使我多么的快乐。他的到来，令我对他过去所做的许多工作感到激动，这是无法用语言可以表达的。”

马礼逊重访纽开斯尔的时间是短促的。他在那里证道数次，到会听众极为踊跃，“有数百人无法入场”。他是在4月18日晚间到达纽开斯尔的，4月23日离开前往爱丁堡，从那里去接他的女儿一起又到纽开斯尔，在那里多住了几天，然后前往曼彻斯特去看他的儿子，并带他一起到伦敦，以便在五月份参加各种聚会时使他的子女可以和大家见面。

在此之后，他的行踪不明，直到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报道说：伟大的、驰名的伦敦市民马礼逊博士将在本月21日在高桥教堂（属苏格兰教会）证道。会毕，将由到会的市府官员为马礼逊博士的来访举行公开宴会。在这之后，他写信给史当东爵士说：“我在伦敦受到的亲切接待，是我难以想像的那么友好。我在30年前是一个既穷又忸怩的男孩，曾经颇为快乐地住在伦敦。今天我能重游这里的街道和田园，令我非常兴奋。”

马礼逊博士应邀到英国各地演讲和证道，实在使他疲于奔命，但是还有朋友责怪他，为何北行600英里，而不再走200英里去看望他。马礼逊博士在4月23日回信给他写道：“我为我的孩子，我的亲属和英国公众，是从早忙到晚的，天天都是如此。我牺牲了个人所要做的一切事情，但仍不能使大家都满足。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个最没有怜悯心的人。你要求我做更多的事，是我无法再做的。如果我办不到，你好像在对我生气。我从伦敦到纽开斯尔，必须到处去看望亲友和演讲，忙得不可开交，而亲爱的你，为了我不可能旅行800英里而惹怒了你！我在这里从早晨5点钟，一直忙到夜里11点钟，一刻也没有休息过。明天一早5点钟我又要启程赶路。务请你可怜我，不要责怪我吧。”

作为第一个奉派到中国去开教的传教士，马礼逊博士在英国向各地教会报告了他在中





致以最虔敬的喜悦和恳切的感谢。这种感情不是一时的冲动，从以下两封给他的信中可略见：

谨以无法说出的快乐祝贺你平安地回到英国。自从你赴中国后，上帝是多么的恩待你！虽然你在那里遭受了许多试炼与忧伤，但是你获得的许多恩惠和无上光荣，是永不会消逝的。

我亲爱的弟兄，你心里所愿做的，就是要把那“生命的话”——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千百万中国人诵读而得到上帝的特别祝福。你也许是“含着眼泪撒种”，但你必将“喜笑颜开收割”。

愿你在今后的工作，仍能获得同样的荣誉，并得着更丰盛的祝福。愿你可爱的儿子长大后能步你的脚踪。以色列的上帝，也是全世界的上帝会“祝福他，造就他，使他成为万人的福分”。

另一封来信写道：

听到你回国了，我欢呼，我分外地快乐。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常常在上帝的赐恩宝座前替你呼求上帝。当我听到我主赐你光荣，你作为他手中的器皿，不论你在陆地或海上，在国内或国外，上帝一直在保佑你宝贵的生命时，我不能不发出欢呼。

亲爱的弟兄，让我们一起把一切荣耀归于上帝。我记得有一位学识丰富的博士说过一句格言：“上帝的恩惠造就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而学识造就他成为一个基督的牧者。”但我认为，一个有学识的人，必须加上上帝的恩惠，方能使他成为一个基督的牧者。

我亲爱的弟兄，我衷心地感谢上帝，他不但赐给你恩惠，也赐给你学识。你必定要两者都具备，因为你的工作是艰苦的，也是光荣的。

上帝助你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这工作将给世界永久的祝福，直到最后诸事皆臻于完美。这自然增长的完美，将和不朽的灵魂与上帝的宝座连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



马礼逊博士去利思、纽开斯尔和兰开夏等地探亲访友之后，约在五月初又回到了伦敦，以便参加不同的宗教团体在五个月内要举行的年会。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参加了伦敦传教会、大英圣书公会、英国宗教印刷品协会、公祷文和布道协会和伦敦港会等的年会，因他是上述团体在中国的终身代理人。会议期间，他受到各团体与会人士的热烈欢迎，有许多著名人物和与会代表倾听了他有力的和精彩的演讲。

伦敦传教会年会报告中写道：

从中国来的马礼逊博士，在本届年会上，赠给本会由他和已故的米怜博士翻译的一本中文圣经和一部《华英字典》。在收到之际，全体参加会议的人对他表达了最热烈的感谢。

在年会里，由图尼教区的朱利恩牧师动议，英国议会议员约瑟·伯特沃斯先生附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本届年会对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牧师和他已故的助手米怜博士，在上帝赐福下，以辛勤的劳动，完成了将中文圣经翻译完成并出版的任务，为此谨致以神圣的欣喜。”

朱利恩牧师讲完后，伯特沃斯先生接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代表全体参加年会的成员祝贺伦敦传教会在世界各国推广福音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特别祝贺马礼逊博士完成翻译圣经成中文的功绩。他说此事在20年前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他说当年在他走进大英博物馆，看到有一位青年，那就是马礼逊，在翻阅着一些中文手稿，他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如今，大家都可以看到，上帝是怎样使用马礼逊博士作为他的器皿啊！他已掌握完整的中文知识，他编辑了一本文法书，编纂了一部字典，又把圣经全部译成中文！你们已经看到，在会议厅的桌面上，摆满了马礼逊博士所编译的中英文出版物。这些书刊都是他多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应该深深地感谢他。马礼逊博士在中国还搜集了上万册中文图书带回英国。这是一个广博的图书馆。我们希望这一大批书能吸引英国青年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成为我们宝贵的朋友马礼逊的同事或者接班人。”





在伦敦传教会听到的对他一片赞扬声中，马礼逊博士回想起当初伦敦传教会派他到中国开教时，本是要他当一个数学家，通过教授数学能在中国立足，然后再学习中文。但他到了中国，实际情况使他多次失望，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在上帝的指引和安排下，终于采取别的方法达到伦敦传教会当初要他学习中文的目的。

这一年大英圣书公会的年会也特别有意义，不仅该会的书库又多添了一部中文圣经，也因有一位贵族赞助人罗登伯爵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圣经真理的威力可以使人心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转向上帝。他还用他个人的经历证明圣经还可支持人们的情绪，从所有的试炼和灾难中转危为安。这种愉快的感觉，是他以前在一次参加圣书公会年会时得到的。

另一位是英国枢密院主席哈罗必伯爵也在这次年会上发了言。他首先提到海外传教会的工作已经波及世界上的不少国家，也影响到中国，这就振兴了我们的希望。“虽然对中国的影响还很小，但现在已经克服了世界上最难懂的语言障碍，出版了一部完整的中文圣经，这就会对地球上由一个政府统治的人口最多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时曾参加圣书公会年会的葛林晓牧师对马礼逊博士在大会上将中文圣经赠给圣书公会这一令人激动情景记忆犹新。他在事隔多年之后写给本书编者的信中作了以下的描写，摘录于此：

我亲爱的夫人：

你有意要尽可能地多搜集已故马礼逊博士早年致力于学习中文一事，不仅是要称赞他的记忆力，也是记录这位如此著名人物的史料中的重要一环。

这里提供给你的史料，是要特别提到1824年大英圣书公会的年会。会议最特别的一天，是马礼逊博士向圣书公会会长特茂恩爵士献上由他和已故的米怜博士合译的一部中文圣经。这是他们20年的辛勤工作和学习中文的成果，被公认为是基督徒对上帝的虔敬与坚忍不拔的精神所刻成的非凡的纪念碑。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意义和印象都同样深刻的情景。马礼逊博士上



到讲台前面，手中捧着那部宝贵的中文圣经，站在他身边的是他年幼的儿子马儒翰。在大会的祭坛上，他向救赎主献上了祭礼，将来定可与他父亲一同在天国里分享荣耀。这是基督徒感恩与喜乐升华出的感受，交集着在祷告中的许多壮志，使全能的上帝和他的恩慈大大地祝福这极其崇高和充满爱心的工作。

接着，我记得伯特沃斯先生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多年以前，我到伦敦大英博物馆访问时，我常看到有一位青年坐在博物馆里面在非常用功地看书。他所读的一本书，我只字不识，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就前去问他看的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字，你怎么会聚精会神地阅读？那青年谦虚地答道，念的是中国文字。我就问他懂得中文吗？他说他是在努力明白这种文字。他又加了一句话，因为这是非常难懂的文字。我就问他念中文有什么目的？他答道，现在很难说有什么动机，但是似乎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推动力强烈地促使他去钻研中文。他说他的意思是要做一下试验，看看用他的热情和毅力坚持学下去，是否能克服困难而掌握这种极难懂得的文字。至于结果如何，要看发展情况。他现在并没有一定的打算，要看学习得怎样之后再行决定。”

伯特沃斯先生向大会追述初次见到年轻的马礼逊的这段故事之后说：“当时我注意到那是一棵幼苗，有一个伟大的抱负。到今天，经过17年多以后，你们都可以看到，马礼逊博士终于达到了他的目标，将全部圣经翻译成中文。多年前他那小小的开始，导致现在有了这个伟大的成就。今天我又亲眼见到这位上帝所培养的光荣的器皿站在我们面前，为了把上帝的荣光照耀在世上有最大人口的中国，把福音中的伟大真理，就是将圣经赐给他们，使之能够接受真神上帝的统治。”

我不必多说，我们全体都在热烈地分享了我们所预期的成果。马礼逊博士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使我们有机会从他口中听到他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艰辛地从事这项伟大的事业。那天大会结束后，大英圣书公会的会长特恩茂爵士邀请他作客。

1838年9月25日 贝德福近郊毕登汉

马礼逊博士在结束了参加各宗教团体的年会之后，他先后访问了法





国、爱尔兰、苏格兰等国和英格兰的主要城市，目的是要使各地的知识界和宗教界的人士对异教徒的道德状况，特别是对居住在东亚地区人民的道德状况有所了解以唤起听众的注意。他有力地鼓吹各国基督教会应当对异教徒显出更多的同情与爱心，要求各国基督徒按照耶稣对他门徒的吩咐，将福音传给万民。

以下选载的两篇马礼逊博士上的公开演讲，可略知其宗旨，摘录如下：

对中国人民，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广阔的疆土，拥有巨大肥沃的土地，良好和宜人的气候，中国人具有许多实用的知识，在生活必需品等方面有足够的供应。由于有这些条件，中国不要欧洲的任何东西。

中国还拥有大量的古代和现代文学，有不要营业执照印刷所，可以印制廉价的图书供读者选购，其中有诗词、音乐和非常丰富的历史书籍。中国还有大量的文物、方志、戏剧、绣像小说和国内战争的阴谋诡计和残酷的历史记载及故事等。另外有关神话和传奇的迷信读物，不论在中国或是在其周围的国家，都有大量的供应。中国对于自然界的理论、各种产品和作物的说明，药品的鉴定和中医的历史和治病的实践等，也同样有大量的书籍可以阅读。

因此，中国人对欧洲究竟需要的是什么呢？他们不需要欧洲的文学作品，不需要一般性的教育，也不需要欧洲某些慈善家唠唠叨叨反复鼓吹的文明。中国需要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知识，这就是我们的海外传教会要去传授的。不管中国人拥有丰富的文学艺术，他们仍然是昏头昏脑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是在崇拜受造之物，不是在崇拜造物主。他们憎恨真神上帝，心中充满不义、邪恶和对偶像的执迷。中国虽然拥有自己的文明，但中国人却仍充满着妒忌、欺诈和撒谎。他们心中充满了自私、吝惜、精明和冷酷、形而上的无情。以上所述，都是中国人普遍的特性。

中国人对落水即将溺毙的人无意去援救。他们虐待家奴和妻妾。中国政府的公堂里，对尚未认罪的男女严刑拷打。中国人还虐杀女婴，也都是我要指控他们的事实。因为中国人的原则就有缺陷，这就产生了有缺陷的、凶残的行为。



中国古代圣贤孔夫子不承认将来有天国的存在，也不承认人们对造物主应有的责任。他对人死后并无任何教训，对人类思想既不给予恐惧，也不提出任何盼望。他对人的身后既无赞扬，也无指责，现在的个人利益乃是人们行为的主要动机，对在天上的伟大的、荣耀的上帝和他创造天地和人类，孔夫子只字不提。这种无神论的思想，成为中国公众信仰的基础，导致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骄傲和不敬神，即使他们去迷信偶像也是如此。我相信只要一个人陷入了无神论或偶像崇拜，只有用上帝所写的话，就是基督教圣经的教训，才能把他们从迷途中找回来，这是颠扑不破的事实。

哎，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将要容忍多久才肯去关心东亚国家的人所承袭的欺骗、虚夸和一切毫无益处的行为呢？他们何时能正如先知所预言的从地极而来，承认他们的愚昧，丢弃他们的偶像呢？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关于博爱问题的一篇演讲的摘录：

博爱是出自圣经的概念，怀有这种思想感情是基督徒的本分。这个教训含有丰富的奇妙，这就是，你要做上帝和救主的仿效者！

上帝的神性实在是天然完美无缺的，我们不能仿效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一个世界。我们也不能仿效无所不知的上帝，不能也不应去判断世事。上帝吩咐我们要仿效他的乃是在道德上的完美：仿效他的公义去实行公义，仿效他的圣洁去成为圣洁，仿效他的仁慈去显示仁慈。

我们要像上帝那样的宽大与容忍，像上帝那样的去饶恕别人，像上帝那样的用耐心对待别人。

但愿我们人人都去关心别人，像耶稣基督那样关心我们。我们要用上帝同样的慈爱，同样的努力，去承担别人的重担和麻烦，甘愿忍受剥夺和凌辱，如有必要，甚至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性命。

可是，如果人们只爱他们自己，就不能去做这一切。不！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做的往往和上帝的教训相违背，每一个人都只关心自己，只有少数人或者比较少的人去关心别人。





马礼逊在联合王国作了这些公开演讲之后,唤起了相当一部分听众的兴趣;他在与私人圈子关于中国社会情况的谈话中,使他发觉这些人对中国也只是一知半解,但也引起了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兴趣。结果是有好多位虔敬、能干和有学识的英国青年对此表示兴趣,要献身自己为救赎主服务,前往中国或别的异教国家传教。

在曼彻斯特已开始组织了一个协会,并决定与麻六甲的英华书院合作。在利物浦和纽开斯尔等地也已发起组织这种协会,要与海外传教会合作,并募集捐款以支持这种工作。

读者当可记得,马礼逊博士原来计划是在1825年回中国去的,可是他受到许多地方的邀请,无法如期离开英国。从以下往来信件,可略知他忙于奔走的情况。

1824年5月底,马礼逊博士写给他老朋友克罗尼博士的信中说:“我现在还有许多的邀请,上帝总算恩待我,使我身体尚属健康。本月31日,我就要离开伦敦前往南安普顿,然后去法国访问。

“非常感谢你照顾我的两个孩子,让他们生活愉快并有长进。我要赠你一个先知的称号,因为你善待他们。也许不给你当先知,改称你是一个使徒的称号吧。”

马礼逊博士独自一人带了史当东爵士和另一位朋友的介绍信前往巴黎访问。法国友人非常友好地接待他,专门为他请了一个向导和翻译,安排他的访问。

马礼逊博士离开伦敦之前,史当东爵士曾有信给他,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先生:

我已经去拜望了英国财政大臣万恩先生和财务主管赫里斯先生,讨论了关于你从中国运来的一批中文图书的进口税的问题。我现在高兴地通知你,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赫里斯先生要你去见他,他会告诉你一切情况。我知道这是皮尔先生对此事帮了大忙。

史当东(签名)

礼拜天早晨 伦敦迪房夏街

附上英国下议院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有幸通知阁下,有关马礼逊博士从中国运来的一批图书可以免税进口的命令已经发出,明天即可送到海关。

马礼逊博士是从法国访问回到伦敦时才收到上述信件的。全部中文图书已由英国海关免税放行,并已送到伦敦传教会,存放在专门拨给安放这一大批书的房间里。马礼逊博士决定免费开放给任何要求入内阅览这10 000册中文图书的读者。

马礼逊在南安普顿写信给史当东爵士,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先生:

你为我写给汉博特男爵的介绍信令他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我,并邀请我参加法国科学会的年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我也受到法国汉学家汉姆萨的邀请到他家里共进晚餐,男爵和一位英国女士也应邀到来一起聚餐,大家畅谈了许多中国的情况。

在巴黎圣书公会,我拜访了史达尔男爵、柯弗尔教授等人。在法国亚洲学会,我会见了沙西先生和其他人。我在法国时间很短,却会见了不少人,做了不少事。

现在我计划去威尔士,然后转赴利物浦、爱尔兰和苏格兰等地,最后回到伦敦。照此计划,我无法在七月里到利氏公园去拜望你,这实在是向你致歉的。

马礼逊(签名)

1824年6月14日 南安普顿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在伦敦的哥哥的信:

在巴黎期间,我参观了皇宫、花园、博物院、教堂和公墓等。我拜会了汉博特男爵,并由他陪同,参加了法国科学院的年会。同一天,他还介绍我访问了法国亚洲学会,参观了该会的中文图书馆,并和一位法国汉学家共进晚餐等。我也去了法国基督教新教的教堂,听了法国牧师的证道。在礼拜一晚上拜访了法国的海外传教会。

昨天我在巴黎教会证道两次。在第一次证道时,收到了赠给英华书





院的自发捐款共 23 英镑。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前往爱尔兰之前写给史当东爵士的信：

我亲爱的先生：

我很高兴在昨天收到你的来信。现在我要满意地对你说，我终于在码头仓库领出了我从中国带来的全部中文图书，进口税全免，而且运费也免收。

我衷心地感谢你，不但是我在中国时，现在英国都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决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恩待。

这个喜讯还是昨天才知道的。伦敦传教会专门拨给了一个房间，把这批书安放在那里。如果有哪个国家级的单位对中国感兴趣，并愿意接受这批中文图书，他们可以随时来运走。有一位青年已表示要做这批图书的管理员。

罗登爵士已经邀请我去拜望他。当我前往苏格兰北部时，将去看望米怜博士遗留的孤儿。

谢谢你邀请我到你的乡间别墅会面，如有可能，我一定会去的。

马礼逊(签名)

1824 年 6 月 18 日 南安普顿

马礼逊博士在前往爱尔兰时，沿途经过了巴思、布里斯托和利物浦都作了短期访问，并向这三个市镇的许多听众证道。他到达爱尔兰后，受到基督教好几个宗派的热烈欢迎，在那里受到人们的尊敬并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好几位成为他终身的朋友。后来他常常提到，他在爱尔兰的访问，是他回英国后最感兴趣的访问。

1824 年 7 月 27 日，马礼逊博士在爱尔兰写信给克罗尼博士的信中说：

在都柏林，我证道两次，出席了四次公众聚会。那里的基督教界朋友们热情地接待了我。有好几位英国圣公会的牧师特别地关心我。我也参观了一些爱尔兰的名胜和古迹。



一两天之后,我将去离此 17 英里的地方,拜访罗登爵士。

同年 8 月 7 日,马礼逊博士在写给在伦敦的哥哥的信中说:

今天我到达佩兹利,住在卡里斯尔市长的家里。我是在离开都柏林之后朝北走的,沿途访问了好几处地方,拜访了一些人。

我身体还可以,只是昨天严重的头痛病又发了,还晕了船。我常常想念你。请为我祷告。我回英国度假只有 8 个月,已经用去 4 个月了。我急着要赶到阿伯丁去,然后从那里回伦敦。如你有重要事情通知我,可把信寄到阿伯丁邮局,我可到那里去取你的信。

马礼逊(签名)

1824 年 6 月 18 日 南安普顿

马礼逊博士从各地访问后回到伦敦,随即给伦敦传教会新组成的中国委员会写了一份意见书,内容如下:

先生们:

谨向伦敦传教会中国委员会呈上几条贵委员会需要考虑的意见,如下:

中国及其周围国家可读中文的人口,至少占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基督教新教教会有责任去照顾他们。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巨大目标,而伦敦传教会,是由四个改正教宗派组成,是第一个进入了中国开教的,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虽然还不多,但若被责任感所推动,将可作出更大的努力。

由于我会进入工作的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区,我们的努力就应当与之成比例。根据对圣经的认识和作为基督徒的深谋远虑,我们就必须应用各种方法在中国及其周围国家达到广传基督福音的目的。

第一,我已向我会建议,应派遣男女教师前往麻六甲或新加坡任教。

第二,应派遣热心的信徒,前赴中国帮助传教差会的一般性工作。

第三,请求采纳我的建议,由我会或一个附属的协会,促使一两个学





生在英国学习中文,以便能与海外传教差会取得合作。

在全英国都听到有人对基督徒忽略中国的埋怨,没有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对中国事务给予任何重要的关心。其实只要每年出资 200 英镑就可培养两个学生学习中文。

盼望我们伟大的上帝赐恩使我会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我把这些建议留给英国伦敦传教会的中国委员会讨论,而我将重返中国,在那里继续做圣工。

马礼逊(签名)

1824 年 9 月 15 日 伦敦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大英圣书公会的信: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将刚从麻六甲寄来的一封信的摘录转寄给贵会。该信提到在交趾支那已经散发了相当大数量的圣经。这批圣经是我在麻六甲期间从英华书院发出的。当地政府在麻六甲海峡的船只也运送了一部分。这表明,圣经在交趾支那是不会被禁止的。

在那个地区有很多中国移民懂得中文,这对可以散发圣经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们可在那个广大地区大量地撒下好的种子。因那里还没有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无法实地观察圣经散发后的效果,但从最后的“果报”当可显示出来。

马礼逊(签名)

1824 年 9 月 26 日 伦敦

同年同月马礼逊博士写给伦敦宗教印刷品协会的信,内容与上述信件相同。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狄特律牧师的信中论及学习中文的重要,摘录如下:

我亲爱的先生:

上礼拜二晚上,我很抱歉因你身体不舒服而未能在威尔思先生处见到你。当时我们讨论的是关于如何在英国的一所或两所大学里设置中文讲座的问题。之所以有这种愿望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英国基督徒慈善家需要学习中文,以便能将基督教输入中国、



日本、高丽、交趾支那和琉球地区(中国台湾地区)。那里的人口至少等于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着能阅读中文的庞大人口,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无法与之比拟的。因此,我认为应在英国国内的大学设置中文讲座,给学生传授中文,以便他们能编写中文图书,给以上提到的国家的人民阅读基督教教义等书籍。

第二,英国正在逐渐占领接近中华帝国的领土,包括交趾支那的领土。况且,英国已和中国有着非常有价值的贸易往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引起英国政府的注意。为此,英国政府需要有懂得中文的人才。法国政府虽还未与中国有直接往来,却已经在巴黎设置了皇家中文讲座。

第三,在英国的知识界人士,如要懂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能阅读中国大量的自古及今的各种出版物,必定亟欲学习中文。在语言学里,如果将中文排除在外,就是不完整的。

综上所述,就是我建议在英国大学里设置中文讲座,教授英国学生学习中文的理由。我将乐意对个人或对团体,就我所能,提供更详细的说明。

马礼逊(签名)

1825年2月7日 柏纳街69号

到1824年年底,马礼逊博士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为重返中国工作作准备。他命留在伦敦的中国助手把运来的大批中文图书进行分类编目。他自己则将每一本书写上内容提要。

那时已经是12月中旬,他带了本书编者同赴伦敦做这些事。马礼逊博士是在上个月与本书编者¹结婚的。原来在兰开夏读书的他的两个孩子也被送到伦敦,这使一家人得以团聚。

这时,马礼逊博士把他的家临时安置在伦敦。他带来的那一大批中文图书,还没有能够找到一所大学愿意接受,要求在英国大学里设置中文讲座²也无人响应。此外,原拟在新加坡创办马来书院的计划,也因原来

1. 译者注:本书编者即为马礼逊的续弦,原名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女士。他俩是在利物浦结婚的。她在本书内没有着墨于她和马礼逊是如何认识的和结婚的过程。

2. 译者注:英国要到1876年,才采纳马礼逊早在52年之前提出的建议,方始在牛津大学设置汉学讲座,由理雅各出任第一任教授。读者可参阅拙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23~138页。





在那里的英国总督卸任回国，未能获得新到任的总督的同意而告吹。为此，在麻六甲的英华书院仍在原址继续办下去。

1825年(马礼逊 43岁)

1825年初，马礼逊博士在写给他朋友克罗尼博士的信中提到他当时的一些想法，摘要如下：

对能阅读的人来说，在中国及其周围的5个国家中，基督教的图书应是最重要的。当前，在那个地区的千百万人中，只有异教书籍才会被仔细阅读。但求上帝降福给英华书院及其附属的印刷所。

史当东爵士又捐给英华书院200英镑。他是英华书院的赞助人。

我已决定要把我的两个孩子带到中国去，把他们献给上帝，使他们能在异教徒中服务。

有四个传教会，即伦敦传教会和英国圣公会、英国浸礼会、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会的书记们，要求我起草创设世界语言学会的一份计划书。今晚我将与卸任返英的新加坡总督聚餐，讨论有关设立新加坡书院的事。

1825年1月 伦敦柏纳街

上述要创设世界语言学会的建议是由马礼逊博士提出的。这是要达到在全世界传播基督教的根本步骤，从以下他写的一段笔记可略知其设想：

早在1818年，我就已考虑到，为了联合起各传教会向全世界推广基督教，学习世界各国语言乃是最迫切要做的大事。我认为，在大伦敦地区内，应创立一个学会，成为全世界所有语言学家们的交流中心。这个学会要坚定不移地以传授基督教真理为其主要目的，同时顾及当前人类的其他有益之事。



马礼逊博士回到英国后，将上述意见呈给在伦敦的数个传教会请求

考虑。为了这个缘故，伦敦传教会命马礼逊博士推迟一年再去中国，以便实现这个计划。

拟议的计划中，还包括要对各国异教徒和回教徒的风俗和主张进行调查，要成立一个图书馆，还要邀请在海外的传教士回国时演讲等活动。

刚从印度回国的传教士汤雷牧师，会同其他几位朋友，与马礼逊博士共同讨论了这个计划，最后决定创办一所语言书院，以便推动在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教的工作。

于是，语言学院不久就成立了。董事会由罗登男爵领衔，董事中有两位勋爵、六位爵士，包括史当东爵士在内，他们都是政界和宗教界的著名人物。并选出了会长和副会长。书院校务委员会由24人组成，是由各宗派的牧师和平信徒所组成。

1825年6月14日，语言书院在伦敦举行了成立大会，由伦敦传教会的汉基牧师主持。书院在募得足够经费后，在荷博区购得一座房屋作为院址。不论是传教士或学生传教士都可到该院学习，不问其对教义是否有不同的信仰。

马礼逊博士慷慨地捐助全部中文图书给语言书院，他还开设了中文部，教授中文三个月。事后他写的一份报告说：

我已经在语言书院授完一门中文课程，是在书院的教室里进行的。听课学生共13名，年龄有大有小，其中4名学生献身去印度洋群岛传教，2名即将乘船赴麻六甲传教，另外有2名要留在英国继续学习。学生们都非常用功学习中文，有几位还希望能详细阅读中国古典文献，等等。

马礼逊博士每礼拜有3天到语言书院授课，直到他快离开英国之前才结束。后来马礼逊博士重去中国后，这所在伦敦创办的语言书院因种种原因，只开办了3年就宣告解散。

马礼逊结束在英国延长一年的假期之前把全家搬出伦敦，到近郊的赫尼村居住。他在那里每礼拜3次教授几位青年学习中文，这些青年是准备将来要当传教士的。他还在我们家里用另外3天教授几位妇女中



文,目的是希望将来可在异教徒中的妇女传教。他倡议组织一个妇女传教会,但因参加妇女的人数太少,未能正式成立。

除上述活动外,马礼逊博士在1825年还为《传教杂志》撰文介绍中国情况。他在家还编写了《中国杂记》一书并出版了,并且把在英国期间的通信和演讲编成《留英纪念集》,此书也出版了。他在百忙之中,并没有忘记在家里与妻儿共享天伦之乐。

1825年,英国皇家学会选举马礼逊博士为会员。他并未提出过申请,而是因他卓越的贡献由该会直接选举的。当他收到一位朋友来信向他祝贺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时,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已收到你祝贺我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信。这些,我的弟兄,在人生中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事——离开死亡还剩下几许时间啊!”

在这段时间里,马礼逊博士由于因操劳过度和天气炎热而病倒了,他不得不停止所有的社会活动。他的医生朋友们劝他暂停工作和写作,换换空气,以恢复健康。他记起了史当东爵士曾经邀请他到汉普夏的乡间别墅去住几天。这次旅行对他的健康大有好处,也使他的心境愉快。在他写给新婚夫人的私人的几封信件中有所表述,摘录如下:

1825年9月21日 礼拜三早晨 利氏公园

自从昨天上午与你分别后,我乘了公共马车穿过伦敦整个市区向西行,到9点半钟前上了公路。车厢里连我共有5名乘客。车行至下午4点钟以后,我在荷尔店下了车,转乘一辆邮递马车前往利氏公园。到了那里,人人都知道史当东爵士的别墅在何处。大约在下午6点半钟我到了他的别墅门口拉了门铃。

史当东爵士一看到我既惊奇又欣喜,立即问我你有没有一起来。他家中唯一的客人是曼宁先生。我们三人一起畅叙直到半夜11点多钟才休息。

今天早晨,虽然潮湿,我在用早餐之前外出在史当东爵士的庄园里散步。这座大庄园共有1200英亩土地。我走到一块高地上看到有一座精致的殿堂,在周围的杉木丛中有一座用大理石砌成的坟墓,是纪念自



1782年以来去世的他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他的亲友的。其中有好几位我曾在中国见到过。这是一座非常赏心悦目的大庄园,包括史当东爵士的别墅在内。我到了这里后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只是你不能跟我一道来此,是我唯一的遗憾。

昨天我给你写信完毕后,史当东爵士带了曼宁先生和我一起乘坐他的敞篷马车前往海兰海滩去游览。他在海滨还有一块地皮,正在建造另一座房子。上午在那里参观了不少农庄。

史当东爵士在得知我将要在礼拜六向他告别后,特地为我举行了一个派对,邀请了几位海军上将和别的贵宾参加。他坚决要我在他的别墅至少要住一个礼拜。但我求他在礼拜六放我回家去。我的健康状况已见进步。可是,在当下,我急于要回家。

这是马礼逊博士访问英国两年当中所得到的最长的一次休息。伦敦传教会破例地违反了该会章程里“不可选举在海外的传教士出任董事会董事”的规定,一致推举马礼逊博士为董事会董事,并已由该会司库写信通知他。他回信给司库时写道:

我亲爱的先生:

我已收到你寄来的短笺,代表伦敦传教会董事会主席通知我已被选为董事会的委员之一。我为给了我这个荣誉请求你向董事会主席致谢。

虽然我自己只当一名传教士已经完全满意,没有奢望要去管别人的事务,但是愿意接受董事之职,因我认为这是符合圣经教训的。教会的使者被派到异教地区传教,当他回国述职时,应在教会的各种会议里,与国内同工有同等发言的权利。我希望将来能定明原则,凡传教士都有被选为董事会董事的资格。我相信其结果对于基督教的圣工必定会大有益处的。

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说明的是,我准备重返中国,继续去教导中国人民,继续做一个称职的传教士;而我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往返两国之间要长途航行,因此不可能经常回英国出席董事会的会议,务请见谅。

马礼逊(签名)

1825年9月14日





马礼逊博士延长逗留在英国期间要做的主要事情大致上已经完成：一所世界语言书院已经组成，且已开学，迄今为止，已显出成绩。书院已经根据章程进行日常教学工作。赞助人也有了，经费来源有了保障，因此有理由能继续办下去。

对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由于马礼逊在英国的基督教界的访问和演讲等活动，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更多的关注，英国教会终于承认对至今仍被忽略的中国及其周围地区是有责任去扩展传福音的圣工。

可惜的是，在不久之后，那所在伦敦创立的语言书院，由于经费来源渐见减少，又缺少办学热情，终于夭折了。

以下是大英圣书公会对马礼逊博士建议派代理人散发圣经的决议，内容如下：

第一，大英圣书公会应聘用一位代理人，前往由欧洲殖民政府管辖有许多中国移民居住的地区，在那里负责散发圣经的工作，或卖或送给当地的中国移民。为达到此目的，代理人首先必须学习中文，要用功勤读15个月之后才能派出去。

第二，大英圣书公会应鼓励传教士，或其他早已懂得中文的人，在不影响其工作的情况下，不定期地去各地散发圣经。行旅费由本会支付。

马礼逊博士强调采用第一种办法。因为圣书公会直接聘用的代理人，在那广大地区可以不受到干扰，需要他全职去做散发圣经的工作。

为此决议：大英圣书公会授权马礼逊博士物色合适的人选，负责不定期地到欧洲殖民政府管辖的地区向中国移民散发圣经。行旅费全部由本会支付。

马礼逊博士已经决心要带全家人一起跟他去中国，盼望两个孩子能够献身为异教徒服务。为此，他取消了原定取道孟加拉去中国的计划，因为船费要增加，还会推迟到达中国的日期。当时还由于英国军队正入侵缅甸，马礼逊博士决定带全家乘船直接去中国。他已和“欧威尔号”船的船长联络打算乘他的船。



至此，马礼逊博士写信通知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要带全家重返中国，要求该公司董事会批准其仍回广州英国商行复职。他得到的复文是：批准他复职，任期为三年；不准带他的两个孩子去中国。马礼逊博士对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出人意外的批复，在表面上似乎心情平静，却在当时立即坐下来写了一份声明，要和公司总部申辩，要求说明为何只给他三年任期，为何不准他的子女同赴中国。但在他经过再三思考后，这份声明并没有寄给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他决定回中国复工，到三年期满之后再说；但是仍另写一封信给公司总部，恳切要求准予带他的子女同赴中国。

1826年(马礼逊 44岁)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在1826年1-4月的通信，摘录如下：

马礼逊博士致其新夫人信

今天上午我到史密斯主持的教堂参加了崇拜和圣餐礼。我想念你和孩子们，恳求上帝在这新的一年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永远牢记我们的救主是怎样为了救赎我们而忍受痛苦，他为我们献上了他的生命。

我正在写一篇证道文，题目是“我们不过是旅客和寄居的外人”。上帝给了我们坚定的信心。我们应当相信他宝贵的应许，对永生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是那可以高兴地预期的天家。愿你和我在一起为那可靠的保证，即永生而欢呼，也让孩子们和我们为这个盼望而欢呼！

你不必为儒翰这孩子的健康过分忧虑。我们要每天时时刻刻相信并依靠上帝。

今天早上起身时感到头痛，这头痛毛病还在加重。后来我去了语言书院。我本想回去看望你，告诉你在这里的情况，但因头痛得厉害只得作罢。昨天在城里拜望了几位朋友。

我的性格里，既有柔情，也有对工作的执著，是两者的一个混合体。在作战的日子里，我不能呆在家里当一个懦夫。上帝会帮助我，你也会鼓励我，因为我们所拥护的神圣事业需要我们有勇往直前的表现。我亲爱





的,即使在患难和死亡中,你也要有镇定的心啊!

我们是要去异教徒中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愿你肯帮助我,并提醒我应该去做的工作。你的认同将会激励我,你的护卫和喜乐将经常萦回于我的脑际,使我不去作别想,而是专心致力于去实行上帝给我的最高指示。

1826年1月1日 礼拜天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他好友克罗尼博士两封信的摘录:

自从我见到你之后,我又有两个亲戚去世了。让我们也要准备换一个世界!多年来,我常常想到人生的无常,要求我警惕自己。中国有一句格言:“居安思危”,特别是在一个人事业发达和身体健康的时候,要想到灾难可能会忽然降临。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有神圣的喜乐,就不会被世俗的罪恶所吸引。

由于常要去城里工作,我不能像在中国时那样有时间可以读书和写信。况且我有许多会议忙着要参加,以致近来无法写信给你。如果你和你的夫人能一起到我们的陋舍看望我们,将会使我们全家非常高兴,到时候我们可以畅叙一番了。

我因有事而耽搁了写信给你。你已知道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已批准我复职三年,但却拒绝我带两个孩子一起去中国的事。为这个缘故,我再次向总公司申请,要求批准我带孩子一起去中国。这次他们总算批准了,可以带女儿丽贝卡和儿子儒翰一起走了。现在我正在办理订购船票的事。

我仍在语言书院教授中文,也在家里教授几位妇女中文,到今年2月底为止。然后,我将集中时间准备行装长途航行,要向英国说再见了。

看来我们无法再见面了,但愿上帝赐福给你!如我能平安地到达中国,我将致力于写作方面,以此帮助中国人认识基督。我已经花去了一千多英镑购买了一批书,将可作为我在海外工作时的参考。

如有朋友问起我,请代我问候。祈求“基督的权柄”降给我们。

马礼逊(签名)

1826年1月30日



伦敦传教会董事会决定在马礼逊博士和他家属启程重返英国之前举行一次告别大会，祈求上帝一路保佑他们。开会地点设在霍克斯顿神学院大会堂。那是马礼逊博士的母校。他1803年到该校学习时，那位资格最老的沃夫博士亲自来参加这次告别大会，向他这位得意门生马礼逊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此外，还有好几位资深牧师在座，神学院全体师生也参加了这次盛会。

马礼逊博士在大会上发了言：

在我即将要与各位师长、同学们分别之际，容我先读两段经文。第一段是在新约全书《希伯来书》第11章4节（应为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益的地方。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第二段是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20章22节：“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我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我引这两段经文并非把我自己比作亚伯拉罕和保罗。如果亚伯拉罕凭着信心遵上帝之命出去，那么受教会派遣出去的传教士不是也应该效法亚伯拉罕遵命而去吗？如果保罗去耶路撒冷不知在那里要遇见何事，那么传教士不是也应当前去，效法保罗无论是生是死勇往直前吗？

我们是何许人也？要去说服国家的君王，企图去解放异教徒的捆绑呢？我们没有获得国王或王子的授权，没有外交家的辞令，不是雄辩家。我们只是普通的人，靠着上帝的存在，像摩西那样，凡上帝所吩咐的就去做了。我们虽然没有摩西的神杖，但我们有圣经，有上帝和我们同在，遵照他的吩咐，进入异教徒中间去，将福音传给众人听。这就是我们前往异教国家去的宗旨和希望。你们可以看出，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膀臂，而是依靠活的上帝。

到中国去的航程是最远最长的航程。出发后一个月内，我们尚可看到青枝绿叶。但是过了南非好望角后，船就驶入了暴风雨常发的海域。到7月份，要经过一段非常寒冷的地带，我们可以目睹比山还高的汹涌澎湃的巨浪直冲船头，使船身颠簸得东倒西歪。在那一带，有些最好的船的





桅杆会被颶风吹折,有时甚至遭到沉船的厄运。到了接近中国的南海,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船只的残骸漂流在海面上。如此一路航行直到9月,我们终于抵达了广州!这是我们的愿望,只有上帝知道是否能实现!

欧洲人只能被容许住在中国的南疆——广州和澳门。欧洲人不准进入中国内地,在广州不准带家眷住在那里,他们可以住在澳门,但因是在国外,受到的试炼和困难是极大的。但是每想到耶稣基督所遇到的试炼和困境远远超过我们所遭受的,我们就不应有何埋怨。

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和他为我们做中保。让这些永远牢记在心头,即使我们丧失了亲人或在任何逆境里,都能长存喜乐!再见吧!

在告别会结束之后,马礼逊博士还陆续收到许多教会团体和朋友们的来信向他致谢和临别赠言。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他朋友克罗尼博士的两封告别信:

我们全家即将离开英国了,上礼拜五去看了船。我的小儿子儒翰上礼拜五起患了喉头炎。4月16日或20日我们必须上船。现在还有许多行李要准备好。这孩子或生或死,祈求上帝可怜我们吧!

现在我们全家已上了船就要去中国了。今天上午大约在11点钟,有几位朋友到码头上来送行,和我们一起跪下祷告,祈求上帝一路上保佑我们。船何时起航,还没有决定。

1826年4月21日

以下是大英圣书公会给马礼逊博士的信:

今我代表大英圣书公会通知你,董事会决议再赠给你1000英镑,作为你印刷和散发中文圣经之用。

约翰·塔恩(签名)

1826年3月13日,4月21日



1826年4月28日,史当东爵士代表伦敦世界语言学院写给马礼逊博士一封信,对他致力于创办伦敦世界语言学院和教授一段时期中文,致以热烈的感谢。信中提到他和马礼逊博士不但相识,还是长达17年的至交。

船在5月1日才起航,在此前的两天,马礼逊博士的终身好友还特地派人送来一件礼物。那是一个珍贵的墨水台,上面刻有“你亲爱的朋友史当东赠”字样,还附了一封信。

马礼逊博士在收到这份礼物后立即复信,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先生:

我已收到你赠我的一个精致的墨水台,并刻上了你的大名。我要说的是,你已屈尊同我这个卑微的人结交了20年的朋友。你赠我的最后纪念品,我会珍藏在我家中,让我不断地回忆你对我的善待。

亲爱的先生,请接受我对你过去给我所有的恩待致以真诚的感谢,也让我对你对我这个卑微的仆人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给予的许多具体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请接受我对你在分别前对我表达的充满爱心的友谊的致谢。愿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赐福给你!

马礼逊(签名)

1826年4月29日

在开船之后,马礼逊博士又写了一封信给史当东爵士,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先生: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你已被推举为伦敦语言书院董事会第一届主席,并得到了卡尔稣佩勋爵和其他几位知名人士的支持。

我已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报纸。船长给了我们全家一套宽敞的房间。亲爱的乔其爵士,我必须向你说明一次长期的再会了。但愿我们最终能在天国再相会!

马礼逊(签名)

1826年5月5日





第九节 1826—1834

回中国继续工作 马礼逊在广州去世

这是本书的最后一节了，从马礼逊博士在世的最后8年在中国的事迹来看，仍然是多事的年头。但本书编者不得不对这段时期不少有趣的事加以省略，以期不超过预定的篇幅。

马礼逊博士带了他家眷于1826年5月1日乘船离开英国的，大约在5月12日抵达非洲的马德拉岛。他们全家都上岸数小时，活动一下身体，然后又上船继续航行。

马礼逊博士在船上已规定了全家的作息时间，只是在风浪特大的情况下有所变更。到8月初，他写了一封信给一位朋友，除提到航行中的情况，曾简略地写道：“7月24日下午2点钟，他忽然听到在船头有刀剑声和枪声，上到甲板一看，发现船员们正在厮杀格斗。在了解到原来是某些船员不堪忍受船长的虐待而造反后，我得到船长的同意，去向他们说理，要求他们服从安排，各自回到原来岗位工作。其中，只有一个为首者不肯听我的劝导，仍以武器威胁大副，结果被制住，被捆绑起来和遭受鞭打。”这场暴动终于平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要待机滋事，但到马礼逊在8月2日写这封信给友人时，并没有再发生船员暴动，这是因为马礼逊博士以理服人，终于避免了一场在船上的流血事件，但他对此不愿渲染。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在船上写给伦敦传教会负责人的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先生：

自从我们乘船离开英国后，到明天将是整整100天了。因为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包括我自己终日坐在船上在大海上颠簸，总是会感到不适，但一般说来，我们都没有在肉体上受到痛苦。我们在与你告别时就有这个思想准备。

我们航行的目的，是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异教徒，即使受苦受难甚至死亡都是值得的。乘船总会遇到大风大浪和各种危险，这次在船上还发生船员暴动，但这些都会克服和解决的。



现在我们已和在爪哇、新加坡和麻六甲的弟兄们非常接近了。我已经写信通知他们,我将上岸去看望他们。我对马来差会的圣工也是关心的,但我认为我将专注于献身中国的传教事业是正确的。因为人手很少,我是倾向于传教士被派到任何地区,必须尽可能地长期为该地区的人民服务,将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他们。为此,在马来的传教士也应如此。

我在船上也不忘传福音给船员和旅客们。愿圣灵在我向他们传教时能产生力量和功效。再见了。

马礼逊(签名)

1826年8月7日 亚洲巽他群岛海峡¹

1826年8月20日

◎ 1826年8月20日

靠着上帝的保佑,我们在本月8日停泊在巽他海峡的安吉尔锚地。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初次踏上了亚洲的土地,访问了几家当地的马来和荷兰的居民的家。有许多小船靠在我们的船边上,兜售家禽、麻雀、山药、椰子、猴子等给我们。我们在陆地上看到许多海龟在爬行。孩子们都是半裸,显得很穷。

在爪哇的传教士麦都思先期来此迎接我们。他的家眷住在离此大约80英里的地方。他在这里挨家挨户地向中国移民和马来人口头宣讲耶稣给他们听,但他埋怨这些居民心肠太硬。他们不肯来到基督中间,但求能够维生。我已同意他可在明年,即1827年前往婆罗洲、班加和暹罗向当地中国移民布道。

船在新加坡海峡停泊,马礼逊博士全家受到皇家海军上校弗林特的热烈接待,并住在他家里约有两个礼拜。弗林特上校是新加坡前总督拉斐尔爵士的妹夫。这使马礼逊博士全家在船上航行4个月之后,得以一享如此优美的环境和得到如此优厚的款待。

这次重访新加坡,也使马礼逊博士能亲自了解到原来计划在此创建马来书院的事情不能实现的原因。大部分建校款项已花费在造书院的房子上,但房子只盖了一半就停建了。聘请的马来教授薪水照拿,但从来没有教过一天书!马礼逊博士捐助建校的一大笔钱,也因使用不当而化为乌有,这些情况都使他不满意。新上任的总督,不顾前总督拉斐尔爵士已下的禁令,又容许重开赌场,等等。但马礼逊博士还不死心。

1. 译者注:这是马来群岛中的一个。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所记下的备忘录的一部分内容：

◎ 8月23日

全家到了索非亚山，住在弗林特上校美丽的官邸里。

◎ 8月25日

与新加坡书院的托事部人员会面。存入约翰斯顿公司6 000两银子。

◎ 8月27日

参加马来教堂的崇拜聚会。

◎ 8月29日

出席了在新加坡书院的筹备会议，并与汤普生先生会谈。

◎ 9月2日

再与新加坡书院筹备委员一起开会。

◎ 9月3日

又去马来教堂聚会，应邀在该堂证道。

◎ 9月5日

又与书院托事部人员一起开会。今晚登船，弗林特上校等人亲自送我们全家到码头。

◎ 9月19日 礼拜二

全家平安抵达澳门。赞美主！

上面看到的备忘录，足见马礼逊博士还是想把新加坡书院建立起来的，并且又捐了一大笔钱。他的设想虽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其结果如何，且待日后分晓了。

马礼逊博士回到澳门后，对那些受他委托保管他房屋等物的人很不满意，如同他在新加坡时的心情一样。他发现房屋残破，家具不能使用，前者需修理，后者要换新的。他的藏书几乎全部被白蚁蛀食，还有无数的特别适宜于在亚洲繁殖的昆虫在到处乱跑。

马礼逊在安顿好家眷后，在10月初又同其他在英国商行工作的人前往广州，重操旧业，边在商行当译员，边传教，俗事、宗教两不误。

当第一艘货船从广州回英国之前，他寄了一封信给伦敦传教会报告回中国后的工作情况，也写信给其他一些单位和朋友。以下是他写给伦敦传教会的信，摘录如下：



我亲爱的先生：

上帝的慈悲和大能保佑了我，现在我又在广州独处一室，独坐原椅，在我过去多年所呆过坐过的地方，写这封信给你。

我们一家是在9月6日离开新加坡的，9月19日夜间在澳门上岸。所有我以前的仆人和我的老教师，都在岸上等着迎接我们。

第二天，我按立的中国传道人梁发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一起祷告中，感谢我们的救主上帝保守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仍旧在仰望耶稣。我提议在礼拜天一同到原来的地方举行崇拜聚会。

梁发在礼拜后出示了一本他写的中文小册子《希伯来书注释》，是在我离开中国之后撰写的。这是他从已故的米怜牧师处获得的宗教观念并专为异教徒传福音写的。我读了该书的一部分，发觉梁发确有其长处。他已把圣经作为研究的对象，虽然某些地方的语气带有一点异教色彩。

梁发还撰写了另一本小册子《救世真诠》，内容提到宇宙的创造者——永恒的上帝的特性，魔鬼和假神的反抗，耶稣为世人的罪所作的救赎。他最后提到，欧洲的基督徒们捐赠了大笔经费，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后，又大量地散发给中国人民。

梁发还编写了与人讨论宗教的谈话集，其中有一则是在船上和一位陌生人的谈话。当时梁发正在念圣经的《马可福音》。那个陌生人拿过他的圣经看到“等到人子从死里复活”时问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梁发就解释给他听有关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替世人赎罪，并表白了他自己的信仰，向众人传播这救恩的道理。他还向那位陌生人讲了耶稣施行神迹的故事。那人就问梁发亲眼见过那些神迹吗？梁发回答说没有，但都记载在圣经中，首先在犹太出版，后来传到西方，使许多国家的人相信那是真的。

那陌生人就问梁发有没有念过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虽然西方国家相信这部圣经，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必要去相信这些话。你相信吗？”梁发回答说：“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圣经中所记载的事，但我坚定地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道理和教义。我知道我过去是个罪人，如果没有救主赎我的罪，我在今生或来世，就不可能逃脱上帝公正的审判，等等。”





11月5日,每逢礼拜天举行崇拜聚会时,不但有过去常来听道的人出席,还有虽然没有受我雇用的也来听道,大家一起听我证道和念经。那位帮助我印刷《新约全书》的工人,向我表示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更加深刻了。对于其他听过我证道的人们,我盼望撒在他们心中的福音的种子能够茁壮成长。在这样一个到处充斥着偶像和向偶像崇拜的国家里,上自皇帝,下至村落,都在反对耶稣的门徒,如果出现许多像尼哥底母的知识分子,暗中来到耶稣面前追求真理的知识,那也就不觉得惊奇了。教会史学家来纳称这样的人为“异教基督徒”,意思是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不完整、胆怯,宁愿把信仰暗藏的基督徒。

广州英国商行的同事们,自发地以个人形式捐助不少钱给英华书院,两位以前的朋友各捐100英镑。这次热心的捐助,增加了我对从事圣工和办学的责任感。

中国目前的形势正在发生剧烈变动,主要是西部回族发生叛乱。我想时候快到了,这个朝廷的统治将被震得粉碎。如果是这样,就会为福音开路,使这个国家走上一条自由的道路,并获得荣耀。

我已开始在编写一本《圣经注释》,对圣经中的人物、地点和历史等用中文详加解释。这是非常有用的一本书,出版后可供中国学生和新入教的信徒知晓圣经的一般知识。

英国商行的同事又大发慷慨,捐助了差不多500英镑给英华书院,这和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的小气正好相反。总公司只给我3年的任期,期满之后怎么办?现在很难说。过去许多老同事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他们都是知道我工作成绩的。再过一两年之后,英国商行里,那些我初到这里服务时的老同事将一个不剩了。

现在这里汇集了许多新的贸易代理商,特别是鸦片经纪人,那是一桩声名狼藉的走私买卖。听说,鸦片走私已大大增加,犯罪也因之大大增加。各省的盗匪都甚为猖獗,苗族也在造反,回族在西部已公开叛乱,清朝的官兵正在耗费大量国库的钱前往各地镇压。台湾在过去数月也发生起义,广州已拨款1200000两银子作为救平叛乱的费用,中国公行的商人捐出了其中的一半,即600000两银子。



那个在伶仃岛上被英国兵杀害的人的家属，仍在要求中国政府复仇。他们照会英国方面交出凶手，以便执行该犯死刑。这桩案件在我一到广州时又复掀起，阴魂不散。

之后，马礼逊博士又在信后加了两句话：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身体都很好。儿子儒翰跟我住在一起，我亲自教他读中文。

马礼逊(签名)

1826年10月24日 中国广州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大英圣书公会会长的信，摘录如下：

先生们：

我已回到中国。在我到英国述职期间，麻六甲的英华书院的同事们在当地散发了圣经，他们还继续主持印刷圣经的业务。我已向麦都思牧师提出，要他在明年前往婆罗洲、利欧和暹罗一带去散发圣经，他懂得中文和马来文，有资格去做这件事。我已向英华书院负责人运去印刷圣经用的纸张和其他印刷材料，足够他们印刷圣经之用。

现在我每天在校阅圣经的译文，发现错译，即予改正。在恒河以东地区传教差会的弟兄们要我把改正稿寄给他们，送往英华书院保存或即刻改正，在再版时印刷。

对于异教徒来说，他们不知道犹太人的和欧洲人的古代历史，也不知道基督教的教义，偶而读一两页圣经，必然是无法懂得的。但我有证明，圣经有许多部分，中国人是可以看得懂的。当我离开中国之前，我赠给一座有两百个和尚的庙的方丈一本中文圣经和公祷文。我回到中国后见到他。他说已经读完了我赠给他的书，并称赞了这两部书。

另外还有一位中国基督徒，曾向许多人出示圣经。有些学者在读过之后说道，这书中有许多是看得懂的。这位中国基督徒已读了圣经好几遍了，他认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是相通的，只有那种漠不关心和骄傲的人(这些人各地都有)会鄙视圣经。但是凡是求知的人，渴望的心灵，年轻的和老年基督徒们，都会视圣经为“高价的珍珠”。听到这些，你一定会高兴，因为圣经是造福全世界人的宝典。再见了！

马礼逊(签名)

1826年11月7日 广州





致宗教印刷品协会

先生们：

由于你会的资助，已有数千张载有永生之话的宗教劝世文在东亚的异教徒和回教徒中散发。福音的种子已经撒下去，让我们用水浇灌，在祷告和圣灵的影响下，将来能开花结果。

在这一带传教的弟兄们，已经同意到南洋其他地区散发圣经。懂得中文和马来文的麦都思牧师已决定做此工作。因他在这一地区已工作10年，完全有资格去做这项工作。他们正在准备印刷更多的劝世文，我已运送纸张和其他材料给他们。我请求你们和大英圣书公会等提供他们旅行的经费。

我们已获得一些收成。靠着上帝的恩典，一定会达到目的。

马礼逊(签名)

1826年11月7日 中国广州

要记住，马礼逊博士在英国商行担任的官职和在广州的传教活动，每年必须离开澳门约五六个月。从8月份到次年2月或3月份，许多货船从世界各国云集广州，不仅带来货物，也带来信件和许多旅客和商人。马礼逊博士在商务和教务两头都忙得疲于奔命。以下是他从10月以来的一本日记摘录：

◎ 10月16日

我要责怪麻六甲和新加坡的弟兄们。他们在我去英国期间，把我在这里的工作也都搞乱了，使我吃了苦头，以后如果我还要休假时，必将不信任别人替代我的工作，尽可能地把该做的事做完，然后再出门。人人都在为自己得利，我以后将不要为这些事引起争议。

中国公行的钟官今天来访。他的滔滔不绝，弄得我更加头痛。他的父亲在我去英国期间去世。另一个公行的莫官也来打扰。

◎ 10月19日

我头又痛了，急着要解决麻六甲的事情。在这个异教国家，人们也太多的妒忌与抱怨，即使做一些无关宏旨的事，也会有人寻找借口找岔子。



今天又写了几封信到新加坡、麻六甲和槟榔屿等地。我已开始编撰中文的《圣经注释》一书。我有时真希望把全部光阴都用在我属灵的工作上，专做传福音的圣工。

◎ 10月21日

本想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申请延长我在澳门和广州的公司的任期，因总公司只给我三年任期。后来想想，这里的公司需要我的服务，以前曾遭免职，这里公司负责人有意阳奉阴违，继续要我一直做下去，现在何必再去与总公司理论呢！即使到期停职，我也不想再留任。我更想到的是不去恳求继续做俗世的工作是相当正确的。如果来了，是好的；如果去了，也好。让我能全职献身做圣工，甚至更好。想到这些，我将把这事完全交托给上帝。

◎ 礼拜天上午

我的儿子儒翰每天上午学习几段圣经章节，先读英文，后读中文。然后他唱一首赞美诗歌和祷告。今天上午读的圣经是《创世记》第22章18节：“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 11月8日

今天念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2章5节：“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今天上午听到一则中国小故事：胡绍是一个很穷的人，但是他每天感谢老天爷赐他得到福气。他的妻子问他：“我们每天只有三餐青菜、米饭和水，有何福气可言？”他答道：“我们有幸生活在和平时期，没有受到战争的痛苦经历。我们家里的人，没有一个受冻挨饿，没有一人卧病在床，或者被关在监狱里。如果这不是福气，那么，什么是福气呢？”

虽然这是一个异教的故事，却是一个很有启发的故事。我们不但要像胡绍那样感谢老天爷，而且要因上帝赐给我们比那个胡绍更多的福气而更加感恩啊！

◎ 11月9日

今天是清朝道光皇后的生日，各省的政府官员都要穿上官服，到各省的行宫，在皇后的石碑前实行三跪九叩之礼。

◎ 11月10日

今天整天写作。今天还写了信给阿默士德勋爵和金士波罗勋爵。今天





1. 译者注：即他夫人的意见，因这些日记写好之后，都是先给他妻子看的，是日记，又是信。

我大搞我的“杰作”(我是这样想的)——《圣经注释》，用中文解释圣经，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费很多时间考证和翻译。为此目的，我想放弃用英文证道，除公司工作外，专注于撰写这部书。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¹

今天刚收到这里的地方新闻报道，报道明天总督和副督要阅兵。礼拜一，金先生要与唐女士结婚。下个月，万先生要与辛女士结婚等，我不记得以前曾经刊载过这类的消息。报道中还登载了湖南省洪水泛滥的消息，洪水冲入长沙城，水深达 10 英尺，许多人被淹死。清朝政府下令驻守东北阿穆尔江的官兵开到西北去镇压回族的叛乱。

我的爱妻，我确实很累，但我必须写给你。——我真想快点回到澳门去，但为英王的服务，即为广州的英国商行的服务使我无法离开这里，以致不能与你常在一起。

◎ 11 月 20 日

回族的叛军有 10 万到 20 万，因清军兵力不足，又从广东省调去 300 兵丁前赴北方支援清军与回族叛军作战。英国商行的职员们捐赠给英华书院的款项差不多已经收齐了，共计有近 2 000 元之多。其中有一位同事童恩先生，事先不让我知道，一次就捐助 400 元。他还写了短笺给我，还要去动员另一位同事捐款给麻六甲我创办的英华书院。

◎ 12 月 3 日

昨天我无法写日记寄给你，因我头痛病发得很厉害，今天稍好些。今天是礼拜天，我举行了崇拜聚会，引用了圣经《创世记》第 1 章 1 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因为在这里到处充满了偶像崇拜。礼拜是在下午一时开始的，之后我又开始写作，但效果不大。儿子儒翰忙着帮我绘制地图，还做了地名索引，这是《圣经注释》一书所要载入的部分，因此他无法上中文读写课。他向你致以问候和爱。

◎ 12 月 26 日

今天我到美国商行奥立芬大班的房间里向英美商人证道。他一共邀请了 20 多位商人来听我证道。我先召集了一小批中国人到我处听我证道，然后在上午 11 点钟前往奥立芬先生的房间向欧美人士证道。

◎ 12 月 27 日

现在已是晚上 10 点钟了。我们一共有 8 个人，包括儒翰和我，在一起念



经和祈祷,并讨论如何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问题。这是每月一次的祷告会的首次聚会,但愿这样的祷告不会终止,直到将福音传遍中国。

1827年(马礼逊 45岁)

以下是马礼逊写给他哥哥的信:

我亲爱的哥哥:

我快要从小港回澳门去了。我盼望在3月中,能和我家人团聚。今天,我到一处西人聚会处证道,那里有几位美国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西人,另有一位是在美国接受洗礼入教的中国人。

我身体和以前一样。我有头痛病,你是知道的,但一般来说还算过得去。我常伤心在劝使中国人相信福音的事业上进展得太慢。中国目前政局不稳定,政府正在镇压叛乱中。

大约一个月前,我在澳门时,我的邻居失火,火势蔓延到我家,烧掉我不少书。现在房间已重新修好,但书无法挽回,一只望远镜也被烧毁,孩子们的画片也烧掉了。

马礼逊在同年3月18日在澳门写的信上说:

我正在用中文写一本《圣经注释》,这是专为中国人写的诠释圣经教义的书。我来澳门后为东印度公司的人和其他英国人在我家里举行崇拜聚会。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们反对圣经教义的原理和作为是十分可悲的,他们喜爱黑暗,不喜欢光明。

他在同年10月30日写道:

如果我去钻研中国古典文学,到我去世时也学不完。然而我现在已能熟练地写中文了,我最好停止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转用简明的中国文理教导异教徒学习基督教义。





◎ 11月4日

头痛病发作,但我仍希望能证道。晚上举行了两次崇拜聚会,一为西人,一为华人。

◎ 11月5日

今晚要举行专为海外传教事业祷告的聚会。南洋群岛的传教士已开始举行这样的祷告会,中国要跟上,然后印度、叙利亚和欧洲接着也举行这样的祷告,成为全球举行的24小时为传教事业的连锁祷告会。

◎ 11月7日

《广州志乘》是世间的一桩新事。中国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报纸。¹

这份报纸是专为外商办的,他们也不怕登载走私鸦片输入中国的报道和价码行情。²

原编者马礼逊夫人进一步说明如下:

马礼逊博士接受了创办人马地臣的聘请撰稿,以支持这份周刊的出版。但附有一个条件:该刊必须给马礼逊博士有完全的自由,发表有关道德和宗教问题的文章。

马地臣同意了,并答应每年给马礼逊博士

300元稿酬,由他捐助给任何慈善团体。马礼逊博士为该刊撰文一直到1834年去世前止。³

◎ 11月10日晚

今天我为《广州志乘》周刊写了三页稿子。除了我为该刊撰写传教稿件外,我与该刊没有别的关系。我认为在该刊发表传教文章没有做错。

◎ 礼拜天

今天我写了一封公开呼吁书给美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并交给奥立芬先生寄到美国去,要求派遣美国传教士前来中国传教。他答应将抄写几份同时寄给在美国有影响的一些人物,以此申请派美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

马礼逊博士写给美国教会的呼吁书终于在后来有了结果,美国方面派遣了第一批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两位前来中国传教,继之而来的还有司梯文斯⁴,此人来后不久去世。

1. 译者注:这是在中国境内出现的最早的英文报纸,是由著名的英国鸦片走私商人马地臣创办,1827年出版,周刊。刊名又译作《澳门杂录》和《广州纪事报》。

2. 译者注:这份英文报纸在1834年之后不再刊登鸦片输入中国的统计。该刊统计数字为售出箱数,一般较正确。

3. 译者注:马礼逊仅是该份英文周刊的特约撰稿人,并非如有些中文文书所写的是编辑或副编辑。

4. 译者注:司梯文斯1837年在新加坡去世,享年仅35岁。



在1827年结束之前的12月22日,澳门东印度公司大班威廉·弗雷泽爵士在患病约一个月之后去世了,年仅40岁。他拥有大笔家产,但人的生命不是以拥有多少财产来计算的。他被葬在澳门东印度公司的墓地。马礼逊博士主持了丧礼。

以下是伦敦世界语言书院董事之一菲希尔写给马礼逊博士一封信的摘录:

我亲爱的朋友:

我在上个月28日曾写信给你,我想你可能已经收到了。在此之后,我出席了伦敦语言书院董事会会议,议题是“解散语言学院”,理由是:“毫无用处!”虽有人反对并力争,但被否决了。我们花了不少精力和款项培养了20名学生,结论是,总算我们也做了好事。

1827年12月9日 伦敦

马礼逊博士在收到菲希尔数封来信后,在1828年11月13日写了一封回信给他。马礼逊博士对伦敦语言书院遭解散一事表示了遗憾。同时,马礼逊博士对新加坡书院未能成立也表示了遗憾。他在1823年去新加坡时,曾一次捐助5900元,如今全都损失了。仍在麻六甲继续进行的英华书院情况良好,使他尚感快慰,等等。

马礼逊博士在1827年最后的通信是关于停建新加坡书院的善后事务性的问题。麻六甲的英华书院则继续在原址办下去。

1828年(马礼逊46岁)

马礼逊博士在完成既沉重又单调的《华英字典》的编纂和其他语言学方面的著作以及教学工作之后,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利用文字工作把基督教义讲解给中国人。为此,他专注于《圣经注释》的研究和撰写,包括对每章每节采用的纪年体,进行历史考证,最后是评议。这是进入今年冬天时才做的,目的是要能使福音传遍中国。

在这年夏天,他还开始编纂《广州话字典》。此外,他还编写了劝世文并大量印刷,不但在中国,还派人在高丽、交趾支那、暹罗、琉球群岛等地





散发。他还利用从北方到广州来经商的中国人，给他们许多劝世文，让其散发，尤其是到帝国心脏地区散发。

他深感遗憾的是英国教会让他在无人做他助手的情况下单独工作直到如今，时间拖得如此之长，竟不增派传教士前来中国。他常常催促英国方面应在澳门设立一个传教站，派传教士来澳门，一旦他死去，有人可以接替他。

美国教会方面倒是有回音，以下来信使马礼逊博士很满意，摘录如下：
亲爱的先生：

你在1827年11月20日写给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部（简称美部会）的信，我们的传教部办公室于今年的3月29日收到了。我从外地旅行回美后，非常高兴看到你申请我会派遣一位美国传教士到中国去传教。

去年10月中旬，美部会在纽约举办年会时，曾专门讨论了派遣美国传教士到海外传教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出应当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的事宜。会上决定要劝募大笔款项来进行这件事。一个月之后，我们竟然收到了你要求我们派遣美国传教士前往中国的信，这岂不是上帝示意此事的迹象吗？

亲爱的弟兄，我可以向你保证，一旦我们能物色到两名合适的人选，就会派他们到中国去，加入你在信中指出的当前应做的各种工作。

亲爱的先生，我向你保证，当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后，他们定可得到你的帮助，得到你传授给他们的经验，使我们美国的海外传教会放心。这也可以帮助你解脱多年来一直是单枪匹马、勤勉的努力，和美国传教士共同工作，在中国如此多的民众中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你来信提到的计划中，有一项工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应在广州设立一座英文印刷所。我认为，经过审慎的安排，成立印刷所可能是极为有用的。

我们祝愿你健康长寿，在你为传播救恩知识的努力中，能使上帝喜悦。致以基督徒的敬礼。

伊华思 通讯书记（签名）

1828年6月17日 波士顿



梁发已在今年夏天退休,要到乡下去开办一所学校,并教导他的家属基督教的道理。

在1828年10月11日,马礼逊博士在写给他最好的朋友史当东爵士的信中提到英华书院的校长柯里去世的消息,接任英华书院的校长是中文教授吉德先生¹,并由从格拉斯哥大学来的一位苏格兰人担任英华书院的副院长。

1. 译者注:吉德教授后来回英国任伦敦大学院中文教授。

1829年(马礼逊47岁)

由于事务的压力和对人生观的不同,我现在对光阴的消逝很少注意,新年的早晨与平常日子的早晨似乎都是一样的。当然人们对时间和季节有着迷信。在中国,新年有两个年,但他们都加以漠视,而基督徒把新年看作是回顾与前瞻的停止点:回顾过去,要谦卑下来,要改过自新,要感恩戴德;前瞻未来,如能继续存活,要有更多的愿望侍奉上帝;如生命可能结束,要准备到天国享福,常常把注意力放在不能看得见的永生的真实上,而不是在短暂生活中去追求那疾驰而过的目标。

1829年1月1日 广州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史当东爵士的信:

我亲爱的先生:

在最后一艘船即将离开广州驶往英国之前,我写几笔通知你有关在澳门筹建博物馆之事。这座博物馆将包括自然史和人文艺术品两大部分。它将让在广州的所有英国人以选票方式入会,不限于英国商行,其他国家在这里的商行也可以成为会员,但有些外国商行拒绝参加。

我们已经选出了书记和司库,每年的会费为30元。如何给这个博物馆起名字颇为为难,最后筹委会决定称之为“驻华英国博物馆”。

自从上次写信给你,到今天我还没有听到英华书院的消息。到今年夏天,我盼望在该校学习的我的儿子马儒翰能回到中国。

我刚好编完《广州话字典》一书的第三部分。用官话学习广州话已成为一种风尚。





在广州的一位名叫钦纳理先生的画家赠我一幅油画。他为我画了一幅我和两位中国助手在一起做编字典、译圣经等工作时的油画。英国商行的负责人已将该画送回英国要求制版复印,到时定将赠你一幅,作为我俩世交的纪念。

目前我和全家人的身体都不错,这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的。由于到广州商行教堂出席崇拜聚会的人不多,我在上两个季度到另外一个教堂礼拜天主、主领聚会。我希望基督教在中国能逐渐地取得进展。

我对英华书院的印刷所能为在中国传福音而印刷宣传品感到满意。本季度又向该校汇去1 500元捐款。那幅油画复印出来后,也可以出售以增加该校的收入。(每幅售价为英币 300 几尼)

法国国王已派驻一位法国领事常驻广州,他的名字是杰纳先生。愿上帝祝福你!

马礼逊(签名)

1829年2月24日 广州

1829年夏,梁发在他家乡设立的学校被官府封闭,他本人遭到官府追捕,为此,他逃到澳门,找到马礼逊博士,在那里继续学习基督教义。

马礼逊博士在东印度公司担任的翻译官职,对他来说,总是格格不入的,与志趣相悖的。他在本季度特别艰苦,不仅是公司方面的措施(在他看来,对英国的利益也是有损的),而且新到任的领导人对他的职务和活动加以任意控制,使他与公司的关系得不到保证。为此,马礼逊博士决定想要放弃这个官职,但又未能提出。在他写给本书编者的一封信中说:

过去常在我心中盘旋的妥协想法,具体地说,是为了保证我能在中国立足,但现在已经不同于过去了。我想这将不会再困扰我了,因为即使我不在这里当传教士,还会有别的传教士被派到中国来传教,包括美国传教士也将会来此。我或者已经完成了上帝交给我在中 国应做的工作。哎!我真希望能有翅膀飞出去,摆脱在此的混乱、悲痛和苦恼!可是,我恐怕在坟墓这一边(即在生前)没有这样的翅膀给我可以远走高飞。从永生的观点看到这些事情的 出现,这本是微不足道的啊!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在 1829 年写给一位费希尔先生的(11 月 2 日到 12 月 10 日)信,摘录如下:

◎ 1829 年 11 月 23 日 中国澳门

前不久,汉基先生写信问我有关我留在伦敦传教会的 10 000 册中国图书的事情。我回信给他,也同时写信给史当东爵士时,我已把此事交托给在伦敦的朋友们全权处理了。我对处理结果持乐观态度。

我对中文知识的重要性,不再限于肤浅的涉猎,而是彻底地懂得它的重要性,而且更加注重对它的学习了。可举的一个例子是东印度公司与广州中国政府的谈判是愈加困难了。这不仅仅是要让我们知道中国文字是多么的重要,而且还让我们必须懂得中国人的性格与他们的思想感情。我理解东印度公司的不满,长此下去,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有信心告诉你,对公司当前的措施,我不是一个顾问,虽然中国政府向上司的报告如何对我本人不利。

在英华书院又有一个学生受洗加入教会,对此我感谢上帝。在澳门的天主教会获悉,最近有四位派往中国内地的天主教神父被中国政府斩首示众。

◎ 12 月 3 日

昨天两广总督送来公文说,他们不再收受东印度公司写给总督的公文了,他将“原封不动地退给公司”。并且可以确信的是,他们在 11 月 28 日派信使到北京宫廷,特别禀报许多沿海的英国货船违反中国政府禁令,将大批鸦片走私进入中国,并以此泛滥于中华帝国,毒害中国人民。在公文的最后部分,两广总督上谏中国皇帝禁止与英国的贸易。

◎ 12 月 9 日

一年前,有三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潜入中国内地,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法国人,另一个是西班牙人。我猜想,他们是中国天主教徒秘密带他们潜入内地的,如被中国政府发现,他们定将被处死刑。

我已收到从暹罗的首都曼谷的来信,派往那里的传教士汤姆林和郭实腊已向千百万当地人民散发了大量的中文圣经和劝世文。

◎ 12 月 15 日

前几天梁发离我而去,准备去刻印他写的两篇劝世文,他要将其大量地在中国人中间散发。他已准备为了耶稣基督而受苦难。在分别时,他的祷告是十分中肯的。他是全心投入做传福音的圣工的,而且已养成了祷告的习





惯。他祷告是为了求上帝祝福他的中国子民,他要为上帝忠心至死。愿上帝赐福给他。

1830年(马礼逊48岁)

虽然马礼逊博士在这一年有着很广泛的与有趣的通信往来,但只有极少数几封信可以放在本回忆录内。以下是他写给费希尔先生的一封信:

我是在本月16日,礼拜二,离开澳门的。我上次写给你的信是比较令人沮丧的,主要是有关公务方面的问题。但情况已有所转变。我方出击,但却遭到失败。我们站在制高点,但是,敌人却毫无动静,迫使我们放弃攻击。我们回到了广州,仍在原地踏步,跟3个月以前一样。

不论如何,那是过去的事了。我很高兴我们又回到了广州,虽然我们英国人“丢了面子”,这是中国人对失去尊严和名声的人的形容词。我不谈这事了。

关于在伦敦的那10 000册中国图书,我早已告诉汉基先生最好由他尽可能地处理。因为这批书存在伦敦传教会里好几年无人问津,实在是时间越长越糟糕。

我的妻子与我一起向你和姐姐问候,我们真诚地希望你诸事顺利。但愿我们都能够以依靠上帝为重。

上礼拜天,我在澳门又为一个年约40岁的中国人施洗入教。他是在已故的米怜先生手下查考圣经的。愿主与你们同在!

马礼逊(签名)

1830年2月29日 广州

那位新受洗礼的中国人是跟梁发学习印刷术的,在马礼逊博士雇用他之后工作非常勤恳,后来他跟梁发一起到内地去散发劝世文。

1830年,是马礼逊博士要求美国教会派来的首批传教士到达广州的年份。他们的到来给了马礼逊博士最大的满足。他在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哥哥时讲了此事,摘录如下:



两位美国传教士在数天前到达中国,其中一位是为异教徒传教的,另一位是为号称为基督徒的欧洲人传教的。前者名叫裨治文,后者名叫雅裨理。我正在尽我所能教这两位美国传教士学习中文。我感谢上帝使这两位属灵的牧师能来到中国。雅裨理只能在此1年,裨治文则是终身。我希望可以有传教士接踵而来为基督工作,直至世界的末日到来。

我最近为在东印度公司的服务而感到非常不愉快,主要是新来此上任的有些主管掌权后的跋扈行为。我确实已经写了一封辞职信,说明我要用我的余生专注于做我的传教士的工作。

我的体力也开始衰退了,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干了。但当我要离开工作舞台时,我欢呼上帝派遣了另一位传教士来接替我的工作。

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下降了许多。由于一位中国商人的失败,我已损失6 000元。愿上帝赐你长寿和健康,得享上帝所赐的福气。再见了,哥哥!

马礼逊(签名)

1830年3月10日

以下是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部给马礼逊博士的信:

我亲爱的先生:

你在3月25日寄来的信,我已在9月3日收到了。

请容许我代表美部会委员会对你热情接待裨治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为他聘请了一位中文老师,特别是要感谢你慷慨地给他参考书籍帮助他学习中文,也要感谢上帝。

我们毫不怀疑你会继续帮助裨治文和雅裨理两位先生的,给他们指点并把你丰富的经验传授给他们。我们也将非常谢谢你对我们东方开教的任何建议,特别是关于我们在何时可以运送一部印刷机去协助在中国的圣工,请予指教。¹

美部会负责人 埃瓦茨(签名)

1830年10月15日 波士顿

1. 译者注: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洋人与中国进行贸易,只限于广州郊外的十三行,且许西洋妇女不准入境,如有家小,都安置在澳门。西洋人在广州进行贸易,一般只有半年时间,其余半年都须离境。以下一封信是马礼逊写给史当东爵士的,内容提到有一位英国妇女闯入广州后中国官府的反应,摘录如下。





我亲爱的先生：

我们在10月5日到达广州，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几天，原因是在澳门遇到了台风。

两广总督听到有一位B太太来到广州，而一些青年人乘坐了轿子到公行要去看洋女人究竟是什么样子。总督闻后勃然大怒，立刻颁布法令要驱逐那位洋妇女，禁止人们坐轿子去看她。夷商不能违犯法规，必须安分守己。

B太太没有遵令离境。中国公行的浩官前来英国商行严肃地宣读了两广总督的命令，要驱逐那位英国妇女出境，如果她不走，两三天后就会派军队来强迫她离境。

公司领导把浩官送来的总督命令张贴在英国商行的门口，总督随后就派100个兵丁，各执旧式步枪、大刀和旧式手枪等以及两门18磅重炮弹的炮，把英国商行团团围困。总督非常气愤，但不知如何处理。如此包围一礼拜之后，总督发表了一通愤怒的演说后放松了口气说他“不再要军队包围英国商行了”。这样，中国军队就解除了包围回营去了，两门炮也撤走了。

但是，那位B太太还留在英国商行里，而且又来了T太太和另外两位美国太太。两广总督将如何处理此事，且看下回分解了。两广总督是要停止与英国的贸易，但中国公行的行商不答应。对于洋妇女是否可以居留在广州的问题，中国政府还没有放弃原来的决定。

最近因广西发生叛乱，两广总督派出了3000士兵前往镇压，也是造成洋女人去留问题暂时被搁置的原因之一。

麻六甲的英华书院虽然失去了米怜和柯利两位校长，教学工作仍照常进行。现在是吉德教授一人独掌校务。对你长期地资助该校，我要多谢你。我们全家都好。

永远是你的挚友 马礼逊(签名)

1830年11月8日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致布兰隼牧师的信，摘录如下：

你在1829年11月25日写给我的信，到1830年7月25日才收到。



我现在在这里只能做一点点工作，如散发圣经等，但你仍能记起我过去所做的工作，对此，我是非常感谢你的。

梁发正在帮助一个中国人查考圣经，这位慕道者想要把圣经全部抄录下来。刚到此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正要写信给英华书院索取一部中文圣经，因我这里没有多余的圣经送他。这里作礼拜的中国人主要是查考圣经，所以每人必须置备一部圣经。

在这里的西洋人已组成了一个基督徒团以协助基督教知识的推广。东印度公司的货船船长已从你那里把出版的英文圣经、公祷文等赠给这个团体使用。

来自柏林的纽曼教授现在在广州，最近还有一位医生诺克斯先生从缅甸王国到广州访问。他和纽曼教授讨论了缅甸文和暹罗文，认为这两种文字都是来自中文，不过是用罗马拼音文字书写。愿上帝继续祝福大英圣书公会的工作。

我的儿子马儒翰现在我身边继续学习中文。虽然他今年只有16岁，但已经被广州的英商聘用为译员了。我希望我儿子长大后，能修订我和米怜翻译的中文圣经。

一位在广州长期经商的邓恩先生已经捐助200元给基督徒团，帮助印刷中文的圣经课本。新到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先生负责选编。我的儿子正在把英文版的《祈祷一助》选译成中文，一俟有钱就可以印刷出版。再见了！

马礼逊(签名)

1830年9月7日 广州

1831年(马礼逊49岁)

当马礼逊博士在中文造诣上达到新的高度时，或与法国汉学家竞争时，那些认为自己是无敌的法国汉学家总是寻找一些借口，在法国或英国的报刊上，对马礼逊的文字工作进行肆意攻击。





但是,由于马礼逊博士是在稳步地追求更崇高的目标,即是要在中国开辟传播基督教的事业,这要比追求世俗的声誉更为值得看重。因此,他对法国汉学家的嫉妒是视若无睹的。

1. 译者注:德庇士是中文标准译名,有些中文史书译作戴未士、爹必时、德俾士、迪字士。马礼逊和他相识是在1816年。当时比他年轻13岁的德庇士是随英国使团来华,和马礼逊一同被任命为译员的。1830年德庇士被任命为澳门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1834年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第三商务监督。鸦片战争后,他继璞鼎查成为香港总督。他著作甚丰,身兼汉学家和英国外交家,1890年去世。

马礼逊博士看到在刊物上发表的攻击他的文章后曾写过一些文章或信件,但大多搁置一边,放弃申辩,认为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驳斥那些不实之词。

以下是有一位克拉波劳斯先生写给在澳门东印度公司的德庇士先生¹的信,要他加入批判马礼逊博士的阵营,却遭到拒绝,并在回信中为马礼逊博士辩护,内容如下:

对你沉浸于肆意攻击马礼逊博士一事,我不得不表示遗憾。在此我必须向你声明,我是同意史当东爵士对马礼逊博士的评价,认为他是“确定无疑的是欧洲的第一名汉学家”!

马礼逊博士在中国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多年,名气很大,人所共知。他书写中文既轻松又飞快,和中国人一样。这里的中国人长久以来都称呼他为“马老师”,这个见证是铁定的,无可置辩的,足可使所有攻击马礼逊博士的喧闹只是蛙鼠之战。

马礼逊博士所编纂的《华英字典》已由日本学者使用,并将其译成日文出版。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梅乔里班先生称之为“完全正确”。日本学者对字典的第二部分是按照字母顺序来编排特别高兴,这有利于他们把荷兰文的释义转为日文。

以下是1831年间的马礼逊博士的通信往来摘录:

到下礼拜天,梁发将要为三个中国人施洗,他们都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是父子三人,父亲62岁,大儿子22岁,小儿子17岁。父亲受过良好教育,两个儿子从小起一直读中国文学。啊!因着圣灵的影响,使



他们成为门徒，不只是口头上的，而是诚实的，身体力行的门徒。

梁发希望以他们的才智能献身于基督徒的文字工作，为了他们同胞的利益去做这事。梁发自己的儿子（梁进德），正在跟裨治文先生学习英文。

1831年1月9日 广州

我亲爱的先生：

我妻子身体很虚弱，但孩子们却健康，感谢上帝。我自己工作的能力已被削弱，但对过去我是有理由非常感谢主的。我的生命比我过去所盼望的时日已经增加了许多，且已有别人到此贫困的地区工作了。我在世的日子恐已不多了，甚盼我能准备好见主复临。

虽然我们设在伦敦的语言书院已经失败，但如能在那里学习数种亚洲语言然后被派到海外传教，仍不失为一件好事。

我认为，设立在英国殖民地麻六甲的英华书院是唯一在照常教授中文的地方。这里的东印度公司已恢复每月捐助该校100元。公司大班希望尽他所能资助该校经费。

在今年新年里早上，两广总督的官邸因发生火灾而成了废墟。他和他的家属幸运逃出，有两个女佣被烧死。

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致马礼逊博士的信

先生：

我们必须通知你，我们非常遗憾地获悉，槟榔屿殖民政府已经决定停止每月捐助100元给你所主持的英华书院了。我们考虑到，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在今年每月捐助100元给英华书院。

我们深信，英华书院设在英国在远东殖民地——麻六甲，定将对英中两国的学习中文、英文的学生是有益的，也是对英中两国人民有利的。

澳门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签名）

1831年1月7日 广州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致澳门东印度公司大班梅乔里班的信：

作为英华书院的校长，我谨代表该校对你本月7日来信通知说，你以





东印度公司的名义,捐助该校每月 100 元,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你忠实的仆人 马礼逊(签名)

1831 年 1 月 10 日 广州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致雅裨理牧师的信摘录:

我亲爱的弟兄:

我已收到你从巴达维亚寄来的信,并已接到报告说你已离开新加坡前往暹罗。我盼望你已平安到达该国。

我心里对你个人的幸福和公务是十分关切的。上帝赐你在年轻时身心健康,可以献身于上帝的圣工。我努力工作的时日已近乎要过去了,但我欢呼你和其他几位门徒能进入中国的园地工作。裨治文、金氏、塔博,现都在澳门。

梁发正忙于编写《圣经课》,他盼能在两三个月完成。我时常为他的安全担忧,他把我们的印刷品带到广州城内去散发。

有关我的家庭状况,我的妻子为病大受折磨已不止一次了,但我们的孩子都很健康。我们全家都向你问候,愿上帝祝福你! 再见了!

马礼逊(签名)

1831 年 7 月 13 日 澳门

以下是曼宁先生致马礼逊博士的信的摘录:

我刚收到华森博士在 3 月 27 日从巴黎的来信,要求我为他和他的朋友们订购一批中文书,书单今奉上。请费心直接寄给图书销售商佩恩和福斯先生。

至于那位法国汉学家克拉波劳斯先生,他几乎同每一个人都争吵,似乎他生着一种什么病! 我想他那样恶意地攻击你所编纂的《华英字典》等,是失去了理智。你一定会相信我,要编纂一部字典是非常难的,如果我自己想要编纂一部新的字典,难道我不会去向你请教吗? 难道我不会时时用你的字典,享用和学习你的字典吗? 我可能昧着良心说,你的字典对我的帮助微乎其微吗? 可是,即使我能出版一部字典,也会遭致人们的



攻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的现实状况。

我知道你会送我一部你编的字典,如有新著作出版,我也盼望你能送我一本。

你留在伦敦传教会那一批书仍封在那里,这是何等的可惜啊!我知道那不是你的错,而是他们的错。说实在的,他们应当把那批10 000册的中文图书全部买下来才对。

曼宁(签名)¹

1831年4月2日 伦敦

在此时可以恰当地指出,由马礼逊博士、史当东爵士、汉基牧师和宓尔士先生指定的托事部已与伦敦大学院董事会谈判成功,决定将马礼逊博士从中国自费购买的10 000册中文图书捐赠给伦敦大学,仍使用马礼逊图书原名称,可免费供所有教派的大学生使用。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写给《亚洲杂志》编辑的信,摘录如下:

先生:

昨天晚上我收到你寄来的《亚洲杂志》1830年11月号。在这一期里有一篇为马礼逊受到克拉波劳斯先生反复控告进行辩护的文章。

克拉波劳斯先生近来发表文章对我谩骂甚为猖狂,对这种狂妄性格的人,本不值得去注意他的攻击。他所说的可以简化为事实与主张两个部分。他极为恶劣地歪曲事实,因此对他的任何主张有何真理毫无信心。他首先说自相矛盾的话,然后用一大堆词句企图证明它——证明马礼逊不是《华英字典》的作者,而是冒名的。其次,他又否认《公祷文》不是马礼逊翻译的,说马礼逊不能区别大卫的《诗篇》和英国教会的《公祷文》。

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的良心驱使我说的,那部《华英字典》是我亲自编纂的,大卫的《诗篇》是我译成中文的,《公祷文》也是我编译的。我没有必要去与那个笨头笨脑、相信自己胡言乱语的头脑僵化的人讲理,事实已充分证明了,也没有必要去花时间与精力向那些相信他的欧洲人进行说服了。

我曾在巴黎见到那位克拉波劳斯先生,我在伦敦时还曾和他谈过话,

1. 译者注:曼宁是在1816年随英国使团到中国后与马礼逊结识。他也是使团的中文译员之一,对马礼逊的中文作品和《华英字典》是钦佩的,对法国汉学家等人的批评是不同意的。





他承认曾从我编纂的《华英字典》中得益匪浅。他在伦敦也看到我从中国带来的10 000册的中文图书,并要求我送他几本善本书给他带到巴黎去。后来听说他访问俄国时,沙皇亚历山大不喜欢他过分要书,所以我没有答应给他。由于我拒绝了他,他似乎始终不肯宽恕我,并且在欧洲到处造谣攻击我。

1824年我访问巴黎时,曾在一次公开演讲时介绍了中国的佛教,但我没有在那个场合谈到道教。克拉波劳斯先生发表一篇文章,公然断言我不知道中国有道教的存在。

归纳起来,我唯一寄希望于这位所谓“博学多闻”的克拉波劳斯先生的是能写一部中文书,或翻译一部中文书(他从未将一部中文书译成英文的),世人就可以判断他的中文知识究竟是怎样的了。

1. 译者注:本回忆录已有数次提到郭实腊其人,此人中文译名还有郭士立、郭施拉、郭甲利、居茨拉夫等。他是普鲁士人,1827年被派到爪哇传教,1828年前往暹罗,原属荷兰传教会,后为伦敦传教会服务,但并非是属于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士。此人从1831年起,假传教之名,开始前往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改名郭士立,冒充中国福建同安县人,取郭氏家族之姓。他从此至少在中国沿海的澳门、广州、厦门、台湾、福州、宁波、舟山、上海,一直北上到天津、奉天等地侦察10次以上,向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以及在澳门、广州的英美走私鸦片的大商人报告侦察结果,接受大鸦片商的巨款。其后,在鸦片战争期间,他直接为英国侵略军服务,担任向导、参谋、译员和参与签订中英不平等条约等许多侵略活动。详情可参阅拙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9—32、53页,《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50—61页。

马礼逊(签名)

1831年7月5日 中国

1832年(马礼逊 50岁)

马礼逊博士致大英圣书公会的信,摘录如下:

从最近收到的麻六甲英华书院的报告中知道,中文圣经的新版本即将印好。我很高兴通知你会,我已从广州送了几箱书到华北、高丽和日本,其中有中文圣经、公祷文和劝世文。最近由曼谷的郭实腊先生¹负责处理散发。

我多年以来一直深切感到,必须把圣经送到那些地区去散发。我很高兴地通知你会,美国教会已经担负起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第一批从美国派来的传教士裨治文、雅裨理已经来到中国。两天之前,另一位美国传



教士司梯文斯也已抵达中国口岸。

司梯文斯乘坐的船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称作“马礼逊号”，是一位美国的热心基督徒、中国之友——奥立芬先生的船。奥立芬先生属于美国长老会，他在广州经商，开设了一所美国商行，在他的商行里接待了从美国公理会派来的传教士。司梯文斯被派到广州的目的是在外国海员中传教的，同时学习中文。

美国基督徒希望美国传教士到中国后能散发圣经，费用全部由美国教会承担，我当然赞成。裨治文先生和我商议要出版一本由他和我合作的圣经新译本，但还没有作出决定。

今年夏天我用我们的平版印刷机印刷了圣经单张劝世文，我有信心在异教徒中直接散发圣经原文的章节是要比任何人撰写的文字好得多。昨天梁发又写了一篇劝世文，引用了圣经《以赛亚书》第44章的“制造偶像是虚妄无益的”教训。这段经文恰好是我们的小小的中国教会在今天崇拜聚会时所念的。

梁发已向他年迈的父亲讲解圣经，他告诉我有很大希望劝其父信仰基督教，因他父亲刚硬的心已显见软化了。他倾心听道，并和大家一起跪下祷告上帝了。

现在中国已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并已有足够人数可以组成一个教会。他们且已订购一批圣经经由英华书院在海峡地区散发了。

马礼逊(签名)

1832年10月29日 广州

马礼逊博士致英国宗教印刷品协会信，摘录如下：

从美国派来的传教士裨治文已在广州重印了米怜博士所写的劝世文，并已在中国人当中散发了一千份。说实在的，那只是大海中的一滴。但仍然像洒在山顶上的一把种子，如能成长，最后将成为一片森林。

我所编撰的《神天家训》和《查经课》，内容包括了历史、教义和对基督教的实用观点等，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算作是宗教印刷品，向你会申请补





助以便能大量印刷。版面已经刻好,只是需要较多的经济支援才能把这些作品印刷出来了。

你会过去寄给我的印刷品,我都已译成中文向各方散发了。

马礼逊(签名)

1832年2月26日 澳门

《神天家训》扩大为8开本,马礼逊博士自费花去200英镑印此书。日前从美国派来的司梯文斯牧师除负责在外国海员中传教外,还主持了西人教会的教务。由于美国传教士已经来到中国,马礼逊博士把他在礼拜天主主持的英文教会交给美国人负责,他自己则专门主持中文教会的圣工。

以下是他在1832年所写的日记一小部分的摘录:

◎ 1832年10月7日 广州 礼拜天

我相信参加我的中国聚会的人数要比参加裨治文的聚会多,我们共有12个人。梁发已为7个中国人施洗,吸收他们入教。我送给M先生一张平版印出的劝世文的样张,题目是“上帝的存在”,他谢了我,并告诉我已经给了一位出名的儒生阅读,那位儒生是孔夫子的门徒,相信人死了就没了,也就是说死了就湮灭了,并无所谓死后升天或下地狱之事。他还向我索取其他合适的读物,我很高兴送他已故米怜所写的一张很好的劝世文,题目是《人的灵魂》。

◎ 10月8日

中国政府禁止奶妈为外国人家庭服务,我家雇佣的奶妈被勒令立即离职,这是非常野蛮的。中国的异教徒心中没有上帝,所以没有多少仁慈,只有认识我们的救主上帝才能改变心肠。让我们学习耶稣饶恕我们的敌人,为他们祈祷,愿他们能悔改并得救。从中国政府来说,禁止他们的百姓过一个诚实的生活是既专制又愚蠢的。

◎ 10月18日

今天我去参加一家中国人的婚礼,大约有6个外国人在那里观礼。所有的亲戚朋友们都要来看新娘。新郎只有16岁,他要接受来宾的恭喜,请饮茶和叩头,弄得新郎疲惫不堪。



有关为一位在英华书院任职的一位中文老师施洗之事，马礼逊博士写道：

◎ 12月15日 晚10点钟

明天我要为朱先生施洗，吸收他入教。主啊，求你洗净他的罪，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 12月16日

我刚主持完中国人的崇拜聚会，这使我非常高兴。我引用了《约翰福音》第3章，讲了上帝的爱，更新和浸礼。我又引用了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讲到主的使者腓力为一个埃提阿伯王国的太监传教和施洗的故事。太监接受了腓力劝导并要求为他施洗。“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那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给我受洗吧。于是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他从水里上来，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今天我是为朱先生施洗，过去他不愿意悔改，但后来他戒掉了吸鸦片烟的恶习，回答了誓言。他完全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及其含义，相信耶稣的教训，做耶稣吩咐他要做的事，盼望能获得耶稣所应许的。朱先生乘船从麻六甲来时，几乎遇到沉船的危险。他向上帝发誓，如能保住性命，他将终生为上帝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岂能违背上帝的旨意不为他施洗呢？我如果拒绝为这样一位诚心悔改的人施洗，那将是错误的。靠着上帝的力量，我劝告朱先生不但使自己得救，也要使他的家属，他的朋友们和他的同胞们得救。

◎ 12月17日

今天有一位道士向我讲解了他自己的书，但愿他能觉醒，知道自己的罪，逃到罪人的大能救主那里去避难。晚上，我送了一本圣经给那位道士，还赠送他一本《神天家训》等。愿上帝赐的这些圣书能对他的灵魂受益！

对于中国政府侮辱是由孟加拉派遣来的英国兵舰之事，马礼逊博士写道：

由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的最高当局派来的兵舰，中国政府竟对之如此无礼和粗暴，这是非常缺少公众精神和国家尊严之感的。我总是认为，有关中英两国之间的争执问题应持和平解决的办法。但是我面对反英



和低级的感情而站出来讲话时，却仍会坚持我的看法。我认为英国皇家海军既不感到要关心在中国的英国人；中国人对英国的兵舰并不尊重，也不善待；反而对停泊在伶仃洋面上的英国走私鸦片的船却优厚有加。

现在广州的中国社会状况，与我当初在 1807 年来此时已完全不同了。汉学家们、传教士学生们、英国报社和中文圣经，还有公开崇拜上帝的聚会，都已成长起来了。我已经为我的这一代人服务过了，上帝知道我必须何时入睡。

1. 译者注：英文《中国丛报》又译作《中国文库》《澳门月报》，日本学者译为《支那丛报》。这份英文月刊是由马礼逊所倡议，在美国在广州的商人奥立芬大力支持下，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编辑。创刊号是在 1832 年 5 月在广州出版，每月一期。该刊从 1832 年 5 月创刊，到 1839 年 5 月，是在广州出版，之后由于鸦片战争爆发迁往澳门出版。香港被英国割据后，该刊于 1844 年迁往香港出版，1845 年 7 月又回到广州出版，直到 1851 年 12 月才停刊，前后连续出版整整 20 年。这 20 年间，正值中国被迫从中世纪走入近代社会，由英美传教士不断发表的有关当时中国社会情况调查报告、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报道和评论等极为详细的记载，是中外历史学家视为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读者可参阅拙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32—37，112 页；《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 26—31 页；《欧风美雨袭中华》第 1—16 页。

在马礼逊博士的帮助下，裨治文先生开始编辑的一份月刊——英文的《中国丛报》¹ 现在仍在继续出版，该刊内容包括原始的中国报道，宗教消息和时事等。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在 1832 年 9 月 4 日发给欧洲、美国和其他地区教会对于在中国开教 25 周年的报告书：

第一个新教传教士抵达中国，在完全陌生的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却在有许多的敌人的状况下传福音，已经过去 25 年了。虽然如此，他靠着上帝，得到了一处安静的住处，一直能工作到今天，欢呼着上帝所做的工作。

起初，他认为学习中文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个困难已经被战胜了。不但如此，他还编纂了辞书、文法书、单词汇编和翻译了好几部重要的书籍和劝世文等，并且都已印刷出版。汉学家已经增加，在国内和国外，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有。

中国人再也不会被遗弃了，由马礼逊和米怜合译的中文圣经，还有公



祷文和多种劝世文已经印刷出来。现在,要感谢上帝,已有别国来此的传教士参加圣工和散发这些印刷品了。

伦敦传教会送来了印刷机和麻六甲英华书院设置了印刷所,以及麦都思先生在爪哇,在中国和南洋一带散发百万份以上的福音印刷品。英华书院已经招收了数十名当地青年,给他们基督教育的训练,还聘有当地的中国基督徒,挨家挨户地,去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中国差会的一个总纲。我们并不夸大所做的圣工,却虔诚地感谢上帝赐给的这项工作至今没有停止过,在遇到的许多灾难和死亡后,仍年复一年地在积聚力量继续前进。

在中国设立的两座英文印刷所,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和实用知识之用的。第一座印刷所是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所,是专为印刷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而设立;在广州设立的印刷所,是由英美合作的,其出版物主要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周围国家信息,以引起西方国家注意中国事务的。在麻六甲出版的刊物、广州出版的英文报纸和由裨治文主编的英文的《中国丛报》都已在中国兴起了。

传教士还前往欧洲人在南洋统治的殖民地,在马来海峡,在暹罗、琉球群岛,在高丽,在中国沿海,一直到北京的城墙,都已经有了他们的足迹。有些由传教士撰写的劝世文,已经进入中国宫廷,连皇帝也已经阅读过了。这些还都只是小有成就。要收割的庄稼很多,但工人却很少。中国差会需要大量的牧师、教师、作者和印刷技师,以便能在说中文的国家中传播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

如今在中国差会的同工有:

马礼逊神学博士,属伦敦传教会,工作地点在中国。

麦都思,伦敦传教会,在爪哇。

撒母耳·吉德,伦敦传教会,病中,在英国。

亚伯·汤姆林,伦敦传教会,在麻六甲英华书院。

戴尔,伦敦传教会,在槟榔屿。

郭实腊,荷兰传教会,在旅行。

裨治文,美国公理会,在中国广州。





雅禛理,美国归正会,在暹罗。

梁发,中国人,被按立为传道人,伦敦传教会,在中国。

丘安,中国人,伦敦传教会,印刷工人,在中国。

李兴,中国人,梁发的助手。

中国差会成立25年来,共施洗10人入教,其中包括上述的3名中国人。

大约在中国差会设立后10年,英国国教圣公会派了一名牧师到英国商行负责教牧工作。大约在中国差会成立后20年,美国海员之友传教会派到广州担任海员的牧师——雅禛理,于1830年到广州。现在海员中负责教牧工作的是美国纽约派来的司梯文斯牧师。雅禛理是美国归正会牧师。禛治文牧师和司梯文斯牧师是属于美国公理会的牧师。他们在中国的赞助人是奥立芬,美国长老会信徒,广州美国商行的大班,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基督教徒。

中译圣经课本是在1831年印刷出版的。禛治文和他的中国助手们在马礼逊的协助下已经编就一本《圣经摘编》。梁发和他的助手已把此书印刷出来,钱是由在中国经商的外国基督徒捐助的。

今年里,梁发已编印出9种劝世文,由马礼逊审稿修改,钱是由伦敦宗教印刷品协会捐助的。丘安用平版印刷机印刷了圣经单张等。郭实腊已带了大批宗教印刷品到华北去散发。禛治文牧师已经招收了好几个中国孩子跟他学习英文并教授基督教的教义入门。他还主持广州的英语教会,在广州,每礼拜天举行一次聚会。

中国差会的上帝的仆人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隶属于不同的教会,却能彼此相爱,联合一致,互相帮助,以推进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以上简单的介绍,是要唤起基督教国家的注意,以帮助至少有着1亿人民的东亚地区推进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你们基督教的教会,请听救主耶稣最后的命令: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每一个人听。

马礼逊、禛治文(签名)



1833年(马礼逊 51岁)

这一年,澳门的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将终止,这使在中国经商的贸易人员,包括广州英国商行的官员在内都人心惶惶。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解散,他们的利益将或多或少地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没有一人能像本回忆录的主人公那样对此变化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他特别关心如何安排家庭的经济开支。

虽然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服务已进入第26年(原文如此,实为第24年),他既不能像公司里的许多同事可以享受退休金,也没有把握因他过去的服务可以获得一份优厚的养老金。在1831年1月,澳门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曾专函呈报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要求给马礼逊博士在澳门公司和广州英国商行服务已超过20年的养老金,但并未被批准。他甚至没有希望能得到一笔补偿金,以便暂时维持他的家庭开支。

为此,马礼逊必须向新成立的政府机构申请一份俗世的工作,或者求助于宗教团体给他一家足够的生活费,以便继续专门从事于在中国的传教士工作。他是希望能做传教士的全职工作,但却在收入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只能单一地传教,所有已在进行中的印刷出版、教育等活动则难以以为继。那将是阴云密布,已届生命黄昏之时,这句话他可能会再说一遍了。

更有甚者,马礼逊的家属将很快地要和他再次分别了。这是因着本书编者(即马礼逊的续弦)因健康原因必须回英国治疗。此事已经酝酿快一年了,要去的话,所有孩子恐怕都要带回英国,又将使马礼逊重尝第二次与家眷分离之苦,同时还须筹划回英船费和家眷留在英国的大笔生活费用,等等。这些实际存在的困难,确实使马礼逊忧心如焚。

马礼逊除了帮助在广州出版的两种英文报刊,即《广州志乘》和《中国丛报》撰稿外,又独自编辑了英文不定期刊物《传道人与中国杂记》,专门报道在中国传教的消息。该刊物已在这一年,即1833年出版了。他还编撰和印刷了其他一些中英文的劝世文,还专门制作了一批图文并茂的可以悬挂在中国家庭墙上的劝世文,以上都是用他从英国带到中国的一部





平版印刷机印制的。这些印刷品花去了他不少的钱。

这批印刷品的出现,竟引起澳门天主教代理主教和神父们的注意。他们认为马礼逊是在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传道人与中国杂记》中的传道人这个名称是窃取了天主教会的教义。代理主教于是向澳门立法局提出控告,要求立即制止马礼逊的异端邪说,禁止他出版这份刊物;与此同时,天主教代理主教还直接写信给澳门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要求用他的权力,禁止马礼逊在他家里使用他自己的印刷机。

澳门东印度公司大班竟迫于澳门天主教代理主教的压力,授权自己的书记在 1833 年 6 月 22 日写信给马礼逊。信的大意是:

今奉澳门总督来文函称,据澳门天主教代理主教的报告,马礼逊私自在家印刷反对天主教的刊物。因为在葡萄牙所属的澳门境内是禁止私自设置印刷所的,除非事先经过审查批准。今特通知你,请停止在澳门使用你的印刷机继续印刷出版物。

书记林赛(签名)

马礼逊收到公司大班的信后,立即用注释形式写了抗议,连同原信,寄还给澳门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内称:

1. 我宣讲的教义当然是与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不符合的,但文中并没有攻击天主教的地方,在《传道人与中国杂记》也没有。

2. 澳门完全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根本不属于葡萄牙国王。天主教代理主教所说,是不合理的。

3. 东印度公司在澳门所设之印刷所,迄今已有 20 年,公司在澳门可以自由印刷任何出版物,根本不必先由澳门葡萄牙总督的审查批准。

4. 东印度公司大班到底要求我什么呢?是把我看作只是一个英国人,还是公司的职员呢?他们要求的是事先要审查,并不要求我停止印刷。公司管理委员会是要我事先送给他们审查呢,或是要我停止印刷呢?两者都不是。



因此,我抗议,反对这整个的过程。我认为,这是一种窃权的、专制的和压迫的行为,是受罗马天主教代理主教和神父们的指使,让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一起压迫我的非法行为。

马礼逊(签名)

马礼逊为这件事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刊载在广州出版的英文报纸《广州志乘》上,全文如下:

论印刷自由

据法国所颁布的新宪法上说:“全体法国人都有权利发表和出版他们个人的意见;审查制度永远废除。”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天赋予人有说话的恩赐。有智慧的被造之物在社交时可以进行有教益的沟通,其价值远胜于肉体的享受。政府无权剥夺人们理智的往来、肉体方面的需要和食物的选择。根据这个原则,除了最危险的罪犯外,决不可剥夺人们使用笔墨和纸张。印刷机是仅有的更快速的写字机器。在上帝的恩赐中,这种写字机器可以帮助传达和交换人们的思想到最遥远的地方,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因此,任何实施这个原则的政府,秉着公正和平等对待的态度,就不会去剥夺印刷自由的权利。某些人不喜欢阅读可听便,但如果这些人是执掌权力的人,他们就没有权利去剥夺那些喜欢阅读之人,强制他们不可以阅读。

中国人已经准许欧美各国人士侨居中国沿海一带,他们可以根据各自的习俗穿衣、吃喝、跳舞或享受其他娱乐。在外国人当中,没有哪一部分人可以限制其他部分外国人的权利。他们没有权利禁止一部分外国人阅读英文书刊和报纸,因为澳门是中华帝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人没有禁止,难道葡萄牙人可以禁止吗?

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写作和印刷出版的自由,这是为了使他所创造的人类得到快乐。因此,没有一条人立的法律可以取消这个天赋的人权。“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去酌量吧。”这是使徒彼得当年在耶路撒冷面对祭司和政府官员所





说的辩护词,载于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19节。

这是必须要遵从的上帝的法则。虽然是人制订的法律,且不论是任何国家或教会,但如有违反上帝的法则,我们仍要遵从上帝所规定的法则行事。

因而,我们的结论是:凡是违背上帝的法则由人们制订的禁止言论、写作和印刷自由的法律,凭着我们的良心可以不服从。

暴君可以惩罚,但上帝一定会称许。

尽管马礼逊博士因暂时停止他所喜欢用的方法来传播真理而感到一定程度的烦恼,但他可以用其他方法继续做圣工而不会受到英国和葡萄牙当局的干扰。他有三个中国基督徒助手梁发、朱先生和屈昂,还有一位老人李先生可以帮助他们在广州地区广泛地散发基督教宣传品。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李先生都住在他家里接受他圣道的教导,以便能预备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此外,马礼逊博士坚持编撰他的《圣经注释》,每有心得,必表示喜乐。他还继续在礼拜天到英文教会主持礼拜,结束之后,随即去中国人聚会处证道。在工作之余,除读书外,他还和家里的孩子们一起唱圣诗等。

在澳门住宅的前面有一块空地,面对澳门海湾,环海是一片荒山,空地上栽有从欧洲带来的植物和花卉。马礼逊博士总是把全家人一起带到那里,最小的一个孩子还被他抱在怀里,在草地上铺上席子,并请了一些欧洲和中国的朋友和他家人一起休闲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让孩子们尽情地玩耍。而他本人却常常说,这是我怀着战栗的喜乐。这种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使他感到非常快乐。

澳门夏天的气温常在华氏86度到92度之间,这是指在阴凉处的气温而言。马礼逊即使到教会去证道也需很长时间,但他从不埋怨炎热的天气。可是他的睡眠并不好,他心里烦恼,要到很晚才入睡,但到凌晨天还未亮,一般是4点钟就起床了,又去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等等,缺乏足够的运动。夏天奇热时,他会发病,胃口不佳,右腹疼痛,四肢无力,必须去看医生。公司医生诊断出他有肝病。这就使本书编者(即马礼逊夫



人)甚为担忧。她暂时停止收拾行装,先好好地照顾他的健康,等到他完全复原为止。他计划继续留在澳门,直至他的家眷上船回英国。为此,他吩咐他的大儿子马儒翰先期去广州,代替他担任英国商行的译员。

可是,正当此时,一艘走私鸦片的英国货船打死了两名中国人,公司命马礼逊博士立即去广州写公文与中国政府交涉这个案件,而这时距离他家属回英国的时间只剩下一个月了。他在去广州前,恰好收到一位朋友汤玛士·菲希尔先生的来信。汤玛士·菲希尔先生答应一旦马礼逊的妻子和孩子们到达英国后,可以住在他的家里。这就大大地解除了马礼逊的忧虑,使他的家眷到了英国之后,有家可归了。

为此,马礼逊博士立即在1833年10月10日从澳门¹写了一封感谢信给菲希尔先生。他通知菲希尔先生,他的家眷,除了大儿子马儒翰外,将在一两月内启程回英国。他们盼望能在今年12月上船,大约在明年4月中或4月底到达英国,届时将可见到菲希尔先生和他的姐姐并受到接待了。马礼逊夫人在信中也向菲希尔先生致谢。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被公司召到广州工作时写的几篇日记。

◎ 1833年11月7日 广州

虽然我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我的家眷即将回英国,我却被英国商行的大班召去广州。因在外面走私鸦片的船上,一名水手和一名

中国人在争吵中被杀害,要我去翻译公文等事情。中国政府要求以人命抵人命,这案件如何结束,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已为家眷订购了船票,船名“英格利斯号”,我妻子带了孩子将在12月7日起航。我已命大儿子马儒翰回澳门去帮助他的继母和弟妹们准备行

1. 译者注:澳门本属中国领土。1537年葡萄牙商人开始到澳门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1540年,葡萄牙即派遣天主教传教士前来中国。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明朝嘉庆皇帝恩准在澳门交纳地租建屋作为仓库和住处,并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往来。因此,澳门一直是中国的领土。直到1849年,葡萄牙单方擅自把澳门作为该国的殖民地,当时清朝政府并没有承认。要到1887年中葡签订条约之后,清朝政府才认可澳门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这样,直到20世纪末,澳门才回归中国。马礼逊对澳门天主教代理主教和葡萄牙总督的抗议都是事实,他在英文报纸上所写的《论印刷自由》一文引用了法国宪法的辩护之词,时至今日,仍是一篇精彩的文章。



李了！

◎ 11 月 2 日

但愿上帝祝福你，用他的慈爱增强你的心志，使你能胜任这次带子女一同回国的职责。我可爱的孩子们，愿上帝用他的大能保守他们！他们可爱的和已懂事的品性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完全相信，孩子们搬到基督徒社会里，对他们的成长必将是有裨益的。这样的安排令我最感痛苦的是，这次别离是没有期限的，我们全家不知何时可以再次团聚在一起，重享天伦之乐。或许你将会找到慈祥和忠实可靠的朋友同意你离开孩子们，然后独自再回到我身边。或许未来的结局证明要比我们所担心的要好得多。赐福的上帝将永远不让我俩再分离。

◎ 11 月 8 日

“英格利斯号”船已接到命令，定于 12 月 10 日起航。

◎ 11 月 10 日

澳门和广州相隔甚远，然而英国与中国的距离又如何？我几乎要反悔了，感到要对你说，“不要去”。但我们已经作出了决定，不能反悔。谁能告诉将来会怎么样。也许这对我们是最好的事。“愿上帝的旨意成全”。上帝啊，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马礼逊博士离开家在广州工作时，常常写信给他的孩子们，要他们回英国后好好读书，长大后能再到中国来继承父业，等等。

马礼逊博士在广州羁留了两个礼拜，他决定要回澳门去帮助家眷整理行装和道别。这得到了英国商行大班的同意，职务由他大儿子马儒翰代理。

他--回到家，就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全家顿时热闹起来，一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马礼逊博士和他妻子忙着整理和捆好行李准备上船。

啊！这些快乐的情景现在就要结束了。船停泊在离澳门 18 英里的伶仃洋面上以策安全，因在那个季节较大的船不能停靠在岸边。当时在



广州经商的英国商人查顿¹是一位慷慨乐于助人的人，他答应让马礼逊的家眷在那艘去英国的大船开航之前住在他的船里等候。

“英格利斯号”船决定开航之前，马礼逊博士陪同家眷一起乘坐一只小船前往伶仃洋上并暂时住在查顿的船里，那一天是1833年12月10日。这一天正值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签署任命律劳卑²为英国驻华首任商务监督，取消澳门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的贸易权的日子。

马礼逊博士和他的家眷在船上一起住了两晚。12月13日，“英格利斯号”船在望了。马礼逊在他的一位英国友人，还有一位中国基督徒帮助下把所有行李搬上那艘大船并安放妥当。马礼逊在大船上住到次日凌晨4点钟启航之前，与他妻子和孩子们拥抱道别，然后跳上另一艘小船，从此与家人离别了。当时大儿子马儒翰也赶到与父亲一起向继母和姐弟们送别。

“英格利斯号”船在1833年12月14日驶离中国，马礼逊夫人和孩子们在次年4月6日抵达英国。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从1833年12月13日起断断续续所写的日记摘录：

◎ 1833年12月13日

在伶仃洋面的船上，此船属于查顿先生。

当我同意与你（指他的妻子）分别时，我以为大船立即要起航了。但我如果晓得不是如此，我甚愿再与你和孩子们共处一些时间。船长告诉我，你们的舱位是非常舒适的，那是一定的，但我们的心却想着别的什么事情。

我很高兴你在船上的处境是舒适的，也是实用的。但求上帝的祝福能一直伴随着你和可爱的孩子们。现在时间已晚，愿上帝祝福你！

1、2. 译者注：上述内容提到两个英国人查顿和律劳卑。查顿，又译渣甸、查典，1784年生，1843年死。他原为英国医生，初任澳门东印度公司货船上的医生，并与一英商马地臣合伙经商。1832年，他俩合作开办怡和洋行。马礼逊应马地臣的要求，成为在中国境内首次发行的英文报纸《广州志乘》的特约撰稿人，所以查顿和马地臣都熟悉马礼逊的人品和工作，对马礼逊一家有诸多帮助。可是这两位英国商人，都因走私鸦片非法贩卖毒品给中国人而发了大财，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臭名昭著的大鸦片商，令人不亦心寒乎？另外，律劳卑是在1834年7月到广州上任的，他既不按照中国的规定上稟帖给两广总督，又不通过十三行的中国行商说明情况，结果遭到拒绝。因误会而形成僵局，而马礼逊恰在这紧要关头不幸去世。两广总督遂下令停止与英国商人贸易，且令所有中国服务人员离开英国商行。律劳卑遂令两艘英国兵船驶往虎门口示威，驻守虎门炮台的中国士兵立即开炮击退英舰，律劳卑不得不退回澳门，于同年10月病死。





以上两信是在船开之前收到的。

◎ 12月15日 礼拜天

昨天早晨,我看到“英格利斯号”船载着你,直至再也看不到那艘大船了。我泪如泉下,一直在为我的爱妻和我可爱的孩子们不住地祷告。大儿子马儒翰先回澳门给我带些冬天的衣服,在我到达广州后可以穿上御寒。船已从澳门驶出,但既无衣服也无信件。

我立定宗旨将我自己完全奉献给中国人,特别是,一如既往所决定的,把自己献身于圣经。我想用我们自己的印刷机印出一部新版的中文圣经。愿上帝使用我的手所做的圣工能够成功。

◎ 12月17日 上午11点钟 礼拜二

我仍在查顿的船上。

◎ 12月19日 礼拜四上午

我和大儿子马儒翰是在今天上午6点钟抵达广州的。我再次在那张老写字台上写这封信给你,求上帝祝福你 and 孩子们一路顺风。今天上午广州又冷又下着雨。

◎ 12月21日

靠着上帝的慈悲,我们仍得到庇佑。我们为你和孩子们求告上帝的大能一直与你们同在。

我的心永远跟着你,我对我俩必须分离而难过万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你同在。再见了!

还没有收到从英国的来信。我们还不能决定如何处理在澳门的住宅和自己的印刷机器。好心的上帝保守着我们的一切!

◎ 12月27日

据报告,以前在新加坡任职的英国官员,可能被派到这里出任英国领事。你知道我是不信任人的,也很怕与人交往,如果这个报告属实,这样的改变,对在中国传教,只能是更加不利的。

◎ 12月28日

大儿子马儒翰来信说,如果我去澳门,他认为我不会坚持放弃我们在澳门的住宅。说实在的,如果我在澳门,要我在五六天之内被迫搬走所有家里的东西,可能感到有点过分了。但我仍坚决要去做这件事。



◎ 1833年12月29日

今天早上我们举行了崇拜聚会,除我以外,共有8人参加崇拜。有一位道士也来参加聚会,他也参加崇拜仪式和一起唱圣诗。愿圣灵能照亮他的心。梁发带来了一篇劝世文,他已刻印2000张。上帝已经兴起了一批积极推广圣工的同事,这是一件令我高兴的事。现在我已不觉得我在这里的工作有多么重要了。圣工没有我,也能在中国继续前进。梁发希望我把《新约圣经注释》写完,这是为了中国同工的需要而应该做的,虽然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做。他说我应该坚持把这本书写完,即使像米怜那样死了,我还能说话。

以上是1833年一年中马礼逊博士和他的家眷在中国发生的几件大事记录。

1834年(马礼逊52岁)

◎ 1834年1月11日 广州

我每天用中文撰写《新约全书注释》。我知道你希望我做这工作。等到你平安回到英国,而我又得到你的消息后,我就不再担忧,情绪可以逐渐稳定下来。

◎ 1月12日 礼拜天上午

我盼望大儿子马儒翰今天回来。今天要到中国教会主持崇拜。

◎ 1月20日

英国的朋友们似乎已经放弃了中国差会。我感到有一点孤寂,但我盼望上帝不要遗弃我。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致其好友史当东爵士的信:

两天前,“伊丽莎白号”船到达广州,带给我你在英国议会上的演讲词。读到你有关英华书院的慷慨陈词,这使我非常感激。

广州方面对于即将实施取消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特权,改由英国政府直接派遣商务监督来此的新制度甚为震动,既存盼望,又甚恐惧。对我们这些隶属于澳门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来说,这等于是致命的一击。我倾向于不去预测其后果。

对于这个新制度,我认为是极好的,我但愿这项新措施是有利的,不





仅有利于英国,也有利于中国。因为我不是那种爱国者,只主张为扩张我们的国家而去损害或毁灭另一个国家。我不认为基督教会应接纳这样的爱国主义。可是只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脑子里在考虑关于自由贸易时,也能想到中国的利益。

中国的国库里的白银每年在大量流失。支出超过收入达数百万两白银。去年整个中华帝国的年景不好,又是一个荒年和灾年,到处有盗匪出没,凶杀在蔓延开来。上个月广州的气候也是又冷又潮湿。

我的大儿子马儒翰已把我家里的平版印刷机运到广州。我盼望我妻子和孩子所乘的船已经驶入大西洋接近圣赫勒拿岛了。我要介绍班森少校与你见面,如他能平安抵达英国的话。再见了!祝你一切顺利。

马礼逊(签名)

1834年1月31日 广州

附记:因着新的制度,我想原来澳门东印度公司每年捐助给英华书院的经费也将失去了。我盼望英国政府实在也应该像这里的公司那样多做一些帮助中国教育的事。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致伦敦传教会汉基牧师的信:

目前这里的利息实在是非常之低,像我的利息只有小额,根本不能支付我的家庭开支。至于我在中国的状况,大家都说只要我肯接受新的官职,一定会被英国政府授命,但是最近以来我的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过去两个礼拜我又极为不适。这也是我不可能为英王政府服务的一个原因。因为无论是翻译或口译的工作,如果是为新到的英国政府商务监督去做的话,一定是繁重的,其程度要远比为公司服务期间高得多。

不论如何,如果我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也为中国服务而接受这项任命,我的收入将要比以前优厚得多。如我以前曾说过的,英国教会就不必再付给我钱了。

我理解,当新上任的商务监督一开始与中国政府接触时,双方的公文往来将是冗长而乏味的,如果我担任译员之职,势必将以全部时间的投



入,除了礼拜天,我将抽不出时间去做传播福音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这项任务,只有我有资格去做,没有任何一个英国人能够担当这项任务。如果英国政府要物色一位译员,一定不会去找别人,只有找那位编纂《华英字典》的人,也即非马礼逊莫属。

但如果新上任的商务监督不雇佣我,我当然会仍操旧业,为某个传教会继续在中国当个传教士,伦敦传教会是我要选择的第一个传教会。

愿上帝祝福你和你全家。再见了!

马礼逊(签名)

1834年1月31日 中国广州

以下是澳门东印度公司前大班马佐利、现任英国下议院议员致马礼逊博士的信:

我亲爱的马礼逊:

我为忽略了与你这位朋友通信感到非常内疚。

最近我实在是很忙,又因我要与我的疾病作斗争,所以变得懈怠了。现在我就要离开伦敦了,但在下议院辩论印度法案时花了很多时间,这使我疲惫不堪。这个法案也涉及中国事务,但只是一个躯壳,任由英国政府酌情考虑具体实施办法。在讨论到你的服务时,下议院甚为器重于你。当时我在下议院辩论中,曾就中国问题演说了快一个小时,引起议员们非常认真地听我的讲话。当我在会上提起你的名字时,全场热烈地欢呼。次日的报上,只刊登了我演说的大概,可能我讲得太快了,记者们来不及记录我的演说。当我还想站起来再说时,同时有五六位议员要求说话,他们一个又一个轮着讲话,一直讲到凌晨一两点钟,使我不可能再站起来给已经十分困倦的议员演讲。这是下议院开会时的通病,也许你要回答某些议员对中国问题的质疑,别的议员又已经抢先起立发言,一讲就讲了两三个小时。

现在终于休会了,这使我快乐得很。请代我向你的妻子问候。

仍然是你的挚友 马佐利(签名)

1833年7月22日 英国兰买吉





以下是史当东爵士致马礼逊的信(他早已当选为下议院议员)。

我亲爱的先生:

让我在此信中介绍我的一位特别的朋友约翰斯顿爵士的儿子给你,他将被派与律劳卑爵士一起前赴中国并任其私人秘书。

因为你必定有许多重要的事务要和他共同处理,所以我通知你:当他一到中国,你就要同他互相认识,务请你使他正确了解中国人的天才和性格。

两个礼拜之前,我很高兴有机会和律劳卑爵士作了一次有关中国的情况的长谈。我向他指出,到中国出任商务监督,如要得心应手,莫过于得到你的有力帮助,这是对他最保险的安排。我希望新制度能获得成功。

史当东(签名)

1834年1月5日 不列敦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继续写的日记:

◎ 1834年1月30日

昨晚收到一批从英国寄来的信件。即将要派来的商务监督喜欢任命谁当他的译员是他的事。有朋友要我写信给负责人事安排的人并向其提出申请,但我认为不必,如果他们需要我的帮助,他们会聘用我;如果不要,我就必须靠边站。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喜欢做圣工,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同时还可照看上帝赐给我的儿女们。此外,近来我身体不好也使我变得消沉。昨晚医生对我说,我身体发冷,血液循环不正常,过快地通过大脑,才造成不时的疼痛。

◎ 1月31日

今天是澳门东印度公司的最后一艘货船离开中国去英国,公司的船再也不会回中国了。我要等收到你的信之后再和你商量去留问题。

过去的两个礼拜我身体一直不好,我就要再去澳门,由于体弱,再加上到了那里也没有一个家,我感到很不自在。不论如何,我盼望会好起来。

◎ 2月4日 澳门 礼拜六

晚上大约10点钟,我和一位同事上了船,到昨天晚上大约7点钟到达澳门。他上了岸,回到他家里去;我既无房子也没有家,(按:他已出售了在澳门的房子,家眷已去英国)只好在船舱里睡了一晚。今天上午上岸后进到我们先前的家的隔壁的一座大屋子里。这也是一座损毁得很厉害的屋子,窗户的



玻璃大多碎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先前的书房，这勾起我想到过去许多的事情。

刚收到史当东爵士寄给我的信。他提到在5月份英国下议院复会时，他将提出关于资助麻六甲英华书院的议案。事后他是提出了。

◎ 2月5日

今天我去老家搬走一些我儿子马儒翰没有搬走的东西。看到孩子们过去坐过的椅子等，我十分难受。哎，我的可爱的孩子们！啊！我何时才能听到你（即他的妻子）的祈祷声和吻你的面颊呢？哎，我头痛的脑壳！头痛的脑壳！上帝可怜我吧！

◎ 2月6日

我头已不痛了，感谢上帝。我还没有把老家的家具全部搬走。在此环顾四周，触景生情，引起我万千思绪。我在这里有过许多快乐的日子，也有过不少伤悲的时辰。一阵清凉的东风从破损的窗格吹进屋来，因头痛已消失，使我顿感喜悦，并唱起了一首圣诗：

啊！一颗赞美上帝的心，
一颗摆脱罪获得自由的心；
一颗被基督宝血淋洒的心，
多么浓厚地铺满我心！
一颗谦卑的、低微的、悔悟的心啊！等等。

这是一个柔和的中国的春天，风暴、云雨、寒冷都已消失，宜人的空气，晴朗的天空，阳光普照而温和。我还记得，当我们的两位印刷工人到我们家里向你和孩子们祝贺新年时说，“愿神天上帝祝你和你的孩子们一路平安回到英国的家里。”中国人说家，常常是指我们父辈和祖宗的老家。

◎ 2月8日

今天我从美国报纸上看到，威尔伯福斯已经去世！他生前命葬礼一切从简。¹这使我联想到我身后的安排。对于隆重的葬礼，我没有理由说什么，我对此并不计较，但为什么不把这种事情留给活着的人呢？至于死后，还是一切从简吧！

◎ 3月2日

今天因想到我过去虽然做了许多文字工作，但还是觉得很不够，所以情

1. 译者注：威廉·威尔伯福斯是英国著名的大慈善家和废除奴隶制的鼓吹者。





绪有些沮丧。现在我单身一人，非常希望能多做些中国文字工作，但已力不从心了。我想，我必须辞职了。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也许已经尽到我的职责了，凡是分配给我的任务，我都已经完成了。求上帝饶恕我犯的 errors 和罪过。

◎ 3月12日

今天去看中医，给我开了一个处方。他给我诊脉，说我有失眠症，这是真的。他是福建人，我去见他的主要动机是想和他交朋友。

◎ 3月15日

今晚我外出散步一阵子，这是你带了孩子们过去常常散步的一条路。我走得不远，虽然日落的彩霞似乎在向我微笑，但我却无法压下我的忧愁。如果上帝能让我知道你 and 孩子们已经平安抵达英国，那将给我很大的安慰，因我对海上的危险想得很多。现在澳门对我来说已是一个令我伤感的地方了。我仍整天忙碌。我不能知道你的情况如何，我只能写点关于我自己和这里的事情。

◎ 4月2日

我常想念着你。可能你现在是处在忧虑的时期，因船已接近英国了，可是你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家。愿上帝与你同在，我亲爱的妻子。求上帝支持你，赐福给你，能为你作出一切重要的安排。愿上帝赐你健康和力量。

◎ 4月6日

今天我写了一封信给费希尔先生，在信末写了以下几句话：“我真诚地盼望我的家眷能平安地在古老的英格兰上岸——或者，他们早已上了岸！但我知道人生是无常的。我一直希望能听到一切顺利！啊，甚盼最后一切顺利。再见了。”¹

◎ 1834年9月27日 伯克夏尔 英国

你在4月6日从澳门写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那真是巧合，你在那天写给我信时，你当然一点也不知道，只是希望能听到一切都顺利的消息。就在那同一天，你可爱的家眷已经到达我的家里，一切顺利，只是你妻子在炎热的夏天里有点软弱，但她一定会更完整地写信告诉你一路上经过的情形的。

◎ 4月24日

我正在学习当一名中国的法官，目的是准备有资格为我们的新上司服

1. 译者注：费希尔先生的回信要到1834年9月27日才从英国寄出，而马礼逊不幸已在8月1日去世了，因此其一直没有收到他妻儿已经平安抵达英国的信。以下是费希尔的回信。



务。我只不过用了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学习大清律例,了解其名称和释义,能够知晓一二和并能清楚表达。这种学习是一门最好的中文课程,因为我仍然是一个中文学生。

我已将中国行商的一封公函译成英文。两广总督卢坤命他们询问澳门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为什么公司要“解散”?这是他们提到的。为什么公司停止派货船来?为什么不再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总督在公文中说,茶叶是英国必需品买的商品。这封公函表达得很清楚也很细致。中国公行的商人还询问英国新制度的条例有哪些。

◎ 4月30日

4月的最后一天已经完了,但仍没有得到你是否已经抵达英国的消息,也没有关于我们新上司的任何消息。

◎ 1834年5月1日

上月28日,是我在英国被接受作为传教士的30周年。当时有一位牧师问我,我是否观看异教徒能像天使观看他们一样?因为我不知道天使是怎么想的,当然我不可能说是的。

◎ 5月11日 礼拜天

今天天气是热的,温度高达华氏82度。教堂里很热,我站在台上又讲又唱,使我感到困乏。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不怕热和不怕冷了。现在我有太多的寂寞。

◎ 5月16日

今天收到麦都思信,信中问及公司为他印刷的福建土白字典的事。

◎ 5月22日

今天温度升高到华氏84度。我感到是在受罪,非常软弱。如果一切顺利,现在你已经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享受宗教自由了。我抱着希望,靠着上帝的恩慈,你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明天将是我们生离的第160天,已经有近7个月没有从英国来的消息。天气炎热,无法好好入睡,我总是觉得疲劳不堪。

◎ 5月25日 礼拜天

我觉得非常软弱和沮丧,同时为使罪人能改变错误的道路只取得了很小的效果而心里难过。





◎ 6月12日

英国已有报道到来,任命律劳卑为首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任命已由英王批准。

◎ 6月19日

我刚写完一篇证道词,所用的经文是:“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我相信我们是属于上帝家里的人,因此可以盼望有一份丰富的遗产和一个家,这是在我们走完朝圣的道路,我们所打的仗完成之后可以享受的。耶稣必定要再来亲自接我们去天家,我们将在最完美的社会里永远与上帝同在。愿这些话能安慰你们。”

以上是马礼逊博士所写的最后一篇证道词,恰好是在他应召去参加在天上举行的教会大会的前40天。(即马礼逊去世前的40天)这是他为下一个礼拜天证道时所写的一篇证道词,但因那天天气奇热,英文教会取消崇拜,而他自己因住处太小也不能举行崇拜。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当时律劳卑爵士已在广州,他要求马礼逊博士在公司的教堂证道时用这篇证道词,还让其作了修改,但后来由于嫉妒或宗派歧见者的反对而又取消了这次证道,所以马礼逊博士这篇证道词始终没有在教堂里讲过。

◎ 6月20日

如果上帝能让我活下去,我盼望大约30天以后能得到你平安抵达英国的消息。主啊,为了耶稣的缘故,给我这次机会吧。

◎ 6月21日

仍感到非常虚弱。我已取消明天的英文崇拜聚会。我将在我家中,靠着上帝的帮助,用我微弱的力气,完全奉献给中国人一次崇拜。请不要为我担心。我是在我的救主上帝的手中,在我遇到许多困难时他都一直与我同在,他永不会离弃我的。

在这封信里,他亲笔签了他的名字,他还写了一段给他的一个儿子的话,原文如下:



我亲爱的儿子罗伯特,为了节省邮费,我不给你和你的弟妹们分开写信了。但我盼望以后律劳卑到广州之后,我可以免费寄信给你们,就是把信放在政府的邮包里。因为你必须知道,你的爹爹是“英国国王的臣仆了”。英王威廉是我的主人了。无论如何,我亲爱的儿子罗伯特,我还有一位比英国国王更大的主人,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所侍奉的主。我希望在此时你和克劳富顿弟弟准备一起去上学了。我猜想你们在英国已经住了大约有6个礼拜了。今天在广州的气温有华氏86度。

以上是马礼逊亲笔签名所写的一封信,是他给在英国的妻子和子女们所写的最后一封信。

◎ 6月22日 礼拜天

今天没有英语崇拜,中文崇拜在上午11点钟开始。

◎ 7月6日

美国圣经公会捐助3000元给我们发行中文圣经。有了中文圣经,即使在我死后,我仍能说话,因为是我翻译的。虽然我是无用的,我却能得到更大的赏赐,那就是我的名字已经写在天上了。但愿我们在那一天能得到恩慈!

◎ 7月12日

今天有雷阵雨,气温保持在华氏85度,并一度曾高达华氏91度!

◎ 7月14日

新被英王任命的驻华商务监督所乘的船已驶到中国南海的一个小岛,因强劲的北风使船无法进来。

◎ 7月15日

昨晚收到一个小包裹。已写完一篇长文《论教会》。

◎ 7月16日

昨天下午约3点钟,律劳卑爵士上了岸。¹当他离船时,护卫舰放了一响礼炮,葡萄牙兵船在他上岸时又放了一响礼炮。我随即下到 he 登陆的地方,把我坐的轿子给了他的夫人。我向律劳卑爵士介绍了我自己并与他一起走上扶梯。他用手挽着我并对我说很高兴和我认识。他穿的是英国海军制服。

律劳卑夫人乘了我给她的轿子上岸后从轿子里站起来,走到我跟前伸出手来握了我的手。她笑容满面,说了几句寒暄的话。她说她好像和我早已认

1. 译者注:原文没有指出是在哪里登陆,经查证,并根据马礼逊日记7月17日的记载,律劳卑是在澳门登陆的。





识,对我的名字非常熟悉。

今天中午时刻,律劳卑爵士命令澳门东印度公司的全体官员集合,当众宣读了英国国王的谕旨和任命书。

我先告诉你(指他的妻子,因这批日记写后都是寄给她先看的)有关我和你,以及我们孩子们的命令。我被任命为英国驻华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的“中文秘书和翻译官,年薪为1300英镑,可以穿上英国副领事的官服,缀上英国皇家的领扣”!英国政府将代替公司按月拨给100英镑给我在麻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

律劳卑爵士宣布对我的这项任命后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项英王的授命。我立刻回答他说,“我愿意”。于是他说他将立刻给我准备委任状,但需要等24小时后才能给我答复。

请你为我祷告,使我在必须担负的新工作中,忠于赐福给我的救主。这对于一个传教士来说是颇不寻常的,穿上一身副领事的官服,而不是牧师的道袍!

这里的人们都向我祝贺。我相信,他们的看法是因为我和我的家庭可以得到一份优厚的俸禄,因而祝贺我。但是,一个人,即使有最高的等级,也全然是空虚的。

◎ 7月17日

我期待去广州,因为律劳卑爵士说一切公务都必到广州去做。因此我就不必要留在澳门,也不需要到澳门买房子,除非疾病迫使我留在澳门。

我已接受英王的委任状。一切手续已办妥,据说本月21日就要到广州去了。

◎ 7月18日

到今天,我和你已经分别了整整220天了。我可以肯定地说,再过20多天,如果上帝还保留我的生命,我就可以听到你平安抵达英国的消息了。

恰好是在马礼逊博士听说的那段时期里,我在船上以及抵达英国后所写给他的信寄到了中国,但是那位多么关心信件内容之人的心脏却已停止了跳动!(指马礼逊已去世,未能读到他妻子和儿女平安抵达英国的信)



◎ 1834年7月19日

今天是澳门东印度公司和在广州的英国商行奉英国之命停止运作的日子,虽然没有正式的书面命令发给公司。

以前是每年有6个月在广州进行贸易,现在则是改为全年了。你不在这里也好,因为在我进入这个新工作之后将会给我许多困扰。

我至今只收到在3月8日从英国寄来的信,那是费希尔先生寄来的信,他已经准备了你们的住房,准备迎接你们的到来。他希望你平安抵达英国。他说,以他个人的权力,他可以使董事会给你准备一所房屋。¹

◎ 7月20日 礼拜天

今天是令我心烦的一天,我要告诉你是一回事。昨天晚上,律劳卑夫人邀请我今天上午到公司的教堂里去证道。我当然一口答应了,并且连夜准备好了证道词。可是,到今天早晨,却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而要求律劳卑爵士作出决定。但律劳卑爵士没有选择对公司的教堂施行权威,又不愿用他的官邸举行礼拜聚会,因怕这是“党派之争”,就取消了我前往公司证道。那位反对我去公司证道的人现在(下午1点钟)却写信给律劳卑爵士说,要把让我去公司教堂证道之事交由律劳卑爵士安排在今天晚上举行。律劳卑爵士现在不愿意再接受那人的出尔反尔的意见,这事就此作罢了。此事虽然律劳卑夫人作了道歉,并邀请我到她官邸谈道,虽然我愿意满足她的要求,但因我即将随她丈夫前往广州办理公事,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况且我也并不喜欢那种在会客室里证道的方式,我不喜欢那种突然出现的喋喋不休的谈话。

◎ 7月22日

昨天我会见了律劳卑爵士,通知我明天坐兵船和他先到虎门,再改乘别的船到广州。他不愿与十三行的中国行商谈判,宁愿直接与广州的中国政府官员谈判,这要求我必须随时跟他在一起以便在他与政府谈判时为他担任口译。律劳卑爵士告诉我,对于澳门原公司教堂有人反对我去证道一事,他不愿插手干预。我很不愿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前往广州,因为我身体还很虚弱。

马礼逊博士带着虚弱的身体乘船到虎门口之后,他离船到另一艘船的甲板上在露天过了一夜,那晚先是非常炎热,接着又下了一场暴雨,又因要去广州与中国官府谈判使他担忧,无疑地加速他走向生命的尽头,造成了许多知道他和关心他的人深深地为之痛惜。

1. 原编者注:我写了好几封信,都是在离开圣赫勒拿岛时寄去中国的,但那些信是和我一家人到达英国写的信同时寄到中国的,马礼逊博士却因去世而未能读到我写给他的这批信件。



当前出现的情况是：律劳卑爵士虽由英王授命为英国政府首任驻华商务监督，但他出现在广州，并没有得到中国最高当局的批准；律劳卑爵士拒绝通过中国公行的中介去会见两广总督，坚持要直接与总督谈判。请看马礼逊博士陪同律劳卑爵士到达广州后在他日记中叙述的经过：

◎ 1834年7月25日 广州

礼拜三上午，我跟律劳卑爵士和别的官员一同乘船离开澳门，于今天凌晨大约3点钟抵达广州。由于身体虚弱，天气炎热，我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头痛病发作，使我这次行程极端地不自在。我今天情绪非常低落。由于我已完全不能忍受在广州这样的劳累，我想放弃英王的任命。我亲爱的妻子，求上帝帮助我吧。

我不愿草率从事。但要从这里走路到原来的公司，因律劳卑爵士住在那里，我好像要在街上跌倒了。我一直在躺椅上呻吟到现在——现在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啊！我盼能很快地收到你的来信，使我能振作起来。晚安，我亲爱的妻子！晚安，我亲爱的孩子们！愿上帝和你们同在。

◎ 7月26日

今天忙碌了一整天。感谢上帝，我比昨天好一点了。上午10点钟，我参加了律劳卑爵士主持的会议。从那时起到下午3点钟，我一直在翻译律劳卑爵士致两广总督的公文。我的大儿子马儒翰帮我润饰，另一位中国助手誊录。这份公文由马儒翰和另一位英国官员一起到城门口呈送总督府。

在此期间，律劳卑爵士要我陪他去见中国公行的老浩官与翻译。我觉得已无法走路，叫了一顶广州的轿子，坐在里面，带我前往。

◎ 7月27日 礼拜天

我刚结束在中国教会的崇拜，到会的人老少都有，人数相当多，唱圣诗的声音在街上都可听到。

亲爱的，我觉得非常虚弱，流泪甚多，无法克制。但愿上帝与你和我亲爱的孩子们同在！

马儒翰和其他官员带了律劳卑爵士的公函前往总督府，在那里逗留到晚上，空手而归，毫无成功。总督不接受律劳卑爵士直接给他的公文，除非通过中国公行的行商转呈；而律劳卑爵士又坚决不肯使用中国行商为中介，由此



而形成僵局。中国官员们都认识马儒翰是我的儿子。我想我们去出头是无益的。愿上帝对此施加影响,以便使福音能在中国传开。

昨天公布了英王委任状原件的复制品,我的名字也印在上面,是放在外科医生、牧师和私人秘书名字的前面,也就是说我的官职要比商务监督的医生、牧师和私人秘书还要高。

◎ 7月28日晚上8点钟

亲爱的,今天又度过了疲劳的一天,我方与中方又争论了一整天,仍旧不能达成协议。我身体仍非常虚弱。

7月29日(马礼逊在这一天只字未写,7月28日是他的绝笔)

以下3天日记,是马礼逊博士的儿子马儒翰代他父亲写的:

◎ 7月30日 礼拜三

最痛苦的一晚。上午,安德生奉命来看望我的父亲。父亲服了药,但他的病痛没有能解除。

◎ 7月31日

安德生先生认为我亲爱的父亲病情有所好转。哎呀!殊不知那是形将熄灭的火焰瞬间的一闪而已,他的灵魂已经准备好要获得荣耀。今晚医生来后提出有必要把我父亲送到澳门去,可是我们害怕这样做不妥当。我们也没有认识到我父亲已经非常接近死亡。我们给父亲洗了一个热水澡,看他已十分衰弱,几乎完全精疲力竭。

大约到了半夜,我父亲的呼吸已见短促,这才使我第一次发觉,我父亲已临近死亡。我又叫了医生回来,他一直守候到天亮。

◎ 8月1日 礼拜五

主的慈爱临到我们。愿主给我们支持与帮助!让我不要烦恼与埋怨,但让我们能喜乐,因我亲爱的父亲所有的痛苦将被驱除,将可在主里面得到安息了!

黑夜已过,包括夜间我父亲所受的折磨都已过去。他是在死荫的幽谷,但他即将迎来无法形容的来自天上的荣光。上帝与我们的救主显现在我父亲的面前。

我父亲极端疲惫的身体现在迅速地发生改变,他的面颊转为冰冷和苍白,在此之前他还保持着健康的样子。我不能再说什么了,这就像一个梦!但“这必朽的身体,将成为不朽的”。



马礼逊博士于1834年8月1日在中国广州去世了,以下的一封信是马儒翰在护送他父亲的遗体到澳门时,在船上写报丧信给本书的编者,即他的继母马礼逊夫人。

我最亲爱的母亲:

如果我不是得到最完全的保证,你是相信并依靠全能的上帝,并且相信上帝会将他的力量赐给相信并依靠他的人一直到他生命停止的话,我在这样的时刻就不可能写这封信给你。

连我自己也需要得到安慰的时候,我将如何安慰我亲爱的、宝贵的、现在正受折磨的母亲。倘若我不能不告诉你,我们全家人都非常爱他的那个人,已经平安地前往他天父的家里安息了。

亲爱的父亲已经做完了上帝指定他要做的工。他一直工作到今天,然后黑夜来到,他安息在耶稣的怀中了。那永生的膀臂已经拥抱了他。他已脱离了痛苦、罪恶,在天国里享受着永恒的喜乐。在那一天他为接受了一顶冠冕而欢呼。无疑地,他所盼望要得到的,现在都已成全了,远远超过他所期待的。

他靠着那位被钉十字架然后升天的救主,已经战胜了死亡和坟墓。啊,死亡,你的刺在哪里呢?坟墓啊,你的胜利在哪里呢?在那最后的一刻,啊!那是何等的折磨人啊!但是对他,却充满了喜乐和荣光。他得到了超级的收获。

我亲爱的母亲,我将如何如实地形容那令人悲哀的情况呢?我亲爱的父亲,现已成为圣者的父亲迅速地力不能支。他做圣工已经鞠躬尽瘁。当他还在澳门时,我高兴地看到他有恢复健康的样子,解除了对律劳卑爵士要来中国会作出重大变革的忧虑。如能收到你和家人平安抵达英国的信,我希望他能完全消除一切顾虑。可是我们全然智慧和完全慈悲的圣父却不同于人们的看法。他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他的想法也与我们的想法不同。我的母亲啊,愿上帝用他的大能,给你力量,耐心地接受此次悲恸事件的经过,因这是上帝指定了我要写信告诉你的。

过去我和父亲很少想到,父亲有多少疾病在侵扰着他,使他可以留在澳门,不去广州。但这是上帝的旨意,我要赞美他的圣名,至少让父亲到



广州来。在我的臂膀里，父亲的灵魂被收了去。这件悲哀的事是在8月1日，礼拜五，大约在当天晚上10点钟发生的。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当你读到这里所产生的悲恸而无法止住时，请容许一个爱你的儿子提醒你，我们的悲伤是与那般没有希望的人们不同的。如果我们都侍奉同一个主，也就是父亲毕生所忠心侍奉的主，我们都可以承受平安和永生的喜乐，像父亲现在所享有的。

一个礼拜之前，也就是在7月25日的那个礼拜五，我为在和他分别了差不多5个月之后又能见到他而高兴。但是当我发现他由于极度软弱而体力大大衰竭时，我的喜乐也随之消失了。

7月27日是礼拜天，父亲召集一小批中国人聚会、崇拜上帝，他竭尽全力向他们证道。说实在的，在这个异教的国家里，看到有多达12个中国人来听道是最令人高兴的景象，因为在这个落后国家的最腐败的城市里，还有这么一批人在一起祷告和赞美我们被钉十字架的救赎主。我们确实在一起歌唱赞美那羔羊死去又复活了，从此他永远活着。愿他们赞美耶稣基督的歌声，与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主所在的荣耀的天国里，重又在他们的嘴里发出回响！

到礼拜二，即7月29日，父亲身体的衰竭和病痛有增无减。礼拜一那天，他两次坐轿子到律劳卑爵士处办公事。第二天，父亲已无法出门，但我们仍盼望天气能凉快一些，这样可以减轻他的病痛。到礼拜三早晨，父亲病得厉害，我就去请安德生先生来诊治，他是商务监督办事处的助理医生。他一直看顾父亲到礼拜四下午。后来我们给父亲洗了一个热水澡，是他所要求的。当晚医生又来陪夜，到次日，即礼拜五，医生认为父亲的病有所好转，可是他身体却更加衰竭，而且发高烧。到了晚上，父亲的呼吸曾一度短促，我第一次开始感到上帝是在呼召父亲回天家了。医生主要设法医治父亲的胃病，因为他感到是胃在疼痛。现在医生增加了退热药，想方设法使他能出汗，但却无效。医生向上司报告了父亲严重的病情，并决定送他到澳门去治疗。船在那晚到达广州，准备在次日载父亲去澳门。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是要运父亲的遗体去澳门，而父亲的灵魂是上帝所赐与的，要在当晚，即8月1日晚回到上帝那里去。现在我要感谢天父，这是他的圣旨。上帝是真正的慈悲，他不会遗弃他所选中的人。



啊！我们所有挽救他生命的努力都落空了。大约在晚上10点钟，父亲闭上眼睛休息了。啊，那时刻对他来说是最快乐的了，而对我们活着的人是充满了痛苦与悲哀！但我们都爱他，而且高兴地看到他已经到他的天父那里去了。我们互相安慰，盼望有一天都能在基督为我们准备的许多住处里再与父亲见面。这也是，我知道，是我亲爱的母亲所盼望和坚信的，也希望我亲爱的姐姐有同样的盼望。愿我所有的弟弟、妹妹们知道丧父之痛，也能为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将来在天国可与父亲重新见面、团聚在一起而得到安慰！愿我们都能热切地、稳固地跟随我们父亲的足迹！

我亲爱的母亲，我不必细说每一样具体的伤心之事了，这会使你更加悲恸。总之，礼拜六晚上，就是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晚上，我把父亲宝贵的遗体送上了船，护送去澳门，要把他葬在我生母的旁边。原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和其他官员都一直陪伴我，我感谢上帝让他们给许多帮助，他们都表现了对父亲的尊敬和同情。今天晚上盼能到达澳门，明天晚上父亲的遗体将可入穴安葬。我们全都会在亚当里死去，即使如此，我们在基督里都会复活。死亡啊！你的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感谢上帝，他通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到了胜利！

以下这一封给本书编者马礼逊夫人的信，是由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士司梯文斯牧师写的，他是美国派到广州，并在外国海员中传教的传教士，内容如下：

亲爱的马礼逊夫人：

在你和你可爱的家人离开中国后，我常常想念你们。我们常祈求上帝眷顾你们，祝福你们。如今，马礼逊博士已经解脱了所有的痛苦，在主里面安息了，我作为一个朋友，请容许我同情你的悲伤，和那般哭泣的人一同哭泣。马礼逊博士是上帝所喜爱的人，也是一个人人敬爱的人。夫人，请你向前看，你必定会与你在地上最亲爱的人再相会的。他留下的工作会有人接替他去做的，直到全中国都献给上帝为止。

在马礼逊博士去世之前的那天下午，我曾到他屋里看望了他，虽然他很衰弱，却还能走动。他还能说几句话。他对我说，他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但我想，他也想，不至于那么快吧。我坐下来，他就坐在我身旁背诵了经文：“我决不离开你，也不舍弃你。”“我们有一所屋子不是用手建造



的,而是在天上得永生。”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给我听。于是他为我们大家大声地祷告,“如果上帝一定要带我上天国,愿上帝恩待我的妻子伊莱札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保护、保守和祝福他们”。他又为中国差会祷告,求上帝赐恩典和平安给所有在中国做圣工的人。他说了这些话后,就躺下休息了。

马礼逊博士的病假被获准了。我决定和他一起去澳门。但后来只有他的遗体去了澳门,上帝已将他的灵魂收走了。

我们把他埋葬在他前妻的旁边,在那里,上帝所爱之人将一直睡到那复活的日子。亲爱的马儒翰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在这试炼的日子里,他父亲的上帝之手一直在扶持着他,这是他亲身所体验到的。告诉你使你震惊的不幸消息,但我坚信,上帝慈爱之手一定会保护你和安慰你的。

马礼逊博士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我为他得到解脱而高兴,但却为你而悲痛,也为我们悲痛。因为他不能再做你的丈夫,也不能再做孩子们的父亲了;同样真实的,他也不能再做中国差会的负责人了。愿你,亲爱的朋友,因纪念他的过去而得到安慰;因他现在得到的保证而欢乐。愿你为盼望将来和他重新相聚而高兴吧。

司梯文斯(签名)

1834年8月20日 广州

马礼逊博士一向是谦卑为怀的,他曾说过,他死后不要给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他的遗体在送往码头上船前,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爵士和当时在广州的全体欧洲人、美国人和英国籍的亚洲人都到码头送别。护送遗体到澳门的有副商务监督乔其·罗宾逊爵士,美国传教士司梯文斯牧师和另一位美国人,还有他的大儿子马儒翰。

马礼逊博士的遗体到达澳门后,许多在澳门的欧洲人怀着悲伤的心情参加送葬。当马礼逊博士的灵柩到达前东印度公司的坟场后,由在广州外国海员中传教的美国牧师司梯文斯主持了葬礼,讲了话。

马礼逊博士的墓碑是由英国画家钦尼设计的,所载为英文,内容是:

马礼逊,神学博士,首位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服务 27 年,编纂和出版了《华英字典》,创办了在麻六甲的英华书院,完成了中文





版的圣经,并于生前亲见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并大量散发给中国人。如今他在耶稣里安睡了,他是1782年1月5日在英国莫佩思生,1807年由伦敦传教会派驻中国传教。在澳门东印度公司任中文译员长达25年,1834年8月1日在广州逝世。从今以后,那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灵说的,他们将在工作之后得到安息,而他们所做的工作将由后人继续做下去。

马礼逊博士在中国逝世的消息不仅传到英国,也传到世界各国。各国之人都对这一位德高望重者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与他直接有联系的宗教团体,特别是伦敦传教会,都举行了追思礼拜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本回忆录编者在丧夫之际,也得到英国和其他国家许多人寄来的慰问信或亲自来致以同情和安慰。

1. 译者注:据英文《中国丛报》1836年12月号称:马礼逊教育会是在1835年1月筹组的,地点在广州,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为筹备会秘书。1836年9月28日,马礼逊教育会在广州举行成立大会,然后向英、美发信要求派教师前来中国创设马礼逊学堂。1839年,美国教师布朗夫妇应邀前来开设学堂,同年11月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所不同于中国书塾的西式学堂。经费全部由马礼逊教育会拨助。

在此还必须提出的是,马礼逊博士在中国的私人朋友们,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特别组织了马礼逊教育会,捐助了2000英镑。这是在1835年开始筹组的。¹

虽然本回忆录编者不赞成写颂词,但如立即结束此书,没有列举马礼逊博士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许多优秀事迹中的某些事例,心中未免内疚。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凡

是曾经有机会亲睹马礼逊博士光辉榜样的人们,以及凡是能阅读这部记载不全的回忆录的人们,都能够仿效他,像他仿效基督一样。

在华外侨在1843年为纪念马礼逊的功绩,还在澳门的马礼逊墓前同勒一石碑,全文为中文,现特将英文《中国丛报》1846年2月号第105—106页抄录于下:



尝闻天地间有万世不朽之人,端赖其人有万世不朽之言行。如我英

国之罗伯·马礼逊者，乃万世不朽之人也。当其于壮年来中国时，勤学力行，以致中华之言语文字，无不精通。迨学成之日，又以所得于己者作为《华英字典》等书，使后之习华文汉语者，皆得借为津梁，力半功倍。故英人仰慕其学不厌、教不倦之心，悉颂为英国贤士。由此不忘其惠，立碑以志之曰：

罗伯·马礼逊，英人也。生于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初五日，终于道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共享寿五十二岁。溯自嘉庆十一年九月开始来中国，至嘉庆十三年间初为经理公司事务。及道光十四年三月内公司既散后经理国家政事，迨未数月而病遂不能起。幸其子儒翰·马礼逊者，虽未足继其徽，亦屡能济其美。故今日学广所传，功垂永久，实为近代之所罕睹者焉。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 圣人一八四三年十月初八日
各国众友等同勒碑。

马礼逊中英文著作目录

1. 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 A summary of the divine doctrine. Canton, 1811.
2. 问答浅注耶稣教法 Doctrine of Jesus in at chism form. Canton, 1812.
3. [Chinese title lost] Short abstract relative to the Scriptures. Canton 1814.
4. 古时如氏亚国历代略传 Outline of Old Testament History, 1815.
5. 养心神诗 Hymn-book, 1818.
6. 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 Church of England Common Prayer Book. Malacca, 1818.
7. 神天道碎集传 Miscellaneous Essays. Malacca, 1818.
8. 西游地球闻见略传 Tour of the World, 1819.
9. 神天圣书 The Holy Bible. 21 vols. Malacca, 1823.
10. 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 Domestic Instructor. Malacca, 1832.





11. 杂文编 Serial Miscellany. Macao, 1833.
12. 祈祷文赞神诗 Prayers and Hymns. Macao, 1833.

英 文

13. Horae Sinicc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London, 1812.
14.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1815.
15. 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 Canton, 1815.
16.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 Macao, 1816.
17. A View of China. Macao, 1817.
18. China, dialogues between a father and his two children concerning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that country. London, 1824.
19. Chinese Miscellany. London, 1825.
20. Familiar Lectures on the Philippians, delivered at Macao.
21. 广东省土话字典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1828.
22. 英国文语凡例传 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cao.
23. Lectures on the Sayings of Jesus. Malacca, 1823.
24. Notices concerning China and the Port of Canton, the affair of the frigate Topaz, and the Fire of Canton. Malacca, 1823.
25. A Sermon preached on board the American ship Morrison. Macao, 1833.
26. 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 Macao, 1833.

In addition he contributes extensively to European Journals, Missionary and other Magazines abroad as well as to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the Evangelical Magazine, the Canton Register, and the Chinese



Repository.

27. 英国文语凡例传 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acao.
28. Lectures on the Sayings of Jesus 1823.
29. Notices Concerning China and Canton 1823.
30. A Sermon on ship Morrison 1833.
31. 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 1833.
32. 华英字典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六卷,8 开大本,1823.

有关马礼逊传记的中文出版物

1. 马礼逊小传 清洁理著 圣书公会出版,1953 年
2. 传教伟人马礼逊 海恩波著,简又文译 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 年
3. 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 简又文编撰 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 年

马礼逊生平大事年表

- 1782. 1. 5** 出生于英国,男,排行第八,为最小的一个孩子。
- 1798** 接受洗礼,为英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信徒。
- 1799** 17 岁起患有头痛病,终身受其折磨。
- 1803** 志愿当传教士,进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就学。
- 1804** 向伦敦传教会申请到海外传教获准,进高士坡传教学院深造。正式被指定前往中国开教。
- 1805** 在伦敦开始学习中文,除已学习的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哲学、数学、植物学外,增加学习天文学和医学等。
- 1807** 被按立为牧师。接受伦敦传教会指示,要求其将圣经译成中文和编纂《华英字典》。同年 1 月 31 日,离英转道美国来华。同年 9 月 8 日抵达广州,继续学习中文。
- 1808** 边习中文,边开始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





1809. 2. 20 在澳门与玛丽·摩顿女士结婚,受聘兼任东印度公司译员。
- 1810 印行中文版《使徒行传》1 000 册。
- 1812 伦敦传教会决定增派米怜牧师到中国协助马礼逊。
1813. 7. 4 米怜抵达澳门,旋赴广州学习中文。
- 1814 马礼逊为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教徒施行洗礼,他的名字是蔡高。中文版《新约全书》出版。马礼逊遭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免职,但仍为澳门和广州的公司和商行任用。大儿子马儒翰出生在澳门。
- 1815 《华英字典》第一卷出版。旧约《创世记》中文版出版。米怜赴麻六甲开辟传教基地和设立印刷所。在麻六甲出版的第一个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创刊。
- 1816 英国政府派特使阿默士德率团访北京,马礼逊被任命为使团中文秘书兼译员。使团遭清朝嘉庆帝驱逐。
- 1817 米怜为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在麻六甲施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授予马礼逊神学博士学位。
- 1818 米怜在麻六甲成立恒河以东传教差会。《华英字典》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出版。麻六甲英华书院创立。
- 1819 圣经全部译成中文。
- 1820 《华英字典》第二卷第二部分出版。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中西医合作诊所。清朝嘉庆帝死,道光帝即位。
1821. 6. 10 马礼逊元配玛丽在澳门病逝。
1822. 6. 2 米怜在澳门病逝。《华英字典》第三卷出版。广州大火。
- 1823 圣经中译本出版,书名《神天圣书》,线装,共 21 卷,为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史称马礼逊译本。马礼逊独自编纂的《华英字典》全部出版,共 6 巨册,4 595 页,为中国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中英大字典。马礼逊访问麻六甲。为梁发的儿子梁进德施洗。按立梁发为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道人。马礼逊被选为英国亚洲学会会员。同年底回英国述职,随船携带历年在华收购的中文图书 10 000 册,准备捐赠英国大学图书馆。
- 1824 在 3 月 23 日抵达伦敦,将一部他译的中文圣经和一幅北京地图呈献英国国王。被选为法国亚洲学会会员。同年 11 月,娶伊丽莎



- 白·阿姆斯特朗女士为续弦。在各地演讲,探亲访友。
- 1825** 创办伦敦世界语言学院。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被伦敦传教会选为董事会董事。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批准马礼逊复职,默认其在1814年遭免职后仍为中国的公司和商行担任译员的贡献。
- 1826** 率全家乘船重返中国。梁发出任马礼逊的助手,传道和著述。(按:梁发著述甚丰,他在1832年所著《劝世良言》一书,曾直接影响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西方基督教一部分教义在19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梁发著作可参考伟烈力牧师所编的目录,载在《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师》,麦沾恩著,朱心然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4—155页)马礼逊仍身兼二职,继续传教和担任译员并开始用中文编撰《圣经注释》和校阅修改初版中文圣经。
- 1827** 常发的头痛病加剧,但他仍坚持忙于工作,并受聘为在广州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广州志乘》的专栏作家,专门撰写基督教宣传文章和评论等。马礼逊写信给美国教会要求派遣美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 1828** 开始编纂《广州话字典》。
- 1829** 在广州筹设“驻华英国博物馆”。
- 1830** 在澳门又为一个中国人施洗。首批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裨治文牧师为终身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牧师专在外国海员中传教,任期一年。马礼逊已感体力下降,但尽力帮助新来的美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大儿子马儒翰年仅16岁,已被广州英国商人雇为译员。
- 1831** 梁发为三位中国人施洗加入教会。梁发的儿子梁进德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学习英文。马礼逊写信给友人说:“我在世的日子恐已不多了,甚盼能准备好见主复临。”
- 1832** 马礼逊50岁。又一美国传教士司梯文斯牧师到达广州,他是专为外国海员传教的。马礼逊又为一位中国人施洗。由马礼逊倡议,裨治文负责编辑的英文《中国丛报》月刊在同年5月出版。(按:这份英文月刊连续出版20年,到1851年12月停刊,是了解和研究





鸦片战争前后历史的重要的第一手参考文献)

- 1833** 英国议会通过决议,撤销澳门东印度公司对贸易的专利权,改由英国政府派商务监督到中国负责英中贸易和谈判等事宜。马礼逊自编自印出版不定期英文刊物《传道人与中国杂记》。马礼逊在广州的英文报纸《广州志乘》上发表一篇题为《论印刷自由》的评论,主张“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这是针对当时在澳门的天主教主教和在澳门的葡萄牙总督通过澳门东印度公司勒令马礼逊停止利用他自己的印刷所印制基督教新教的宗教宣传品所写的一篇抗议书,最后他写道:“暴君可以施行惩罚,但上帝一定会称许。”医生诊断马礼逊还患有肝病。马礼逊夫人,即本回忆录编者在本年底因病带了孩子们乘船回英国,仅留大儿子马儒翰在中国照顾父亲马礼逊。马儒翰已正式成为译员。
- 1834** 马礼逊在年初日记中写道:“最近以来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史当东爵士推荐马礼逊为新任命的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爵士担任译员。同年7月16日,律劳卑爵士一行官员抵达澳门。中午时刻,他向英侨宣读了英国国王的谕旨和任命书,马礼逊被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译员,年薪为1 300英镑,副领事官职。从7月17日到7月29日,马礼逊带病随律劳卑爵士到广州与中国官员谈判。7月30日马礼逊病倒在床,到8月1日晚10点钟逝世,享年52岁。遗体由他大儿子护送至澳门,安葬在前东印度公司的墓地,安葬在前妻玛丽身旁。同年10月,律劳卑爵士在澳门病逝;马儒翰继任父职,到1843年8月29日因患急性疟疾突然去世,享年仅29岁,葬在澳门。



译名对照表

A

阿金森牧师	Rev. W. Atkinson
埃菲斯东	J. Elphinstone
安多弗神学院	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
阿美士德爵士	Lord Amherst
奥立芬	D. W. C. Olyphant
埃瓦茨	Joseph Evarts
阿姆斯特朗, 以利莎伯 (马利逊的续弦, 本书编者)	Elizebeth Armstrong
安德生医生	Dr. Anderson

B

伯德牧师	Rev. H. F. Burder
伯尔德	George Burder
勃朗	William Brown
博格博士	Dr. Bogue
鲍尔	Mr. Ball
巴罗	Mr. Barrow
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布兰隼牧师	Rev. A Brandam

C

查墨士先生	Mr. Chalmers
传道人(并非牧师)	Evangelist
柯里先生	Mr. Collie
《传道人与中国杂记》	Evangelist & Miscellance Sinica
查顿	William Jardine

D

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	--------------------





德庇士

John Francis Davis

邓恩

Nathan Dunn

戴尔

Samuel Dyer

E

厄斯金

E. J. Erskine

F

弗莱彻牧师

Rev. Joseph Fletcher

法哈克中校

Colonel William Farquhar

菲利浦

E. Phillips

法勒

W. E. Farrer

弗雷泽

Sir William Fraser

菲希尔

Thomas T. Fisher

G

高士坡传教学院

Gosport Missionary Academy

《广州志乘》

Canton Register

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Gutzlaff

H

赫托恩

Hutton, John

霍克斯顿神学院

Hoxton Academy

《海外传教杂志》

Missionary Magazine

哈德凯斯尔

Joseph Hardcastle

恒河以东传教差会

The Ultra-Ganges Mission

汉基

William Alers Hankey

赫特曼

Mr. J. H. Huttman

汉弗雷

Mr. Humphreys

汉慕萨

Mr. Remnsat

I

《印度支那信息》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伊华思

Jer. Evarts



	J	
吉德教授		Professor Samuel Kidd
杰纳先生		Monsieur Gernart
金氏		Mr. Kings
	K	
克罗尼牧师		Rev. J. Clunie
卡林顿		Mr. Carrington
克拉伯罗斯先生		Mr. Klaproth
克罗思		de St. Croix
克朗林		C. W. Crommelin
柯里先生		Mr. Collie
克拉波劳斯先生		Mr. Klaproth
	L	
伦敦传教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雷纳		Joseph Raynor
雷勃茨先生		Mr. Roberts
洛弗莱斯牧师		Rev. Mr. Loveless
李文斯东医生		Dr. J. Livingstone
里夫斯		J. Reeves
罗亨		C. Loddiges
罗伯格		E. F. Ronneberg
拉斐尔爵士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梁阿发(梁发)		Leang Afa
李物浦勋爵		Lord Liverpool
律劳卑		William John Napier
罗宾逊		Geroge. B. Robinson
	M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之父		James Morrison
马儒翰(马礼逊之子)		John Roert Morrison





马丽贝(马礼逊之女)	Rebecca Morrison
麦迪生先生	Mr. Maddison
米尔纳先生	Mr. Milnor
摩顿博士	Dr. John Marton
摩玛丽(摩顿长女,马礼逊之妻)	Miss Mary Morton
米怜博士	Dr. William Milne
蒙土奇博士	Dr. Montucci
梅生博士	Dr. Mason
曼宁先生	Manning
麦都斯	Walter Henry Medhurst
麦克芬齐	D. MacFenize
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部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
美国圣经公会	American Bible Society
莫特拉克	Henry Mortlock
穆雷先生	Mr. Murry
马地臣	James William
宓尔士	Samuel Mills
N	
尼可森,哈拿	Nicholson, Hannah
尼可森,雅各	Nicholson, James
《纽约观察报》	New York Observer
纳皮尔	D. S. Napier
纽开斯尔(英国)	Newcastle
纽曼教授	Prof. Neumann
诺克斯医生	Dr. Knox
O	
欧文	John Owen
P	
皮尔生	Dr. Pearson



帕里先生
普利切特牧师
浦劳菲博士
皮尔先生

Mr. W. Parry
Rev. C. R. Pritchett
Dr. Alexander Proudfit
Mr. Robert Peel

Q

钦纳里先生

Mr. Chinnery

R

容三德

Yong Sam Tak

S

史当东爵士
“三叉戟号”货船
西格麦先生
萨姆纳
司梯文斯牧师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The Trident
Mr. Sigma
Charles R. Sumner
Edwin Stephens

T

汤姆士
特雷西
谭茅思爵士
托恩
汤姆林
塔博

P. P. Thoms
Samuel Walter Tracy
Lord Teignmouth
Toone
Jacob Tomlin
Talbot

W

沃夫牧师
乌尔斯东爵士
伍士德
万恩
威尔伯福斯

Rev. Alexander Waugh
Sir, James O. B. Urmston
S. Worcester
Mr. Wynn
Mr. Wilberforce

X

辛普生牧师
休士先生

Rev. Dr. Simpson
Mr. Hughes





希汝朔尔先生

Mr. Willam Shrubsole

Y

大英圣书公会

Brig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英国博物院

British Museum

英国宗教印刷品协会

British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荣阿沛

Abel Yung

伊礼士

Henry Ellis

英华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皇家亚洲学会(后改称亚洲文会)

Royal Asiatic Society

英国皇家学会

British Royal Society

雅裨理

David Abeel

约翰斯顿

Alexander Johnston

Z

《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历史问答》

China, Its History, A Dialogus for the
Use of Schools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 © 策划编辑 张 民
© 责任编辑 龙鸿波
© 封面设计 杨 琳
© 版式设计 林 田

ISBN 7-5633-4629-5



9 787563 346295 >

ISBN 7-5633-4629-5/B · 151

定价: 38.00元